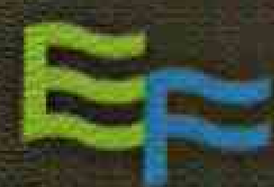
紅的回憶

溫紹賢著

五部曲

RE… …ORIES

…Pentalogy



翔流編譯出版公司

《紅的回憶》帶你回到那火紅擾攘的毛澤東時代

毛澤東創造的那個近三十年的社會主義王國，是人類歷史上最爲奇異獨特令人迷惘的社會，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而，它已經逐漸被世人所遺忘了！

爲還原毛澤東時代，《紅的回憶》五部曲生動、形象、忠實而詳盡地反映毛澤東統治的歷史，用一幅幅鮮活的畫面，砌成一長卷毛澤東時代全景圖。每一本小說以一個重大政治運動的全過程爲背景，中間穿插一個個扣人心弦、賺人熱淚的悲劇故事。中國改革開放取得輝煌成就並努力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與毛澤東時代進行對比，極具反思意義。

國內外名家評論《紅的回憶》五部曲摘錄

「傾盡全力於《紅的回憶》系列是溫紹賢最大的心願，即使在患病中也帶病寫作，古人所謂『嘔心瀝血』，用來形容《紅的回憶》系列的創作過程是十分貼切的，由此也可看到作家的良知、魄力和抱負。」 — 國內外著名作家、香港作家聯會永遠榮譽會長曾敏之的評論，載於《華僑日報》副刊 1992 年 12 月

「《肆虐狂飆》(《紅的回憶》第四部 — 作者按) 的成功，就在於將編年作一條線，人物命運作另一條線，交織在一起。除了可以當小說來讀，還可以當作某種意義上的文革史來讀……《肆虐狂飆》又可以說是文化革命的一部百科全書。」 — 國內外著名作家東瑞的評論，載於大陸著名文學評論刊物《文學自由談》1992 年第 2 期

「如果說，《魂斷彩虹》(《紅的回憶》第二部 — 作者按)只是一本野史的話，那麼這本野史比那些官方審定的『正史』要真實可靠；如果說，它又是一本用廣大人民的血淚交織成的政經小說的話，那麼，其啓迪性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 香港中文大學高級榮譽研究員、法學教授張鑫的評論

「我要向你致敬。當然，有許多人曾經在你所經歷過的那個動盪的時代生活過，但卻很少有人像你那樣，對此寫得那麼多，而且寫得那麼規模宏大和那麼全面……毫無疑問，你的作品值得翻譯成英文和其他文字。」 — 美國著名漢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 (Perry Link)

「《紅的回憶》(英文稿 — 作者按) 是一組使人讀後印象難忘的作品，我希望有一天我的成就能與之相提並論。」 — 美國作家、上海英文《星報》編輯馬克・西格斯(Mark Seghers)

「你的《紅的回憶》系列小說 (英文稿 — 作者按)，的確是一套令人嘆爲觀止的文學作品，值得喝采。」 — 美國作家、文學經紀凱瑟琳・基德 (Katherine Kidde)

作者聲明：

《紅的回憶》五部曲之人物及故事情節，全爲虛構，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前言

《紅的回憶》(原名《無果花》)五部曲，於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逝世後即開始撰寫，最先寫《失去了的一代》，即五部曲中的最後一部，這是因爲當時情況非常複雜，千頭萬緒，如不立即寫下來，怕以後難以找到所需的資料。該書於一九七八年中完成。不久趁返回香港定居之便，把該書稿帶到香港來。一九八一年開始寫五部曲中的第一部《青春淚》，一九八三年完成，以後因身體健康不佳而停頓，只能帶病進行資料搜集工作。到一九八六年，金葉(國際)出版公司答應出版該五部曲，並於一九八七年三月出版《失去了的一代》，又於同年七月出版《青春淚》。從一九八八年中起，開始半天上班、半天寫作。經過四年不避寒暑埋頭寫作，終於在一九九二年上半年完成餘下的《魂斷彩虹》、《瀝血殘花》和《肆虐狂飆》，並於同年全部付梓，均由金葉(國際)出版公司出版。至此《紅的回憶》五部曲終告全部面世。

作者深知，五部曲獲得出版，僅表示只完成其初稿，隨之而來的是大量過細的修訂和補充工作，只有這樣，它才能負起真實而全面地反映毛澤東時代的歷史使命。一九九三年以後，作者一直沒有停止過對它進行修訂，二零零零年作了一次較大規模的全面修訂，隨後的幾年，繼續陸續進行修訂和重新分出章回和細目。現在的這個修訂版與當年的版本相比，無論在全面性、準確性或藝術性方面，均有很大的昇華。

作者也深知，在現代社會，一本書的出版(名家作品和暢銷作品除外)，不管其質量怎樣高，內容怎樣震撼，也僅僅是一項工作的開始，隨後如果沒有大量的公關和推廣工作，它很可能只是曇花一現的東西。不幸的是，公關和推廣恰巧是作者最大的缺陷，因爲文革後五年的「無產階級教育革命」，作者在大學教書，多次被派到十分艱苦落後的山區，「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每次半年，健康受到了嚴重摧殘，回到香港時已是百病纏身。在這種情況下，以疲憊殘病之軀，以超常的腦力勞動寫作本五部曲，平時即使有一點空餘時間，也用來休息，對於公關和推廣等交際活動，已無力兼顧了，而且經濟上也不許可。

然而，作者仍然認爲，出版本五部曲修訂版，無論將來其銷售情況如何，它肯定會進入各大圖書館，這樣，它至少可以作爲形象性的歷史資料，把毛澤東時代的這段歷史，永久保存下來。因此，這項工程雖然花了作者整個下半生的時間，也許還是值得的。

近年來作者一直健康欠佳，可幸在家人的大力支持下，終於在有生之年，親眼看到本五部曲能以完整一套的嶄新面貌面世，作者深感自己的一生已無愧於這個時代了。

本書在漫長的撰寫和修訂的歲月中，作者得到妻子黃美金的全力支持，她甚至細心校閱了整套小說，並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見。作者常想，當年她身兼母職和中學教師，含辛茹苦，如果沒有她的包容和體諒，這套書是不可能寫成的。謹將本書獻給她。

作者謹識 二零零八年六月於香港

總序言

毛澤東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起，至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逝世時爲止，統治了中國大陸整整二十七年，而他的路線一直延續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爲止，達三十年之久。在這數十年中，在毛澤東獨特而強力的無產階級專政統治下，中國變成了一個古今中外都未曾見過的社會，也許也是後無來者的社會。這個社會發展了獨特的文化、政治、經濟以及社會關係、倫理關係、家庭關係。它們無不注入濃厚的政治內涵。它還創造了許多新的辭彙和術語，以適應政治和社會急劇發展的需要。它同前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許多方面也大不相同。在西方世界中，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被說成是「竹幕」，一個難以窺見其內幕的神秘國家。於是它成了世外異域。當代不少西方中國問題專家對它的認識也是極其有限的、膚淺和片面的，因而往往得出與真正史實相去千里的結論。這並不奇怪，因爲即使是在當今的中國大陸，年輕一代對於那個時代亦不甚了了。

對毛澤東有各種不同的評價，但褒貶則相差甚遠。究其原因，就是對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缺乏全面確切而真實的掌握。

作者以一個香港青年，在毛澤東統治中國後不久，就到了那個社會上大學、工作和生活，直至毛澤東去世，所以對中國長達近三十年的極左路線和各個政治運動，有深刻和切身的體會及透徹的認識。

作者從一九七六年起，歷時十五載，以所經歷及所見所聞，運用大量翔實的政經資料，寫成了一百多萬字的《紅的回憶》(原名《無果花》)五部曲。它是一套五部相對獨立而又連成一體的長篇小說，包含了毛澤東所發動的歷次主要政治運動，如反右鬥爭(《青春淚》)、大躍進(《魂斷彩虹》)、社會主義教育(四清)運動(《瀝血殘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肆虐狂飆》)和文革後半部的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失去了的一代》)等等，幾乎涵蓋了整個毛澤東時代。一九九二年五部小說出齊之後，作者又用了十多年時間，對它從頭到尾進行多次修訂、補充、部分章節重寫，甚至改寫了第五部，務求精益求精。

在動手寫作本五部曲之前，作者深知，要寫好這部巨製，除了必須十分嚴肅認真，對史實進行深刻的審視之外，還必須對作品的結構作出別出心裁的處理，只有這樣才能客觀而形象地全面反映那個歷史時代。作者經過反復而縝密的深入構思，最後決定採用一般文藝作品通常不會使用的手法，那就是雙線並行法：一條線是以各個時期的政治事件貫穿其中，另一條線是以小說中各種人物命運的故事穿插其間，兩條線自始至終緊密交織在一起，血脈相連，相互襯托，以便給讀者一種置身其中的強烈真實感。香港和海內外華人社會著名作家東瑞先生在給《肆虐狂飆》作序時，就對這種獨特的結構給予充分的肯定：「《肆虐狂飆》的成功，就在於將編年作一條線，人物命運作另一條線，交織在一起。除了可以當小說來讀，還可以當作某種意義上的文革史來讀……《肆虐狂飆》又可以說是文化革命的一部百科全書。」

作者的嚴肅認真態度，還在於對每個時期的政治事件的發生，每一個重要中央文件的頒布，和每一篇黨報的重要社論和文章的發表，在具體時間上，都一一作了一絲不苟的反復查對和核實，直到完全正確無誤爲止。對於引用這些文件和文章以及毛澤東的有關指示的具體內容，在文字的核對上，也採取了同樣態度。

作者也深知，寫作《紅的回憶》五部曲，不能像某些「傷痕文學」那樣，專注於寫個別人或某一類人所深受迫害的事件，雖然這樣寫能更加集中，從而起到更加強烈的煽情藝術效果。然而，如果這樣寫的話，充其量只能反映一個歷史時代過程中的一段小插曲，而不能反映該整個時代。《紅的回憶》五部曲是一套反映一個時代全貌的超長篇作品，因

此它必須以宏觀的視角，首先立足於整體社會的各個方面和整體歷史的進程，而在描繪整體社會的各個方面和整體歷史的進程中，不斷帶出具有那個時代特色的悲劇故事，用以作爲支撐整套小說的柱樑。

結果，作者相信，《紅的回憶》五部曲成功地做到了把毛澤東所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一一如實地再現出來，把穿插其間的人物悲劇故事，按照當時生活的本來面貌，一一蕩氣回腸地編織出來，生動而形象地反映了當代中國整整一個時代的歷史真實，給讀者展示了一幅毛澤東時代的全景圖。這是到目前爲止尙未有任何其他文學作品以如此深廣的規模對此加以反映的。香港作家聯會永遠會長曾敏之先生在《失去了的一代》的序言中寫道：「《失去了的一代》不僅是形象性的文學作品，也是概括性、哲理性的歷史文獻……深深佩服溫紹賢先生的藝術手腕，能如此深刻而又生動地通過這部小說反映了一個時代歷史的真實，在我讀來就如昨天所經驗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學高級榮譽研究員、法學教授張鑫先生在他爲《魂斷彩虹》所寫的序言中說：「如果說，這本書只是一本野史的話，那麼這本野史比那些官方審定的『正史』要真實可靠；如果說，它又是一本用廣大人民的血淚交織成的政經小說的話，那麼，其啓迪性就是不言而喻的了。」東瑞先生在大陸著名文學評論刊物《文學自由談》上撰文，對整套書作了高度評價：「《紅的回憶》是爲悲劇性歷史見證的大氣魄作品，具史詩般的結構。無論其得失如何，它的存在價值已是無容置疑的了……它的文學價值必然可與歷史同存。」美國著名漢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在給作者的信中說：「我要向你致敬。當然，有許多人曾經在你所經歷過的那個動盪的時代生活過，但卻很少有人像你那樣，對此寫得那麼多，而且寫得那麼規模宏大和那麼全面……毫無疑問，你的作品值得翻譯成英文和其他文字。」美國作家、上海英文《星報》編輯馬克．西格斯(Mark Seghers)說：「《紅的回憶》是一組使人讀後印象難忘的作品，我希望有一天我的成就能與之相提並論。」

作者寫作《紅的回憶》五部曲的目的和用心，是要把使中國人民付出如此巨大血淚代價的近三十年奇異獨特的歷史，完整地保存下來。然而，作者相信，不會再有人嘗試寫作這樣的作品了。這是因爲，一方面，中共在毛澤東死後的幾十年來，一直禁止大陸的作家全面寫作那樣的題材；另一方面，像作者那樣具有横跨整個毛澤東時代全面經歷的人，在當今世界上已經是寥寥可數了，即使有一些那樣的人，他們也都已經進入了古稀之年，無力進行那樣艱巨的工程了，況且他們也不一定是文學作家。

毛澤東創造的那個另類社會儘管失敗了，但其中有許多地方是可以供人參考、發人深省的。後世的人們一定可以從這些失敗的教訓中獲得有益的啓示，從而更好地改善我們這個世界。事實上，鄧小平就是全面總結和深刻吸取了毛澤東的失敗教訓，才提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路線，使中國瀕臨絕境的經濟和社會生活得以起死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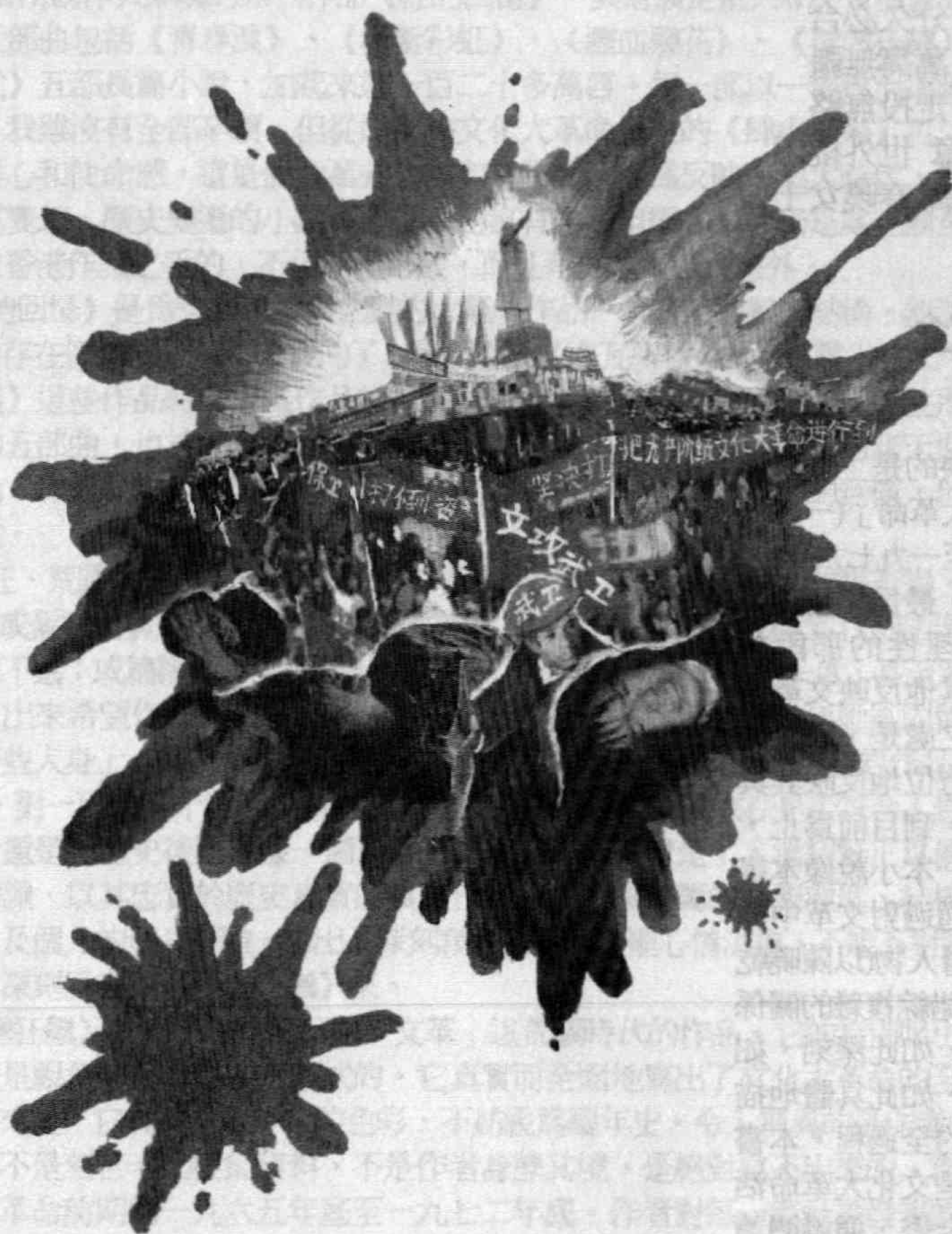
由於本五部曲的出現，一九九九年初，柯星沛導演邀請作者拍攝他受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製作的《紅的回憶》影片。鄭維音先生在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一日《明報》的「文化資訊」版上，以《這麼重 那麼輕 — 紅的回憶》爲題，發表評論：「《紅的回憶》也許是最快速認識中國現代史的方法……但對沉重的名字、沉重的歷史，輕薄無根的一代又如何承受得了？」作者十分認同鄭先生的觀點，也覺得影片名更貼近本五部曲的神髓。

五本小說當年是在三個不同時間分別出版的，所以讀者難於追蹤購齊，現在，經過十多年不斷過細的修訂和補充，改用《紅的回憶》書名，以一本裝重新印行，以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也爲了讓我們輕薄無根的一代，對自己國家的這一段現代史，有一個應有的認識。另外，作者希望，適逢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書名《紅的回憶》能引起讀者更多的回憶、聯想和反思。

作者 寫於二零零零年 定稿於二零零八年

第四部

肆虐狂飆



目錄

故事簡介

小說反映的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中至一九七六年中)浩劫中，最爲瘋狂和最爲失去理性的那段歲月。與其他反映文革作品不同之處是，它宏觀地、全方位地反映其具體進程。到目前爲止，尚未有一本小說像本書那樣，通過對文革中的上中下層人物(以陳曉乾爲中心)錯綜複雜的關係的刻劃，如此深刻、如此廣泛、如此具體地描寫文革的全過程。本書可以說是文化大革命活的百科全書，通過閱讀本書，任何時代和任何地域的讀者，對令人迷惘和難於理解的文化大革命，都會得到一個一目了然的感性認識。

第452頁

序言

爲朋友們的書寫過二十來篇序，但從來沒有一部，讓我讀來心情如此沉重，如此複雜；也似未曾有過一部，使我產生這樣奇異的感受：像在重溫一場夢，這個夢決然不是美夢，而是一場噩夢，一切彷如發生在昨日。

當然，醜惡的不是紹賢兄的這本題爲《肆虐狂飆》的書本身，而是書所反映的歷史。那個剛過去二十餘年，快被一般人淡忘的、發生在十億人口國土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溫紹賢藝術的筆觸下，得以如「過電影」般重現，既有助於整個中華民族的深刻反省，也可供海內外一切不了解「文化大革命」是怎麼一回事的讀者了解中國大陸的一個時代，是曾經如何荒謬、恐怖、可笑，如何瘋狂、失去理性和滅絕人性！

溫紹賢所創作大氣魄的系列作品《紅的回憶》，其意義是重大和不可估量的。《紅的回憶》五部曲包括《青春淚》、《魂斷彩虹》、《瀝血殘花》、《肆虐狂飆》和《失去了的一代》五部長篇小說，加起來達一百二十多萬言。每一部以一場政治運動的全過程爲背景。我雖沒有全部卒讀，但從以反映文化大革命爲主的《肆虐狂飆》可以窺見他創作上的雄心和使命感，這是使我萬分欽佩和尊敬的。因爲反映一個大時代，描繪中國幾十年風雲變幻，歷史變遷的小說，雖說不是沒有過，但總的來說仍是鳳毛麟角。尤其是出諸一位香港作家之手的，不但屈指可數，而且有點讓人感到意外。

《紅的回憶》是爲悲劇性歷史見證的大氣魄作品，具有史詩般的結構。無論其得失如何，它的存在價值已是無庸置疑的了。我們在讀《齊瓦哥醫生》、《戰爭與和平》和《六十年變遷》這些作品時，常爲作品的那種氣魄、那種內容的豐富性和真實性所震撼。讀紹賢兄的五部曲，也被深深吸引，爲作者關注時代、歷史和人的命運的悲天憫人襟懷所深深感動。作者以自己的使命感和藝術良知，創作了血肉如此豐滿的巨構，他已無愧於這個時代。

以瘋狂、荒謬絕倫的文化大革命大浩劫、大動亂爲背景的作品，曾經有過，但都是差強人意。或偏重於資料的羅列，不能入文學之林；或羞羞答答躲躲閃閃尤抱琵琶半遮面，寫得不深不透；或篇幅短小，過分小家子氣，不能痛快淋漓。曾經一度，甚至還有些「重要人物」出來希望作家們「向前看」，忘記這段歷史。他們害怕十年動亂內情太複雜，牽涉到一些人身上。這種種原因，使我們遲至今日仍看不到幾部較出色的作品。

其實，對一段長至十餘年、遺害無窮的歷史的評價，只要放在是否符合人性，是促進社會進步還是拉歷史後腿這樣一個尺度上來衡量，便很清楚了。溫紹賢正具備了這樣的勇氣和膽識，以其忠實於歷史真實的負責任精神、高瞻遠矚的客觀態度、結構長篇的文學魄力以及個人的切身體驗，寫出了深刻精彩、令人讀罷心情沉重、不能不對我們民族、國情進行深刻反省的《肆虐狂飆》來。

《肆虐狂飆》的確不是一般反映「文革」這荒謬時代的作品。它的特別吸引人注目之處，首先是視角，完全屬於宏觀式的。它真實而全面地寫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在某種意義來說，它具有「編年」的色彩，不妨視爲編年史。令人驚異的是作者的「重現」法，如若不是刻苦辛勤搜集資料，不是作者身歷其境，是絕對寫不出來的。作品重點放在文化大革命前期的一九六五年底至一九七二年底。作者對每一篇社論發表的日期甚至播放時間，每一事件的始末、演變、發展，都考據無誤地寫入，並將它作爲情節發展的重要線索。這是十分特別的。對於那些善忘的人和不了解文革爲何物者，特別地有著「反省」和「啓蒙」作用。作者更重要的手法，是將人物關係融入，以陳曉乾爲主角，爲點，如蜘蛛網般「幅射」開去，結合並刻劃了文革中上中下層的人物群像。其豐富和複雜在此，其文學手腕的別出心裁和文學魅力也在此。

《肆虐狂飆》的成功，就在於將編年作一條線，人物命運作另一條線，交織在一起。除了可當小說來讀外，還可當某種意義上的文革史來讀。這種結構方式，缺點可能是變化不多，好處是脈絡清楚，有始有終，令人信服。具體和真實是另一個特色，足以令那些沒經歷過文革的作家想涉入這一領域會失卻信心並大可趁早擲筆。作者的聰明還在於，在幾十萬字內從不表態，從不發作爲作家的議論，小說全是客觀呈現。至多，他讓陳曉乾內心疑慮，讓小說中人物用對白、書信訴說對各種事件的看法。相信這在當時是很多人的看法。在顛倒的年代，多少好人被愚弄；多少潔白的靈魂蒙塵，多少理想破滅，多少的愛情沒開花就衰敗。

在那瘋狂的年月中，相似的荒謬可以說都在全國土地上出現。甚麼奪權、造反、武鬥、串聯、批判、忠字舞、清理階級隊伍……在這方面，《肆虐狂飆》又可以說是文化革命的一部百科全書，作者爲每一種新名詞都作了活生生的形象描繪和說明。而人性的扭曲和滅絕，靈魂的掙扎和齷齪，人格的被凌辱和被挑戰，真理的被歪曲和顛倒……作者也通過人物的複雜關係一一地展現。讀罷小說，我們在怵目驚心之餘，又禁不住對這錯誤年代被愚弄和坑害的人物命運仰天三嘆……

陳曉乾是知識分子的典型。從被大浪潮捲入到失蹤，正體現了整整一代年輕人的悲劇命運。作者除了深入描寫他的每一步政治表現，還以富有文采的筆觸寫了他的兒女情長和愛情，他和黃映瑜、張冠英、杜丹芷的關係，其中黃映瑜和張冠英兩位女性的形象寫得很好，令人難忘。我們不僅對主角和黃映瑜的特殊關係充滿諒解和欣賞，也不能不爲他和張冠英生死不渝的戀情一灑同情之淚。這是作者的成功

像《肆虐狂飆》這樣反映動盪時代的作品，出諸香港作家之手是十分罕見的。它的文學價值必然可與歷史同存。我鄭重並衷心地向讀者推薦。

東瑞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八日

第一章 霧鎖神州

(一九六六年五月 — 一九六六年八月)

(一)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報》發表前一天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宣佈撤銷中共政治局委員、北京市長彭真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以陳伯達爲組長、江青爲第一副組長、康生爲顧問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領導文化革命。

陳曉乾一方面感到十分沮喪。因爲這一來，他和他在美國的未婚妻丹芷的結合就越來越渺茫了。但另一方面，使他稍爲放心的是，《五・一六通知》中所提到的文化革命的鬥爭對象，似乎與平民老百姓無關。它明確無誤地指出，鬥爭的對象是黨內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是正在受到信用、被培養爲接班人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是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鑽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K 大學黨委對《五・一六通知》並沒有特別佈置學習。全校以至全社會，是一派沉默窒息的氣氛。陳曉乾記得「五一」勞動節後，報章雜誌開始廣泛地批判北京副市長吳晗、鄧拓和廖沫沙在《前線》雜誌合作撰寫的《三家村札記》和《燕山夜話》。但學校黨委唯一的一點配合，是佈置各系出聲討「三家村」的黑板報。

現在人們一下子反而變得麻木起來，雖然內心都在等待著甚麼事情發生。經過前幾年的三年經濟困難，一般人出現這種麻木情緒並不奇怪，但學校黨的領導也是如此，就令人很費解了。

不過，陳曉乾發覺老教授、學者們卻表現得頗爲驚惶。因爲《五・一六通知》說：「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那些支持資產階級學閥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鑽進黨內保護資產階級學閥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才是……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

然而，日子依然了無生氣地過去，氣氛仍然十分沉悶。人們在思想上都在等著瞧。他記得五月中旬，報章就報道了北京市黨委進行改組，派中共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擔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調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吳德任第二書記。人們已經知道中央內部出現了鬥爭。現在更加證實了這一點。但具體情況如何，似乎沒有人確實知道，連一點小道消息也沒有。這是從來沒有過的奇怪現象。

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異乎尋常地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開頭就說：「一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佔世界人口四分一的社會主義中國興起。」

社論接著說：「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戰鬥號召下，億萬工農兵群眾、廣大革命幹部和革命知識分子，以毛澤東思想爲武器，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打碎了多少年來剝削階級強加在他們身上的精神枷鎖，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

陳曉乾發現，這場運動正式定名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還注意到這場革命運動的任務「是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創造和形成嶄新的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

新風俗、新習慣。」

破除這四種舊的東西，創造那四種新的東西，究竟有甚麼特殊意義呢？他覺得是不能用常規的方式照字面去理解的，如果這樣的話，就會大大縮小這個運動的內容和意義了，因爲社論還指出：「目前，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規模和聲勢，在人類歷史上還不曾有過，它的威力之大，來勢之猛，在運動中所迸發出的勞動人民無限的智慧，遠遠超出了資產階級老爺們的想像。事實雄辯地證明，毛澤東思想一旦掌握了群眾，就成爲威力無窮的精神原子彈。」

學校的氣氛立刻緊張起來。然而，奇怪的是，校黨委仍然沒有甚麼佈置。

陳曉乾上課的時候，發現學生顯得很不耐煩。他們紛紛問：「中央《五・一六通知》已經頒布了半個月，《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指出在過去幾個月，全國人民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爲甚麼我們還按兵不動，照常上課呢？」

學生們在議論紛紛，根本不能講課。陳曉乾只好來到辦公室。只見各班的老師也先後到達，向黨總支書記沈萬鈞請示。

沈書記對他們說：「你們回教室去，說我們正在向校黨委請示，在未有決定之前，大家仍要上課。」

陳曉乾回到教室，把沈書記的話轉告學生，但學生並不滿意。有些學生激昂地說：「全國都搞了幾個月了，我們學校完全按兵不動，這是怎麼回事呢？」

課自然是上不成了。學生們在自發地激昂地討論著。

下午四時，校黨委辦公室通過廣播，通知全校師生員工，晚上八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各地聯播節目中，有重要文章播出，要求大家屆時到大禮堂及其周圍集中收聽。

陳曉乾感到政治氣氛步步逼人，並預感晚上在聯播節目中播出的重要文章會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關。但人們仍然不明白，爲甚麼本省、本校一直沒有任何行動？

還未到八時，人們已雲集大禮堂及其周圍，個個神色凝重，在靜悄悄地等候廣播，顯得氣氛一片靜寂肅穆。

八時正，聯播開始，廣播員以非常嚴肅的語氣宣讀廣播內容：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位同志五月二十五日所寫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甚麼？》。據介紹，宋碩是北京市委大學部負責人，陸平是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彭佩雲是副書記。大字報列舉一系列事實，揭露陸平等人破壞文化革命、對抗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罪行。

廣播時間不長。大家聽完後，學校領導並沒有佈置學習討論之類，只由學校廣播室廣播員宣佈廣播完畢，大家就各自散去。

(二)

六月二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刊登《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了一個大陰謀》的同時，刊登了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全文，還發表該報評論員的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評論員文章把陸平把持的北京大學稱爲「『三家村』黑幫的一個重要據點，是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號召革命派無條件地接受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的領導，對於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的，不論他們打著甚麼旗號，不管他們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堅決與他們鬥爭到底，並將之徹底摧毀。

同日，《人民日報》還發表了題爲《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的社論，指出：「社會主義革命一步一步地深入，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步一步地深入，必然會把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問題突出來。」它號召人們「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陳曉乾到教室上課，看見學生們都走出教室，在教學大樓的走廊、前面的運動場，議論紛紛。班長陳曼霞、團支書邱峰走過來，說同學們要求停課學習聶元梓的大字報。他知道照現時的形勢，是很難叫學生回教室上課的了。於是他來到系辦公室，其他教師都來了。教師們也在議論著，但卻沒有像學生那樣要求停課，他們只希望校黨委作出佈置。

沈書記面無表情地對他們說：「我昨天已經向校黨委請示了。校黨委說正在向省委請示，據說省委表示尚未接到中央的指示，現正請示中央。省委希望在中央作出指示之前，學校應照常上課。」

「但是，學生現在不願上課呀！」盧大龍說，「我們也沒辦法說服他們回教室去。」

「我也沒辦法啊！」沈書記搖了搖頭，「就讓他們自由活動吧！」

回到宿舍，陳曉乾和高雲漢討論起來。

「按照《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再看這兩天《人民日報》的幾篇重頭文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似是局部性的運動吧？」陳曉乾問道。

「當然不是，照昨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來看，全國許多省市已經開始了文化大革命。」高雲漢說。「不過，沒有理由我們省不動，或可以不動的啊！」

「我的理解是，我們的情況可能和其他省一樣，也早就開始了呢？我省的報章雜誌幾個月前就已經開始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和『三家村』，各界已對他們作了聲討。文化大革命不是從那時已經開始了嗎？」

「你說得有點道理。」高雲漢略為思索一下說：「如果從姚文元的文章開始算，就超過半年了。姚文元批判吳晗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去年十一月十日發表的。至少可以從《五・一六通知》開始算，也有一段時間了。」

「《五・一六通知》是針對《二月提綱》的，因此至少應該是今年二月就開始了。」人們都知道《二月提綱》即以彭真為首的五人小組在二月初起草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

高雲漢再又思索了一下，說道：「反正早就開始了。」

「但是，我總覺得有點奇怪，中央發動這次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定是作好了充分準備，層層佈置才開展的。但我們省為甚麼至今仍未接到中央的指示呢？」陳曉乾說。

「這的確有點不尋常。」高雲漢說，「不過，我相信很快就會有通知的了。」

「會不會中央……」

「別瞎猜了！」高雲漢正色地說，回復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黨性原則。

六月三日清早，校黨委辦公室通知各系師生八時回系，聽各系黨總支書記佈置工作。

陳曉乾到食堂吃早餐時，發現教工們個個神情凝重，在默默地埋頭吃早餐。吃過早餐，大家就匆匆趕往各系辦公室。

陳曉乾來到會議室時，前面的坐位已基本上坐滿了學生，後面三排坐位，也基本上坐滿了教工。他在最後一排找了個位子坐了下來。

平常早上開會是八時正。陳曉乾看看錶，才七時半。還有半個鐘頭。大家在默默地等候著，時間似乎過得很慢。學生們不時不耐煩地朝會議室門口看過去，顯然對沈書記遲遲沒有出現感到不滿。

七時五十分，沈書記不慌不忙地走進會議室，來到講台。他坐定以後，看了看錶，似乎是要等到八時正才開會。

這時，坐在最前排的一個學生突然站了起來，用略為尖銳的聲音問道：「沈書記，現在全國都動起來了，你還等甚麼？」

陳曉乾抬頭一看，原來是英專四年級 A 班團支部書記馬成寬，去年下鄉搞「社教」時，

他和陳曉乾在一個生產隊，他在「社教」後期入了黨，現在是預備黨員。

氣氛頓時緊張起來。

沈書記不愧爲久經考驗的老革命，他穩如泰山地坐著，略爲側過頭去瞧了馬成寬一眼，又立刻轉過頭來看著他打開在桌子上的筆記本。

「沈書記！」第二排又有一個同學站起來，用不甚客氣的口吻質問：「毛主席、黨中央已經發出了戰鬥號令，要我們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你還要拖到甚麼時候？」他是英專二年級 A 班團支書邱峰。他是個表情嚴肅，身材高瘦，背脊微彎的人。

陳曉乾的心一陣悸動。五七年右派分子就是這樣對待共產黨員的。但那個時候，他們對共產黨的幹部，還不敢嘶嘶喝喝的呢！

沈書記並沒有加以理會。他略爲提起手腕，看了看手錶，然後慢慢地說：「現在開會！根據校黨委佈置，我們 K 大學停課四天，學習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人民日報》六·一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在學習中，大家要聯繫自己的思想認識，自己是否像《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中所列出的那樣，忘記了政權、忘記了方向，變成經濟主義、無政府主義、空想主義的那種糊塗人。北京有『三家村』，我們學校、我們系有沒有『三家村』？北大有『黑幫』，我們學校有沒有『黑幫』？要認真學習，好好思考，不要隨便得出結論。另外，我們還要繼續辦好黑板報，寫些大批判文章，批判『三家村』。」說到這裡，他突然表現得很謙虛地說：「佈置完了，大家有甚麼意見嗎？」

他的話音剛落，邱峰就從坐位躍上了講台，站在沈書記身邊，氣勢洶洶地質問：「同學們！做徹底革命派的同學們！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已經向我們發出了戰鬥號令，我們要徹底摧毀形形式式的黑幫，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五·一六通知》明確指出，我們這次文化大革命的對象，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學術權威』，以及支持這些人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當前最重要的是要揭露黨內走資派，如北大揭露陸平等黑幫一樣！但是《五·一六通知》發表至今已超過半個月了，《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聶元梓等同志的大字報發表也有三天了，但我們系還佈置甚麼聯繫思想實際學習文件，要我們對反動學術權威、黨內走資派不要隨便下結論！這是不是和陸平他們一樣，包庇牛鬼蛇神，把運動引向純學術性討論的邪路上去，以期蒙混過關呢？」

陳曉乾頓時感到心弦劇烈顫動。共產黨的組織，甚至是一般黨員，是不容一般人反對的，更不用說公開當眾責罵了。五七年反右鬥爭的例子是令人永世難忘的。他想，這些年輕學生沒有經過反右鬥爭，初生之犢不畏虎，但他們的下場是可以預料的。

沈書記冷笑了一聲，並沒有回答他。

馬成寬又站了起來，原地站著，轉過身來對大家說：「同學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任務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我們要立即動員起來，揭發我們系、我們學校的黨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揭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學術權威』，我們要當革命派，無條件地接受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的領導，打倒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的黨內走資派，不論他們打著甚麼旗號，不管他們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

許多學生一哄而起，表示贊成馬成寬的言論。

這時沈書記和邱峰都已走下了講台。沈書記坐在第一排一個位子上。

突然，在較後排的坐位上，有一個人霍一聲站起來，急步走出來，登上了講台。大家抬頭一看，原來是黨總支辦公室幹事、復員軍人王健威。

王健威指著仍然站著的馬成寬喝叫道：「馬成寬，你這小子，竟膽大包天，反對黨的領導！我們參加過五七年的反右鬥爭，知道右派分子的陰謀詭計！」他越說越激動，把聲音都喊嘶啞了。「你反對共產黨，我們就要同你拼！」他走到馬成寬跟前，要動手打架的姿態。

周麗蓮上前把王健威拉開，然後憤怒地大聲說：「馬成寬、邱峰，你們把我們的沈書記比作陸平，你們這是信口雌黃！我警告你們，不要在這裡搗亂，煽動群眾，企圖混水摸魚！五七年右派分子就是這樣向我們基層黨組織進攻，企圖架空黨中央的！這種抽象肯定黨中央、具體否定基層黨組織的惡劣伎倆，是騙不到我們的！」她忽然轉過身來，向著全體師生說：「老師們！同學們！我們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不要上當受騙，要向這些小醜群起而攻之！」

陳曉乾看得口呆目瞪。會場一片混亂。沈書記宣佈散會，然後叫教工留下。

等到學生都散去之後，沈書記說：「老師們！剛才的情形大家都看到了，我不想在這些問題上表態，留給大家去獨立思考。不過，有一點可以告訴大家的，就是省委的確還沒有佈置。在這種情況下，學校黨委也不好自作主張。按照省委昨天深夜的通知：在中央還沒有具體安排下，希望我們穩定學生的情緒。如果不能繼續上課，也要引導他們學習文件。由於中央沒有停課的決定，我們當然無權這樣做。校黨委指示各系一定要穩住學生，不要出亂子才好。各位老師平時同學生日夕相處，希望能多做些說服教育工作。」

「剛才馬成寬和邱峰的挑釁，我們是否要反擊呢？」周麗蓮顯得十分活躍。陳曉乾發現，她去年到鄉下搞「社教」提前回校後，就銷聲匿跡，盡量避開人。大家都知道，她在鄉下亂搞男女關係的問題，一直未被定案。這次她可能要看準機會，企圖重獲組織的信任。他知道，她和寇蓮娜一樣，是在反右中起家的，這回她是駕輕就熟了。

「這些問題，我不參加意見，你們自己獨立思考吧！」沈書記笑了笑說。陳曉乾體會，他是讚許周麗蓮的建議的。

散會出來時，陳曉乾看見校園到處是三三五五的學生，他們有些在激烈地爭論著，有些則在慷慨陳詞。

教師們都沒有聽從沈書記的指示，到學生中去做他們的思想教育工作。他們都返回宿舍去了。

「我覺得有點像反右前夕的氣候。」陳曉乾對高雲漢說。

高雲漢思索了一下，說道：「有點像，又有點不像。」

「反右前也是黨開門整風，後來發展成大鳴大放。」

「現在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並不是共產黨開門整風，而是把矛頭指向黨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以及他們所包庇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學術權威。我體會，這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既然具有代表性，就一定是有相當的地位，而被他們包庇的人物，也不是等閒之輩。這就是不同之處。」

「你是說，學生們是對了？」陳曉乾問。

「不，他們脫離黨的領導而盲動，是錯誤的。」高雲漢說。「我相信聶元梓他們反對北大以陸平為首的校黨委，一定有上級黨組織的支持，否則他們的大字報就休想傳到中央那裡，以至於向全國廣播了。」

「也就是說，馬成寬和邱峰是自發的盲動，性質不是反黨的吧？」

「如果照五七年反右的經驗，當然是反黨的了。」

「那麼，我們要反擊了？」陳曉乾說，「周麗蓮已經帶了個頭哪！」

高雲漢沉吟了一會，答道：「要再過一段時間才能看出眉目來。」

陳曉乾知道他對周麗蓮的政治投機行為不滿。他說：「很多老師要寫大字報了，表個態還是要的嘛！我寫幾個字，你我聯合簽名，好嗎？」

高雲漢點了點頭，說道：「也好，要寫得婉轉些。」

(三)

六月四日一早，學校黨委辦公室廣播通知全校師生員工八時正返回各單位，聽各單位領導人宣佈有關事宜。

陳曉乾和高雲漢到食堂吃早餐時，在路上看見一些教學大樓貼出了不少大字報，多數是揭發某些學生反對系黨組織的行爲，這些學生指責黨組織不安排師生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別系也有個別年青老師跳出來作這樣的批評的。

吃過早餐，陳曉乾和高雲漢回到辦公室。只見系教學大樓周圍已貼了不少大字報。最觸目一份大字報是周麗蓮寫的，長達五大頁，把馬成寬和邱峰打成右派分子。王健威的大字報也頗有份量。其餘的是教師們個別表態性的大字報，一般是一頁一份，表示他們堅決響應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的號召，積極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馬成寬和邱峰，也作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評。較溫和的，認爲他們受了階級敵人的欺騙，多數認爲他們站錯了立場，應回頭是岸。陳曉乾和高雲漢的大字報較爲模棱兩可，認爲馬成寬他們領會錯了黨中央文件的精神，作出了錯誤的行動。

學生的大字報並不太多。全系各專業各個班，都以班團支部或全班同學的名義，貼出了表態性的大字報，多數是避開提及馬成寬和邱峰的事，而是誠懇希望學校黨委和系黨總支能跟上形勢，帶領師生們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不過，英專四年級 A 班和二年級 A 班的大字報有七八份之多，都是揭發馬成寬和邱峰平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包括馬成寬去年下鄉搞「社教」時，如何不執行工作隊的命令、搞獨立王國等。大有圍攻之勢。

八時正，沈書記在教學大樓前面的運動場上，召開全系師生員工大會。他板起臉孔說：

「根據學校黨委指示，全校師生從今天起，上午上課，下午搞運動，原來下午上的課，都編排在上午上，已由教務員張薇同志安排好了，散會後，各授課教師和各班長，到系教務處去拿新的上課時間表。下午的運動，各班由團支部書記主持，英專四年級 A 班和二年級 A 班，則由政治輔導員秦自然同志主持。在上級沒有新的佈置下來之前，以學習中央文件爲主，也可以班或個人名義寫信給北京大學聲援。教師則以教研室爲單位，由教研室主任主持。英語教研室則由周麗蓮和李寶山兩老師共同主持。」

陳曉乾心裡明白，周麗蓮的投機行爲已經初見成效。據他所知，她去年從鄉下搞「社教」回校後，就已被免去了教工黨支部書記的職務，雖然還保留教研室副主任之職，但已名存實亡。如今，竟排在教研室主任李寶山之前，大有回復教工黨支部書記的地位。

然而，學生們哪有心情上課？陳曉乾在課堂上也不勉強。有的學生在課堂上寫些甚麼，有的則在思考些甚麼，有的在交頭接耳。他毫不干涉。他知道一場極爲嚴肅的政治運動已經在全國開展。目前只是前奏階段，而這個前奏是不會爲時太長的。他想起「社教」運動來。文化大革命運動和「社教」運動怎麼結合呢？可能不久就會有分曉。

下午，陳曉乾參加教研室的政治學習。周麗蓮擺出副極革命的樣子來主持會議。她說：

「昨天的會議是右派翻天的會議，共產黨員一定要挺身而出，勇敢捍衛黨、捍衛社會主義。對於非黨員來說，有一個站在哪一邊的原則問題。反右時，有一段大鳴大放的時間，叫做『引蠕蟻出洞』。現在上級黨委也要牛鬼蛇神鑽出來！我以反右過來人的經驗提醒大家：昨天的會議上沒有教師搗亂，但這並不等於都是擁護共產黨的。我們要看他在運動中的表現。對於那些態度曖昧，或沉默不言的，我們是心中有數的。今天下午的安排是大家寫大字報，投入戰鬥！」她補充說：「系辦公室已準備好大量寫大字報的紙張筆墨和漿糊。大字報要貼在本系的範圍內。」

到了下午五時，系的幾間兩層樓教學大樓的外牆上和走廊，均已貼滿了大字報，幾乎全部都是針對馬成寬和邱峰的。

系裡派了一些黨員教師和各班的骨幹，連夜抄錄大字報存檔。

陳曉乾到食堂吃晚飯時，一路上看見大字報貼滿了各處可以貼的當眼地方。這情形同

反右時幾乎一樣。

他爲學生們擔心。難道真的如反右時那樣「引螞蟻出洞」？但他又有點同意林小春不久前的分析，認爲反右到現在經過了九年，學生絕大部分是工人、貧下中農家庭出身，這批青年學生是解放後共產黨一手培養出來的，黨中央、毛主席是沒有理由蓄意要將他們打成右派的。

晚上，高雲漢參加黨組織會去了。陳曉乾一個人在宿舍房間裡，內心感到一陣異常的空虛。人的生命有限，轉眼間他回祖國已過了十二個春秋。在外國，很多三十歲上下的人已經作出了成就。丹芷已成了經濟學教授，在西方世界裡是個頗負盛名的經濟學家。而自己呢，卻碌碌無爲。這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又不知道是甚麼回事，只知道如《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中所指出的，其「規模和聲勢，在人類歷史上還不曾有過」的空前大運動，它「引起了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驚慌和混亂」，而這個運動還剛剛開始，搞到甚麼時候，就只有天曉得了。

第二天，陳曉乾到系去上課的時候，在校園十字路口的一排佈告板上，他看到有幾份醒目的大字報。一份題爲《K 大學校黨委主要負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要幹些甚麼？》，署名爲哲學系五名學生；一份題爲《K 大學校黨委鎮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該當何罪？》，署名是生物系五名學生；一份是《K 大學校黨委是修正主義的頑固堡壘》，署名是中文系三名學生。另有幾份大字報是直指外文系黨總支書記沈萬鈞的，其中一份是馬成寬、邱峰和另外四名學生聯名寫的，題爲《向聶元梓七同志學習，向修正主義黑堡壘 — 外文系黨總支 — 猛烈開火！》它除了指出沈萬鈞在「六・三會議」上鎮壓學生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行之外，還把系黨總支平日如何迫害貧下中農子弟、重用剝削階級出身的人、反動學術權威及腐化墮落分子的罪行羅列了出來，其中提到周麗蓮。大字報揭發她在鄉下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和工作團副團長尹遠茂亂搞男女關係，竟至搞大了肚子，但她卻編造說她是在鄉下時被農民強姦了。她這件事至今仍未處理，沈萬鈞卻利用她作反革命打手。

他回到系裡，發現只有三分之一的學生來上課。他正在不知道如何是好之際，沈書記派人來叫他到系黨總支辦公室開會。

到來開會的人，除了全體黨員之外，還有幾位黨外人士。

沈書記說：「現在形勢十分緊張，右派學生被壞人利用，公然向我們黨組織挑戰，今天召開黨總支擴大會議，邀請一些黨外積極分子參加，希望大家一定要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同黨一條心，全力擊退右派的猖狂進攻。目前，省委仍未接到中央的具體指示。但省委認爲，那種脫離黨組織領導而去揪『修正主義』黨委的做法，是必須受到反擊的！反擊的方式是以牙還牙。他們寫大字報攻我們，我們就發動群眾用更加猛烈的大字報火力還擊，徹底揭露他們一小撮人的居心。我們這裡的黨員和積極分子，要起帶頭作用，帶頭寫反擊的大字報，帶頭發動群眾，帶頭做落後群眾的工作，尤其做落後學生的工作。」

沈書記講話完畢，周麗蓮立刻站起來發言：「馬成寬這批壞人，造謠污蔑，無中生有，十分可惡，應該組織群眾對他們作面對面的鬥爭，好像反右時那樣，把他們的威風徹底打下去，看他們還敢不敢含血噴人！」

沈書記對她的說話沒有作出任何反應。周麗蓮在鄉下亂搞男女關係的問題，黨組織仍在調查。如今同學揭露此事，若在平日，沈書記正是求之不得，但現在共同對敵，就不甚計較了。

沈書記說：「省委指示：在中央還沒有具體指示之前，千萬不可輕舉妄動。這是全國性的現象，我們一定要沉得住氣，等待中央的佈置行事。但群眾之間的大字報，甚至面對面的辯論，則可以大力進行。」

到了下午，全校掀起一個大字報高潮，絕大部分是保衛黨委的。這類大字報很快就把

反對黨委的大字報蓋過了。不過，反對黨委的學生人數雖少，但他們的能量卻很大，很快又刷出了一批新的大字報，又蓋過其他的大字報。

這樣拉鋸戰了兩天，到了第三天，反對黨委的大字報就沒有再出現了。

陳曉乾對高雲漢說：「他們敗陣下來了。」

「沒有呢！」高雲漢說，「只是他們人少，而其他一些站在他們對立面的學生，則採用了另一種戰術：從早到晚，把他們包圍起來，和他們辯論，使他們不能寫大字報。另外又不給他們紙張筆墨和漿糊。」

「這也是個辦法。」

「不過，他們派代表到省委，要求省委派人來調查。」高雲漢說。「省委已答應明天上午派人來。」

第二天上午，省委張放東副書記果然到K大學來，他五十多歲模樣，臉上整天掛著笑容，看樣子是個很隨和的人。他帶了一個小組來，在大禮堂接見學校師生員工。大禮堂坐滿了人。

接見會由學校黨委書記李亦林主持。他說：「省委非常關心我們學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今天張副書記親自到來，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大家可以用遞條子的方式，張副書記將會一一作答。」

最多的問題是如何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任務是甚麼。

關於第一個問題，張副書記答道：「按照中央《五・一六通知》和《人民日報》六月一日《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的精神進行。主要是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用無產階級世界觀批判資產階級『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把他們批倒批臭，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北京市委批判『三家村』和『三家村』黑幫，就是一個榜樣。通過批判，正如《五・一六通知》所提出的『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是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

關於第二個問題，張副書記認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兩個任務，一是揭露和批判各界黨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工作，以及批判爲他們所包庇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學術權威』如吳晗之流；另一個任務則是全民性的，就是破四舊、立四新，即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創造和形成嶄新的無產階級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他說，照他的領會，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央是以北京市爲試點，即如「社教」運動有試點一樣，相信即將鋪開，即將有文件下達作出具體的指示。

要揪校黨委、黨總支修正主義黑幫的那些學生問：他們按照中央《五・一六通知》和《人民日報》「六・一」社論，去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不對？是不是右派翻天？有些學生問：黨委對中央的號召既不執行、佈置，又不作解釋，躲躲閃閃，是不是心中有鬼？

張副書記回答說：「黨是領導一切的。而黨的領導則是通過具體的黨委執行黨的政策來體現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個別爛了的黨委是會有的，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也發現不少黨委爛了，但處理那些爛了的黨委，也是由上級黨委執行的，所以用大字報的形式去轟黨委的做法是不對的。至於黨委沒有向大家好好解釋如何進行這場文化大革命，是因爲上級還沒有下達具體指示，正在等候中，所以拖了一些時間，這點請大家理解。」

提到少數人被圍攻、不給紙張筆墨漿糊的問題，他沒有作正面的回答，只要求大家坐下來，心平氣和地解決問題。

張副書記的到來，雖然沒有解決實質性的問題，但也使局勢緩和了許多，新的大字報和圍攻的現象減少了。但仍然人心浮動，實際上課是上不成了。仍然是一派混亂，黨委

已顯得無能爲力。

系裡的黨員似乎十分忙碌，經常開會到深夜。陳曉乾當然不好向高雲漢打聽開會的內容，但可以肯定，這一定與運動有關。

陳曉乾發現，情緒最爲緊張的是老教授們，他們個個有如等待宣判的犯人：自己是不是反動學術權威？群眾開始對他們敬而遠之。

(四)

六月十日，省委下達通知，遵照中央的指示，大專院校派駐工作組，領導學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進駐 K 大學的工作組組長叫許沉緬，三十七八歲年紀，身材高瘦，知識分子模樣。他是從省委宣傳部抽調來的。組員共有十二人，都是從省委直屬機關抽調的。

工作組進駐 K 大學後的第二天，工作組長許沉緬主持了全校師生員工大會。許組長在會上表示要和廣大師生員工一起，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他佈置了運動的任務：爲了完成文化大革命的兩個目標，一方面，工作組協助學校革命師生員工，通過深入調查研究，揭發混進革命隊伍中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其他牛鬼蛇神，這工作應通過內查外調進行，革命師生員工在這方面的揭發材料，最好不要寫大字報，而應寫小字報，即小字條，直接交給工作組組員；另一方面，大鳴大放，大字報，目標是破四舊、立四新，對教師中的資產階級教育思想和生活作風加以揭露、批判，而矛頭的重點是指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學術權威」。爲了更好地領導文化大革命，學校一級和各系、各機關部門都要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由師生員工中的左派組成。上述行動都要在文化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下進行。當前的任務是一邊上課，一邊學習文件。

他還宣佈中央對運動活動的八條規定，包括大字報不要上街、開會不要上街、不要遊行示威、不要搞大規模的聲討會、內外有別等。

外文系的文化革命委員會由七人組成，教工四人、學生三人。教工中有王健威、周麗蓮、盧大龍和去年畢業留校當助教的趙元亮。三名學生是黨員學生何卓漢、法語專業學生莫麗而和英專二年級 B 班團支書雷振東。由王健威當主任。

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成員除了幾個校一級的處長、科長之外，還包括各系的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爲學校黨委組織部長曹秉樂。

外文系的師生對周麗蓮任文化革命委員會成員，普遍表示不滿，但也無可奈何。

經過這樣的安排和整頓，學校的秩序安定下來了。工作組在引導學生去給教師分類排隊，然後由各班出任課教師的大字報專欄。年輕學生有了發洩的機會，都興致勃勃地舞文弄墨，把教師平日的言行舉止，以及家庭出身、歷史背景，串成章回，以諷刺、挖苦、搞笑的語言，分批寫出，並配以漫畫。老師們感到啼笑皆非。對於年紀大的教授、副教授，針對他們的大字報，又是另一個調子：把他們稱爲「反動學術權威」，聲言要把他們批倒批臭，徹底摧毀。老師們頓時成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對象。一時間大字報貼滿了全校。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命人連夜加搭大字報棚。

陳曉乾也被貼了一個專欄，說他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由香港寄回食物，表現了他的資產階級怕艱苦的思想，又說他在美國有未婚妻，因而有裡通外國之嫌。

他回到宿舍，感到悶悶不樂。

「不必過分認真，」高雲漢對他說，「在群眾運動中被流彈所傷的人比比皆是，你又何必耿耿於懷呢？」

「難道你們共產黨員也會有大字報？」陳曉乾感到奇怪。

「按照工作組的方針，每個教師都要有大字報，只不過是長短不同、問題輕重不同罷

了。這就叫做『橫掃』啊！」

「爲甚麼我看不到你的大字報呢？」

「黨員可能會放後一點。」

「也就是說，周麗蓮也會有的了？」

「應該也是會有的。」

「她是系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響噹噹的左派，多半是輕描淡寫的了。」

高雲漢沒有做聲。過了一會，他問：「你在鄉下搞『社教』時，真的沒有發現她有甚麼可疑之處？我是說，與工作團副團長尹遠茂的關係？」

「大家應該看到些蛛絲馬跡的。」陳曉乾吞吞吐吐地說。「學生們都發現了，我們老師也應發現一些的。組織上沒有問過盧大龍他們嗎？」

高雲漢輕輕笑了一聲，說道：「你有顧慮嗎？」

「嗯嗯！」陳曉乾不置可否地哼了兩聲。

「我本人是不會追究的了。那樣的女人，我能和她相伴到老嗎？」他嘆了一口氣。「不過，作爲一個黨員，我倒是有義務弄清楚問題的。現在，她乘機撈了一把稻草，成了系文化革命委員會的成員。連沈書記也放過了她。她那樣的人，只會給共產黨臉上抹黑！」

「即使我親眼看見她的醜事，也是不能作準的，」陳曉乾說，「尤其是我這種沒有多少威信的人。況且，俗語說，捉姦在床嘛！」

「算了！」高雲漢洩氣地說，「世間上的事，到底不會都那麼理想的，否則毛主席就不會把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派了！」

第二天，陳曉乾回到系裡，看見教學大樓正面牆上，整齊地貼了一排新的大字報，顯然是昨天晚上連夜貼出的，斗大字的標題十分醒目：《紅色女阿飛 — 周麗蓮外傳》。已有不少人正津津有味地看著。

陳曉乾也擠進去看。原來是馬成寬等幾個人寫的。大字報把平日的周麗蓮描繪得栩栩如生。它開宗明義就點出她靠吃政治飯起家，並著重渲染她下鄉搞「社教」初期同農民三同的各種洋相，以及她如何和尹遠茂勾搭上，如何和他打情罵俏，後來又怎樣懷了孕急忙返校找替身，又如何哭哭啼啼撒謊企圖蒙混過關，而學校及系領導卻包庇她，對她的問題處理一拖再拖，直至「六・三」會議上，她看準時機，東山再起，重登領導成員寶座。大字報最後警告說：周麗蓮是典型的黨內走資派、四舊的化身，實屬牛鬼蛇神之列，必須徹底揭露和批鬥。

他感到十分痛快。他看見許多來看這份大字報的師生發出會心微笑。

這份大字報不僅哄動了全系，別系不少師生也聞風來看，熱鬧非常。

他看見周麗蓮怒容滿面地和駐系工作組員羅德四走進了黨總支辦公室。過了一會，羅德四就命幾個學生用新寫的大字報覆蓋馬成寬他們寫的大字報。

馬成寬幾個人立即前來制止，雙方幾乎動武。羅德四上前勸止，並說現在到處都貼滿了大字報，覆蓋在所難免。馬成寬指羅德四包庇周麗蓮，羅德四不置可否。馬成寬聲言再寫，並會把大字報貼到十字路口去，然後悻悻然離去。

陳曉乾看見高雲漢，便問道：「看見剛才的精彩大字報嗎？」

「看了。寫得太好了，打中了她的要害！她找工作組出面呢！」

「馬成寬說再寫一遍，貼到十字路口去。工作組大概幫不了她甚麼忙了。」

「很難說，」高雲漢說，「還有其他的辦法啊！」

有些群眾議論紛紛，說工作組不是一碗水端平。

據陳曉乾所知，這種混亂情形，全校各系都有發生。這樣又混過了兩天。

六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放手發動群眾，徹底打倒反革命黑幫》的社論，就

南京大學揪出校長匡亞明和改組共青團北京市委發表評論。它指出「這些傢伙有個奇怪的邏輯，誰要揭露他們，反對他們這夥黑幫，誰就是『反黨』、『反中央』。」

陳曉乾似乎得到些啓發：中央所指的「黑幫」，就是各級黨委的成員。以前還有含糊不清之處，仍然認爲反對黨委、黨委成員，或甚至普通黨員，都有反黨之嫌。而現在《人民日報》點明了：反對「黑幫」控制的黨委，不是反黨。他預料，那些少數派的學生，一定會有新的行動。

果然不出所料，到了中午時分，他在十字路口看到馬成寬他們所寫的一份長達十頁的新大字報，矛頭直指工作組包庇學校黑幫、壓制學生運動。大字報列舉的事實中，有外文系工作組成員羅德四包庇黑幫分子、走資派、腐化墮落分子周麗蓮，不單覆蓋學生貼她的大字報，還對學生進行物資封鎖，不給紙張、工具。大字報得出結論：工作組是站在黑幫一條陣線上。他們要工作組向廣大師生公開檢討認錯，徹底改變方向。

在這短短的半個月時間裡，竟然出現那麼多令人眼花撩亂、出人意表的反覆事件，陳曉乾感到十分迷惘，而且他發覺絕大部分對五七年反右鬥爭記憶猶新的教工，似乎都有同樣的感覺。現在出現了把矛頭指向工作組和各級黨組織的大字報，運動又會向哪個方向發展呢？

但學生們卻似乎沒有教工那種誠忍誠惶的心態。到了下午，矛頭指向工作組和各級黨組織的大字報，明顯地多了起來。馬成寬他們顯然已贏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持者。

陳曉乾在十字路口看大字報時遇見林小春。

「你認爲是不是反右前夕的形勢呢？」他問。

「我不能十分肯定地告訴你，但反右的歷史不太可能重演了。」她低聲地和他討論。「這場運動的目標，與毛主席五九年反對彭德懷以來，把矛頭指向黨內反對勢力的目標完全一致，而且更加明確了。應該說是中央內部的一場大決鬥。對反右時的那些小兵小卒，沒有興趣了。」

「你是說，學生們寫那樣的大字報不會成爲右派分子了？」他問。

「這很難說，青年學生一時衝動，往往容易被流彈所傷，個別人的下場說不定會比當右派更慘。不過我認爲不會劃右派了。」

「我應該怎樣參加這場運動呢？」

「你最好不要太積極參加。從這半個月的情況來看，反反覆覆的，還看不清楚怎樣才算是對的。如果把錯誤的當作是對的，太積極了，後果就不堪設想了。」說完，她就悄悄地走開了。

陳曉乾吃完晚飯回到宿舍，高雲漢通知他第二天早上八時到大禮堂開全校積極分子會。而高雲漢當晚要去開全校黨員大會。

第二天早上，陳曉乾在大禮堂開會。到來參加大會的有八百多人，只佔全校人數八分之一左右，可見這些積極分子是經過挑選的。他覺得有點奇怪，以自己「特嫌」的身份，而且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表現並不出眾，怎會入選爲積極分子呢？可能是因爲自己去年下鄉搞「社教」時揪出過「走資派」，立了功的緣故吧？林小春說過，過於積極參加這個方向未明的運動，弊多利少。但他又不能拒絕被選爲積極分子的啊！

工作組長許沉緬發言說：「我們請大家來，是要商量一件事。大家都是黨外積極分子，一向同黨一條心。我們工作組是省委派來的，是代表省委在 **K** 大學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現在有人把矛頭指向工作組，實質上是要把工作組趕走，由他們奪權。這是甚麼性質呢？這是右派打著紅旗反紅旗，干擾我們的運動！我們工作組要求在座的同志們，散會後好好討論他們的大字報，分析他們那樣做的目的是甚麼，然後同他們作面對面的鬥爭。反右時有『引螞蟻出洞』的做法，現在的螞蟻不用引就出來了，我們就要把這些螞蟻消滅掉。他們的手法也和五七年右派分子的手法有相類似之處，就是四方串聯，

八方呼應，那一百幾十人集中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反革命力量，公開向省委派來的工作組宣戰，這是絕對不能容許的！我們要以系為單位，對其骨幹分子開鬥爭會，好像反右時那樣，把他們分散趕回各系，這樣他們就被孤立，就容易被消滅了。同志們！這是考驗我們每一個人的關鍵時刻，我們都是靠攏黨組織、爭取入黨的同志，都應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鍛煉自己，爭取火線入黨！」

散會後，陳曉乾同系裡幾名教工返回系辦公室。駐系工作組羅德四召集他們同黨員們一起，再次開會。

周麗蓮最為激動，她振振有詞地說：「馬成寬是反工作組的急先鋒！去年在農村搞『社教』時，他就帶頭反工作隊。當時陳曉乾老師還受他的蒙蔽，跟他跑了一陣子。」她瞅著陳曉乾，說道：「希望陳老師在鬥爭他時，大膽站出來揭發他的罪行。」

「我當然會站出來和他作面對面的鬥爭，」陳曉乾打斷了她的話，「但我要澄清，在農村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我並沒有受他蒙蔽，而是我帶動他抵制個別工作隊員違反黨的政策的做法，這是我們學校黨委李書記在背後大力支持的。」

「但是，他把矛頭指向工作團的負責同志，極盡污蔑抵毀之能事。你和他在一個生產隊，也有責任的啊！」

「他把矛頭指向工作團尹某人，是前幾天的事，又怎能跟陳老師扯得上關係呢？」高雲漢仗義執言，「況且，那裡發生的事，誰也弄不清楚，與陳老師又有何相干呢？」

周麗蓮還想說些甚麼，羅德四急忙制止，說道：「我們積極分子內部有不同意見，可以用同志式的方法商量解決，不要出現不團結的現象才好，這樣是不利於我們的鬥爭的。」

後來，大家研究了鬥爭策略：主動向馬成寬、邱峰等人進擊，對於其他的追隨者，則採取攻心戰術，進行分化瓦解，要他們反戈一擊。

(五)

以王健威為首的系文化革命委員會，分別找了馬成寬和邱峰的追隨者，用小組的形式，進行攻心戰。

陳曉乾被分配到以盧大龍為首的一個小組，共六人，三個教工，三個學生。對象是英專二年級 B 班的張文超。工作組的羅德四也參加了。張文超疏眉細眼，有一隻假鷹嘴鼻，顯得頭腦靈活。

盧大龍說道：「我們開這個小組會，是要幫助張文超同學，要他改正反工作組的錯誤，跟大家一起，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我們並不是一定認為張同學有意干擾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他可能是中了敵人的奸計。現在回頭，尚未為晚。希望他能反戈一擊，揭發馬成寬等人的陰謀詭計，將功贖罪！」

「我並沒有受蒙蔽！」張文超不高興地說，「我是學習了中央文件和《人民日報》的社論，體會出工作組進駐學校的任務，應該是揪黑幫，批判反動學術權威。我發覺工作組沒有那樣做，只一味叫我們學習文件，把矛頭指向一般教師，所以覺得不對頭。」

「任何運動都要由黨來領導，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如果群眾說今天鬥這個，明天鬥那個，那就變成無政府主義了。也不符合黨重證據的政策。」羅德四說。

張文超似乎講不出甚麼道理來，但最後還是說：「揪鬥黑幫，全國到處都搞得轟轟烈烈，而我們學校則冷冷清清，我覺得很有問題。」

「報章所報道的，目前只有北京市委、北大黨委、南京大學校長，並不是到處都揪黑幫呀！」陳曉乾插了一句。「說不定那裡是文化大革命的試點，已經搞了很長的時間呢？」

他可能覺得陳曉乾說得有道理，所以就默然不語了。

「我知道你是一時衝動，受了別人的慫恿，只要認識了就好。」羅德四說。「馬成寬

等幾個人是些野心家，企圖奪工作組對運動的領導權。」

「他們有這個能力嗎？」他不相信。

「你知道反右時右派分子是怎樣向黨進攻的嗎？」盧大龍說，「他們對形勢作了錯誤的估計，以為全國有一批像他們那樣的人起來奪權，控制運動，轉移鬥爭視線，企圖包庇真正的黑幫，這些人都是有後台的。現在中央已經作了部署，對這些人先放一放，以後才給予他們以沉重的打擊，將來就把他們劃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真的？」他有點發慌了。

「這些話能亂說的嗎？」羅德四從公事包拿出一份中央文件來，題目為《中共中央批轉中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吶，你自己看看，這裡有劉少奇同志的批示：『當牛鬼蛇神紛紛出籠開始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於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著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於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劉少奇同志在另一份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中批示：『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高中應屆畢業生『經過市委批准，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現在你知道你的問題有多嚴重了吧？」

「我的出發點是好的！」他差點兒哭了起來。

「我們查過你的歷來表現，相信你是好心犯錯誤。但現在錯誤已經犯了，唯一補救的辦法就是將功補過。」

他變得更加惶恐不安。

「將功補過，除了自己深刻認識錯誤之外，主要是反戈一擊。」盧大龍說。「從今天起，與他們劃清界線，並準備足夠的揭發材料，到我們開他們的鬥爭會時，挺身而出，指證他們的罪行。你能做得到嗎？」

張文超點了點頭。

「我們在排除這些干擾之後，就會揪鬥黑幫，揪鬥反動學術權威。到時大家就有事情幹了。」羅德四補充說。

張文超連連點頭，並表示堅決和馬成寬、邱峰等人劃清界限，串聯一些跟他們走的同學也反戈一擊，將功贖罪。

陳曉乾中午回宿舍休息，心中感到很悶，也沒有了主意。他上午看到劉少奇同志的指示日期是六月十三日，而《人民日報》發表透露南京大學揪出校長匡亞明並批評那些所謂反對他們就是反黨、反中央的論調的社論，則是在六月十六日，顯然出現了矛盾。劉少奇同志是國家主席，又是黨內僅次於毛主席的黨中央副主席，當然是以他為準了，除非他同毛主席作對，但這又似乎絕不可能。那麼，《人民日報》六月十六日的社論，是不是「引螞蟻出洞」的餌呢？

但是，他又想不出毛主席、黨中央為甚麼要那樣做。現時的情況已和五七年大不相同了，不僅沒有出現像匈牙利事件那種引動中國知識分子情緒的國際大氣候，而且引出來的「牛鬼蛇神」不過是些解放時才出生或只兩三歲的工人、貧下中農的子女。毛主席、黨中央沒有理由一定要摧殘這些人的啊！

陳曉乾接到丹芷從美國寄來的信：

曉乾：

寒假前接你的信後，我雖覆過你兩封信，但至今還沒有收到你的來信，十分掛念。

綜觀中國官方的報章，自從上海《文匯報》去年十一月十日刊登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和十二月八日出版的《紅旗》一九六五年第十三期刊載戚本禹的《為革命而研究歷史》之後，直到今年二月下旬，才廣泛地對吳晗的《海瑞罷

官》進行批判，揭露北京市副市長吳晗、鄧拓和《前線》雜誌總編輯廖沫沙的「三家村」。之後，中國的政局就變得日趨緊張起來。不過仍然籠罩著一片沉悶的氣氛，雖然仍不斷有批判文章，調子越來越高，火藥味越來越濃。只有到了五月十七日中共中央發表了《五・一六通知》，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才算正式開始。

但引起我對你命運特別關心的是《人民日報》六月一日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你不會成了「牛鬼蛇神」吧？又怎麼個「橫掃」法呢？《人民日報》六月二日刊登了《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了一個大陰謀》及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看來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以學校爲突破口，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照我分析，你當然不是黨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也不會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學術權威」。不過，我仍然擔心，「牛鬼蛇神」可能包括更加廣泛的內容，何況你有「特嫌」的底子。

希望你千萬要冷靜從事，要看風使舵 — 這當然歷來是我們所鄙夷的那種處世態度。但在中國這個隨時都有可能飛來橫禍的地方，也許這是唯一能保存自己的方法。

曉乾，世事變幻莫測，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也許這就是稱之爲命運，是冥冥中早已注定的。因此，你應面對現實，自覺地適應現實，不要存有僥倖之想。你爸爸和我都認爲，你若同張冠英結了婚，你至少在生活上和政治上都會好過些。

至於我，你大可放心。我和你爸爸在一起，相依爲命，已經很好了 — 比你的處境好一百倍了。你關心自己就等於關心我們了。

我不知道目前中國的形勢如何，因此，我也不想多談。最要緊的是：收信後，立即回信，以免我們掛念。

看完信，他就立刻執筆回信給丹芷，恐怕遲了以後，可能信也難以寄出了。他寫得很簡單，只告訴她現時形勢十分微妙和緊張，撲朔迷離，令人費解。而他目前雖被列爲積極分子，但已被貼了大字報，提及他和她的關係，說他有裡通外國之嫌。他叫她不要再寫信回來給他了，直至下次收到他的信爲止。

(六)

經過一個星期的準備，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終於宣佈召開全校師生員工大會，批判馬成寬等人。各系的發動工作做得非常好、非常順利。學生們都以班的名義出了表態性大字報，紛紛聲討馬成寬等人，並表示無限信賴工作組，反工作組就是反黨等。

陳曉乾發現，批判大會並不像反右時批鬥右派分子那樣激烈。雖然各系都有代表發言，也有幾個反戈一擊的人，而且批判發言時，上綱上線很高，火藥味很濃，但被批判的那幾個學生卻不像當年右派分子那樣，被人押上台接受批鬥，而是雄赳赳、氣昂昂地來應戰的模樣。他們坐在講台上靠邊的一排坐位上，輪到他們發言時，並沒有交待問題的味道，而是慷慨陳詞，闡述他們對黨中央《五・一六通知》和《人民日報》幾篇社論的學習心得，並指責工作組沒按照黨的方針辦事。最後他們還振臂高呼：「誰膽敢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不管他是甚麼人，後台有多大，資格有多老，我們就要和他們鬥爭到底！」

群眾的情緒是站在工作組一邊的，因爲覺得工作組是黨中央、省黨委派來的，不應公開反對。但有一點使陳曉乾感到迷惘的是：馬成寬他們似乎不是反對工作組的甚麼，而是批評工作組不執行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去揪黑幫，不批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學術權威」。所以群眾似乎在心中都沒有把他們看成是反黨的，當然就不像反右時那麼義憤填膺了。

據陳曉乾所知，之後，各系也公開批判本系最突出的反工作組的學生。其形式、群眾情緒以及效果與全校的批判會差不多。

由於多數群眾似乎把那些學生和工作組之間的對立，僅僅看作是對黨中央的指示在理解上的分歧，所以工作組在是否採取進一步升級行動上，舉棋不定，顯得頗爲無能爲力。

在這種情況下，群眾的情緒逐漸疲塌下來了，雖然天天都有零星的關於工作組問題的辯論會，但已引不起多數人的興趣了。

七月上旬，工作組和校文化革命委員會，在學校大禮堂召開了全校批判學校教務長余大爲大會。余大爲是三十年代留美的化學專家，一級教授，六十多歲。

大禮堂講台上掛上橫額，大字寫著「徹底批判余大爲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大會」。這個批判會和批判馬成寬等人的大會大不相同。大禮堂內外的牆上貼滿了標語，如：「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用無產階級世界觀批判一切舊思想！」、「把資產階級『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批倒批臭，使他們威風掃地！」、「毛澤東思想是批判舊思想的威力無窮的原子彈！」、「徹底批判反動『學術權威』余大爲的資產階級思想！」等等。

大會由校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曹秉樂主持。全體文化革命委員會委員、全體工作組成員都坐在主席台上。原校黨委成員也列席了。

曹秉樂發言說：「今天，我們遵照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的戰鬥號召，高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在上層建築各個領域批判資產階級，以粉碎資產階級復辟的美夢！我們學校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也是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爭奪青年一代的場所。經過三個多星期發動廣大學生對教師隊伍進行了系統的揭發和批判，大字報超過了二萬份，揭發出來的東西充份表明，黨中央、毛主席發動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十分必要的。百分之二十的教師有嚴重的問題，百分之三十的教師有程度不同的反社會主義思想言行，百分之四十的教師有一般的資產階級思想，只有百分之十的教師比較好，這部分教師主要是這幾年留校的工農家庭出身的畢業生。對於問題十分嚴重的幾個人，要作全校性的揭發批判。各系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對那些平日毒害學生、散佈大量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的教師，進行嚴肅的揭發批判。六月十三日，黨中央和國務院已頒發了通知，決定徹底改革高等學校的招生辦法，爲了徹底搞好大專院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爲了充分準備實行新的招生辦法，決定將今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工作推遲半年。以後，大家要更加安心搞好文化大革命。今天，我們鬥爭的第一炮，是批判我校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余大爲！」

立即有人高聲領呼口號：「徹底批判資產階級！」、「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學術權威余大爲批倒批臭！」

巨大而整齊的口號聲過後，兩個校黨委辦公室幹部從講台上的側門把余大爲連推帶拉押進了會場。余大爲站在講台旁邊之後，那兩個幹部就退了下去。余大爲表情十分驚慌，雙腳不住打抖，頭垂得很低。他眼泡腫脹，戴一副很深的近視眼鏡，他體型略爲矮胖，衣不稱身，所以顯得特別臃腫猥瑣。

批判開始，化學系自然是批判的主力，哲學系的幾名發言者也是些重炮手。發言者一致認爲余大爲是中國化學領域中的所謂「學術權威」，幾十年來，他壟斷了勞動人民在化學科學中創造的文化，反過來用來欺騙、愚弄、麻醉勞動人民，突出的表現在於鼓吹「天才教育」，利用自己的職權和「學術權威」的地位，排斥工農家庭出身的青年。他的目的，就是要爲資本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復辟準備條件。

和反右時鬥爭右派分子不同之處是，沒有要他作自我檢討。批判發言達三個小時，結束時，曹秉樂說：「今天的批判大會，是今後一系列大批判的開始。今後除了大批判之外，

還要批鬥一批混進革命隊伍的壞人。」

他命令余大爲回去後，好好寫自我批判，向工作組和文化革命委員會徹底交待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和反動歷史；白天監督勞動。

跟著保衛科長趙尚軍走出講台來宣佈：「下列人等，聽到點名的，散會後到大禮堂後面集合，接受監督勞動，晚上回家寫交待：鄭健春、林一元、李志剛、繆迺雲、于泳椿、倪玉翠、王可強、雷婉霞。」

散會出來，陳曉乾心裡極感不安，剛才保衛科長宣佈的八個要接受監督勞動的人，均是年紀六十上下學校的一級教授，全國頗有名氣的專家。鄭健春是副校長，林一元是副教務長。看來，越有名氣的教授，越是首當其衝，無一倖免。相信各系其他教授的情況都會是這樣。

過了幾天，外文系開會批判該系二級教授陳定球。批判之前，陳曉乾也曾參加過幾次準備會議，並被分派作批判發言。他當然不能拒絕，幸好他的發言著重針對陳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這樣才使他好過些。陳定球平時對人是挺和氣的，也很賞識陳曉乾的學問。

批判的方式和全校的批判大會差不多，處理手法也一樣。批判會結束時，由王健威宣佈受監督勞動的人的名單，一共十二人，包括系主任黎世亮和全部教授、副教授，個別資深講師如李寶山也榜上有名。最使陳曉乾感到不安的是，系裡兩個脫帽右派也在名單之內。他的好友林小春這回有難了。她曾表示不會參加這次運動。然而，他倆都不能不參加：他成了積極分子，而她則成了運動對象。他自己很難擔保甚麼時候也會成爲對象。

王健威宣佈完名單之後，補充說：「你們這批牛鬼蛇神，由張文超同學管理，具體分配每天的勞動。你們要服從他的監管，否則從嚴處理。」

雖然沒有正式宣佈，學校實際上已經停課。校一級的批判會每周舉行兩次；系一級的，每周也兩次。對於寫過工作組和黨委、黨總支大字報的學生，卻沒有在校一級和系一級開批判會了。據他所知，除了幾個頂尖兒的頭頭如外文系的馬成寬、哲學系的潘守真、中文系的唐洪永、化學系的彭尹昌之外，其他的學生或已消沉，或正在反戈一擊。反戈一擊的成了積極分子，受到某種程度的重用，如張文超。上述幾個頭頭，已陷於孤立之中，他們雖然並沒有屈服，但工作組和文化革命委員會派人日夜對付他們，主要是發動學生用小組形式輪番圍攻他們。

從此，每當陳曉乾下午從辦公室返回宿舍時，見到沿途的操場、廁所，都有一批批老教授在吃力地勞動著，其中混雜著幾個三十出頭的人 — 他知道他們多數是些右派分子。不過，這情況比起反右來已有過之而無不及。反右時，頂多是四分之一的教授成爲右派分子，而且他們是在定案後才去接受監督勞動。而現在則全部都成了監督勞動的對象。有幾次，他看見林小春混在老教授之中，勞動得十分積極，從表情上來看，她似乎沒有甚麼惶恐不安。

一天，陳曉乾經過生物系教學大樓外面的一個公共廁所旁邊時，剛好碰見林小春一個人在廁所外搞清潔。他看見周圍沒有人，便對她說：「林小春，又苦了你了！」

「你不要這麼說，」她平靜地說，「苦的是老先生們！我有甚麼苦的呢？這種勞動比起在鄉下搞『社教』運動時的農活，輕鬆得多了。」

「他們沒有難爲你嗎？」

「他們的目標是『學術權威』，我們這些人只是作陪襯罷了。我們這些死老虎，年輕力壯，他們還要依賴我們在勞動中帶隊呢！」

「精神上到底是不好過的！」

「比你好過些。」

「這話怎麼說？」

「你想想，要你昧著良心，瞪眉突眼厲聲呼喝地批判你的老師，甚至爲了要表現積極

而動手動腳，你會感到舒服嗎？」她冷笑一笑。「我就不同了，不必有這種壓力、這種精神負擔！」

「那倒是真的！」他想起自己曾發言批判過陳定球教授，不禁黯然。「不過，他們也會逼你們老先生的呀！」

「我們有資格嗎？」

他想了想，就點了點頭。

「我應該怎麼辦呢？」他問。

「你應該把自己變成一般普通群眾，而不是積極分子。」

「但是，我有『特嫌』的底子呀！」

「你成了積極分子，就能洗脫你那個『特嫌』嗎？」她嚴肅地說，「到時，人家也許會說你存心要混進革命隊伍，企圖蒙混過關，麻煩就更大了。在我們這個社會裡，往往越想逃避的事，就越會降臨到自己頭上。還是順其自然的好，至少良心會好過些。」

「你說得對，」他猶豫了一下，「但有時候是身不由己的啊！我現在倒羨慕你起來了。」

「在目前情況下，還沒有多少人能看到我們的好處的。」她輕笑了一聲。「你不知道我們這樣的人，還有一個長遠的好處，那就是能在收工回宿舍後，潛心研究學問。你們能夠嗎？」

「當然不能夠。一來要寫批判文章，寫批判發言稿。另外，我們即使是積極分子，也要寫詳盡的自我檢查。難道你們就不要？」

「他們看老先生的長篇交待已忙得不亦樂乎，我們這些右派分子，當年已寫了幾百頁紙的交待，還有甚麼看頭的呢？」

陳曉乾感到一陣迷惘。這時，她看見監督的學生正走過來，於是就匆匆地離開了。

(七)

八月一日，馬成寬等幾個人在校園十字路口，貼出一份兩張紙的大字報，題目是「北京急電」：

> 七月二十六日，偉大領袖毛主席在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時指出：全國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並下令撤銷北大以張承先爲首的工作組。當晚，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同志到北大開萬人大會批判北大工作組。陳伯達同志說：「我們建議撤銷以張承先爲首的工作組，這是個阻礙同學們進行文化革命的工作組，是障礙物」。
>
> 七月二十七日，陳伯達、康生、江青等同志帶領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到北京師範大學主持召開批判工作組大會，號召大家「甩掉包袱，踢開絆腳石，自己解放自己，徹底革命」。
>
> 七月二十八日，根據毛主席指示，北京市委作出了撤銷大中學校工作組的決定。
>
> 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北京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三年級學生蒯大富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分子，被鬥爭關閉近一個月後，在中央文革小組的關懷下，獲得平反，並英雄式地被接去參加這次積極分子會議。周總理在會上傳達了毛主席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務：一鬥、二批、三改。

他們在「北京急電」後寫道：「革命的師生員工們！革命的左派們！我們學校以許沅緬爲首的工作組進駐我校五十天，就犯了五十天的方向路線錯誤。我們要起來徹底批判他們執行的修正主義路線，甩開包袱，踢開絆腳石，自己解放自己，徹底革命！」

整個學校立即哄動起來。人們紛紛來看這份「北京急電」，都在議論紛紛。陳曉乾半信半疑，因爲照以往的經驗，黨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關於重大政治問題的動態，從來不會通過小道消息來傳播。而且用小道消息傳達那麼重要的信息，那是屬於犯法行爲。他替那批學生擔心。

到了下午，校園裡貼出了一批大字報，絕大部分是學生寫的，多數相信「北京急電」和支持馬成寬他們的觀點，認爲工作組進校五十天來，沒有真正揪黑幫，而是把矛頭指向革命的學生，轉移了鬥爭大方向，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另外一些大字報雖然也批評了工作組對那些造反學生的態度，但鑑於還沒有對那些學生進行大批大鬥，也還開展了批鬥反黨反社會主義「學術權威」的活動，應該算是比較好的工作組，可列入百分之五沒犯方向路線錯誤的工作組。

然而，工作組卻沒有作出任何表示。駐外文系工作組成員羅德四也整天沒有回系辦公室。陳曉乾去問王健威那份「北京急電」的內容是否屬實，王健威說他不知道，不過他問過工作組，工作組不置可否，可能是空穴來風，事出有因。

第二天，攻擊工作組的大字報明顯地多了起來。陳曉乾開始相信毛主席批評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以及中央撤銷工作組的決定是真的。但是，他不明白，爲甚麼這些指示和決定不直接一級級下達？也可能本省省委已接到通知要撤銷工作組了呢？不過，他覺得十分反常。可能中央內部正在進行著激烈的鬥爭呢？以前不是說工作組是黨中央、毛主席派的嗎？爲甚麼現在毛主席又說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呢？

陳曉乾和高雲漢談起這個問題。

「工作組兩天都不表態，也沒有召集黨員和積極分子開會商定對策，連批判學術權威也停止進行了。這是怎麼回事呢？」陳曉乾問他。

「唯一的解釋是中央真的決定撤銷工作組，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

「但是，那天我是看清楚的，那個六月十三日的中央文件明明是劉少奇同志親自批示的，說『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爲甚麼現在工作組又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呢？」

「我也給弄糊塗了，」高雲漢說，「看來形勢十分複雜。總之今後要小心行事，不能按常規辦事了。」

陳曉乾在和高雲漢相處的幾年時間中，發現他沒有黨員的架子，甚至有些政治上、思想上的問題，都可以以平等的態度共同討論，而且較爲實事求是。當然他的性格比較荏弱，知識分子氣較濃。

「照你看，中央會不會有重大的路線鬥爭呢？」陳曉乾用探詢的語氣問。

「既然毛主席說全國的工作組有百分之九十五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當然是路線鬥爭了。路線鬥爭有兩種：一種是有意同正確路線唱反調的，如彭德懷；另一種是出於不理解而犯了路線錯誤的。」

「現在是哪一種呢？」

「多半是後一種，」高雲漢忽然轉換了語氣：「不過，運動剛開始，我們在下面的人不知就裡。將來甚麼事都可能會發生。我們不要瞎猜了，小心從事就是了。」

「怎麼小心從事呢？」

「凡事都不要說得或做得太絕對，留有餘地爲好，這樣即使是跟錯了，也易於改正。」

過了好多天，工作組似乎仍然按兵不動。據說工作組長許沉緬已回省委去開會。

但那批反工作組的學生，卻天天有北京來電，用大字報張貼在十字路口，那個地方一時成爲最多群眾駐足之處。連日來，下列的「北京來電」最爲引人注目：

一，八月一日，毛主席在寫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的信中說：「你們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

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支持。……在這裡，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採取同樣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採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

二，八月四日，中央文革小組領導人康生、江青出席了北京大學舉行的批判以張承先爲首的工作組的大會；同日，陳伯達等同志到清華大學參加批判以劉少奇妻子王光美爲首的工作組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爲蒯大富公開平反。

三，八月五日，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毛主席發表了《炮打司令部 — 我的一張大字報》，並於七日將它印發給全體出席代表。大字報的內容是這樣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爲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這一連串其內容異常出人意表的「北京來電」，大部分學生是堅信不移的。他們哄動起來了，全校變得一片沸騰，是一種得意忘形、鬥志高昂的情緒。以馬成寬等幾個反工作組的學生爲首跨系的全校性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團」率先成立，隨即有六七個紅衛兵組織相繼誕生，多數是以系爲基礎，也有兩個是跨系的。外文系的邱峰，在系帶頭組織了「共產主義紅衛兵團」。

這些紅衛兵組織的頭頭們開了一個聯席會議，正準備對工作組採取行動時，八月九日，報章刊登了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簡稱《十六條》。

《十六條》重申《人民日報》「六・一」社論關於鬥爭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以及「破四舊、立四新」的論述。它在第一條中就指出：「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十六條》中最爲使青年人意氣風發之處，可能是提到「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有魄力，有智慧。他們用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大鳴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堅決地向那些公開的、隱蔽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舉行了進攻。在這樣大的革命運動中，他們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沿著這個大方向繼續前進。」一夜之間，他們變成了最具權威的人物。人們開始對他們另眼相看。與之相比較，教師們就變得是他們的附庸。

同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上，刊登了《學習十六條，熟悉十六條，運用十六條》的社論，指出「十六條是毛澤東同志親自主持制定的……是毛澤東同志提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綱領。」

紅衛兵組織暫時按下揪工作組，把全體紅衛兵組織起來，敲鑼打鼓歡呼《十六條》的發表。他們還組織了紅衛兵們學習《十六條》，結合其精神，批判工作組執行的資產階級

反動路線。

八月十一日，《人民日報》用套紅標題報道了毛主席前一個晚上七時十五分，單獨來到中共中央群眾接待站，接見前來慶祝《十六條》發表的群眾。群眾歡欣鼓舞，革命情緒激昂。毛主席對他們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學校紅衛兵們當天早上，即敲鑼打鼓，在校園內遊行，歡呼毛主席和革命人民心連心。

八月十三日，報章公佈了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十二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公報》。公報說：「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

紅衛兵們舉起毛主席的畫像，高呼「學習十六條，熟悉十六條，運用十六條」的口號，在校園裡遊行。

他們紛紛貼出了表態書，向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效忠：「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毛澤東思想是我們的命根子。不論甚麼時候，不管甚麼樣的權威，誰反對毛澤東思想，我們就要把他揪出來，批倒批臭！」並表示要採取革命行動，準備召開全校大會，徹底批判工作組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然而，工作組這時卻採取了主動，召開了全校師生員工大會，由工作組長許沉緬在大會上向群眾作檢討，說自己像《十六條》所說的，「對於這場偉大鬥爭的領導，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自己「怕」字當頭，怕出亂子。他代表工作組向學生們賠禮道歉。

省委張放東副書記代表省委，宣佈撤銷全省大專院校和中學的工作組，工作組撤了後，學校改選文化革命委員會，留下一個工作組成員，作為省委與學校聯繫的聯絡員。他還宣佈，根據中央指示，學校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

開完會，張副書記和工作組成員隨即乘汽車離校。許多學生表示不滿，但也無可奈何。

下午，學校通過廣播，宣佈新的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的名單，他們幾乎全是學生，主要是反工作組的馬成寬等幾個拔尖人物。

然而，學生們似乎對這個文化革命籌委會並沒有多少興趣，因而這個組織沒多少威信。

學校除了有各種名稱的紅衛兵組織之外，青年教工中也組成了各種戰鬥隊。人們各自為政，我行我素，根本不把籌委會放在眼裡。於是馬成寬帶頭退出了籌委會。

馬成寬退出了籌委會之後，隨即以「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團外文系分團」的名義，首次召開全系批鬥反動「學術權威」黎世亮大會。原先定的那些「牛鬼蛇神」列席陪鬥。

黎世亮六十五六歲年紀，個子細小，但穿著整齊，戴一副厚厚的黑邊近視眼鏡，頗有點紳士風度。

先由黎世亮向群眾交待自己的反動歷史和一貫的反動言行。他交待完畢，就由王健威介紹黎世亮的歷史：

「黎世亮，又名黎錦先，現年六十一歲，出身於官僚地主家庭，憑其父剝削人民所得的血汗錢供他到美國哈佛大學留學。回國後，歷任國民黨反動政府外交部秘書、中央編譯館館長、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山大學、廈門大學教授。黎世亮一貫堅持地主階級反動立場，仇視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跳出來表演一番。他剛才的所謂交待，根本沒有觸動到他的反動本質，而是處處避重就輕，企圖蒙混過關。請大家起來揭發他的罪行，把他徹底批倒批臭！」

學生們爭相發言，尤其是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團的骨幹分子。但他們除了使用一些粗暴和咒罵的語言外，造聲勢多於實事求是。然後，由教工對他進行揭發批判，也多是針對他平日的教育思想和生活方式。

周麗蓮突然跳到台上，一手叉腰，潑婦罵街般對黎世亮進行揭發批判。

「黎世亮！」她瞪眉突眼，力竭聲嘶地說，「警告你，你這個反動學術權威，一貫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散播了大量反動言論，妄圖同我們黨爭奪青年一代，為資本主義復辟造輿論和準備條件！你對大家說，是不是？」

「是不是？」不少人附和著。

「我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但是……我並沒有存心要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啊！」他低著頭、苦著臉說。

「你還抵賴！」她用力推了他一下，他差點站不穩腳。「黨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你頑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條！」然後她轉過頭來，面向群眾，「我現在要揭發他的罪行：一九五八年他調來 K 大學時，就和黨討價還價，一定要當系主任才肯來。他當上了系主任以後，就利用手中的權力，千方百計用資產階級世界觀改造我們系，腐蝕年青一代。一九五八年向黨交心時，他是當時的白旗人物之一，黨對他寬大為懷，為他們那批人開了個向黨『送禮』交心大會，好讓他們下台。豈料黎世亮狗膽包天，竟當眾振臂高呼『中華民國萬歲』的反革命口號！」

青年學生們被激怒起來了，吼叫道：「你真是反動透頂！」

「你交待是不是當眾高叫過這反革命口號？」周麗蓮面露得意之色。

「我原來是要叫『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的，只是一時忙亂叫漏了口……」

「住嘴！」周麗蓮眉毛一揚，喝住了他，「你只答你是不是當眾叫過這個反革命口號？」

「我叫過，但是……」

「認了就得了！」她再次打斷了他的話，然後再面向群眾：「同志們！你們看他多反動，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三反分子，反動學術權威？」接著她舉起右手高呼：「打倒反動學術權威黎世亮！」

學生們的情緒更加激昂。張文超飛身躍上講台，把稀疏的眉毛一揚，喝道：「你承不承認企圖復辟國民黨的反動統治？」

「這是我無心之失……」

張文超立刻伸出右手，用力卡在黎世亮的脖子上，命令說：「你要是繼續頑抗，就要你跪在地上！」

黎世亮沒哼聲。張文超就用力把他壓跪在地上。

馬成寬叫周麗蓮下台，然後對大家說：「繼續揭發批判！」並示意張文超放開黎世亮。

揭發批判會歷時三個小時，多是些重重複複的東西，而且大部分時間是向黎世亮逼供，沒有多少能真正上綱上線的材料。黎世亮本來就是個個子矮小、身體瘦弱的小老頭，現在經過三個鐘頭的批鬥，他的樣子更像個活死人。

批鬥會結束時，馬成寬說：「黎世亮，你回去後，要好好交待你當年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關係，特別是同國民黨特務的關係！」然後他宣佈：「從今天起，系的勞動隊要重新組織。除了上次那批人之外，還加上沈萬鈞和周麗蓮！沈萬鈞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又在系『六・三』會議上和以後，鎮壓學生運動！周麗蓮在『六・三』會議上和以後，積極鎮壓學生運動，作了十分惡劣的表演。她也是亂搞男女關係的蛻化變質分子，是典型的黨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必須進行徹底的揭發和批判！」他還宣佈，管制勞動隊由何卓漢同學負責。

周麗蓮的臉色變得十分難看，同剛才在台上批鬥黎世亮時那種不可一世的表情相比，判若兩人。陳曉乾感到一陣痛快，但同時也出現一陣隱憂：他當過工作隊的積極分子，寫過馬成寬他們的大字報，他們會不會進行報復呢？

第二天，全校各較大的紅衛兵組織聯合召開批鬥學校黨委書記李亦林大會。工作組時期校一級的批鬥對象和校黨委主要成員都被押上台上陪鬥。

第二章 紅色風暴

(一九六六年八月 — 一九六六年十月)

(一)

八月十九日，報章報道了毛主席前一日在北京召開的「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上，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的盛大情況，發放的大量照片顯示，群眾無限激情地仰望著天安門城樓，不斷揮動著手持的「紅寶書」《毛主席語錄》。城樓上的中央首長除毛主席外，全都手持「紅寶書」，一派對毛主席敬愛的強烈氣氛。陳曉乾注意到，黨的第一副主席和國家主席劉少奇，往常是排在毛主席之後的第二位，而如今則排至第七位。

他明白了：毛主席的《我的一張大字報 — 炮打司令部》所炮打的是以劉少奇爲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既然是一個司令部，它自然就有不少成員。這樣看來，這場文化大革命就肯定是反反覆覆和曠日持久的了。

排名第二的林彪副主席，在會上號召紅衛兵「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和發揚「敢闖、敢幹、敢造反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去破「四舊」。

八月二十二日中央廣播電台廣播了北京紅衛兵殺向社會、大破四舊的活動。第二天，報章報道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捲首都街道》的消息。《人民日報》在同一版上刊登了兩篇社論：《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和《好得很》，報道了北京的紅衛兵走上街頭，特別在服務行業，例如理髮、裁縫、照相行業，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活動。

K 大學的紅衛兵聞風而動。各派紅衛兵紛紛組成破四舊戰鬥隊，日夜不停地走上街頭。

黃昏時分，陳曉乾看見校園內又出現了「北京來電」，是北京二中紅衛兵寫的題爲《向舊世界宣戰》的文章：

> 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是破四舊的急先鋒！在破四舊的高潮中，我們走上街頭，要批判、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所有爲資產階級服務的理髮館、裁縫舖、照相館、舊書攤……等等，統統都不例外。我們就是要造舊世界的反。
>
> 古裡古怪的「飛機頭」、「螺旋寶塔式」等髮型，「牛仔褲」、西裝和其他港式衣裙等奇裝異服，高跟鞋、「火箭鞋」，體現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照片，宣揚封資修的書籍，通通是我們橫掃的對象！我們還改掉那些帶有封資修性質的舊車站名、街名、商店名和其他機構的名稱。
>
> 我們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精神，在破四舊的活動中，還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就是把那些黑幫分子、反動學術權威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戴上高帽、掛上大牌子，把那些女黑幫分子、女流氓剃成陰陽頭，趕到街上遊街！

晚上，十時過後，陳曉乾聽到宿舍外一片嘈雜聲。他和高雲漢走下樓來看。原來一些北京來的紅衛兵和各系紅衛兵到教工宿舍來揪「黑幫分子」、「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把已準備好的高三五尺的紙製高帽，上面寫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xxx」、「反動學術權威 xxx」、「牛鬼蛇神 xxx」、「流氓分子 xxx」等，戴在他們頭上，同時在他們胸前掛上寫著同樣稱號的木製大黑牌，然後分系和部門由紅衛兵押著排隊遊街，一邊走一邊逼他們自己高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某某某！」、「我是反動學術權威某某某！」、「我是女流氓、破鞋某某某！」等等，並要他們一邊敲著破鑼、破罐、破臉盆之類。其中包括李亦林、鄭健春、沈萬鈞和黎世亮等。

陳曉乾感到心驚膽戰，立刻想返回宿舍，但高雲漢卻拉住他，說道：「我們也跟著去

看看吧！我們應該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啊！」

於是，他們和一大群人一起，跟在威風滿面的紅衛兵後面。

只見押隊伍的紅衛兵，手握大扣闊皮帶，一邊呼喝，一邊時不時沒頭沒腦地向那些人抽打一鞭，喝道：「他媽的，怎麼不叫了？」

陳曉乾忽然發現周麗蓮走在外文系牛鬼蛇神隊伍的前頭。她沒有戴高帽，但剃了個陰陽頭，胸前掛著一個黑牌子，上面寫著「紅色女流氓周麗蓮」，在脖子上還掛著一隻破鞋。

他看見她那麼狼狽，心中雖感到痛快，但又覺得太過分了點，人總是有點尊嚴的嘛！

高雲漢低聲對他說：「如果她在鄉下搞『社教』時真的被人強姦了，現在就是冤枉了！」

「一點都沒有冤枉。」陳曉乾答道。

「你知道她的姦情？」

他想了想，然後點了點頭。

「那就活該！」高雲漢忿然地說，「不過，即使沒有那件事，她也是逃不過今天的命運的，因為她太喜歡玩弄政治了。」

陳曉乾頓然發覺，由於這場文化大革命的性質跟以往歷次運動截然不同，一般人與共產黨員的地位已經拉平。在鬥爭對象和革命群眾之間，逐漸沒有了黨員與非黨員之分了。

他又留心看生物系的「牛鬼蛇神」隊伍，發現林小春在隊伍的末尾。她沒有戴高帽，只在胸前掛了一塊較小的紙皮牌，上面寫著「右派分子林小春」。可能因為她是她所說的「死老虎」，所以紅衛兵對她並不怎麼感興趣。看來她並沒有受到鞭打。

第二天黃昏，陳曉乾和高雲漢被馬成寬召去，要求協助抄教授家時辨別哪些是封資修和反動的英文書籍。

首先去抄黎世亮的家。紅衛兵嘶嘶喝喝地進入他家的房間。抄出了甚麼，陳曉乾當然不知道。紅衛兵只要求他們在書房裡抄查英文書籍。

使他們兩人感到為難的是：現有的英文書籍，除了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英文版，以及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政治書籍的英文版外，全部都可以說是封資修的貨色，包括全部英美名著 — 即使是當代著名共產黨員作家寫的名著，也是「修」的，因為那兩個國家的共產黨被認為是修正主義的黨。

「你說怎麼辦？」陳曉乾問高雲漢。

「只好全部讓抄去吧！」

「太可惜了，這裡有幾千冊書啊！」

「有甚麼辦法呢？」高雲漢說，「他們說把書集中到圖書館封存，以後再作全面處理。」

抄家行動進行了三天。除了登門抄家之外，各系還派出紅衛兵推著大板車，到教工宿舍門前，號召一般教師自動把封資修的書籍和其他物品交出來，放在板車上。陳曉乾偷偷把他和丹芷及家人在香港照的相片燒掉，並把全部英文書籍都拿了出來。幸虧他在農村四年，已把幾件西裝改成了中山裝，否則他會有麻煩了。

北京來的紅衛兵，還召集一些教師向他們報成分，最初一些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教師，如實報出，被他們狠狠地訓了一頓。後來教師們學精了，即使是剝削家庭出身的，也報稱是小資產階級家庭出身，他們也無法查對，因本校的紅衛兵似乎不太買他們的帳。

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北京二中紅衛兵那篇《向舊世界宣戰》的文章，雖然刪掉了給「黑幫分子」、「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戴高帽、掛黑牌，把他們拉去遊街示眾的段落，但仍然更加大大激發起紅衛兵們殺向社會破四舊的熱潮。

(二)

陳曉乾和高雲漢成了好朋友。現在已經沒有了黨員和非黨員的界限，而以往那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現在只有鬥爭對象和革命群眾之分，以及「紅五類」和「黑五類」家庭出身之別。所謂「紅五類」，是指工人，貧下中農，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和革命知識分子家庭出身的人；所謂「黑五類」，是指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叛徒、特務、走資派、資產階級等家庭出身的人。他和高雲漢不是「紅五類」，也不是「黑五類」家庭出身，而是屬於小資產階級家庭出身，因此，他們更有共同語言。

一天，他倆一起騎自行車到街上逛。陳曉乾突然發現，這幾天來，全城有一個顯著的變化，那就是全部街道的舖面、房屋前面都塗上了紅油漆，上面寫著各種革命標語，機關和學校門前都油上了「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對聯；各種建築物的牆上都貼上以紅色爲主的大標語。間間商店門前都一個樣，十分整齊。美中不足之處，就是該商店經營些甚麼，在門外就無從辨別，要進到裡面才能知道。他們聽人們說，這是從北京的紅衛兵傳來的革命新氣象，叫做「紅海洋」，據說幾天之內全國都變成紅彤彤一片。

街上人來人往，各類商店照常營業，但來往的人顯然比平日少了，卻多了不少帶北京口音的紅衛兵。他知道，本地的紅衛兵大部分去北京串聯未返，也有不少從北京來串聯的紅衛兵。住在 K 大學的是一些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另一些是十多歲的中學生，他們住在市上的中學裡。他們都穿著軍裝，在手臂上套著紅色的紅衛兵臂章，腰上束著大銅扣闊皮帶。有時則把皮帶解下來，拿在手上，作打人的武器。有好幾次他看見他們用這種皮帶鞭打一些單位的「殘渣餘孽」，把他們鞭打得滿身瘀痕。

忽然有人叫了一聲：「高老師！陳老師！」

原來是本系六五年畢業的陳遠山，他在市一中當教師。只見他滿面憔悴之色。

「你們學校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怎樣了？」他們跳下自行車，都想知道一些中學的情況。

「不得了！」陳遠山說，「全校的教師幾乎都成了牛鬼蛇神了！」

「學生不是都去了北京嗎？」陳曉乾問。

「還留下幾個管勞動隊的，」他說，「原來只有學校領導、脫帽右派和歷史上有問題的人，被編入勞動隊，但近來不斷有北京來的中學紅衛兵，他們兇狠得很，把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教師通通列入『殘渣餘孽』之類，一律被鬥、被打。」

「我們大學倒沒有這種情況。」高雲漢說。

「大學生是比較明白事理的。」陳遠山說。

「這倒也是，聽說北京來的中學紅衛兵，曾到我們大學來，要管我們的教師，給我校的紅衛兵頂住了。」陳曉乾說。

「你剛畢業不久，比其他教師的待遇好一些吧？」高雲漢問他。

「比他們好些，至少不被當作是殘渣餘孽，」他說，「但最初也沒有行動自由，到最近才放鬆了點。我打算到北京去串聯，見見世面。」

「你是貧下中農家庭出身的紅五類，怎麼當初連行動的自由都沒有了呢？」高雲漢問。

「中學生是不管這些的，」他說，「他們認爲凡是教師都是反動學術權威，要一律管制。我們中學算是好些了。我們學校少數幾個紅五類出身的年青教師，倒沒有戴高帽、掛黑牌、遊街，更沒有罰跪玻璃等酷刑。」

「其他教師受那種酷刑嗎？」陳曉乾吃了一驚。

「學生要一些年紀較大的教師供認他們是國民黨特務、歷史反革命分子等等，他們不承認，就施用那些酷刑。可憐他們跪到膝頭血肉模糊，只好認了，紅衛兵又敲鑼打鼓說挖出了美蔣特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有兩個教師抵受不了，自殺了。」

「知識分子真是禍不單行啊！」陳曉乾嘆了一口氣。他心想，如果他還在彩虹中學，

也會遭受到同樣命運的。

(三)

學校顯得一片混亂，人心惶惶。學校黨委和各系各部門的黨組織已經癱瘓。各紅衛兵組織我行我素，根本就不把校系文化革命籌委會放在眼裡，他們對於鬥黑幫、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十分積極，也十分熱衷於衝上社會破四舊、立四新。陳曉乾聽說，城裡的名勝古蹟，都成了他們破四舊的重點對象。他們在學校裡到處貼上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語錄 — 這是「立四新」的主要內容。規定每家每戶都要貼上毛主席像。

陳曉乾對於揪黑幫始終有疑問。所謂「黑幫」，當然是暗中結成死黨，對抗中央。但這裡的所謂黑幫分子，都是黨委的第一、二把手，並沒有揭發出他們有黑幫活動，就把他們定爲黑幫分子加以批鬥、遊街。據他所知，全市各單位的情況也差不多都是這樣。

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來自全國各地和北京市的五十多萬紅衛兵和革命師生。這是毛主席第二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革命師生。此後，紅衛兵那種鬥牛鬼蛇神和破四舊的勁頭就開始逐漸減弱，而到了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關於組織外地革命師生來京參觀革命運動的通知》後，這種勁頭就幾乎完全消失了。紅衛兵們紛紛離開學校，到北京去串聯。不久，連全校管勞動隊的學生，也不顧勞動人員而走了。文化革命籌委會中的教工，似乎不知道如何是好，只好每天上午集中勞動隊人員到辦公室學習文化大革命文件，其餘時間，就由他們自己去勞動。

九月十五日，毛主席在北京第三次接見全國到京的革命師生。那些文化革命籌委會的教工成員，因他們多數是出身於紅五類家庭，也紛紛離開學校到北京，去看偉大領袖毛主席。對於勞動隊人員就只好由他們自由放任了。大多數像陳曉乾那樣的教師，不知道該做些甚麼好。他們白天騎自行車到街上去溜達 — 街上天天都有事情發生 — 省市各級領導似乎已不能控制局面了。到了晚上，人們三五知己聚集在一起，天南地北地談論日間的所見所聞，或玩撲克消磨時間。

十月一日國慶節，學校卻異常冷清。第一批外出串聯的紅衛兵，有些已經回校。他們帶回大量北京的小道消息，正在加緊油印成傳單散發。

十月六日，報章報道北京召開十萬人的「全國在京革命師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大會通過了《大會通電》，號召全國各地也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

陳曉乾對高雲漢說：「記得八月時，我們討論過路線問題。當時你叫我不要瞎猜。後來紅衛兵抄貼了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 — 我的一張大字報》，我也曾經和你討論過那個司令部的成員是哪些人，你也叫我不要瞎猜。現在中央號召我們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火，這究竟說明了些甚麼呢？」

「現在事情比較明朗了：中央裡存在一條對抗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能另立司令部去對抗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當然是在中央甚有實權的人。我記得八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紅旗》雜誌第十一期社論指出：『任何人，不管他的職位多高，資格多老，「聲望多大」，只要他是不按照毛澤東思想辦事，反對毛澤東思想，就要對他的錯誤主張進行堅決的抵制，就要對他進行堅決的鬥爭，一直到罷他的官，撤他的職』。當時我已隱約地感覺到這個問題。」

「我記得那期《紅旗》還重新刊登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文章增添了以下一段文字：『對於無產階級革命派來說，我們遵守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紀

律，我們無條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對一切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而在『對一切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以下的文字加上了著重號，很像是毛主席的語言。」陳曉乾說。

「從文風來判斷，應該是毛主席的話。」

「因此這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首腦，應該是劉少奇了。」

「誰曉得？」高雲漢搖了搖頭，「很有可能啊！」

「所以，現在已不同於反右鬥爭那個時候，不能說反對黨委就是反黨。主要看他是屬於哪個司令部的。」

「要分辨得出也不容易啊！」

其實，在廣大群眾中，大家早就心照不宣地知道，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出工作組與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相對抗的是劉少奇。高雲漢顯然也清楚這一點，只是他是黨員，得遵守黨的紀律，不便向他言明罷了。

十七日，全校各紅衛兵組織都刷出了大標語：「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把工作組揪回 K 大學示眾！」、「許沉緬要向廣大師生作深刻檢討，當眾爲受他們迫害的革命群眾恢復名譽！」、「當眾銷毀黑材料！」，以及大批大字報針對省委派來的工作組，指責他們貫徹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學生運動，雖然撤走了，但餘毒未清，必須徹底揭露和批判。有些大字報強烈要求省委向 K 大學師生作檢討。陳曉乾看見紅衛兵們拿著勒令工作組回 K 大學作檢討、接受批判的大字報，乘汽車到省委去張貼。

現在雖然沒有了統一的領導，但多數群眾們仍能自發地按照黨報的要求學習和行動。大家集中到辦公室學習文章，寫表態性的大字報。

經過兩天大字報高潮，原省委派出的工作組終於答應返回 K 大學向師生員工作檢討。

「批判工作組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由全校各紅衛兵組織聯合主持。工作組長許沉緬代表工作組作了兩個多小時的檢討。接著由曾受到迫害的學生作批判發言。跟著工作組當眾爲那些學生平反、賠禮道歉，並當即把工作組在校期間的材料全部當眾焚毀。

但有一部分學生意尤未足，又在學校掀起一輪揪「黑手」的大字報。大字報認爲省委是毛主席要炮打的那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是工作組的黑後台。聲言要把省委領導人揪出來示眾。

然而，在揪省委領導人的問題上，則沒有那麼意見一致了。有一部分紅衛兵認爲本省省委基本上是好的，其主要負責人是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理由之一是認爲，工作組在 K 大學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省委張副書記曾到來調查，阻止工作組進一步推行反動路線，至使受迫害的同學沒有像清華大學蒯大富那樣，受到關閉、毆打、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使陳曉乾感到奇怪的是：力主省委主要領導人是比較好的，竟然是以馬成寬爲首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團。大多數一般幹部和一些教師的戰鬥隊，也貼出了大字報，同意這種觀點。但反對這種觀點的其他紅衛兵組織也不少。

在學校內，大字報論戰了幾天之後，雙方似乎更加堅持己見，論戰轉變爲對罵。要揪省委的紅衛兵罵對方是保皇派，是反動路線的辯護者；而另一方則認爲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不是空的，應該是強大過資產階級司令部，認爲綜觀省委在六月初到現在幾個月來的表現，除了當時中央某些人背著毛主席派出工作組而跟著走了一段路之外，基本上能相信群眾，讓群眾起來革命。

第三章 北京朝聖

(一九六六年十月 — 一九六六年底)

(一)

兩種觀點正在鬧得熱火朝天，《人民日報》於十月二十二日發表社論《紅衛兵不怕遠征難》，報道了大連海運學院十五名學生徒步從大連到北京串聯的事跡。他們從八月二十五日起，歷時一個多月，行程二千多里，終於到達北京。社論說：「不坐火車汽車，徒步行軍進行大串聯，這又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創舉……希望各地的革命學生，在自願和可能的條件下，也這樣做。」

本來回校的紅衛兵人數就不多，看到這則消息後，他們又不甘寂寞起來，紛紛組成長征隊，徒步到韶山、井岡山等革命勝地。剛剛點燃起來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火，很快就黯淡了下來。

學校再次陷入一片沉寂之中。

教工們無所事事。校黨委和各系黨組織的主要負責人，包括李書記，都早已被剝奪了權力，絕大多數人被編入了勞動隊，因此這些黨政組織早已癱瘓，而文化革命籌委會也已名存實亡。各自爲政、各佔山頭的紅衛兵組織的頭頭和大部分成員紛紛離校。現在誰也管不了誰。陳曉乾第一次真真正正地體會到甚麼叫無政府主義。

陳曉乾靜極思動。他跟高雲漢商量，想到北京去串聯，去看偉大領袖毛主席，也不枉在祖國一場。他們再找幾個較年輕的教師研究了幾次，終於決定起程。

文化革命籌委會目前所起的唯一作用，是出具證明給師生去串聯，乘免費車船。

十一月中旬，陳曉乾、高雲漢、盧大龍、鄺祖昌和趙元亮等五人，經過兩天的準備，就起程去北京。毛主席曾於十一月十一日第七次接見全國各地到北京的革命師生。他們要爭取毛主席第八次接見。

他們各自背著三十多斤重的背包上路，包括棉被、日用必需品和棉大褸。

火車站內人山人海，絕大部分是大中學校的師生。幸虧這是起點站，陳曉乾他們擠上火車之後，經過一番努力，終於在同一個車廂裡各自找到了坐位。

平常到北京的車程爲兩日一夜。但是由於乘客太多，嚴重超重。聽說通常要四天五夜才能到達。陳曉乾他們已作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所以能找到坐的地方已經很滿足了。

開車的時候，走道也坐滿了人，出口的空位處也擠滿了人。

車上自然沒有茶水供應。陳曉乾他們每人都帶備了一大壺開水，現在天氣寒冷，節省點，勉強是可以支持到北京的。至於吃方面，聽說每一個大站都有供應。

火車走得很慢，有如老牛拖破車，開車後兩個小時還在郊區範圍內。

此時，車廂前面有一個紅衛兵站了起來，對大家說：「同志們！請大家拿出毛主席語錄本來，一起學習毛主席語錄。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全車廂的人，以響亮整齊一致的聲音跟著他朗讀。

唸完語錄，那紅衛兵的臉上忽然露出十分嚴肅的表情，雙眼耿耿有神地向全車廂一掃，說道：「我們革命師生，是應毛主席的邀請，到北京去進行革命大串聯的。不是革命師生的，特別是黑五類的狗崽子，毛主席沒有邀請他們！他們應該在本單位接受革命群眾的監督和批判、鬥爭！現在各位一一報上成份來！」

學生們逐個車卡一一站起來報成份。他們多數是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家庭出身的。可以聽得出來，他們報成份時，有一種不加掩飾的優越感；也有中農、小商販家庭

出身的 — 當這些人報成份時，表現出有點自卑。

輪到陳曉乾他們報成份的時候，那紅衛兵似乎特別留心。

他們幾個人中，沒有一個是紅五類的。盧大龍是醫生家庭出身，高雲漢是小學教師家庭出身，鄺祖昌是小商販家庭出身，趙元亮是中農家庭出身，而陳曉乾算是洋行職員家庭出身。盧大龍低聲叫陳曉乾報一般職員家庭出身為好。

果然，輪到陳曉乾報的時候，那紅衛兵多方盤問：甚麼職員？是不是前國民黨機關的偽職員？是不是高級職員？陳曉乾堅持說是一般的小職員，才過了關。

火車徐徐進入一個大站。但火車還沒有完全停下來時，在車站上的無數年輕人立刻蜂湧衝上來，爬上車廂門。但車門卻緊緊地關閉著。列車員早就不能執行任務，都集中到火車頭去了。而車廂門口也早已塞滿了人，外面的人根本無法進入。

「他媽的！」外面的學生破口大罵起來，「狗崽子！還不快開門？揍死你們這些狗雜種！」

車廂門外的一大堆人，在拼命地推門。

陳曉乾忽然發現，在他前兩卡的窗口，爬進了一個背著背包的中學生。車廂裡的人還來不及阻擋，就給他爬了進來。他不顧一切地往幾個人身上踏過，終於在過道上坐著的人的身上滾了下來。

「快把窗門關起來！」車廂前面那個領頭的紅衛兵大聲地命令，「把所有的窗門都關起來！」

陳曉乾注意到，在進站前，大部分車卡的窗門都已關上，當時他有點奇怪：這麼擠塞的車廂，空氣十分污濁，為甚麼要把窗門關起來呢？現在他才明白這樣做的作用。

「啪啦！」陳曉乾聽見前幾個車卡的窗門玻璃，被硬物擊破的聲音。前後左右都似乎有這種響聲。

播音喇叭突然響了起來：「同志們！請大家立即把窗門通通打開，否則你們是會受傷的！」喇叭以乎被別人搶過去，傳出了另一個人的聲音：

「紅衛兵戰士們！革命師生們！我是市二中紅衛兵團的政委。現在我建議，為了避免意外受傷，避免國家財產受到破壞，大家把窗全部打開，調換全部精壯的同學到窗口坐位，把爬上窗口來的人推下去！」

大家立刻行動起來，照他的話去做。火車開始徐徐開動。

火車運行了四個多小時，中午時分，陳曉乾感到小便急，但當他千方百計擠到車廂廁所時，竟然發現裡面也呆了三個人。他回到坐位，對身旁的一個紅衛兵說：「要乘幾天幾夜的火車，不能小便怎麼辦？」

「怎麼辦呢？」大家面面相覷。

「我們那時第一批去，當時沒有那麼多的人。」那紅衛兵說。

喇叭又響了起來：「同志們！前面有一個小站，列車將在那裡臨時停車三十分鐘，大家要大小便的，就抓緊時間在這三十分鐘內下車去解決，要到下午五時才再這樣停一次車。」

大家頓時歡呼起來。

火車到了那小站後就停了下來。人們爭先恐後地從窗口、車門紛紛跳下火車。除了女孩子在車站廁所內外躲躲閃閃地大小便之外，男孩子就顧不得遮掩，背著人就到處小便起來；要大便的，也只是走遠一點，在田邊解決。大家剛解決了問題，又趕忙爬回車上去，接著火車響起了兩下汽笛聲，又「格隆」、「格隆」地開動了。

下午一時，火車到達一個大站。廣播喇叭又響了起來：「同志們，列車在本站停車三十分鐘，大家可以到下面購買食物。我們建議每一個卡位派一個人負責爬窗下去買，並堅守窗口，不是自己人堅決不准爬窗上車。」

雖然時間緊迫，下去買饅頭燒餅的同學狼狽些，卻也能完成任務，皆大歡喜。

吃餐時，陳曉乾身邊的同學對他說：「如果靠你們老師自己，恐怕很難去到北京了。」

「火車的列車員倒是有點組織能力啊。」陳曉乾說。

「這是多次慘痛教訓才總結出來的經驗啊！」一個紅衛兵說，「聽說以前火車經常出事故，連女孩子也忍不住在車上拉屎拉尿。小站停車讓大家解決問題，派代表從窗口爬出去買吃的東西，以及進大站時堅守窗口，都是經過血的教訓才得出來的經驗。」

(二)

這樣經過五天五夜疲於奔命的日子，他們終於到達了北京。那是晚上十一時左右，寒風凜冽。陳曉乾他們五個教師在車站集中以後，就一起去到「外地革命師生來京接待站」，排隊等候安排住宿。

排隊的人龍很長，足有一里路。陳曉乾感到又餓又冷，雙腳不斷地打抖。他從來沒有經受過那麼嚴寒的天氣。他對排在他前面的高雲漢說：「很冷吧？」

「冷極了！」高雲漢用發抖的聲音答道，「下午五時吃了兩個饅頭，現在很餓。」

「接待站給我們安排個地方歇一宿就會好的了。」盧大龍安慰大家說。他是個彪形大漢，顯得精力充沛。現在他彷彿成了他們的領隊，雖然大家都沒有推舉過他。

到深夜三時半，他們才得到接待站的安排，到一戶居民騰出來的倉庫暫住一宿，第二天還得去另一個區的接待站重新安排。

他們到達那倉庫時，那裡已基本上住滿了人，只有靠門口一塊兩米闊、三米長的地上，可給他們五人睡覺。他們也顧不得那許多，解下背包，鋪開蓆子和被舖，五人並排地睡下來。

他們一覺睡到第二天上午九時。起床後，他們收拾好背包，免費乘坐公共汽車到指定的接待站報到。公共汽車上結結實實地擠滿外地學生。陳曉乾不時聽到乘務員發出不滿的聲音。

接待站倒是很快就安排他們到一家工廠住宿，並每人發了一張免費乘搭市內交通工具證。

那工廠的廠長是個三十出頭、樣貌忠實的漢子，滿口北京腔，倒是十分熱情，不斷說：「你們是毛主席的客人，我們應好好招待，只是小廠設備落後，招呼不周之處，請多多包涵！」

陳曉乾他們和其他地方來的紅衛兵共十五人分配住在一個大房間，裡面有暖氣爐，所以不用蓋棉被。他們每人還發了一星期的餐券，也是免費的，當然要交糧票。工廠裡住了一百多名來自各地的師生，但教師就只有陳曉乾他們五人。

上面派了一個解放軍李排長來管理他們，爲毛主席的接見進行排練、排隊。李排長二十來歲，朝氣蓬勃，他也是從外地調來的。

大家最爲急切想知道的是：毛主席甚麼時候接見他們。李排長每天早上六時就吹響哨子，催促大家起床，並於六時半集中到工廠的小操場練習排隊和操步。還教唱毛主席語錄歌。他們排成方塊隊，手持毛主席語錄本，高喊「毛主席萬歲！」的口號，操步走過，假設通過天安門廣場接受毛主席和中央首長的檢閱。李排長要求很嚴，但十分耐心。每天清早操練一個小時，然後就自由活動。他吩咐，毛主席隨時都有可能接見，因此要求大家不要外出太久，否則失去了這難得的機會就終身後悔了。

這樣過了五天。陳曉乾他們很想逛逛北京的街道，尤其想到萬里長城去看看，但恐怕失去接受毛主席接見的機會，所以大家都不敢遠離住所。由於沒有甚麼新題目要談，所以這些日子來大家感到有點無聊。

到了二十四號吃晚飯時，李排長通知大家不要出外，作好準備。

晚上十時，李排長忽然吹響哨子，五分鐘內就把一百多人集中起來。他莊嚴地說：「革命師生同志們！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隨時都有可能接見我們，在這偉大幸福的時刻快要到來的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十分認真，堅決聽從指揮。只有這樣，才能表現出我們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無限熱愛、無限敬仰、無限忠誠，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積極參加和關心。我們要一切行動聽指揮，嚴格遵守紀律，絕對不能離開隊伍。以實際行動報答毛主席對我們的關懷和愛護，報答首都人民對我們的熱情款待！」

他們雖然穿著棉衣，但站在北風呼嘯之下排隊等候，仍然全身發抖。陳曉乾從來沒有經歷過這種極爲嚴寒的天氣，牙齒在上下打戰。然而，他感到十分激動。有機會能親眼看到毛主席，這肯定是畢生的榮幸。

十一時半，有一個解放軍通訊員來找李排長，交給他一封密函。李排長看過信，就對大家說：「同志們！據上級通知，毛主席改期接見我們。」

大家「噢」了一聲，表示十分失望。

「同志們！我們來京，就是爲了要見毛主席！」李排長似乎也有點失望，「既然毛主席邀請我們來，他老人家就一定會接見我們。我們現在回去好好休息，養足精神，以便更加朝氣蓬勃地接受毛主席的檢閱。」

回到房間，大家議論紛紛起來：爲甚麼改期呢？要等到甚麼時候才接見呢？

第二天清晨，聽到電台廣播，毛主席正在接見紅衛兵和革命師生，大家立即去小操場找李排長。

「同志們！請冷靜點！」李排長的臉孔像被寒風吹歪了似的，「根據上級規定，由於這次外地來的革命師生人數太多，要分兩批接見。」

「爲甚麼我們要排到下一批？」有的紅衛兵問道。

「有不少人月中就來到北京，而你們才到了幾天嘛！」他說。「上面是按照來京的日期安排的。」

「那麼，甚麼時候才接見我們呢？」

「我也不知道，」李排長說，「總之大家要隨時處於準備狀態，隨時都有可能接見的。」

「至少也要再等一個星期啦！」有人在發牢騷。

「我再說一遍，」李排長嚴肅地說，「大家要處於準備狀態，如果錯過了機會，後果自負！」

下午二時，高雲漢偷偷約了陳曉乾到城裡去玩。他們拿著準備好的北京市地圖，一起步行到天安門廣場。天安門廣場的確是個無比宏偉的建築物。那條橫貫天安門的東西長安大街，不僅長而直，還十分寬闊。陳曉乾把它和九龍最寬闊的彌敦道和太子道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走了一會，他們來到了前門大街。

陳曉乾忽然提議：「我們這些日子來，老是啃饅頭、吃京白菜，肚子瘦得很。不如去嚐嚐出名的全聚德北京烤鴨。」

高雲漢立刻點頭同意。「聽說八月破四舊時改了名，恐怕沒有真材實料的烤鴨應客了。」

「去看看也不妨。」陳曉乾說。「還是可以找到那間店的，我們這個地圖是舊的，按圖索驥就可以了。」

陳曉乾拿出地圖去找，找了一會就找到了。原來已改名爲「北京烤鴨店」。雖然貼上了許多毛主席語錄，裡面的裝飾、陳設還是很雅致的。

進店後，服務員問他們：「吃烤鴨還是吃工農兵大眾餐？」

「吃烤鴨怎樣？吃大眾餐又怎樣？」高雲漢問。

「吃烤鴨上二樓，大眾餐在樓下供應。」

他倆上了二樓。只見裡面的陳設和氣氛比起香港的高級餐廳毫不遜色，陳曉乾笑著對

高雲漢說：「還是會有真材實料的東西吃的！」

二人要了半隻烤鴨，還有薄餅、北京大蔥等，津津有味地吃了一頓。結帳時是六元多。

出門口時，高雲漢笑著說：「破四舊才幾個月，又恢復了，可見四舊根深蒂固！」

「那就要看是甚麼四舊了！」陳曉乾不無感慨地說，「把傳統美好的東西都當成了四舊，破了以後，到頭來又要把它立起來。這是一種破壞！」

回到工廠，已經是晚上八時半了。只見盧大龍在門口站著，一見到他們，便急忙說：「你們到哪裡去了？我們準備集中出發了，毛主席將於明天早上接見我們！」

「是嗎？」他倆異口同聲地問道，「今天早上才接見過一批，明天這麼快又再接見？」

「你們不想嗎？」他反問。

「哪裡！」陳曉乾說，「感到意外罷了！」

李排長於九時半把大家集中在小操場上。他對大家說：「根據今天毛主席接見的情況來看，我們的隊伍最靠近天安門城樓，最接近毛主席。明天的遊行隊伍也應該是這樣的排列。到時我們經過天安門城樓接受毛主席和中央首長檢閱時，千萬不要只顧站著看毛主席而停下來。上面規定要加快步伐整齊地走過，這才是對毛主席的尊敬，也是遊行隊伍的紀律要求。哪個方塊做得不好，就會影響整個遊行隊伍的進行。大家清楚了沒有？」

「清楚了！」大家興奮地齊聲答道。

他們又操練了一個鐘頭左右，到了十時半，李排長就帶隊出發了。

走到街上，陳曉乾發現到處都有前進的隊伍。隊伍時進時停。晚上一時許，他們將要進入天安門廣場時就停了下來。其他許多隊伍源源不斷進入。等到凌晨二時多，他們才被允許前進，但前進得十分緩慢。

到了清晨四時，他們終於進入天安門廣場，來到對正天安門城樓的一個地方，那裡的地上都用石灰寫上了編號。李排長告訴大家，這就是他們的所在地，他要大家坐下來，等候毛主席接見。陳曉乾發現在他們前面十個方塊隊伍之外，是一條空出來的寬闊通道，通道那邊是一直伸延到天安門城樓下面的幾十排方塊隊伍。通道兩邊由幾排解放軍戰士守護著。

有個紅衛兵問李排長：「我們遊行時，是不是靠近毛主席那邊？」

「聽候安排好了。」李排長答道。

七時多，天色漸漸發亮。大家精神振奮起來。李排長帶領大家朗讀毛主席語錄、唱毛主席語錄歌。其他方塊在解放軍的帶領下，也十分活躍，互相拉歌。整個會場充滿了歡樂的革命戰鬥氣氛。

八時左右，城樓突然響起了洪亮的《東方紅》樂曲，全場立即變得一片鴉雀無聲，大家都在屏息靜氣地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天安門城樓，等著毛主席和中央首長出現。陳曉乾也不例外。

過了一會，《東方紅》樂曲差不多奏完一遍，大家正在等得焦急時，陳曉乾偶然把眼光射向右邊通道上，忽然看見遠處的通道邊，人們揮動著手上的「紅寶書」，形成了一陣陣紅色的波浪。三排吉普車，向通道風馳電掣駛來。陳曉乾頓然醒悟：原來毛主席這次是乘車檢閱革命師生！

在他前後左右的一些人，似乎也發現了，於是大家紛紛站起來。只聽見各領隊的解放軍吹著哨子，不斷高聲叫大家坐下來。在這一剎那間，以毛主席站著的那輛吉普車為首的車隊，在前頭兩排護衛車的領路下，飛馳而過。陳曉乾看到毛主席高大的身軀，他向群眾頻頻揮手致意。陳曉乾急忙轉過身來，只見毛主席的背影很快就消失在三長列的車隊前面。

長安大街由人牆築成的通道，隨著車隊的遠去而埋合，變成了巨大的迅速活動的人流。

陳曉乾聽見有人雀躍歡呼：「我見到了毛主席，見到了我們心中的紅太陽！」但也有

不少人埋怨別人站得太高，擋住了他們的視線。有些人竟然因看不到毛主席而當堂失聲哭了起來。

「哎唷！」鄭祖昌雙眼濕潤地說，「我一直在等毛主席在城樓出現，豈知今天是乘車檢閱的！」顯得頗為傷心。陳曉乾雖然自己有幸地看到了，但對於鄭祖昌仍深表同情：千辛萬苦來北京只是為了一睹毛主席的風采，現在竟然看不到！

李排長也沒有見到，他面露沮喪之色。但他還是勸慰大家，說我們來到了毛主席的身邊，受到毛主席的接見，目的已經達到了。

散會後，陳曉乾和高雲漢到街上逛逛。他們在街上接到中共中央組織部群眾組織的傳單，說資產階級司令部是以劉少奇和鄧小平為首，他們是最大的黨內走資派，必須堅決打倒。在北京，劉少奇和鄧小平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在群眾中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陳曉乾和高雲漢可以肯定了：劉少奇和鄧小平是毛主席發動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標。

由於氣候過於嚴寒，住宿環境也很差，也由於有規定，毛主席接見過的革命師生，要立即離開北京返回原地，北京也不再招待了，陳曉乾他們於第二天就到接待站領了火車票回家。回家的火車倒是鬆動得多，也許有許多人還要留在北京參觀，或者到東北地區去串聯。

(三)

回到學校，陳曉乾發現情況和他離開前完全一樣，大部分學生仍未回來，仍處於無政府狀態。人們仍然不知道該做些甚麼好，只好繼續各行各素。

陳曉乾回校後第五天，張冠英翩然來訪。她和以往一樣親切、溫順，使他看了心中感到舒服。

然而，在這幾個月中，他竟然逐漸淡忘了她。或許是毛主席關於「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起了作用。但是，在這種轟轟烈烈的形勢下，誰能不關心、不投入呢？

高雲漢上了街，只剩下他一個人在房間。

「現在到處亂麻麻的，你是不應該來的啊！」陳曉乾用稍為嚴肅的口吻說。

「正因為那麼亂，我擔心你！」她深情地看著他，眼眶盈著淚水，「媽媽也主張我來看你。」

「你媽媽身體好嗎？」

「她很好。」她的眼淚逐漸消退。「她問候你。」

「今年的生產沒有受影響吧？」

「收成和往年一樣，沒有受到甚麼影響。」

「農村沒有城市那麼亂嗎？」

「附近的城鎮也開始亂了。中學生也到鄉下來破四舊，四類分子又倒霉了。還有在『社教』運動中下台的幹部，現在也有幾個人組成甚麼造反兵團，由韋炳全帶頭，嚷著要進城找原來的工作隊員算帳、平反呢！」

「中共中央不是於九月十四日發出《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嗎？據我所知，該規定要求縣以下的各級文化大革命，仍按照『社教』運動的部署結合進行，北京和外地的學生和紅衛兵，均不到縣以下各級機關和社、隊去串聯，縣以下各級幹部和公社社員，也不要外出串聯。」

「現在中央的文件，已沒有多少人聽了，主要是幹部躺倒不幹了，誰去執行呢？」

「這樣亂下去，農村明年的生產就會受到影響了。」他擔心地說。

「我估計影響不會太大。」她說。「我們農村不比城市，是手停口停的。每個生產隊可能有三五個人要搞事，但絕大多數人仍然抓緊生產，我們是照出工的工分分紅的啊！」

聽了她這麼說，他才放心下來。

她忽然說：「這次謝自香就有難了！」

「前兩個月，我到過冶礦廠去找她的未婚夫周松。據他說他們原定於春節時結婚，但春節前，謝自香爸爸忽然患了重病，不得不將婚期推遲，最近他已失去了和她的聯繫，寄信已收不到了。」他惆悵地說。「只好寄望文化大革命早日結束，有情人終成眷屬吧！」

「我倒不太看好，」她說，「現在運動剛開始，將來深入了，在農村，不搞地富他們，還搞誰呢？」

「應該搞走資派呀！」

「『社教』運動時已經搞過，況且現在大家都不搞生產隊幹部、甚至是大隊幹部當權派了。牛鬼蛇神、殘渣餘孽就只有四類分子了。」

兩人沉默起來。陳曉乾忽然看見她在深深地沉思著，這樣子十分惹人憐愛 — 她具有深厚的同情心，充分表現出人性善良的一面。

他拉了一張椅子，並排坐在她旁邊。

「冠英，你好嗎？」他感情充沛地問。

她抬起頭來，嫣然一笑，用力地點了點頭。

他伸出手去握住她的手，輕輕地撫摸她的手背。她低下了頭，雖然有點害羞，但卻沒有畏縮。

「哥！」她又抬起頭來，「丹芷姐姐怎樣了？」、

「我可能永遠不能和她再見面了！」他仍然握著她修長的手，它似乎比去年又稍爲粗糙了些。

「我可憐的哥哥！」她稍爲低下頭來，雙眼有點濕潤。她的右手輕輕地拍著他握住她左手的手背。

他頓時感到一陣人世間的溫暖。他早就是孤伶伶一個人了。溫情脈脈的家庭生活，似乎越來越遠離他了。他曾在張冠英母女中獲得過這方面的補償 — 然而，這種補償，卻使張冠英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冠英，我對不起你！」他聲音嗚咽地說。

「哥，你千萬不要這麼說。你有甚麼對不起我的呢？」她勉強笑了笑，「你知道，我一直感到幸福。」

他一時感觸，對她說：「可惜我們分居兩地，如果你和你媽媽同我住在一處，大家就可以互相照顧了。」

「但是，你認爲這是不可能的，是嗎？」她抬起頭來問道。

「是的，」他鬆開她的手，怔怔地說，「即使我聽從丹芷的勸告……」

沒有聽見他說下去，她聲音很低地說：「但是，我認爲是可能的，事在人爲嘛！」

「你的意思是……」

「你是說要有一個世外桃源才可以，是嗎？」她打斷了他的話。

他沒有做聲。

「我不是告訴過你，我曾經在十萬大山找到了一個世外桃源嗎？」她用眼光逼視著他。

「你這不過是空想。」

「不是空想，」她用肯定的語氣說，「這是真實的，在我國的一些深山野林，那裡的自然條件就可以令人生存，當然開頭時可能會艱苦些。」

「你想你我、你媽媽都一起……」

「沒有必要的時候，爲甚麼要去呢？」她笑了起來，「我只是說，中國仍然是有世外

桃源的，在那裡，誰要住在一起都可以，不受戶籍遷徙的限制。」

「那只是安靜而不受人管制的地方，並不能稱得上是世外桃源。世外桃源除了與世無爭之外，還生活富足。」

「只要土地肥沃，努力去開發，就一定會有富足的生活，即使我們彩虹，如果不是那麼多的事，如土改以後的那幾年，就能豐衣足食。」

陳曉乾頓然覺得，只有張冠英那樣的勞動人民，才是自然界的真正主人，他們在自然界中有著極強的獨立生存能力。

「將來有機會時，我一定跟你去看看那個地方。」他說。「也許那是個風景迷人的地方呢。」

「風景對我們鄉下人來說並不特別，正如你們城裡人對高樓大廈習以爲常一樣！」她慢慢地說。「我說那個地方好，是因爲我聽你講過那個與世無爭的桃花源。我越來越感覺到，我們到處都是與世有爭的，而且爭得越來越兇！」

這時，高雲漢回來了。陳曉乾就帶張冠英到城裡去。他讓她坐在他的自行車的後架上。他在校門口碰見林小春。林小春並沒有太主動同他打招呼，但他卻十分熱情地對她說：「我到北京串聯，見到了毛主席！」

她含蓄她笑了笑，沒有說甚麼。

他們在城裡吃完晚飯，就在街上溜達。

「變化真大！」張冠英說。「上次我來時，是一派安定熱鬧的情景。可是現在街燈黯淡，街上行人稀少，來往匆匆。」

「八九月時還是挺熱鬧的，比你上次來時還要熱鬧。那時是紅衛兵的天下，正如林彪副主席所說的，他們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

「他們現在爲甚麼不打了呢？」

「他們大部份去了北京和外地串聯。」他答道。「不去串聯的，對衝衝打打不太感興趣了，況且破四舊已經破得七七八八了。」

她同上次那樣，邀他到她客棧房間去坐。

「不，我們到市內的中山公園去走走吧。」

「好的！」她十分高興。

公園裡，平日黃昏時候有很多情侶來談心。現在雖然大大減少了，但仍有不少青年情侶，在那裡卿卿我我。

張冠英顯得十分難爲情。她有點吃驚地、而且頗爲畏縮地對他說：「這個地方，我同你在一起，不會有人笑話的吧？」

「怎麼會呢？」

「因爲，」她口吃地說，「我這麼土裡土氣！」

他上下打量著她。她雖然是村姑打扮，但她有美好的身材、清麗的臉孔，尤其是那雙眼皮十分明顯的杏眼，還有那雖然微黑，但十分潔淨並仍然稱得上是幼嫩的肌膚。他不禁笑起來說：「你這樣的姑娘，這裡有幾個人能比得上，那些人羨慕我才是真！」

她臉一紅，略爲嬌嗔地說：「你取笑我！」但並不等他答話，她變得十分開心地說：「哥，我們也找張石凳坐下來好嗎？」

當她說到「也」字時，表現得十分自然。他就是喜歡她那種自然，從不做作。

「好！」他拉了拉她的手，在一張石凳上坐了下來。

「冠英，你明天早上就回彩虹去吧！」他關心地說，「這裡仍是很亂，不太安全。雖然現時好了些，但誰也不曉得以後某一天會發生甚麼事。我不想你有事。」

「我一直在惦念著你。」她溫柔地說，「秋收後我寫過信給你，問你的情況，但你沒回信給我。我這幾天忍不住，就來了。你沒有收到我的信嗎？」

「沒有呀。」他感到有點意外地說。然後他想了想，說道：「可能前一階段學校太亂了，收發室沒有人管，丟失了。你不會怪我吧？」

「怎麼會呢？」她說，「是丟失了信嘛！即使你沒空回信給我，我也不會怪你的。」

「我若不回信給你，你就應該怪我！」他認真地說。

她沒有做聲。

他把上北京的情況告訴她。

「在火車上那麼可怕，我一定受不了。」她說。

但是，當他告訴她他親眼看到毛主席時，她雙眼立刻異常明亮起來，並天真地說：「如果你能夠同毛主席講話就好了！」

他看著她的臉孔，奇怪她爲甚麼會這麼說。

「這樣，你就可以請求他讓你返回香港，或者到美國去會丹芷姐姐了。」

他苦笑了一聲：「傻丫頭！」

她用她那雙眼皮十分明顯的大眼睛，怔怔地看著他，眼神有點異樣。

「唉！」他嘆了一口氣，然後伸出手來，去握她的手，她主動地把手遞過來，「文化大革命以後，我會有個決斷的！」

「決斷甚麼呢？」她把身子挪近他，「決定偷渡回香港嗎？」

「不。我不是告訴過你，我沒有那樣的膽量嗎？你也說過你不同意。」他想了想，然後說道：「我說的是另一回事。」

「甚麼事呢？不可以告訴我嗎？」她的臉孔很接近他的臉孔。他發現她的眼睛裡有一種深藏的幽怨。

「你是知道我說甚麼的！」他把她的手握得更緊了。

「哥，太難爲你了！」兩顆淚珠急速地滾下來，滴在他的手背上。

「聽哥的話，明天就回去。」

她點了點頭，情緒逐漸回復了平靜，但仍然情思脈脈。

他輕輕摸了摸她梳得十分整齊的烏黑頭髮。他忽然發現，她的直髮長至肩部，這是彩虹少婦的髮式。以前她的頭髮是齊耳珠的。

「你爲甚麼梳成少婦的髮式呢？」他變得惆悵起來。

「形式有甚麼關係呢？」她聲音低沉地說，「畢竟我的心態已經是少婦的了！我早就應該用回我的乳名『梅娘』了！你不喜歡嗎？」

「你怎麼打扮都使我看了感到高興！」聽見她提到她的乳名，他變得更加惆悵。

「哥，」她忽然綻開笑容，「我們一年都見不到一次面，見面的時間又這麼短，爲甚麼大家不高高興興呢？」

「你說得對！」他用力地點了點頭。「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們會有很多見面的機會的。」

到了九時多，公園變得靜寂起來。他送她返回客棧。

「我不進去了。你好好休息吧！回家後代我問候你媽媽。」

「我會的。」她變得依依不捨起來。他知道她每次和他分別時都會這樣。「你自己千萬要小心，不要參加甚麼行動，我和媽媽會擔心的！」

第四章 群雄逐鹿

(一九六七年一月 — 一九六七年五月)

(一)

陳曉乾從北京回來後，就看到中央發出結束串聯的佈告，敦促串聯人員盡快返回原單位就地鬧革命。後來又有通知，說那只是第一次串聯，待來年春暖後，還有第二次串聯。學生們陸續回到學校。到十二月下旬，大部分外出串聯的師生已經返回學校。學校又變得熱鬧起來。

各派紅衛兵在集結力量，招兵買馬，搞大聯合，共同鬥爭走資派。他們從北京回來後，似乎明確了鬥爭的大方向：層層揪資產階級司令部在省市和本單位的代表人物。對於反動學術權威和一般的牛鬼蛇神，則暫時放下一邊不管，任由他們自由活動。

教工們懶散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後，覺得自己也應該有所行動了。他們也各自和志同道合的同事組成各種名稱的戰鬥隊，多從毛主席詩詞中取名，如「主沉浮戰鬥隊」、「從頭越戰鬥隊」等等。

周麗蓮的陰陽頭被剃了的那一邊，上面的頭髮已經長了，經修理一下長髮那邊，基本上不太難看了。在外文系教工中，一些出身不好或犯過些錯誤的幾個人，也成立了一個叫「換新天戰鬥隊」，周麗蓮竟當了頭頭。

高雲漢問陳曉乾：「我們是不是也要參加群眾組織呢？」

「我這樣出身和有這樣海外關係的人，能參加群眾組織嗎？」陳曉乾問。

「你也是革命教師嘛！」高雲漢說，「周麗蓮也不是工農家庭出身，也犯過錯誤，剃過陰陽頭、掛過黑牌、遊過街，她可以參加，而且還是頭頭，你為甚麼不可以？」

陳曉乾想了想，說道：「我這樣的人，還是不參加的好！」

「毛主席號召我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不加入戰鬥隊，沒有組織，你怎麼參加文化大革命呢？連沒有人要的老先生，他們也自己組織起來，共同學習，共同議論。」

陳曉乾點了點頭：「最好找些以工農家庭出身的人為骨幹的組織，而且最好以黨員為主。」

「以工農家庭出身為主的教工組織倒沒有，」高雲漢說，「盧大龍他們組織的『井岡山戰鬥隊』倒有好幾個黨員，其餘的成員也多數是黨外積極分子。我們一起參加吧！」

陳曉乾同意了。

一天，吃過晚飯，陳曉乾在北門口碰見林小春。

她似笑非笑地對他說：「喂，那天看到的那個姑娘挺秀麗的，是個不折不扣的美人兒！你和她那麼親熱，不是移情別戀吧？」

他苦笑了一聲。

「是個農村姑娘吧？」她問，「是在彩虹認識的還是下鄉搞『社教』時認識的？」

「是在彩虹認識的。」他說。「她是我未婚妻欽點的接班人！」

「那倒是個極好的主意。」她正色說。「你和你未婚妻注定是沒有結果的！」

「為甚麼？」

「在這場文化大革命開展前，我就對你說過，你們是不會有結果的。現在爆發了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運動，你們就更加百分之百沒希望了。你不能要你的未婚妻等到四五十歲的啊！」

「但是你不是說過，希望來個大搏鬥，速戰速決嗎？」

「黨內兩個司令部勢均力敵，牽涉面如此之大，看不到有速戰速決的可能性了。」

「怎能說是勢均力敵呢？」他不同意，「毛主席爲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佔了絕對的優勢！」

「如果真的佔了絕對優勢，毛主席就不必從下而上地發動億萬群眾參加這場運動了！」她說。「全國中級以上的幹部，屬於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佔了大多數。你必須從思想上作好持久戰的準備！」

「這麼說，你也同意我未婚妻的意見，要我另選別人了？」

她點了點頭。

「我同那個村姑會有結果嗎？」

「只有她才能有結果。」

「爲甚麼？」

「這是我的一種直覺，」她笑了笑，「當然我這種直覺，是建立在我對你充分了解的基礎之上的。」

「我不應找一個有相同文化教養和背景的人嗎？」

「你本來是很應該的，」她說道，「不過，你已經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去了那種機會。而你現在所需要的伴侶，不再是當年所要求的出身於書香之家的才女，而是能和你共患難、解決困難、任勞任怨、溫柔體貼的愚忠式的女性。」

聽了她說出一連串形容詞來，他不禁失笑。

「你笑甚麼？」

「你又怎麼知道那個村姑有那麼多的品性呢？」

「從她的外貌、神情看得出來，還有從你的要求看得出來。她若然沒有那些品性，你會同她如此密切往來嗎？而且往來了八九年之久！」

「你怎麼知道我們有密切的往來呢？」

「在這個動亂的時候來看你，就是一個鐵證。」

他不禁佩服她觀察入微。

「但是，爲甚麼我要另一個少女同我一起備嚐痛苦呢？」

「不能說只有痛苦，而是苦樂參半。」她用哲學家的口吻說。「酸甜苦辣，是人生免不了要經歷的事，只是哪些方面佔主導地位罷了。你把她拖住，她就只有痛苦了。」

他沉思著，然後對她說：「以後有機會我介紹你認識她。」

「太好了！」她高興地說。

「她叫張冠英。」

「挺好聽的名字嘛！」她笑嘻嘻地說。

「嗯！」他不置可否，然後他問：「怎麼樣，你沒有參加群眾組織吧？」

「我爲甚麼要參加群眾組織呢？」

「你不關心國家大事嗎？」

「關心國家大事不一定要參加群眾組織的呀！」

「不參加群眾組織又怎能搞文化大革命呢？」

她環顧周圍一下，然後低聲地說：「這樣的運動，最好盡量不參加。」

「人家會批評你不關心政治的。」

「我這樣的脫帽右派，不參加人家也不會說甚麼的，參加了，人家反而會說我想混水摸魚。」

「那麼，我呢？」

「也可以不參加。」她又補充說：「不過，以你一貫的表現，若要你不積極參加，你

倒是不易做到的。」

他沒有做聲。

「我的忠告是：即使你參加了，也應盡量避免太積極，最好當個參加了組織的消極分子。」

他並不太同意她的說法。但他卻原諒她，她畢竟是政治上摔過跤的人哪！

現在各紅衛兵組織骨幹都已經返回學校來了。他們率先在校園內刷出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的大標語，貼出揭發他們一貫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罪行的大字報。

他們還散發「北京最新消息」的傳單，說林彪副主席指出：「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二十年之多，鄧小平主持書記處工作十年之多，他們在這段工作時間裡，從來不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他們自搞一套，他們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對毛澤東思想有很大干擾，在許多重大的關鍵問題上，在歷史的關鍵時刻，都違反毛澤東思想……十年、二十年潛移默化，我們的很多組織，很多幹部受到很深的影響……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大批判運動，就是對於幹部進行一次大批判，大審查，大教育運動，在某些意義上講，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對幹部的批判，就是批判幹部的運動。」

有些紅衛兵組織重抄林彪副主席十月一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八周年慶祝大會上講話中的一段話：「我們要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不但要從組織上徹底摧毀資產階級司令部，而且要開展更廣泛更深刻的革命大批判，把以中國赫魯曉夫爲首的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批倒批臭，使他們永世不能翻身。這種大批判，應當同本單位的鬥、批、改結合起來，把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插遍一切陣地。」

陳曉乾醒悟到，林副主席早在十月一日就指明了鬥爭的大方向和鬥爭的方式。自他講話以後，「中國赫魯曉夫」這個人人都知道是暗指劉少奇的名詞，就不時出現在報章上。只是由於當時革命大串聯搞得熱火朝天，沒有人費心思去顧及罷了。紅衛兵們重抄這段話，正好表明，經過大串聯後，他們準備坐下來搞鬥、批、改了。於是，全校掀起了批鬥幹部的高潮。但這次與上次的批鬥不太相同。現在全校的學生和教工，除了少數人之外，都參加了一定的群眾組織。對於某一個幹部是否要批判或鬥爭，各組織根據自已對《十六條》精神的領會，出現了不同的意見。《十六條》提出四類幹部：一是對文化大革命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的；二是不理解、不認真的；三是怕字當頭，成爲絆腳石的；四是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比較大的紅衛兵組織都在學校的一些辦公大樓、學生宿舍、教學大樓等設立了指揮部。大的組織還在指揮部架起高音喇叭，積極宣傳各種小道消息、北京來電，以及本組織對某一幹部的意見。

逐漸，在不到一個星期的宣傳和準備批判K大學黨委書記李亦林的過程中，相同觀點的群眾組織聯合起來。教工的各種戰鬥隊之類，根據相同或接近的觀點，都聯合到各大紅衛兵組織中去。

陳曉乾發現，這種聯合是自然而然的，似乎並沒有甚麼人著意去組織。事實上，他觀察到一種有趣的現象：在教工中，凡是平日比較談得來的，有來往的，就自然地結合在一個派裡。而那些教工與某些學生組織的骨幹，平時較合得來的，也會聯合在一起。他想：這也許就叫做「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吧？

結果，在對待校黨委書記李亦林的問題上，全校分成了三大派。一派叫「無產階級革命派戰鬥司令部」，簡稱「戰司」，該派以馬成寬爲首的「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團」爲核心(陳曉乾他們所屬的「井岡山戰鬥隊」是該派的成員)，他們認爲李亦林屬第二類幹部，經過

向群眾自我檢查，就可團結；一派叫「K 大學紅衛兵聯合司令部」，簡稱「紅聯」，它的核心是數學系學生胡潤燊和生物系學生劉彤在毛主席八月十八日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時組織的「八一八紅衛兵戰鬥兵團」(周麗蓮的「換新天」戰鬥隊歸屬於這個組織)，他們認爲李亦林是屬於第四類幹部，即要被打倒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第三派叫「K 大學革命造反派統一指揮部」，簡稱「革統」，以中文系學生張志彪爲首的「K 大學紅衛兵團」爲核心，其成員多爲最早出外串聯而又最晚返校的學生。他們離開學校時還沒有加入任何群眾組織。他們這個組織是在「戰司」和「紅聯」就李亦林問題爭吵不休中成立的。有不少原是舉棋不定的教工加入此組織。他們認爲李亦林應屬第三類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但還不是走資派。

在這三派中，「戰司」和「紅聯」的人數不相上下，每派約佔全校師生員工總數的百分之二十，「革統」約佔百分之十。另外百分之四十的人雖是各種名稱戰鬥隊的成員，但仍未表態，也沒有歸屬三大派中的任何一派。其餘百分之十的人，則沒有加入任何群眾組織。

爲了爭取群眾，「戰司」和「紅聯」的高音喇叭整日廣播，針鋒相對。「紅聯」把「戰司」說成是保皇派，而「戰司」則把「紅聯」叫做形「左」實右，打擊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實際上是站在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一邊。很快就形成了強烈的對立情緒。

與此同時，兩派都逼全校各級領導幹部表態：它們中哪一派是革命派？哪一派是保皇派？

幹部雖然沒有用大字報的形式表態，但據「戰司」在廣播中說，李亦林已表態認爲「戰司」是無產階級革命派組織，「紅聯」是一般群眾組織。而「紅聯」的廣播則說，學校黨委副書記高展圖表態認爲「紅聯」是革命造反派組織，而「戰司」是保守組織。其他幹部都不敢那麼鮮明表態，只含含糊糊說兩派都是革命派，或兩派都是群眾組織，但他們卻暗中支持一派。多數幹部是支持「戰司」的。這樣，兩派的矛盾越來越大。於是雙方都抓不支持本派的幹部來批鬥，而另一派則派人去衝對方的批鬥會。因此批鬥會實際上不能進行。

正在鬧得雞犬不寧之際，《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指出：「一九六七年將是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進攻的一年，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清除它的影響的一年。」

兩派都爲我所用地引用社論，去攻擊對方的幹部是黨內走資派。又掀起了一陣大字報和廣播戰的高潮。

陳曉乾和高雲漢並不是積極分子。他們覺得，大學裡面絕大部分幹部都是擁護毛主席和黨中央的，以他們的級別和地位，不可能與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有組織上的聯繫。所以他們看不出哪個幹部是走資派。他們當初加入「戰司」，是因爲覺得它對幹部是比較實事求是。後來幹部分成了兩派，「戰司」也不那麼實事求是了。它也學「紅聯」，把支持對方組織的幹部通通打成走資派。陳曉乾和高雲漢最初並不同意那種觀點，但後來隨著對立情緒加深，他們慢慢地也接納了頭頭們的觀點了。

「這樣下去，會有甚麼結果呢？」陳曉乾問高雲漢。

「《十六條》中的第五條指出：『經過運動，最後達到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還是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樣，絕大部分幹部在運動後期是會得到解放、官復原職的。」

「所以你就不想當積極分子了？」陳曉乾問。

「這是原因之一，」高雲漢說，「另外，我們能像紅衛兵小將那樣衝衝打打嗎？雖然，中央認爲，他們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我卻沒有這個勁頭。」

「但是，我卻認爲，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高級走資派至少篡奪了全國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政權，這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的提法有所不同。這是個十分嚴重的問題。如果是這樣的話，運動的結局如何，就很難預料了。」

「你認爲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鬥不過資產階級司令部嗎？」高雲漢問。

「我並不這樣認爲，」他說，「毛主席親自發動這場運動，自然是處於主動出擊的地位。問題是，有那麼多的走資派，而他們大多數是無意的，照林副主席所講，是被劉少奇、鄧小平十多二十年潛移默化的結果。光批鬥一番就能解決問題嗎？」

「我們就只能小心行事了，」高雲漢說。「幸虧我們不是運動的主力，可以冷靜地分析問題，然後才行動。」

(二)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除了號召群眾抓革命、促生產，正確使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外，還提出：「知識青年、學生青年要下廠下鄉，去和工農群眾相結合，和他們變成一體，才能組織起幾萬萬人的大軍，攻破那些被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盤踞的陣地，取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後勝利。」

隨後陳曉乾聽到傳聞，上海市的造反派奪了上海市黨委的權。他半信半疑。月初上海的《文匯報》被報社裡的造反派奪了權，並刊登了《告讀者書》，以及紅衛兵、造反派寫的文章。陳曉乾覺得這是有先例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時，上海的《文匯報》就曾被改組，即奪權。但作爲共產黨領導一個大市的黨組織，被群眾組織奪了權，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事。

一月八日，陳曉乾看到新生的上海《文匯報》刊登以「上海工總司」爲首的十一個群眾組織的《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 — 告上海市人民書》。《人民日報》也以頭版頭條位置全文轉載，並加編者按語。

十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說：「你們高舉了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你們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範。你們一系列革命行動爲全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爲一切革命群眾，樹立了光輝榜樣。」《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也發表了社論，肯定和支持上海「一月風暴」的奪權行動。

陳曉乾似乎有點明白了林小春所說的「從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的含義。以前，罷免任何一個官員，即使是小如大隊黨支書，都只能由上級作出，罷縣委書記的官由省委作出，罷省委書記的官由中央作出，這就是從上而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是如此。

接著，紅衛兵們貼出了毛主席一月九日對中央文革小組的重要指示：「《文匯報》現在左派奪了權，四號造了反，《解放日報》六號也造了反，這個方向是好的。《文匯報》奪權後，三期報我都看了，還登了紅衛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以選登。《文匯報》五日《告全市人民書》，《人民日報》可以轉載，電台可以轉播。內部造反很好！過幾天可以綜合報道，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許多報紙，依我說封了好，但報還是要出的，問題是由甚麼人出。《文匯報》、《解放日報》造反好。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華東，以及全國各省市，《告全市人民書》是少有的好文章，講的是上海市，問題是全國性的。抓革命、促生產，不能脫離生產搞革命，保守派不搞生產。這是一場階級鬥爭。你們不要相信『死了張屠夫，就吃混毛豬』。以爲是沒有他們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這下子，紅衛兵們和其他群眾組織沸騰起來了。

「戰司」政委馬成寬召集本派群眾，在「戰司」指揮部化工大樓開會。他說：

現在上海市無產階級革命派起來奪了上海市委的權，打倒了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和市長曹荻秋。我們省也要由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掌權，也要奪省委的權。毛主席在一月九日說過：「搞一場革命，總要先造輿論。『六・一』《人民日報》奪了權，中央派了工作組，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這就為掀起全國性文化大革命高潮制造了輿論。當然，當務之急是要掌握學校的大權。學校黨委早已癱瘓，不存在奪權的問題，現在是誰掌握學校大權的問題，是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紅聯」？「紅聯」中的群眾，大多數是好的，但他們的骨幹是些個人野心家，受走資派操縱，蒙蔽群眾。他們的成員中，還混進了不少牛鬼蛇神、國民黨的殘渣餘孽。我們若讓他們掌權，我省的文化大革命就會夭折。至於「革統」這個組織，它的骨幹主要是些投機分子，它的群眾很多是逍遙派。它的骨幹當然也想掌權，但由於實力不足，不敢明目張膽，只是坐山觀虎鬥。

我們的策略是採取主動，在全校成立聯合組織，共同掌權。估計對方會同意，但他們一定要爭主要職位，並會千方百計分化瓦解我們的組織 — 他們有一批黑軍師，甚麼造謠中傷、陰謀詭計都會要得出來的。前一階段對支持我們的我校領導幹部，就造了很多謠。我們要對他們提高警惕。我們向他們提出聯合掌權，也只不過是一種策略，目的也是要分化瓦解他們，以及如《十六條》所說的，經過運動，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打擊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和一切牛鬼蛇神，以鞏固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

我們在提出倡議聯合掌權的同時，要兵分兩路，殺向社會，去奪取 K 日報社的權。照我們分析，省委書記何海晏和他領導的省委是比較好的，他不是走資派。但「紅聯」勾結外面的一些群眾組織，對省委早就虎視眈眈。現在有上海「一月奪權風暴」作為借口，他們一定會奪省委的權。與其由他們奪權，不如由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奪取，這樣才可以保證我省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順利進行。這個工作，我們已和省委機關內部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取得了聯繫。當然，報社和省委機關內部也有些群眾組織同「紅聯」搭上關係，但力量比支持我們的組織小得多。我們佔了優勢。

在這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黨中央把希望寄托在我們紅衛兵、革命青年身上。我們應為保衛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衝鋒陷陣，奮不顧身！我號召：全體紅衛兵們！立即行動起來，從現在起，二十四小時處於戒備狀態，等候命令進行突擊行動。革命的教職工們！你們年紀較大，思想顧慮較多，我們不派你們去搞衝衝打打的行動，但是，有甚麼大的行動時，請你們在外面配合，造成聲勢，特別要積極參加宣傳工作，寫批判走資派的文章，尤其要針對那些挑動對方群眾的走資派，揭露對方組織中的牛鬼蛇神、國民黨殘渣餘孽。還要做些力所能及的後勤工作。同時，希望你們通過各自的私人關係，說服對方組織的教職工，反戈一擊，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

在他整個發言的過程中，大家都屏息靜氣地聽著，氣氛頓時變得緊張起來。

他發言完畢，就由「戰司」總司令、化工系二年級女學生凌志雲講話。

前一階段，陳曉乾雖然經常聽到凌志雲的名字，但她卻很少公開露面，所以他一直沒機會見到她。今天她雄赳赳地走出來，使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覺。

她穿著一套半新舊的軍服，腰間束了一條闊皮帶，顯得腰肢細小，柔中帶剛，雖是中等高度的身材，卻也結實而苗條，剪了一個齊耳珠的短髮，頭上戴了一頂略為褪了色的

軍帽。星眸直鼻，頗有幾分剛勁之氣，但殷紅的小嘴，加上白皙的膚色，卻又帶有幾分嫵媚。看樣子不過是二十歲，卻裝成老成的樣子。

她聲音洪亮地說：

革命的同志們！剛才馬成寬同學已經把近期的中心工作向大家清楚地交待了。我想強調的是，教職工們如何和同學密切配合的問題。根據毛主席關於不打無把握之仗的教導，我們紅衛兵要全體出擊，宣傳工作則主要由教工來做。我們原來的宣傳小組現改爲「政宣部」，由我直接抓。政宣部除了資料室之外，還設有寫作組。寫作組成員主要由教工擔任，他們可以利用我們資料室提供的資料，寫出大量壓倒對方的宣傳稿。經司令部研究，中文系的余日中老師、王靄霞老師，哲學系的趙敏老師、任中原老師和政治系的于逢時老師、汪德培老師參加寫作組，以後看情況還可補充一些成員。當然這不是說，不是文科的老師就寫不出好文章，我們仍希望其他老師多些動筆，把我們的政宣工作搞好，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

回到宿舍，高雲漢對陳曉乾說：「你是寫文章的能手，應該多寫些文章啊！」

「我記得你曾經說過，在這場運動中，要小心行事，不要太急進。」陳曉乾說。他想起林小春也說過類似的話。

「但是，現在情況已經明朗化了。」高雲漢說。「這場文化大革命是兩個司令部、兩個階級的大決鬥。我們知道了我們應該站在毛主席一邊，站在以毛主席爲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一邊，去反對資產階級司令部，反對他們旗下的走資派。剛才馬成寬和淩志雲他們的部署，是遵照以毛主席爲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指示辦事的。」

「不過，對方也可以說他們是按照毛主席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部署行事的。」陳曉乾說。

「所以我們就要根據各派的行動，分析一下誰代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且還要作階級分析，要對各群眾組織的成份進行調查研究。我認爲，我們的組織基本上是代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從階級成份來看，也比『紅聯』純得多，他們的組織不僅有相當多的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人，還混進了不少政治、歷史上有問題的人，甚至是壞人。」

陳曉乾覺得他的分析大體是符合事實的。

「我們是不是從這些方面去揭發對方的問題呢？」高雲漢用商量的口吻問。看見陳曉乾沒做聲，他又說：「我們合作，我提供組織上的材料，特別是關於周麗蓮那個戰鬥隊的材料，還可以要求『戰司』資料室提供這方面的材料，由你執筆。」

陳曉乾點了點頭說：「我試試看！」

上午十時，「戰司」向全校廣播了聯合奪學校黨委權的倡議書。

下午三時，「紅聯」的高音喇叭播出了他們的聲明：

「最高指示：『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的餘地。』嚴正聲明：今天上午，『戰司』的頭頭，要求我們派人和他們討論聯合奪權的問題。但是在會上，『戰司』的頭目卻千方百計想獨攬大權，把其他革命組織置於他們的指揮棒之下。經過我們耐心的說理和力爭，他們仍置若罔聞，我們只好退出會議。

「我們認爲，『戰司』的頭頭，是一批保皇分子。他們在文化大革命開展以來的所作所爲，都是爲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搖旗吶喊的，後來甚至公然包庇我校最大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李亦林。這也不足爲奇，因爲這個組織的骨幹分子絕大多數是在劉少奇路線下成爲共產黨員的，是些既得利益者！它的頭頭馬成寬一九六五年下鄉搞『社教』時，就勾結李亦林，鎮壓當地的革命幹部，所以他是天字第一號保皇派，他的組織是被走資派操縱的組織。我們能信賴和依靠這種人去搞文化大革命嗎？

「當前並不是聯合的問題，而是分清誰是左派、誰是右派、誰是革命造反派、誰是保守派的大是大非問題。毛主席教導我們：『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

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在這個問題解決之前，我們只有繼續鬥爭下去，直至毛主席革命路線徹底戰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是聯合的唯一基礎。」

陳曉乾聽了這篇聲明，感到十分惱火。怎麼能夠說，馬成寬在農村搞「社教」時和李亦林勾結、鎮壓當地的革命幹部呢？強姦了十多個婦女的林全貴是革命幹部嗎？和周麗蓮亂搞男女關係的尹遠茂是革命幹部嗎？這一定是周麗蓮提供的所謂材料。而實際上，陳曉乾本人也成了被攻擊的對象。高雲漢說得對，參加「戰司」能有一定的保護作用，否則就會更加受周麗蓮等人欺凌了。他下決心要把那篇專題廣播稿寫好，並在稿中揭露周麗蓮的淫行。

「當時我是親眼看到周麗蓮同尹遠茂通姦的！」陳曉乾對高雲漢說，「最初你問我時，因覺得只我一個人看見，我講出來怕沒有人相信，所以就沒有說。後來周麗蓮被紅衛兵揪去遊街，我已經向你證實了她和尹遠茂通姦之事。」

「你是怎麼親眼看見他們通姦的呢？」高雲漢很想知道。

於是，陳曉乾就把他當晚如何爬上樹上看見周麗蓮同尹遠茂通姦之事，詳盡告訴了他。

「她太無恥了！」高雲漢憤怒地說，「既然有膽量同人通姦，就應有膽量承擔責任，怎能嫁禍於我的呢？」

「據我觀察，她是善於耍手段的。我不明白，這樣的人怎能入黨，並且成爲黨的骨幹？」

「解放前她的家庭環境不錯。解放前夕她初中畢業時，在朋友的影響下參加了游擊隊的文工團，她是在文工團入黨的。」

「原來這樣！」

「你最好把你親眼看到的情景原原本本寫出來。」高雲漢說。

「那當然，」陳曉乾下了決心地說，「我不揭她的瘡疤，她也不會跟我客氣的，現在我也顧不得她將來如何向我報復了！」

「有我們呢！」高雲漢鼓勵地說。

(三)

下午五時半，陳曉乾和高雲漢正在食堂吃晚飯，只聽見「戰司」的高音喇叭突然響了起來：

「最高指示：『陽奉陰違，口是心非，當面說得好聽，背後又在搗鬼，這就是兩面派行爲的表現。』緊急通知：我『戰司』全體戰士請立刻到北大門馬路上集中，有緊急任務！」

陳曉乾和高雲漢趕快吃過飯，往北大門奔去。只見馬路上已集中了不少學生。高雲漢問一個本系學生甚麼事。

那學生答道：「剛才『紅聯』的頭頭胡潤榮等帶領二千人馬，到市內去衝擊K日報社，已衝了進去，同那裡的少數派勾結在一起，宣佈奪權成功。」

「他們才是想獨攬大權呢！」高雲漢忿然地說。

過了一會，集中的人數約有二千左右。凌志雲站在路邊的一張桌子上，一手叉腰，高聲地對大家說：「同志們，現在K日報社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告急！他們於今天上午奪了報社走資派的權，但是，對方那一派卻勾結我校的『紅聯』，強行衝進報社，他們隊伍中的牛鬼蛇神，把報社內的革命群眾拳打腳踢，打得很多人頭破血流，並重傷了許多人。我們絕不能眼睜睜地看著反動階級翻天！同志們！我們現在就立刻出發去奪回K日報社的權！我號召全體同學參加突擊；教工方面，也希望那些較年輕的能去，不必直接參加衝擊，在後面助威就可以了。現在分學生、教工排好隊，分八排排好！立正！向右看齊！」

不到一分鐘，二千多人的隊伍迅速排好。

「向前看！」凌志雲叫完口令後，馬成寬跳上桌子上，命令：「昨天晚上組織的突擊隊站出來！」

只見在人叢中走出二百多名精壯的男學生來。他們十分迅速地排好隊。

馬成寬說道：「突擊隊的第一分隊留下來，由吳洪斌同學領導，立刻進駐學校大禮堂，奪取學校廣播站！其餘的人，由我指揮！」

突擊隊中又走出約三十人來，另外排成隊伍，由一位同學指揮，迅速離開直奔大禮堂。

「出發！」馬成寬高聲一呼，從桌子上飛躍而下，帶領突擊隊，走在隊伍的最前面。

教工們走在學生隊伍的後面。少數上了年紀的教工退了出來。

這是陳曉乾在文化大革命爆發以來，所見到的最爲激動人心和行動一致的行動。他內心感到有點害怕，但當他看見高雲漢毫不猶豫地跟著隊伍走的時候，他能退縮嗎？

「不要怕！」高雲漢平時文質彬彬，這次卻頗有點勇氣，「我們見機行事。聽說在外邊的黨政機關，同我們站在一條陣線上的群眾組織佔多數。我們在外面佔了上風。」

陳曉乾沒有做聲。他已經是騎在虎背上，唯有小心行事就是了。

隊伍以急行軍的速度，走了一個鐘頭，終於來到K日報社門外。只見報社外面牆上貼了許多標語。正門外掛著橫額，上面寫著：「熱烈歡呼革命造反派奪權成功！」、「熱烈歡呼K日報社獲得新生！」還有許多諸如「打倒K日報社頭號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莫長升！」、「K 日報社『鷹擊長空戰鬥兵團』一小撮壞頭頭包庇走資派罪該萬死！」等大標語。門外守著十來個手拿棍棒的K大學「紅聯」的學生。在報館門前的馬路上，用石灰水寫著：「誰膽敢衝擊，立即叫他死無葬身之地！」

只見馬成寬和幾個「戰司」的常委低聲商量了一陣之後，就召集各小隊負責人開戰地會議。教工方面，中文系的余日中老師參加。

余老師開完會回來告訴教工，說決定把報社包圍，逼他們撤出。如硬不撤出，則斷他們的水電糧食。

「他們裡面也有一兩千人，」有人說，「打起來是不得了的啊！」

「所以凌志雲叫我們教工先回校，她說這場鬥爭可能要持續好幾天。」

陳曉乾懷著悶悶不樂的心情和高雲漢一起返回學校。他想：現在這個形勢，不僅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也是兩派人的鬥爭，這種鬥爭是會流血的。但是，現在有誰能管這種事呢？陳曉乾頓然發覺，人們平日所講的無政府主義，現在看來，在人類社會裡是不會真正存在的，政府垮台之後，或癱瘓之後，一定會有人極力想充當「政府」的，暫時的也罷！

回到學校，已是晚上十時了。學校各派的高音喇叭，異乎尋常地沉寂。校園十分冷清，人跡稀少。陳曉乾想：「革統」的學生和那些逍遙派教工，可能都到城裡看熱鬧去了。

陳曉乾整夜沒有睡好。第二天早上，他和高雲漢在食堂吃早餐時，發現不少教工在食堂門前激烈地辯論。「紅聯」的教工指責「戰司」包圍報社的造反派，說是受省委內走資派的操縱；「戰司」的教工說「紅聯」衝擊K日報社、奪報社的權是一個大陰謀，是勾結省委內走資派、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妄圖在本省復辟資本主義。

陳曉乾和高雲漢沒有參加辯論。他們在吃早餐時，忽然看見周麗蓮走進食堂，手上拿著一大疊大字報。當她看見高雲漢和陳曉乾時，竟走過來對高雲漢說：「老高，你現在該明白你是受了蒙蔽，站錯了隊了吧？」

「不，恰恰相反，我現在更加相信我是站對了隊，更加體會出『物以類聚』的道理。」高雲漢冷笑著。

「你不要意氣用事！」但她仍然表現得苦口婆心的樣子，說道：「我同你的私人恩怨，其實都是出於你的疑心，或者你頭腦裡的封建思想在作怪……」

高雲漢正想說話，她立刻制止他，繼續往下說：「這些都是私人的事，將來總有一天

你會知道真相的！但現在是有關黨和國家命運的大事，我不能不以同志式的態度提醒你……」

這次是高雲漢打斷了她的話：「不必將來，我早就已經非常清楚地知道真相！有人曾經把你同尹遠茂通姦的情形，當場用攝影機拍了下來，鐵證如山！」

她聽了這話，面色一變，然後用疑惑眼光惡狠狠地瞪著陳曉乾，以威脅的口吻說：「自己身上有屎，還敢造謠生事，真是不自量力！」

陳曉乾本來不想同她正面衝突，因爲每當看到她時，他就會不期然地聯想到寇蓮娜那樣卑鄙、陰險的女共產黨員；現在看見她那麼神氣，他無法忍受了，於是就反唇相譏：「每一個正直的人，他的眼睛都是一部照相機！如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那你就等著瞧吧！」她悻悻地走了。

高雲漢對陳曉乾說：「你一定要揭發她的醜行才好！」

「當然！」陳曉乾說，「不過，她也會揭發我的那個所謂問題的！」

「你不揭她，她也會揭你的，你沒看見她剛才的樣子嗎？」

「這倒也是！」

聽其他一早就到城裡打聽消息的教工回來說，報社兩派處於僵持狀態，互相用高音喇叭對罵。但「戰司」逐漸佔了上風，因爲各省市機關及高等學校的群眾組織紛紛到來聲援。

中午時分，陳曉乾聽見「紅聯」的高音喇叭突然氣勢洶洶地響了起來：

> 最高指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城裡告急！城裡告急！在黨內一小撮走資派操縱下，我校保守組織「戰司」的頭頭，帶領二千多名受蒙蔽的群眾，圍攻K日報社的革命造反派，受到我兵團支援還擊之後，他們又慫恿不明真相的機關幹部、工廠工人，把報社團團圍住，要把革命造反派置諸死地而後快！更有甚者，「戰司」的壞頭頭，在我校最大的走資派李亦林的指使下，昨天去衝擊K日報社前，就武裝進駐了我校大禮堂，可見這是一起嚴重的反革命奪權事件。現在，全市高等院校和機關企業的造反派戰友們，聞訊後已紛紛趕到現場聲援，形勢對我們十分有利。
>
> 我們呼籲全校革命師生員工擦亮眼睛，分清誰是真革命，誰是反革命，不要再猶疑不決了，堅決同我們革命造反派站在一條戰線上，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粉碎保皇派的瘋狂挑釁！我們也呼籲「革統」同我們聯合起來，共同爲保衛以毛主席爲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而浴血戰鬥！
>
> 現在我們莊嚴宣佈，我們已進駐了學校黨委辦公室，我們已奪了舊校黨委的權。現在K大學是革命造反派的天下。我們歡迎革命的群眾組織、革命的師生和幹部，和我們一起掌好這個權！
>
> 我們嚴正警告「戰司」的壞頭頭馬成寬、凌志雲等人，你們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撤出大禮堂，否則，一切嚴重後果，完全由你們負責，不謂言之不預也！

陳曉乾對高雲漢說：「看來全市有一半以上的群眾組織，都以『戰司』和『紅聯』爲核心，分成了兩大派。爲甚麼會這樣呢？」

「道理是很明顯的：現在紅衛兵成了運動的先鋒力量，這是毛主席親自賦予他們這種作用的。上海『一月風暴』中，工人階級發揮了主力軍作用。我們學校的兩派學生，當然看到了這一點。」

「你是說，他們到工廠、機關去串聯？」

「是的。」高雲漢說。

「為甚麼工廠、機關會分成兩派的呢？」

「『紅聯』到處煽風點火，鼓動群眾把自己單位的領導幹部不分青紅皂白地通通打倒，而我們『戰司』則要實事求是，於是各單位都形成了兩大派。」

「為甚麼兩派有這樣不同的立場呢？」陳曉乾問。

「可能是因為對方那派的骨幹和群眾，很多人受過處分，在各次運動中挨過整，或因家庭出身不好受到歧視，這種不滿情緒現在有機會發洩出來了，所以就非要打倒他們的領導不可。而我們這一派的骨幹和群眾，過去多數是受領導重用的，所以就主張實事求是。」

「因此，他們就說我們是保皇派了？」

「我們可能真的有這種傾向，」高雲漢說，「但是，《十六條》已作了規定，要通過運動，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這個精神，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要求是一致的。你也搞過『社教』，也知道應該怎樣對待幹部。」

陳曉乾覺得他言之有理，感到自己參加這一派還是對的。

到了晚上，陳曉乾和高雲漢已把文章寫了出來。全文五千字，把參加「紅聯」各系有問題的教工一一點出，並把一些頭頭平日的表現、家庭背景揭露出來，從而證明那是一個階級成份不純的、被走資派和壞人操縱的組織。文章繪影繪聲地揭發周麗蓮在官橋公社與尹遠茂通姦的情景之後，反問道：「難道這樣害怕艱苦生活、脫離群眾、腐化墮落的人，能不怕犧牲地為毛主席革命路線衝鋒陷陣嗎？在農村搞『社教』時她不能，現在她也決然是不能的！」文章的署名是「千鈞棒」。

陳曉乾和高雲漢把文章交到設在大禮堂閣樓上廣播室內的政宣部。凌志雲剛好在那裡。他們順便向她了解外面的情況。凌志雲告訴他們，經過兩天兩夜的對峙，就快解決問題了，決定半夜把他們趕出報社。他們想到外面去看看，但她叫他們不要去了，明天早上聽好消息好了。

陳曉乾回到宿舍，心裡老是惦記著報社的事，所以一夜都沒有睡好。到了下半夜四時左右，他正在迷迷糊糊地入睡之際，卻被一陣刺耳的喇叭聲吵醒。原來是「紅聯」的高音喇叭廣播。現在學校已經不分日夜了。

那廣播員是女的。陳曉乾似乎是第一次聽到她的聲音。她廣播時的聲音和語調十分囂張：「最高指示：『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是一切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邏輯。』『戰司』的一小撮壞頭頭，煽動大批手持木棍和其他武器的工人和郊區農民，圍攻支持 K 日報社的革命造反派，進行反革命反奪權，打傷我戰士多人。我造反派為了避免傷及受蒙蔽的群眾，並沒有進行還擊，暫時撤出報社。但是，『戰司』的頭頭們，你們不要高興得太早了！你們對報社進行反革命奪權，我們全市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眾堅決進行抵制！我們正採取一個驚人的行動，到時你們就一定會自吃惡果！」

陳曉乾和高雲漢知道，「紅聯」已被趕了出來，大概已回到學校來了。不過，廣播所說的驚人行動是甚麼呢？這又使他們十分擔心。

早上六時許，「戰司」的高音喇叭響了起來：「K 大學無產階級革命派戰鬥司令部廣播站，現在開始廣播。讓我們先學習毛主席語錄：『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由這些人做骨幹組成了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的獨立王國。』」

陳曉乾聽得出，女播音員不是平日的那個，似乎是凌志雲。

廣播員繼續說：「現在廣播我政宣部重要文章，題目是《請看「紅聯」的骨幹成員是些甚麼貨色？》。」然後她用十分挖苦和甚具火藥味的語調開始廣播起來。這篇文章原來就是陳曉乾寫的。當她廣播到文末陳曉乾引用唐朝駱賓王在《為徐敬業討武曌檄》一文的最後幾句「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

中，竟是誰家之天下？」時，其氣勢之磅礴，其聲調之傳神，令人叫絕。陳曉乾和高雲漢聽了，不禁鼓掌稱好。末了，廣播員稱，這篇重要文章將反覆廣播。

陳曉乾和高雲漢中午到食堂吃飯時，聽見「戰司」又廣播那篇文章。明顯地是錄了音重播，聽起來照樣咄咄逼人。

有些同派的教工在議論著：「真痛快，這樣少有的好文章，是誰寫的呢？」

有的說：「一定是哲學系的趙敏寫的！」

但當他們去問趙敏時，他卻否認，並說：「我正在打聽呢！我原先以爲是中文系的余日中寫的，後來一打聽，原來不是。」

「去問問廣播員不就清楚了。」

「我問過了，她說是凌志雲親自廣播的。」

「那麼，你問過凌志雲了嗎？」

「還未找到她呢！」

又聽見對方的一些教工在破口大罵：「他媽的，誰這麼混蛋寫這樣的混帳文章！他的用心可爲陰險之極，想瓦解我們，由他們那些既得利益者取而代之，獨霸天下！」

「肯定不是一個人寫的，」有人答道，「他們的教工中，黨員多，掌握了檔案，也不能說通通是無中生有的。」

「那又怎麼樣？」有人用不在乎的口吻說。「毛主席說過，注重成份，但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嘛！至於那些犯過這樣那樣錯誤的人，現在改了就好，爲甚麼不能革命呢？我就是看不慣那些既得利益者那種自以爲一貫正確的神態，才和他們唱對台戲的！」

陳曉乾看見周麗蓮打了早餐，匆匆地離開食堂，好像是要避開人似的。

(四)

中午回到宿舍，陳曉乾對高雲漢說：「估不到這篇文章會產生這麼大的震撼！以我有歷史不清楚的背景，我怕將來會惹麻煩。」

「我不是說過，有我們嗎？」高雲漢安慰他說。「黨員幾乎都在我們這邊，是不會讓他們向你報復的。」

「我還是有點害怕，」陳曉乾不安地說，「如果凌志雲問起，就說是你寫的，好嗎？」

「但是，這也沒用，」高雲漢說，「因爲我的古文底子薄。大家都知道，在我們外文系，能夠寫出引經據典的文章的，就只有你一人。」

「不可以說是其他系的老師寫的嗎？」

「但是，是我們親自交給凌志雲的。而且我們也說不出是其他系哪一位教師寫的。」

「怎麼辦呢？」陳曉乾變得愁眉苦臉起來。

「我們可以要求凌志雲不要說出是你寫的，」高雲漢建議，「我會告訴她，你是從香港來的，怕給對方抓辮子。」

「就只好這樣了。」

正談論間，「戰司」廣播站播出通知，叫高雲漢和陳曉乾立刻到廣播站，有事商量。

「可能是談這件事了，」高雲漢說，「我們去吧！」

到了大禮堂「戰司」的指揮部，凌志雲已在那裡等候了。一看到他們，她就笑容滿面地邀他們坐下來，平日那種剛勁的氣勢見不到了。

「高老師、陳老師，你們這篇文章，寫得太好了，從內容到形式，真是天衣無縫，好像一顆重型炮彈，打中了他們的要害！我想知道，這篇文章是你們兩人合寫的，還是其中一個人寫的？」

「是我們兩人共同寫的。」高雲漢說。

「是哪位執筆的呢？」

「是共同執筆的。」陳曉乾答道。

她嬌俏地笑了笑，說道：「哪能共同執筆的呢？我看出是一個人的字跡、一個人的風格。」

「是這樣的，」高雲漢解釋說，「內容是我們共同商定的。具體分工是：我提供材料，並到各系作一些調查研究，由陳老師一人執筆寫成的。陳老師因來自香港，所以不想別人知道是他寫的，怕將來被報復。你就不要告訴人家是誰寫的，好嗎？」

她沉思了一下，然後說：「其實這沒有甚麼不妥當的地方嘛！海外關係，不一定是壞的嘛！好，我就不說好了。不過，我有一件事想請你們幫忙。我們的寫作組雖然有了幾位成員，但還沒有組長。我想請陳老師當組長，高老師也加入寫作組，加強實力。不知道你們的意見怎樣？」

「我不能！」陳曉乾急忙說，「無論是政治覺悟或文筆，我都不夠格，比起政治系、哲學系和中文系的老師來，差遠了！」

「他們寫的文章我都看過，各方面都比不上陳老師。」然後，她的面色變得嚴肅起來，用略爲帶命令的口吻說：「就這樣決定吧，陳老師，這是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啊！」

陳曉乾說：「我真的不能當組長，如果你認爲我文章寫得好，我當組裡的主筆不是更好嗎？這樣我就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寫文章了，」

「這倒也是，」高雲漢幫腔說，「他的確沒當過領導，倒不如當主筆更能發揮。」

「那好，你以後寫文章，直接跟我聯繫好了。」

高雲漢問道：「K日報社的事怎樣了？」

「他們到省委脅持了省委書記何海晏，要他表態說我們是保守組織，何書記沒答應，就被他們批鬥了一頓。最後在省委張放東副書記的調停下，達成協議，由K日報社內兩派派出代表，共同管理日常出報工作，兩派紅衛兵的文章都要登，但不能互相攻擊。」

「這問題算是告一段落了？」陳曉乾問。

「可以這麼說。」她說道。「不過，依我看，這只不過是個開頭。他們在省裡有省委副書記陸運中和校內黨委副書記高展圖撐腰，加上混進派內的壞人不少，他們從中混水摸魚，不達到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目是不會罷休的。他們下一步的目標就是要奪省委的權。所以我們要有長期作戰的思想打算。目前，希望兩位老師多寫些有份量的文章，其中一些要送到K日報去發表。在奪省委權的問題上，一定會有十分激烈的鬥爭，輿論工作十分繁重，請你們一定要積極參加，尤其是陳老師。」

一月十六日，《紅旗》雜誌一九六七年第二期發表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傳達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裡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

評論員文章強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務，歸根到底，就是無產階級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派手中奪權的鬥爭，這是現階段我國階級鬥爭的焦點，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集中表現。」

「紅聯」的反應異常迅速。中午的時候，他們通過高音喇叭宣佈：「我們已和全市廣大革命造反派一起奪了省委的權，並已勒令省委書記何海晏停職反省，等候全市大批判。」他們還廣播了省委副書記陸運中支持他們奪省委權的表態聲明。

不久，「戰司」發表聲明，堅決不承認「紅聯」他們的奪權，還表示一定要揪出黑手、走資派陸運中。接著就通知全體成員到大禮堂集中。

「戰司」的群眾到齊後，凌志雲便佈置說：「『紅聯』他們已經把省委何海晏書記抓了

起來。我們現在的當務之急，就是要把何書記救出來。我們另組『抓陸運中突擊隊』。這兩支隊伍都已經出發。下午二時，我們將在市中央廣場召開全市革命群眾組織聯合批判舊省委執行修正主義路線大會，希望全體成員都參加。這個大會的重點是批判原省委副書記陸運中，我們有證據證明他是個叛徒，省委組織部的代表將在會上揭發。這是一個秘密武器。至於何海晏書記，他雖然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執行過劉鄧的修正主義路線，但不是自覺的，從他的整個歷史來看，他是比較好的幹部。省委直屬機關無產階級革命派的代表在會上將就這個問題作批判發言。」

大家聽她說陸運中是個叛徒，都非常興奮，情緒激昂。大家立刻排好隊進城。

忽然聽見「紅聯」的喇叭又響了起來，宣佈下午三時在市五一廣場召開批鬥何海晏大會，要求「紅聯」全體成員參加。

陳曉乾問高雲漢：「我們有辦法能把陸運中抓過來嗎？」

「很有可能，省委內同我們一派的人佔了大多數，而且掌握了要害部門。」

陳曉乾暗想：對方經常攻擊我們這一派是保皇派，有一個主要的論點是說，這個派的骨幹是各黨政部門掌實權的辦事人員，他們都是黨員，在劉鄧路線時期，是被培養和重用的對象，是些既得利益者。因此，他們要保住他們的領導幹部，這是自然之理，當然也就是保皇分子了，儘管不是出於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現在他們在力保何海晏，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至於陸運中，可能他平日與何海晏有矛盾，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就表現出來了，他就是要和第一書記對著幹。K 大學的黨委副書記高展圖，不也是跟黨委書記李亦林對著幹的嗎？其他單位肯定也有類似的情況。

他又想：從破舊立新、敢於造反方面來看，對方的確是「敢」字當頭，強於本派。這也許就是本派不稱自己爲「造反派」，而稱爲「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原因吧？但是，如果要他在這兩派中重新作出選擇，他仍然會選擇本派，因爲，在思想感情和處事方式上，他很不贊成對方甚麼都要造反的作法。況且，依他看，不管將來上層鬥爭的結局如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這大批黨政骨幹是仍然要掌權的，即如在歷次運動和在「社教」運動中的情況那樣，更何況他們雖是黨員，但不是領導幹部。

下午一時四十五分，陳曉乾和高雲漢來到了會場。只見會場已經佈置得十分整齊，有大字橫額，有各種標語口號。橫額上寫著「N 市各界革命群眾批判舊省委執行修正主義路線大會」。各種標語口號中，最觸目的是「打倒走資派、大叛徒陸運中！」

大會準時開會。主持大會的是凌志雲。她用頗爲尖銳的聲音宣佈開會後，就帶領會場群眾朗讀了幾條毛主席語錄。然後由一個機關幹部模樣的青年人宣讀參加這次聯合大會的群眾組織名單，共有一百五十二個，而以 K 大學的「戰司」爲首。陳曉乾現在才注意到，坐在主席台上的，有一半是本省高等學校紅衛兵組織的頭頭，約有一半是黨政機關、廠礦企業的代表。

該名幹部宣讀完群眾組織的名單之後，又莊嚴宣佈：「爲了適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鬥爭的需要，我全市無產階級革命派已經聯合起來，成立『K 省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司令部』，簡稱『聯司』。『聯司』的人數佔全市全體群眾組織的總人數三分之二以上。我們是本省文化大革命的中堅力量，將沿著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乘風破浪，勝利前進！」

接著他宣佈「聯司」的總指揮、副總指揮和常委的名單，總指揮一人，副總指揮六人，常委十四人，共二十一人。總指揮是馬成寬。凌志雲也是常委之一。另有 K 大學「戰司」的副司令、土木系學生吳洪斌也成了常委。一時間 K 大學享盡了榮耀。

然後，凌志雲宣佈批判開始。

省委機關一名幹部首先發言。他全面揭發舊省委執行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情況，資料翔實，而且有事實、有數字，頗有說服力。但他也列出省委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

下，解放後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尤其在何海晏六零年調來 **K** 省任省委第一書記以來，也取得了較明顯的成績。他得出結論：省委是比較好的，但也執行過修正主義路線，必須深入批判，肅清其流毒。

其他各條戰線的代表也相繼發言，基調與上述發言者相同。

農業戰線的代表在發言時，首先指出，解放後十七年，在農業戰線中，毛主席革命路線和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鬥爭十分激烈。五八年至六一年間，在當時主管農業的副書記陸運中的把持下，農村大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使許多地方的農業復辟了資本主義，他列舉了一系列數字去說明。

他發言完畢，省委組織部的一名代表立即上台發言。他以大量內查外調資料，說明陸運中是安子文叛徒集團的一個成員。跟著凌志雲高聲喝令：「把叛徒陸運中押上台來示眾！」

在講台後面，立即有幾個戴著紅袖章的大漢，把一名五十出頭身體矮胖的男人押了出來。台上立刻有人帶領大家高呼口號：「打倒走資派陸運中！」、「打倒叛徒陸運中！」

台上有幾個人喝問他：「陸運中，你是不是叛徒？」

「我不是叛徒。」他低下頭，但語氣還是鎮定的。「我的問題中央已作了結論。」

「是哪個中央作的結論？是劉少奇那個中央嗎？」其中一個人問道。

陸運中一時答不出話來。但在一片巨大的呼喝聲中，他說：「毛主席是知道的。」

「你這叛徒沒資格提毛主席！」一個大漢用力推了他一下，另一個大漢用手把他的頭按下，並把他的雙手往後叉起來，實行吊飛機。「說！你承不承認是叛徒？」

他硬是不做聲。群眾憤怒的喝叫聲，此起彼伏。

忽然從後台飛身衝出兩個人來。他們一個手拿高帽，一個手拿黑牌，二話沒說，不待他掙扎就給他掛上、戴上了。當他狼狽地站定以後，陳曉乾看見他所戴的高帽足有五六尺高，上面寫著「走資派、大叛徒陸運中」，似乎是用金屬之類的物質製造的，很有份量，所以他的脖子顯然挺不直；那黑牌也是用厚厚的木板做的，沉甸甸地掛在他胸前，上面寫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陸運中」。

他略為抬起雙眼，畏縮地向人群掃了一下，然後再眼睛看地。他在發抖。

一個大漢用力拍了兩下他的肩膀，命令說：「自己高聲叫喊：我是大叛徒陸運中！」

「叫！」下面的群眾揮臂高叫。

但他緊閉著嘴巴，沒有叫。

劈劈啪啪！前面有十多個人挑上講台，連同原先在講台上的人，都一起向陸運中衝過去，拳打腳踢。

陸運中被打翻在地。此時，主席台上走過幾個人來，把大家擋開，然後把他拉了起來，對他說：「黨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抗抵賴，只有死路一條！聽見了沒有？」

他似乎被打昏了頭腦，竟一連點了十幾個頭。

「快交待！」又有人走到他跟前，把他的高帽扶正，然後指著他的鼻尖喝道：「你主持我省農業，是如何存心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的？」

「我……我只是認識不高……」

又有人衝向他，往他屁股猛踢一腳，但有人把他撥開。

忽然，群眾大會東面的人騷動起來。

陳曉乾和高雲漢站起來，要看看發生甚麼事。只見在東邊外圍有幾百個戴著紅臂章的人，個個手拿木棒、盾牌之類，衝進會場，向講台衝殺過來。

台上的幾名大漢，迅速摘下陸運中的高帽，拿下黑牌，連挾帶推把他拖進講台後面。不一會，只聽見一陣汽車聲，陳曉乾看見一輛吉普車駛出來，向西邊的馬路絕塵而去。

這時，在台後面雄赳赳地殺出幾百個紅衛兵來。陳曉乾看見帶頭的是吳洪斌，他身材

高大，皮膚黧黑，雙眼深陷，甚有神采。他們手上也拿著盾牌木棒之類，向那邊橫衝直撞的人衝過去。周圍群眾卻沒有驚慌失措，而是把那班人圍攏起來，一邊高聲嘶叫著：「打死他們，打死這批國民黨殘渣餘孽！」

那批人看勢頭不妙，在幾聲哨子聲中，轉身向外逃竄。吳洪斌他們也不追趕。但他們卻抓了兩個俘虜，其中一個是外文系學生雷振東。

「打死他們！打死他們！」人們高叫。但另一個俘虜卻挺起胸膛，大有視死如歸的氣概。

群眾看見那情形，十分氣憤，有幾個人上前要打他們，被吳洪斌勸止：「我們不打俘虜！」

在回校的路上，凌志雲走過來對陳曉乾說：「陳老師，鬥爭越來越複雜，光衝衝打打不成了，還要講究策略。以後你就當我的秘書吧！」

陳曉乾吃了一驚，他暗想：文化大革命的結局如何，誰也不知道，尤其是像他那樣的人，更要小心爲妙。林小春的勸告是應該聽取的。

「我恐怕……」他口吃地說。

「怕甚麼！」她打斷了他的話，十分嚴肅地說，「我說呀，你們老師，就是顧慮重重。幹革命嘛，不能前怕狼後怕虎的！錯了就改嘛！」

「我是說，我恐怕沒有這個能力。」

「行了！」她的語氣緩和下來，「我只是在重要的會議、重要的場合才找你幫忙，我也的確需要一個有水平的秘書。你怕你愛人擔心？」

「他還沒有結婚呢！」高雲漢告訴她。

她竟俏皮地看了他一眼，嬌媚地說：「那麼，你就可以同我們同生共死了！」

陳曉乾感到臉部一陣發熱。但是，看到她那麼朝氣蓬勃，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他感到慚愧起來。

「他們的大會不知道開成怎麼了？」高雲漢問。

「據說他們原先是想拿出何海晏來批鬥的，後來不知道爲甚麼沒有拿，卻拿出省委副書記張放東來，目的是要他表態支持他們。但張副書記卻對他們說：『凡是紅衛兵，我都支持。』他們說紅衛兵也有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他卻說：『《十六條》說：在這樣大的革命運動中，他們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他們也拿他沒辦法。有人說張放東是典型的好好先生，以前也不太管事，所以大家也抓不到他很大的痛腳。」

「他們爲甚麼不把何海晏拿出來鬥爭呢？」陳曉乾問。

「他們可能知道了我們作了部署。」她神秘地說。「我們在他們中間混進了許多人，準備何海晏一出現就把他抓走，把他掌握在我們手上。」

「他們的人爲甚麼又不混進我們的隊伍來抓走陸運中呢？」高雲漢問。

「他們的人，平時調皮搗蛋的不少，哪有甚麼嚴格的紀律呢！」她有點自豪地說，「我們就不同，黨團員多，組織紀律性強。」

陳曉乾暗想：這正是中央文革小組似乎不大喜歡這種黨團員多的組織的原因。能依賴這樣的人去造他們順從慣了的走資派的反嗎？他想起「社教」運動時的勇敢分子來。當時中央有許多人對勇敢分子有看法，唯獨毛主席對他們的評價不同，甚至認爲他們可以當貧協主席。他現在似乎覺悟到，在劉少奇路線培養起來的那種紀律性、盲從性，反而成了抓走資派的阻力，毛主席需要的是那種天不怕地不怕的人，那種破壞舊秩序的力量 — 造反精神。他更感到自己所參加的「聯司」並不是毛主席所要求的響噹噹的造反派。但他直覺感到，這個組織對他來說可能是一個避風港。

「他們今天也成立了全市的聯合組織，」凌志雲說，「叫做『K 省革命造反派聯合指揮部』，簡稱『革造聯』。」

（五）

凌志雲曾幾次帶陳曉乾同「革造聯」的代表談聯合批判省委執行修正主義路線的問題，但在判定省委領導幹部中，哪些是走資派，哪些是一、二、三類幹部的問題上，始終存在著嚴重的意見分歧，因此每次都不歡而散。陳曉乾在這些會議中，除了會前會後給凌志雲準備適當的毛主席語錄、馬恩列斯的論述和其他的一些見解之外，就是就會議的情況寫宣傳稿。所以他甚得凌志雲的喜愛和器重。據陳曉乾所知，雙方都扣押了一些省委領導幹部，只有個別像張放東那樣平日無所作爲的領導幹部，可以逍遙自在，雙方似乎對這種人的興趣不大。

三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革命的「三結合」是奪權鬥爭勝利的保證》。社論所提到的「三結合」，是指須要奪權的省份和地方，在成立革命委員會去代替舊省政府或其他地方政府時，要由三部分人組成：革命群眾的代表、解放軍的代表和革命幹部。其他機關學校、廠礦企業也應如此。

其實，毛主席在二月十二日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中已經提出了「三結合」的問題。上海的革命群眾組織在「一月風暴」中奪了舊市委的權以後，在如何組織政府問題上，有過很多爭論。最後由毛主席總結其經驗，把這個新政權機構定名爲「革命委員會」，以「三結合」的方式組成。這些，陳曉乾早就從外地的傳單中知道了。現在發表社論，是要作爲政策指導全國。他隱約地察覺到，毛主席是想各省市在幾個月內成立革命委員會，然後在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下進行鬥、批、改。毛主席在指示中說：「二月至四月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關鍵時刻。這三個月中，文化大革命要看見眉目。」

然而，陳曉乾又有點懷疑。現在已經是三月了，這裡還互相格鬥，離開成立有革命幹部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還遠得很呢！

社論還要求在成立革命委員會之前，先由各方協商，成立臨時的「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作爲過渡，用以領導正常的工農業生產。

「抓促指揮部」總指揮當然是個過渡性質的虛銜。即使如此，兩大派爲推舉誰當這個虛銜頻頻開會，爭論不休。最後只好推出雙方都不太反對的張放東擔任。陳曉乾跟凌志雲參加了一些那樣的會議。他發現對方的確是十分專橫跋扈，唯我獨革，動不動就扣大帽子，或退出會議。

兩派的對立情緒隨著「三結合」問題的爭論而日漸加深。陳曉乾盼望中央表態。但毛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對地方省級幹部竟一直不作表態，任由下面群眾鬥到天翻地覆。

陳曉乾從傳單中知道，毛主席在二月十二日的指示中說：「福建的問題不大，貴州的問題也不大，內蒙古的問題也不大，亂是亂了些。現在山西省有百分之五十三是革命群眾，百分之二十七是部隊，百分之二十是機關幹部。」但毛主席也沒具體地提到哪些省市的領導人問題不大。而且這只不過是小道消息。

陳曉乾始終不明白，爲甚麼毛主席和黨中央不表態。現在各省市的黨政機關已基本癱瘓，無政府主義泛濫。群眾天天衝衝打打地說這個是叛徒，那個是走資派。但省級幹部的檔案，是由中央管理的，只有中央才真正了解，群眾又怎能知道呢？這樣繼續搞下去，群眾之間的敵對情緒就會越來越大，將來會發展到甚麼地步，就很難說了。

大多數群眾也有陳曉乾的那種想法，但乾焦急也沒有用。陳曉乾觀察到，群眾的這種顧慮情緒有兩種傾向：一是逐漸厭倦了這種無休止的互相對罵的局面，不太積極參加這些活動了；另一種是急切盼望中央表態，以證明本派是對的，是革命派。

從三月二日開始一連十多天，K 大學各派都以戰鬥隊的名義出大字報，對本省的主要領導幹部進行表態，支持或反對把他們結合進省革命委員會中去，又掀起了一陣大字報高潮。兩大派的高音喇叭從清早到深夜，不厭其煩地播放評論自己贊成的幹部和揭露、批判、否定對方贊成的幹部的文章。

陳曉乾整天在炮製文章，有一天竟一口氣寫了二十多篇，被大家稱為「第一號紅色筆桿子」。在此期間，他也曾抽空到街上去看看，情況同校內大同小異。

在校內，「革統」在這次大表態中，出現了分裂現象。雖然「革統」的頭頭以該組織的名義加入了「紅聯」，其司令中文系學生張志彪並在「紅聯」中撈了個常委來當，但他的組織的成員有三分之一轉向了「戰司」。其他的中間派人士有百分之五十加入了「紅聯」，只有百分之四十加入了「戰司」。仍有百分之五的人當逍遙派。當然這些數字不包括領導幹部、學術權威和像林小春那樣的「牛鬼蛇神」、「國民黨殘渣餘孽」。

這樣，在 K 大學內，「紅聯」的力量超過了「戰司」。形勢對「戰司」十分不利。

凌志雲連夜召開大會。她說：

革命的戰友們！在 K 大學，和全市、全省的情況一樣，階級陣線已經分明，這是件大好事。就全市而言，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司令部」佔了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但在 K 大學內，我們在人數方面則處於劣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迅速調整我們的戰略和戰術。

據我們了解，對方正在設法把 K 大學搞成為他們在全省的指揮中心。因此，他們一定會設法把我們趕出學校，以便使 K 大學成為他們的獨立王國。他們昨天已強行進駐了我們學校三個最高的建築物：學生第五宿舍、圖書館和化工大樓，形成了三角形向我們大禮堂的包圍圈，並正在學生第五宿舍挖掘地道，力圖把這三個地方用地道打通，準備長期作戰。而我們呢，除了這個大禮堂是一個易守難攻的制高點之外，就無險可守了。他們還可以從三個據點的任何一個地方的地道，挖掘到我們的地底下，放置炸藥，把大禮堂連我們一起炸掉！

戰友們！為了我們自身的安全，也為了我們能在全省範圍內發揮領導文化大革命的作用，我們曾聯繫過我校對面財經學院的紅衛兵組織，他們歡迎我們進駐。在他們那裡，歸屬「革造聯」組織的人數只佔他們學校總人數的百分之二十。已勒令那些人於二十四小時內離開。到時，財經學院就會成為我們派的一統天下。在那裡我們可以直接鉗制「紅聯」，削弱他們在省市的影響力。

不過，我們也不要現在就一下子全部撤退。教工方面，兩派之間的關係不像學生那麼緊張，可以分幾批撤退，單身教工先行，年紀大的可以不去。學生先去三分之二的人馬，其餘三分之一的人仍要堅守學校，和他們作針鋒相對的鬥爭，直至不得不撤出為止。

至於省革委會三結合的問題，現在是難產了。我們是致力於按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指示，要在二、三、四月份看出文化大革命的眉目來。但是對方被一小撮壞人操縱，打擊、排擠革命領導幹部，包庇走資派，力圖把他們塞進革命委員會。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可能按照中央要求的，以三結合的方針，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關革命委員會了。

也許有人會問，為甚麼別的省可以成立革命委員會呢？我們知道，今年「一月風暴」以來，黑龍江、山東、山西、貴州、北京等省市先後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即使比較好的省份，也要經過激烈的奪權鬥爭才能達到目的。實踐證明：舊省委比較好的和爛了的，都可以比較順利地產生革命委員會。上海舊市委就是因為已經爛了，所以上海的革命群眾在全國率先奪權，成立革委會。山西、貴州等省是毛主席肯定的，也較快成立了革委會。最難的就是像我們這樣的省份，不好不壞。這說明我省

舊省委內部一貫就有勢均力敵的兩派人，進行著兩條路線或宗派鬥爭，這兩派領導人，也培植了他們各自的勢力，所以形勢十分複雜，鬥爭是長期的，而且是一場流血的鬥爭。

無產階級革命派戰士們！爲了保衛毛主席，保衛以毛主席爲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陳曉乾覺得，紅衛兵確確實實成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人。現在，教工們對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消息，以及對形勢的分析，就只有依靠聽他們這些學生了。近期，全國的報章雜誌，除了發表一些社論指導文化大革命之外，大多是關於工農業生產的、節約鬧革命的，中心問題是「抓革命、促生產」。

例如二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共中央給全國農村人民公社貧下中農及各級幹部的信》，號召犯了錯誤的幹部應在春耕中努力將功補過。三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春耕期間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不奪權》，要求廣大社員和幹部，團結一致，搞好春耕生產。三月十八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共中央給全國廠礦企業革命職工、革命幹部的信》，也是號召犯過錯誤的廠礦企業幹部將功補過。這些社論至多能反映黨中央希望各級領導幹部接受群眾的批判，盡快進入各級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至於有關各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具體情況，就幾乎全無報道了。

然而，像凌志雲那樣二十歲上下的青年學生領袖，卻成了全國以至中央有關文化大革命各種消息的來源，而他們對形勢的分析，撇開其準確性和盲目性不說，卻甚具邏輯性，並能結合毛澤東思想，與以前的黨委書記比較，則毫不遜色。陳曉乾感到，廣大群眾對這些青年人的依賴越來越嚴重了。

散會出來後，陳曉乾看見大禮堂大門，有些工人在建築碉堡，氣氛顯得很緊張。

陳曉乾對高雲漢說：「我們也立刻撤退到財經學院。」

「不必那麼急吧？」高雲漢說。

「剛才凌志雲告訴我，要我立即撤走，因爲對方已把我列爲第一號黑秀才！」陳曉乾苦著臉說，「她說他們隨時都可能會把我抓起來。她還叫你也一起撤，因爲我們寫作組的全體成員都被他們列爲黑秀才。」

「好，我和你一起撤。」高雲漢說。

他們回到宿舍，收拾好簡單的行李，把它放在自行車後架上，推出了校門。途中只見「紅聯」的據點圖書館、化工樓、學生第五宿舍，也有人正在建築防禦工事，並在據點五十米處的路面上，用石灰水刷上「兵管線」，有些寫上「禁區」字樣，還寫上「膽敢衝擊我據點者，格殺勿論！」三個據點的喇叭，發出強大的聲浪，交叉廣播，把大禮堂的喇叭廣播聲壓了下去。

來到校門口，陳曉乾看見林小春正騎著自行車從外面回來。她一看到他就跳下了自行車，奇怪地問：「到哪兒去？」

「撤去財經學院。」他答道。

「噢？」她有點吃驚，迷惘地看著他。

陳曉乾對高雲漢說：「你先走，給我佔個床位，我一會就來。」

高雲漢走後，陳曉乾推著行李，和林小春一起走到校門外一個大轉彎處，就停了下來。

「我不能不走，對方要抓我啊！」他說。

「怎麼弄到這步田地呢？」她不明白地說，「學生是不太管教工的，他們的對手是對方的學生！」

「他們說我是第一號黑秀才！」

「噢！」她略爲吃了一驚，「這就是了，無論哪一派的群眾，他們最痛恨的是黑秀才，

聽了黑秀才那些刺痛人心的廣播文章，他們痛恨得咬牙切齒。你怎麼會當上黑秀才的？」

「騎上了虎背，沒有辦法了！」

「上次我忘記告訴你，你怎麼積極參加任何一派的活動都好，就是不要寫文章！」她搖了搖頭，「你竟真的寫文章了！」

他無可奈何地看著她。

「你這個人，在其他政治活動方面能耐不大，怎麼積極參加也不顯眼。但寫文章是你突出的長處，和它沾上了邊就不得了啦，尤其當對方認識了你之後。」

「我應該怎麼辦？」他向她請教。

「現在沒有甚麼辦法了，」她再搖了搖頭說，「即使你以後不寫了，或寫時語氣緩和了，也沒用，因爲其他人寫的文章，寫得尖酸刻薄的，都會算在你頭上。別忘記，他們那邊有寇蓮娜式的周麗蓮，她會是你的死對頭。你最終還是會敗在她手下的！」

「就是說，我沒有好下場了？」

「那就要看形勢的發展而定了，」她說，「不過，按照中國的常規政治運動而言，如果你們那一派搞得不好，你將會落得和我當年在反右運動中一樣的下場 — 這是不是沒好下場，就見仁見智了；如果你們派以後佔了優勢，主持了革命委員會，你的命運或許會好些，雖然你的歷史問題仍然會受到審查，但有了你們當了權的戰友保護住，可能只作內部審查。」

「我的確是身不由己的啊！」

「現在和你們的頭頭打好關係，也不失爲一個好辦法。」她建議說。「以我作爲旁觀者的分析，你們派黨員多，將來最終還是會掌權的，你只要不做出傷天害理的事來就行了。」

「這點你知道我是做得到的。」他又問：「你怎麼辦呢？」

她輕笑了一聲：「我曾經對你說過，在幾派群眾鬥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我們這些人最爲安全，最無憂無慮。最初還接受我們這些脫帽右派加入他們的組織，以壯聲勢呢！後來互相說對方組織中的這些人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所以就避之則吉了。現在是我們的大自由了，誰也沒有時間管我們，我們真的可以天天埋頭讀書，鑽研學問了，說不定若干年後，中國從這批人中出些世界級的科學技術專家呢！」

「那麼，你們就坐山觀虎鬥了？」

「不，對我來說，我是不能有坐山觀虎鬥，或幸災樂禍的心情的。畢竟，關心人民的疾苦，這歷來是我人生的主要目標，儘管多年來我已無權干預，但我能漠不關心嗎？我現在能做的只是通過兩派的廣播、小報、傳單、大字報去了解情況，去得出結論。你也知道，我原來較爲靈通的消息渠道是來自上層，現在已經斷了。現在我除了鑽研學問之外，每天都抽一些時間到市上去觀察觀察。」

「我真羡慕你。」他說。

「這不過是暫時性的 — 當然這個暫時性不會是一兩個星期，可能是一兩年或更長的時間，所以沒有甚麼好羡慕的，只要問心無愧就好。」

(六)

林小春的一番話，使陳曉乾回復了冷靜。這段時間，由於過分積極投入文化大革命，他已把自己的私事徹底忘記了。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確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群眾性政治運動。它對每一個人的命運都可能有著深刻的影響。但後果如何，就難以逆料了。至少，他不可能有機會離開中國去和丹芷結婚了，丹芷也不可能回來了。

他想起張冠英來。她爲了他，今年二十六歲了，八年來心如止水。他感到內疚。他答應過她，文化大革命後他會作出決定。然而，文化大革命何時結束，似乎是更加遙遙無期了。而且不必等到結束，現在就可以作出結論了。他現在就可以告訴她，只有她可以和他相依爲命，長相廝守了。

她怎樣了？農村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得怎樣了？現在已基本上不通郵遞。他當然不敢隻身去彩虹。聽說有些逍遙派學生返回家鄉時受到圍攻。他肯定她絕對不希望他在這個時候去看她。思念她之情突然前所未有地高漲起來，反而覺得太平洋被岸的丹芷越來越模糊，越來越遙遠了。

他又想起謝自香來。她怎樣了？說不定她現在正在受苦受難。誰叫她生長在一個地主家庭！誰叫她時運不濟！

陳曉乾在財經學院和高雲漢二人住在一個房間，那房間隔壁就是「戰司」的政宣部辦公室和廣播站。政宣部是由淩志雲直接抓的，她經常在那裡坐鎮，有甚麼重要的聲明要發表，或撰寫一些關鍵性的文章，她總是叫陳曉乾寫。現在他實實在在成了她的秘書了。

「戰司」的主要頭頭有政委馬成寬，總司令淩志雲，副總司令吳洪斌、邱峰、機械系學生周匡和礦冶系學生黃君黛。現在馬成寬已調到市上去擔任「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司令部」的總指揮，「戰司」的第一把手就是淩志雲了。

陳曉乾撤到財經學院後第三天，對方的高音喇叭已安裝到水塔上，對準財經學院。下午，他們廣播了一則「嚴正聲明」。

「最高指示：『我們現在不能再放任了。我們要開始向他們反攻。』我們發現，『戰司』在幾個壞頭頭的操縱蒙蔽下，私設兵工廠，製造殺人武器，妄圖消滅我革命造反派，以達到他們包庇叛徒、特務、走資派的目的！更有甚者，他們在他們的據點大禮堂內窩藏了從各處來的牛鬼蛇神、國民黨殘渣餘孽，利用他們作突擊隊，襲擊我據點，企圖一舉消滅我省無產階級造反派的中堅力量 — 『紅聯』。他們已用武力把財經學院的革命造反派趕了出校，並聯合那裡的保守派『全無敵』，把槍口對準我們，形成對我們內外夾攻的態勢。爲此，我『紅聯』嚴正聲明：爲了使我省的文化大革命能順利進行，爲了我省能盡快成立三結合的省革命委員會，限『戰司』今天晚上十二時前撤出大禮堂和所有校內據點；勒令一切從校外來的人員，在下午七時前通通離開我校，否則後果自負。今晚十二時以後，學校各大門均由我『紅聯』派人把守，任何衝擊我校的行動，必將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我校受蒙蔽的群眾，只要規規矩矩，仍可通過校門出入，但若然進出搞陰謀，則以敵方論處！特此聲明！」

這個聲明一連廣播了十多次。

淩志雲把寫作班子召集起來。

她說：「首先，由陳老師執筆寫一篇反聲明，駁斥他們的所謂『嚴正聲明』。一定要點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們有全省、全市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作我們的堅強後盾，他們膽敢輕舉妄動，就把他們的據點一個個夷爲平地。另外，其他老師各人也要寫一兩篇文章配合，作日夜廣播之用。」

政治系的于逢時老師憤怒地說：「他們說我們私設兵工廠製造殺人武器、窩藏各地來的四類分子，這是可恥的捏造！」

「他們那些人，歷來是靠造謠起家的！」淩志雲淡然地笑了笑，說道，「不然，他們又怎麼有借口呢？」她對陳曉乾說：「一個鐘頭內寫好，由我親自廣播。」然後她又對大家說：「我去組織人力把幾個高音喇叭架到財經學院的水塔上，要二十四小時不停廣播，嘈得他們永無寧日，睡不著覺！」

她走了以後，高雲漢說：「我下午進過學校，他們也是不停地廣播的。」

哲學系的趙敏老師說：「我們這裡處於他們的北面，現在已不吹北風了，所以對我們有利。你也可以聽出，他們廣播的聲音是模糊遙遠的。」

凌志雲親自把陳曉乾寫的聲明錄了音，並由兩名廣播員中文系三年級學生廖笑風和外文系英專二年級學生陳曼霞輪流把其他老師的文章錄了音，就播了出去。

凌志雲說：「我要進去和吳洪斌他們商量對策。」

「不怕他們把你抓起來嗎？」陳曉乾擔心地說。

「有甚麼好怕的！」她毫不畏懼地說，「我們常委中，只有我和管後勤的黃君黛出來了，其他幾個都在裡面堅持鬥爭！」

「是不是找幾個學生陪你去？」高雲漢問。

「不必了，」她輕笑了一下，「一個人進去更好，我們在水塔上設了個瞭望台，有甚麼動靜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爲甚麼我們不也來個聲明，宣佈我們『兵管』財經學院，不準他們進入、甚至經過呢？」哲學系的任中原老師問，「他們要去城南，我們旁邊那條路是必經之路。」

「他們有了那樣的聲明我們就主動了，」她說，「你做初一，我就做十五，不必聲明，盡在不言中了。」

凌志雲進了學校以後，到晚上七時才返回。和她一起回來的，還有邱峰。

七時半，她在財經學院的大禮堂召開全體成員大會。她說：

「我已把大家對裡面戰友們的關心告訴了他們。他們十分鼓舞，表示一定不辜負大家的期望。現在經過常委開會作出如下決定：完全撤出 K 大學，但不會在今晚十二時前按照他們的規定撤出。我們要根據毛主席『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讓他們來衝擊時，和他們鬥一陣，然後才撤退。這樣，你有例在先，用武力攻打我們，以後我們就好說話了。在裡面指揮的有吳洪斌和周匡二人，紅衛兵一百人左右。我們在大禮堂還有個廣播站，已在那裡廣播了我們的文章，並另加一個簡短的聲明『如果膽敢動我「戰司」戰士一根毫毛，則將以十倍加以還擊，全市無產階級革命派已整裝候命』。散會以後，我們幾個常委分頭去做好組織準備工作。」

晚上十一時半，凌志雲帶了陳曉乾等人來到水塔的頂層。水塔約爲二十五米高，加上地勢較高，可以看見 K 大學大禮堂前面的活動情況。不知道凌志雲他們從哪裡弄來兩支強力探射燈，由兩個學生在頂樓操作，射到 K 大學大禮堂的周圍，如同白晝。他們在監視那邊的動靜。

十時四十五分，那邊廣播早先那個聲明。陳曉乾覺得氣氛緊張起來了。

廣播了兩遍之後，高音喇叭戛然而止。這時，只見有幾百人在離開一百米處把大禮堂包圍起來，前幾排的人個個都手持木棍、頭戴安全帽，另一隻手拿著盾牌。但他們並沒有採取行動。

此時，大禮堂的廣播站響了起來：「K 大學告急！K 大學告急！K 大學『紅聯』的壞頭頭，勾結校外的國民黨殘渣餘孽進駐我校，要用武力獨霸天下。現在他們領著這批牛鬼蛇神，手持殺人武器，把我無產階級革命派重重包圍，妄圖把我們趕盡殺絕！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是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忠於以毛主席爲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爲了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猖狂進攻，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和那些批叛徒、特務、走資派、牛鬼蛇神血拼到底！」

十二時剛過，那批人果然採取行動，從四面八方向大禮堂進攻。從大禮堂內的防禦工事裡，立即飛擲出雨點般的石塊來。約莫過了十五分鐘，正當他們攻不下，作片刻休整時，在學校防守最弱的北門，在四五部剷泥車中速前進掩護下，衝進了幾百名手持各種棍棒的人，他們呼嘯而入，把守門的那幾十個學生拋在後面。

不一會，只見在大禮堂前面，雙方展開了一場格鬥。「紅聯」似乎不敵，敗下陣來，

紛紛向三個據點退去。

一直停了下來的「紅聯」廣播喇叭，現在又響了起來：「最高指示：『不管共產黨怎樣事先警告，把根本戰略方針公開告訴自己的敵人，敵人還是要進攻的。』『戰司』的壞頭頭，爲了消滅我革命造反派，竟喪心病狂地勾結省公檢法機關的走資派，弄來大批勞改犯，以鐵甲車開路，進攻我省革命造反派的策源地 K 大學，把我們的同學打得頭破血流，重傷多人，有些傷者生命垂危。革命造反派的戰士們！現在我們看清楚『戰司』壞頭頭的真面目了，對他們就不能心慈手軟了。受蒙蔽的群眾們，你們也應當清醒了，起來反戈一擊，造你們壞頭頭的反吧！」

但陳曉乾確實沒有看見有人被打到頭破血流，更沒有人受重傷。他越來越覺得，對方平日各種攻擊「戰司」的宣傳，多是不可信的，還是「戰司」比較老實些。但他又有點擔心，老實的組織，往往處於被動，這是否會被中央誤會呢？

過了一會，從大禮堂內走出幾十個人來，他們在外面那批人的掩護下，向南門長驅而過。南門本是「紅聯」重點把守的地方，但在幾輛剷泥車開路下，他們都迅速退到附近的據點裡固守。

凌志雲立刻走下水塔，陳曉乾他們也跟了下來。

他們走出財經學院校門，大隊人馬已走過了 K 大學校門外的大道。只見吳洪斌等人帶領幾十個精壯的學生到來。

凌志雲和他們一一熱烈握手，慰問他們。

「怎麼樣，沒有人受傷吧？」她問道。

「小小的皮肉之傷是有的，」吳洪斌說，「這算不上是上海那樣真正的武鬥，只不過是一次小小的演習罷了！」

「你是說，以後會有很多真正的武鬥？」陳曉乾擠上前，問了一句。

「當然。」凌志雲說。「他們已有了多處兵工廠，在我們學校內還製造手榴彈和化學武器呢！」

任中原老師寫了一張傳單，詳細報道了這次「紅聯」挑起武鬥的全過程，指責「紅聯」的壞頭頭，在走資派的挑動下，從鄉下弄來一批牛鬼蛇神，深夜襲擊「戰司」的司令部，他們出於階級報復的目的，衝進學校以後，見人就追打，許多師生受傷，後來還把校內不同觀點的群眾通通趕出了學校。陳曉乾知道，這份傳單也有不少失實和誇大的地方。不過，這叫以牙還牙，他沒有感到有不妥當之處。

據陳曉乾所知，在隨後的幾天，城裡各單位對於 K 大學這次武鬥，有各種傳說。跟著，市裡各單位、各學校，都陸續出現了武力霸佔據點的情況，哪一派勢力大，就能把對方趕出去。結果，「聯司」所屬組織把「革造聯」所屬組織趕出去的單位，在全市佔了三分之二。「革造聯」佔優勢的多是一些中學。如若雙方勢均力敵，則雙方在本單位內各佔一處，互相對罵對攻。這種情況以高等學校較爲普遍。

互相爭奪地盤的鬥爭進行了三四天之後，大局已定。在此基礎上，兩派陣線更加分明，已完全沒有觀點模稜兩可的第三派存在了。當然，仍然有少數沒有參加群眾組織的逍遙派，他們也有自己的觀點，要麼是偏向「聯司」，要麼是偏向「革造聯」，但他們夾在兩大派的激烈鬥爭中間，都盡量做到不表達自己的觀點。

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紅旗》第五期社論《論革命的「三結合」》，正式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的方針，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個權力機構的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

其實，毛主席的這個指示，早就在報章雜誌上陳述過，不過沒有指明是毛主席的指示。

陳曉乾體會，現重申並點明是毛主席的指示，不過是希望各省市早日成立革命委員會而已。

兩派都大力廣播這篇社論，並結合社論，各自表明自己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努力爲革命的「三結合」準備條件，只是由於對方千方百計破壞，以達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才令本省的革命委員會難於產生。又擾攘了幾天。

這時，當了「抓革命促生產」臨時指揮部總指揮的原省委副書記張放東，通過召開抓革命促生產會議，在兩派間進行調停。他希望能安排機會，讓舊省委的第一、二把手出來亮相，向群眾作自我檢查、接受群眾的批判，以求得群眾的諒解，以便爲建立「三結合」的省革命委員會創造條件。但每一次都以雙方互相攻擊而告終。陳曉乾有兩次跟凌志雲去開會，他發現兩派對立的情緒十分嚴重，尤其是對方，他們唯我獨革、排擠一切沒有公開表示支持他們的幹部，而支持他們的幹部卻很少。他覺得，除非中央表態，否則誰去調停也沒用。

陳曉乾看見全市機關、學校、工廠都處於一派戰鬥的緊張氣氛中。多數較高的大樓都在頂上向四面八方安裝了高音喇叭，互相對罵。按比例而言，大抵「聯司」的高音喇叭比「革造聯」的多一倍。「聯司」的總部設在市中心八層高的百貨公司大樓，其安裝在樓頂上的八個巨型高音喇叭音量最大，廣播聲最強。「革造聯」的總部設在河南區的六層樓的市郵電局大樓，高音喇叭也十分強勁。「聯司」廣播站廣播最有份量的稿件多出於陳曉乾之手。他想：估不到自己的寫作才華，竟能在政治性如此強的文化大革命中被重用，不能不說是個諷刺。街上行人比平日少了許多。到處都在挖土、築防禦工事。

(七)

一天，「抓促指揮部」的張放東忽然通知兩派的頭頭，說中央有指示，叫他們到「抓促指揮部」開會聽傳達。凌志雲也把陳曉乾帶去了。

兩派各來了七八個人。

張放東說：「最高指示：『只要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而又堅持不改和屢教不改的，就要允許他們改過，鼓勵他們將功贖罪。』現在我傳達中央首長的指示：不管甚麼人、甚麼組織，都不應扣留幹部，這等於變相囚禁。中央希望你們把各自扣留的幹部都放出來，讓他們和群眾見面，接受群眾的批判、幫助，以利於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

他的話音剛落，「革造聯」的總指揮、K大學「紅聯」的頭頭胡潤榮立刻追問：「是哪一個中央首長的指示？」胡潤榮是個小白臉，但身材結實，說話時喜歡使用手勢。

張放東告訴他是周總理。

「周總理說的不算數，」他竟然傲慢地用力擺了擺手、不假思索地說，「他只管國務院，不管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接見革命群眾時，周總理還是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對文化大革命和生產作出指示的嘛！很多通知也是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中央文革小組聯名頒發的呀！」張放東說。

「這不能說明問題！」「革造聯」的另一個頭頭、醫學院的韓國才說。陳曉乾知道他是「革造聯」的作戰部長。「因爲周總理是管全國行政的，開會他也出席，只是要他順便解決一些工農業生產上的問題。除非是毛主席或林副主席的指示！」

「周總理是以毛主席爲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毛主席的司令部不是只有三幾個人。」馬成寬說。「我們願意聽周總理的話，把陸運中等人放出來。但是，我得澄清一點，抓人並不是由我們開始，而是由『革造聯』開先例的，而且他們專抓與他們觀點不同的幹部，而我們抓的是有嚴重問題的幹部，我們這樣做，是爲了使他們不致被群眾揍死！」

「你這是胡說八道！」「革造聯」的宣傳部長蕭秋楚大聲地說。她是省委宣傳部的宣傳幹事。「是你們先抓人的，而且抓的幹部比我們抓的多得多，其中絕大部分是革命領導幹部，他們是反對省頭號走資派何海晏的，你們的目的就是想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讓一小撮走資派結合到革命委員會去，妄圖篡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你們認爲的走資派，恰恰就是革命領導幹部！」凌志雲毫不示弱，也高聲地說，「而你們認爲的革命領導幹部，正是一小撮叛徒、走資派！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是你們的慣用手法！既然你們認爲何海晏是走資派，爲甚麼不讓他出來接受群眾的批判、審查呢？」

「他正在接受革命群眾的批判和審查！」胡潤榮用權威的口吻說，「揭露出來的大量事實說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骨幹成員！」

張放東插話說：「現在我請求你們雙方把手上的幹部都放出來，讓他們回到機關，接受群眾的監督。否則我省的革命委員會就永遠成立不起來，目前全國已有不少省市成立了革委會，我們要力爭上游啊！」

「我建議，」馬成寬說，「作爲第一步，雙方交換幹部，到時機成熟時，就讓他們到革命群眾中去接受批判、審查。」

對方的頭頭們耳語了一會後，便由胡潤榮說：「好，我們同意交換幹部。」

「交換幹部的原則應該是一對一。」凌志雲說。

「那不行！」蕭秋楚表示反對。「我們同意交換，已經作了讓步，你們應該明白，何海晏是我省最大的走資派，一個人就可以換你們手上所有的幹部！」

「好了，好了，全部換吧！」張放東說。「怎麼能把幹部當作人質和貨物的呢！你們應該遵照中央的指示，全部放人才是。現在這是一個過渡的辦法，我也不知道中央是否同意。我希望早日恢復他們的人身自由，有甚麼問題，以後再說。」

最後雙方同意全部交換，於當晚八時正在省委大禮堂進行。

陳曉乾沒有去參加交換工作。聽說雙方如臨大敵，各自派出幾百名精壯人員在周圍戒備，以防對方搞小動作。不過也算能順利進行。

第五章 巧奪槍炮

(一九六七年五月 — 一九六七年六月)

(一)

一天早上起床，陳曉乾感到肚子不大舒服，吃了早餐，覺得有點胃痛，而且似乎越來越痛。他知道，近來一直處於精神緊張狀態，又吃不定時，可能是熬出個胃病來了。於是他向淩志雲請了假，自己騎了自行車到城裡省人民醫院門診部看病。

雖然兩派在本單位內鬥爭得十分激烈，而且經常發生武鬥，但街上的商店則仍然開門，與生產和民生有關的機關和部門仍然辦公，醫院也照常看病，不管病人是屬於哪一派的。陳曉乾覺得這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奇怪現象。

看病的人也不少，看樣子相當一部分人是來自郊區和各縣病情較重的病人。十一時輪到陳曉乾。

那醫生看了一會診病單上陳曉乾的名字，然後看了他幾眼，問了病情後，就叫他躺在檢查台上，拉起布簾，細心地檢查。他忽然低聲地問：「你就是K大學『戰司』的紅色筆桿子陳老師吧？」

陳曉乾不禁一驚。但在他還來不及思考這對他是禍是福時，那醫生就用友好的口吻說：「別生疑，我和你是同一派的！」

陳曉乾才鬆了一口氣。「你貴姓？」

「我姓錢，叫錢磊明。」

「原來是錢醫師！」陳曉乾看見他三十出頭模樣，白面無鬚，是個挺斯文的人。

「你沒甚麼大礙，是輕微的腸胃炎罷了，」錢醫生說，「不過，我想陳老師在我們醫院呆幾天，幫我們一點忙，你也好趁機好好檢查一下身體。」

「他們會說K大學『戰司』派人到各單位搞事的。」陳曉乾有點擔心。

「這個不妨，」他笑了笑，「我給你寫個診斷，說懷疑是膽囊炎，要留醫檢查就行了。」

陳曉乾還有點猶豫。

「我們醫院對方那一派的人，勾結街上的壞人，霸佔了醫院大樓，整天放高音喇叭，嘈得病人沒一時一刻安寧。我們正在想辦法。現在你來了就好了。難道你不願挺身而出嗎？況且你們也是被對方趕出校的啊！」

「我不是這個意思，」陳曉乾說，「但是，我能幫你們些甚麼忙呢？其他人也同意你這樣做嗎？」

「我是醫院『聯司』派的頭頭。」錢醫生自我介紹說。「關於如何幫助我們，到時我們自然會向你請教的。」

他不等陳曉乾答應，就拉開布簾，讓他從檢查台下來。他自己也再回到了坐位。「我寫一張住院證給你。」他一邊動筆，一邊說。

陳曉乾拿了住院證，站了起來要離去，錢醫生又在一片小紙條上寫了「黃映瑜」三個字交給他，低聲說：「你到三號樓外科病房辦公室，便可找到這位護士。她會給你安排的。」

陳曉乾來到三號樓，在樓下的辦公室找到了黃映瑜 — 原來是個皮膚白嫩、身材裊娜的年輕姑娘。只見她穿一襲潔白稱身的短袖護士袍，露出兩條白嫩的長手臂，清秀的臉孔上那雙閃爍生輝的漆黑眼珠子充滿了青春氣息。但她並不是艷麗那種女孩子，而是文靜、嫻淑那類姑娘，尤其是她端正的鼻樑上架著的那副黑邊眼鏡，把這種氣質更加鮮明地襯托了出來。

「錢醫生叫我來找你。」他低聲地說，並把住院證交給她。

她看了住院證後，又看了他兩眼，然後態度友善地說：「原來是大學老師，歡迎歡迎！」

當陳曉乾想到自己並不是有甚麼大病，只不過是錢醫師要請他幫忙，才利用職權，讓他「住院」時，他感到自己有點特殊。

她帶他登上二樓，來到緊靠東面單邊的一個雙人病房。

「你就住這兒吧。其他的事兒，我會為你安排的。」

他聽見她說話帶北方口音，便問她：「黃同志，你是北京人吧？」

她立刻嫣然一笑，答道：「我是天津人。」

「難怪你的普通話講得那麼好。」

她再嫣然一笑。「你不要叫我黃同志，叫我小黃好了。」

「好！」他點了點頭，「我還得回去拿些日用品來啊！」

「那你就去吧！」她說，「中午回來吃飯，下午你就正式住院了。」

陳曉乾回到財經學院。他告訴凌志雲他要到省醫院住院留醫，但沒告訴她錢醫生要他住院的目的。他覺得自己是幫不了他們甚麼忙的，既然他要自己留醫，趁這個機會休息幾天，也做些檢查，也許對自己的健康會有好處。

凌志雲十分關心他，要他好好治病，並說她會抽空去看他。

他回到醫院，正是午飯時間。醫院食堂工人親自把午餐送到他的房間。吃完午飯便是午休時間，黃映瑜翩然出現。這回她更加友善，對他說：「陳老師，剛才錢醫師告訴我，你是『聯司』的鐵筆桿子，真是有眼不識泰山！」

「別這麼說，」他急忙說，「我只是盡自己的本份罷了。」

她繼續說：「錢醫生還告訴我，他參加我們派的常委擴大會議時，經常看到你。你也是『聯司』的常委吧？」

「我哪有這個本事！」他搖了搖頭，「我因是筆桿子，好像是報社的記者那樣，有時列席常委會罷了。」

「聽說你寫的文章十分犀利，篇篇都打中對方的痛處！」她用敬佩的語氣說，「你是K大學中文系教師吧？」

「不，我是外文系的。」

「外文系？」她水靈靈的一雙丹鳳眼閃亮起來，「搞外文的有這麼好的中文，實在是難得，可見你是個才子。」

「哪裡！不過有才幹的人不出來幹，我是濫竽充數罷了。」

「你太客氣了！」她說，「對我們醫務人員來說，英文是很重要的，現在認識了陳老師就好了，以後我可以向你請教了。」

「年輕人有學習的心願，很好！」他高興地說，「我很喜歡用功的學生。」

「那就說定了，當你收了我這個學生了。」她高興地說。「不過，你不要嫌我蠢啊！我離開學校五年了。」

「你畢業五年了？」他有點不相信地說，「你看樣子還不到二十歲呢！」

「我已經二十三歲了。」她嫵媚地笑了笑。

他搖了搖頭說：「真的看不出來。」

「甚麼看不出來？」有人從房門走進來，一邊問道。原來是錢醫師。

「錢醫師，你好！」陳曉乾熱情地向他打招呼。

「陳老師，你好！」錢醫師用對待自己人的口吻說，「我已經給你安排好了：這兩天服些腸胃藥，安排後天做鋇餐造影，如沒問題，第五天作胃液引流，如再沒發現問題，安排一次X光照片照胃，這樣就得十天的時間。」

黃映瑜忍不住笑了起來，說道：「錢醫師，你每次都假定陳老師沒事，如果有事呢？」

錢醫師沒有答她，只含蓄地笑了笑。她也會心微笑起來。

「不過，」陳曉乾有點擔心地說，「吃鋇餐我不怕，就怕做引流，聽說做引流很難受。」

「這點你倒大可以放心！」錢醫師說，「引流之所以難受，主要是做引流的醫生或護士的技術不過關，或不夠耐心。如果由我們的小黃來做，保證一點辛苦也沒有。在做引流技術方面，在我們醫院裡數了她第二，就沒有人敢認第一。況且她會盡力給你做得最好，這是我們的責任嘛！」

「問題是，我有沒有必要做？」陳曉乾說。

「做一下也有好處，」錢醫師說，「我們知識分子患腸胃病的人很多，你可能開始患上了這種慢性病，引流就可知道你是胃酸過多還是不足，這對你今後防治胃病大有幫助。」

陳曉乾點了點頭，同意他的看法。

「你現在休息休息。」錢醫師吩咐說。「今天晚上我們開個會，到時請你參加指導。」

「不必客氣。」陳曉乾說。

然後，錢醫師就領著黃映瑜走了。

(二)

錢醫師在醫院他們的據點門診大樓三樓，召開他們那派的骨幹會議。陳曉乾被邀請參加。到來開會的有醫院職工共七人。先由錢醫師向大家介紹陳曉乾：

「陳老師是K大學『戰司』政宣部的主要成員，有豐富鬥爭經驗，尤其在宣傳工作方面，更是全市聞名。他因有點毛病要住院留醫，我們趁這個機會，請他指導我們的工作。」

陳曉乾說了幾句客氣話。

錢醫師繼續說：「我們今天晚上的會議，是研究如何把對方趕出醫院。他們的人數約佔全院職工人數三分之一，我們的人數佔百分之五十五，但我們女性較多，單憑我們內部的力量，要把他們趕走並不容易。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起是，把他們趕走之後，我們就少了三分之一的護士和醫生，門診和住院的工作可能會應付不過來。我們自己有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就是加班加點，每天每人加班兩個鐘頭已足夠。幸好清潔工和臨時工都是我們派的，否則就會有點麻煩。現在關鍵是第一個問題。請大家發表些意見。」

有個青年大漢說：「如果要用武力把他們趕走，也不是能力不夠的。總的來說，我們的力量比他們大些。同時，物資基本上掌握在我們手上，這是我們的有利條件。另外，我們周圍的省物資局、市衛生學校以及市氣象局，都已經是我們派的一統天下，這種局面也會影響對方的士氣。」

「小劉的分析很有道理，」一個壯年人說，「我同意我們能靠自己的力量把對方趕出去。現在外單位鬥爭得十分激烈。這一帶基本上是我們派的天下，但在我們醫院東邊和西邊的市糧食局和市七中，已被他們獨霸了。如果他們打通了我們醫院，就可以把我們這一片從中間分隔開，大大削弱我派的力量。照我分析，他們也準備把我們趕出醫院。」

「我們還沒有發現他們有甚麼動靜。」黃映瑜說。

「不能從表面上看。」那個叫小劉的青年說，「我看見他們的頭頭頻頻外出，他們一定是在暗中去請援兵。」

「這是完全有可能的，」錢醫師說，「他們越是表現得鬆懈，越是可疑，我們就越應提高警惕。剛才老謝說得對，我們醫院處於十分重要的位置，他們是一定要爭奪的。」

「我看呀，」老謝再說，「他們那一派越來越囂張。聽說他們從縣裡的勞改場弄來了一批勞改犯到處打、砸、搶，並在K大學和工業廳裡私設兵工廠，製造出大批武器，準備進行全面性的武鬥，屠殺我無產階級革命派。我們應先下手爲強。」

「如果他們有外援，我們能打得過他們嗎？」黃映瑜擔心地問。

「陳老師，你能給我們想個辦法嗎？」錢醫師問，「例如，你們來一些紅衛兵。」

「我沒有這個權力，」陳曉乾說，「但我可以反映。」

「如果有外援就更好，不過越快越好！」小劉說。

「你們也可直接向『聯司』指揮部反映！」陳曉乾說，「這點，我可以跟馬成寬說說。」

「我們不想太驚動別人，」錢醫師說，「如果只是 K 大學來一些紅衛兵，就不那麼顯眼，比較好些。」

「好，我明天早上就回去反映。」陳曉乾說。「不過，在把他們趕走前，要造些輿論，發出通告指責他們的種種不是，然後限他們在規定的時間內離開。這叫做先禮後兵啊！」

「這次我們不能先禮後兵了，」錢醫師說，「如果我們這樣做了，就等於給了他們一個準備時間。他們從外面來的援兵駐守了他們的據點之後，事情就不好辦了。」

「那麼，應該怎麼辦呢？」黃映瑜問。

「我們要突然襲擊！」錢醫師下決心地說，「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不是我們把他們趕出去，就是他們把我們趕走！」

大家一致同意。陳曉乾當然沒有甚麼好說的。

第二天早上，陳曉乾吃過早餐，正想回財經學院，凌志雲卻來探他。

「陳老師，沒有甚麼吧？」凌志雲關心地問。「現在外面的氣氛越來越緊張，雙方都在備戰，我們正需要你，希望你能快點出院。」

「據醫生說，我可能要留醫一周，作詳細檢查，相信不會有甚麼大問題的。」他說。

「我來探你，忽然起到一個大問題，」她忽然說，「如果大打起來，一定會有很多傷員，到時醫院可是個極爲重要的地方啊！我們應迅速行動。」

「怎麼行動呢？」

她沒有直接答他，卻問：「裡面兩派的形勢怎樣，你了解到一些情況嗎？」

「我們派比對方強些，但要用武力趕走他們，他們沒把握，還說對方正在請援兵呢！」

「那好，由我們『戰司』來支援！」她決然地說。

「他們正有此意，要我向你反映。」

正說間，錢醫師走了進來。陳曉乾立刻給她介紹：「這是省醫院『聯司』的頭頭錢醫師，這是……」

「不用介紹了，」錢醫師一邊同凌志雲握手，一邊笑著說，「凌志雲全省聞名，全國知名，還用介紹嗎？」

「哪裡！」凌志雲說，雖然是謙虛，但陳曉乾感到她的態度是居高臨下的。「我們找個地方談談吧！」

「好！」錢醫師趕忙說，並領著她和陳曉乾去門診大樓。在過道上碰見黃映瑜，錢醫師低聲對她說：「小黃，你立刻去通知各常委來門診大樓會議室開緊急會議。」黃映瑜看了一眼和陳曉並排走著的凌志雲，似乎十分興奮，諾諾連聲地快步離開。

不一會，黃映瑜帶了二男一女進到會議室來。錢醫師給淩志雲一一介紹：「這是劉剛同志，這是謝敬文醫師，這是謝擻賢護士長，這是黃映瑜同志，都是我們的常委。」然後他對大家說：「至於凌志雲同學，不必我介紹大家都認得她。」

大家點了點頭。

「我們請凌志雲同學給我們講講形勢，然後請她幫忙解決我們醫院的問題。」

凌志雲並不怎麼推辭，便一本正經地開始講了起來，她的表情有點像領導幹部向群眾作報告的樣子。

「同志們，大家好！我並不是專門來和你們開會的，而是來看我們的陳老師的，你們的錢醫師有請，就同大家見面了。」

她把黃映瑜給她倒的一杯熱開水放到嘴邊，喝了一小口，然後繼續說：「外面的形勢十分緊張，對方從外縣調來了一大批來歷不明的人，看樣子是打手。一個月前他們就加

緊製造武器了。聽說在K大學內，他們不僅製造手榴彈，還製造化學武器。昨天他們通過廣播還狂妄地宣稱，他們正在研製原子彈呢！我們早就料到他們會有此一著，所以也加緊進行準備。我們也有製造武器的地方，我們掌握的原材料比他們要多，而且技術力量大大優勝於他們。我們有大批熟練的技師、技工，而他們主要靠學生和教師。不過，據我們所得到的情報，他們從外縣來的武鬥人員是帶備各種武器的，有些還可能是基幹民兵，把民兵的槍械也帶來了。爲了應付這一情況，我們這兩天已封存了一些單位保衛科的槍械。當然他們佔據的單位就由他們控制了。我們K大學的武裝部就有大批民兵武器，現在都落入對方的手上了。按照中央的規定，這些武器是任何人都不能動的，現在不管了！我估計，現在是五月中旬，六月初至六月中旬，可能要大打。對於大打，要一分爲二地看，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好的一面是可以徹底解決問題，不像現在這樣溫吞水，半死不活，天天這裡告急，那裡傷人。壞處是可能會有人死亡。不過已經箭在弦上了，怕也怕不來了。爲今之計，就是採取主動，先把要害的部門搶先佔領，例如，醫院和製藥廠是首先要佔領的。其次是各公共建築設施如水電、交通、通訊等。糧食供應渠道也十分重要。今天下午指揮部開常委會時，我會把這些意見在會上提出來。本來指揮部也有部署，但從目前的形勢來看，可能在時間上保守了些，而且沒有把醫院、藥廠列爲當務之急。」

「你是說，指揮部會幫助我們把對方趕走？」黃映瑜問。

「這件事不必勞動指揮部了，」凌志雲自信地笑了笑，「你們先作準備，今晚十時，我派五十個同學來這裡，勒令他們一個小時內離開，否則就要動武。」

「這正是他們的意思。」陳曉乾說。

「好！我也得走了，」她站起來，一邊說一邊離開，「我們的人，是來找錢醫師的吧？」

「是的，找我好了。」錢醫師說。

他們把她送到醫院門口。有一輛吉普車在等著她。她上了車，對陳曉乾說：「你好好治病吧，家裡的事，暫時不用擔心了。」又對錢醫師說：「拜托你們照顧好我們的陳老師。」

下午，黃映瑜帶陳曉乾到放射科，找了一個同派的技術員給他做了鋇餐造影。然後陪他回到病房，並對他說：「凌志雲走了以後，我們常委已作了全面部署，晚飯後就可全部完成。錢醫師叫我告訴你，晚飯後，你不要到醫院內的花圃去散步，呆在病房裡好了，外面可能會有危險。」

「你也上陣嗎？」陳曉乾問她。

「我會帶領幾個護士去救傷。」她淡然地說。「受傷的人，不管是哪一派的，都應該救護。毛主席說『救死扶傷，發揚革命的人道主義』嘛！」

「你真勇敢。」

「平時我們很多人連殺雞都不敢，但現在面對進攻的敵人，也就不怕了。」她天真地反問：「你怕嗎？」但她立刻又說：「你們高級知識分子，當然是比較怕的了。」

「不一定，」他說，「我們學校好些教師，是武鬥的勇敢分子，製造武器更是靠他們呢！不過，我就膽小怕事。」

吃過晚飯，陳曉乾聽從錢醫師的勸告，睡在病床上看書。然而，他內心老是感到有點不踏實。打起來會怎麼樣呢？對方的據點是離開他的病房約一百五十米遠的高幹病房。據黃映瑜告訴他，原來住院的高幹早已在對方佔據它作爲據點前，就被轉移到了一號樓。事實上，多數高幹已被原單位群眾組織勒令回原單位去接受批判了。

他看了一會書，總是看不進去，於是就起床走到對面病房，和住在那裡叫老蒙的病號聊了起來。老蒙是從省西部山區來的公社幹部，近四十歲，是個典型敦厚老實的農民。

「你患的是甚麼病？」他問陳曉乾。

「正在檢查，可能胃裡或膽裡有問題。」陳曉乾說。「你呢？」

「是肝積蟲。」他答道。「我們鄉下興吃魚生，聽醫生說魚生有傳染病蟲。」

聊了一會，他又說：「我在這裡住了十多天，醫生說要給我動手術，但一直沒有下文。聽說這裡分成兩派，影響了工作。」

「是啊。你們鄉下沒分兩派嗎？」

「觀點上有分歧，但沒有很明顯的派別組織。」

「有沒有打鬥的事情出現呢？」

「也有一些，不過是個別情況。」他說。「在我們農村，認真出來搞事的人只是極少數。我們農民是靠工分吃飯的，所以絕大多數人對搞派別不太熱心。」

陳曉乾頓然領悟到：中國之所以能夠搞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搞食住不要錢的大串聯，兩派或多派停工罵戰、武鬥，混亂了整整一年，但糧食和副食品供應還基本上正常，就是因爲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仍照常耕作，照常生產糧食和各種副食品。而且，照陳曉乾推測，如今沒有了束手束腳的領導，他們可能生產得更好呢！

到了晚上十時，這邊開始用一般喇叭廣播：「最高指示：『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重要聲明：一貫以來，我院『革造聯』的壞頭頭，勾結社會上的殘渣餘孽、牛鬼蛇神、從外縣來的勞改犯，企圖把我院變成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基地。最近更變本加厲，暗中研製細菌武器，嚴重危害我院職工及傷病員的人身安全。爲了維護無產階級專政秩序，保衛人民生命和國家財產的安全，我院無產階級革命派，應廣大革命群眾的強烈要求，勒令我院『革造聯』於一小時內撤出高幹樓，如若抗拒命令，我無產階級革命派則會強行進入接管！特此聲明！」

這個聲明一連廣播了五六遍。

不久，高幹樓的高音喇叭響了起來：「最高指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省醫院革命造反派告急！省醫院革命造反派告急！我院『聯司』的壞頭頭，在走資派的操縱、策劃下，早就蓄謀趕盡殺絕我革命造反派！現在更肆意捏造事實，羅織罪名，作爲消滅我革命造反派的借口，並從外面請來大批手持長矛刀棒不明來歷的人，把我們重重包圍！我們呼籲全市革命造反派立刻到來支援我們！」

然而，這篇告急書只廣播了一次，之後就啞然無聲了。

陳曉乾和老蒙從窗口看出去。只見高幹樓已經變得一片漆黑，而在它外面周圍，卻不停地閃爍著手電筒的光，人影幢幢，似乎都是些頭戴安全帽的大漢。陳曉乾知道，對方的電源已經被切斷。

突然，在影影綽綽的手電筒閃光中，陳曉乾看見一陣碎磚頭、石塊從高幹樓二樓和三樓向人叢飛擲而下，跟著是一陣沉重的卜卜聲。

門診部的喇叭又響了起來：「最高指示：『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正告我院『革造聯』一小撮壞頭頭，如果你們不自量力，頑抗下去，則我們將全部、乾淨、徹底地把你們消滅，決不手下留情！現在你們已經被重重包圍了，唯一的生路就是舉起雙手走出來，向我無產階級革命派投降！」

對方似乎沒有聽從命令，繼續從上面擲磚塊、石頭下來。

此時，外面顯然開始採取進攻的態勢，一陣陣密集的石塊擲向高幹樓，牆上發出被石塊撞擊的「卜卜」聲，還不時發出玻璃被擊破的「啪啦」聲。但卻沒有聽見有人說話聲。跟著是許多人從陳曉乾窗前急速走動的腳步聲。陳曉乾看見人們扛著一籮籮的碎磚頭、石塊去支援。

石塊戰正在進行得十分緊張的時候，陳曉乾忽然看見高幹樓的錐形屋頂上有好些人影在蠕動。他明白了，外面的人對裡面的人進行的石塊戰，只是一種掩護，分散裡面的人的注意力，使他們的另一部分人不被注意地爬到屋頂上去，從屋頂往下面攻。

屋頂的人逐漸消失。不久，就聽見裡面有人高叫救命聲和激烈搏鬥的響聲。與此同時，

石塊戰戛然而止。過了一會，高幹樓的電燈突然亮了起來。陳曉乾看見一批人押著一批舉起雙手的人從樓梯走下來，不少人頭破血流。

戰鬥歷時約半個小時而結束。

陳曉乾一直在心驚膽跳。現在看到那些鮮血滿面的人，更是十分害怕。

「你怕嗎？」他尤有餘悸地問老蒙。

「怕，這樣的武鬥實在可怕，」老蒙說，「當年我在山區打游擊，是用槍的，打死打傷人也打得乾脆俐落，不像剛才那麼可怕！」他也尤有餘悸。

陳曉乾在省醫院呆了一個星期。經過各種檢查證實，他只是患了腸胃炎。於是他堅持要出院。錢醫師也不勉強。

陳曉乾出院的前一個晚上，他們五個常委開了一個茶會歡送他。黃映瑜還依依不捨地叮嚀他有空回來探望他們。

(三)

陳曉乾回到財經學院，只見到處都修築了工事。尤其是面對 K 大學的北門，架了兩重鐵絲網，據說已通了生電。

凌志雲看見他回來，十分高興，對他說：「陳老師，你回來得正好。我們『聯司』在總部成立了一個革命大批判組，成員共有七人，我已推薦了你。這是個不定時的組織，有任務時才去。大概要到我們解決了對方，搞革命大聯合時才正式開始工作。」

「要消滅他們嗎？」

「不是消滅，而是打散他們。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

「我們甚麼時候才能解決對方呢？」陳曉乾問。

「爭取在六月中旬全面解決。」她答道。

「現在是五月中旬，還有一個月的時間。」

「目前防禦方面已經準備得差不多了，」她說，「但在進攻方面，我們的實力仍不夠。」

「我們的人不是比他們多嗎？」

「我是說武器不夠。」

「他們有很多槍械嗎？」

「他們從縣裡的人武部弄來了許多槍械，包括自動步槍和機關槍。」

「這樣我們就被動了。」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

「我們也要到縣裡的人武部弄槍械嗎？」

「現在已經遲了，況且我們要獲得些更加精良的武器，才能戰勝他們。」

「這不就成了打內戰嗎？」他有點不安起來。

「差不多啦！」她無可奈何地說。

「那麼，我們到哪裡去弄到精良的武器呢？」

「你還記得我們學校後面有一野戰部隊嗎？」

「你是說八三 xx 部隊嗎？」

「是的。他們跟我們同一觀點。」

「但中央規定軍隊是不准介入文化大革命的呀！」

「所以，我們就得想個好辦法，比如說，去搶！」

「搶？」陳曉乾大吃一驚。

「這是絕密，只有我們高層討論過，你要保密。」

「當然！」只有高層知道的事，她也告訴了他，他知道自己受重用的程度，他對她更

加感激，對「聯司」也更有依附感了。

「我們現在的工作，就是要在這方面造些輿論，把他們的注意力引開。至於用甚麼策略，我們是會研究的。」

「甚麼時候動手？」

「盡快，總之不能遲了。遲了他們先動手，我們就更被動了。」

陳曉乾和政宣部的老師們一起，根據指揮部提供的材料，天天炮製文章，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揭露對方積極準備全面動武；二是呼籲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提高警惕，以防對方發動突然襲擊；三是號召對方的群眾認清他們頭頭的真面目，反戈一擊。對方也加緊宣傳攻勢，其內容也是這三個方面。而在用詞和語氣方面，雙方都不斷升級。最後雙方都把他們之間的矛盾，說成是敵我矛盾。

這樣相持了幾天。到了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立刻制止武鬥》的社論，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咒罵，也不能用拳頭，更不能用刀槍，只能用討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一句話，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讓群眾講話的方法。」

陳曉乾在此之前，也聽說全國各地都發生了武鬥，而武鬥據說是走資派和別有用心的壞人挑動起來的。現在看來，問題比想像的要複雜和嚴重得多。否則毛主席就不必來這麼一個指示了。

究竟是誰挑動武鬥呢？照他的看法，在 **K** 大學內，似乎沒有走資派和壞人挑動武鬥。武鬥之所以發生，是因爲出現了不同觀點的派別。他們爲了維護自己的觀點，最初是爭論，跟著就是對罵，最後就是大打出手。造成了積怨之後，就變成勢不兩立了。其實陳曉乾是極不願意見到這種情況的。但這種對立情緒現在變得如此之深，又各自佔據了地盤，雙方都成了戰時動員組織，到了我不打你，你就會吃掉我的勢不兩立的嚴重地步，他也不好說些甚麼了。既然大局如此，他也無能爲力，只能硬著頭皮幹下去。

然而，第二天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路明燈 — 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社論最後一段引用毛主席的指示：「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後還必然要進行多次。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爲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千萬注意，決不可喪失警惕。」這使陳曉乾感到十分不理解。正當中央號召革命大聯合、成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而前一天的社論所引述毛主席的話，也是爲了促使不同派別群眾的聯合而發的，爲甚麼今天又提出文化大革命以後還必然要進行多次呢？

陳曉乾把自己的想法和高雲漢說了。高雲漢說：「毛主席昨天的指示，唯一的目的是制止武鬥，因爲武鬥對生產不利。而今天的指示，是說明不必急於搞大聯合，也就是說，要把階級鬥爭搞深搞透，才能水到渠成地建立有革命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有好些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省市同樣發生武鬥，就是例子。」

「這樣分析形勢很新鮮。」

「是了，」高雲漢似乎想起甚麼，「因你進了醫院一段時間，所以有一件事你不知道。」

「甚麼事呢？」

高雲漢在資料櫃裡找了一會，找到了一份傳單來，遞給陳曉乾，說道：「你看看那些標上著重號的文字，就會明白的了。」

陳曉乾接過來看，題目是毛主席在六七年五月一日《對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的講話》。這講話很長，多是毛主席對文化大革命的論述和經驗總結。

下面的一些話特別重要：「姚文元的文章不過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信號，所以我在中央特別主持制定了五月十六日通知……這個通知中已明顯地提出了路線問題，也提

出了兩條路線的問題。當時多數人不同意我的意見，暫時只剩下我自己。說我的看法過時了，我只好將我的看法帶到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去討論。通過爭論我才得到了半數多一點的同意。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政策，策略上講大致可分爲四個階段，從姚文元同志文章發表到八屆十一中全會，這可算做第一階段，這主要是發動階段。八屆十一中全會到『一月風暴』，這算做是第二階段。第三階段爲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及《〈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以後，可算做第四階段。第三、四階段都是奪權問題。第四階段是在思想上奪修正主義的權，奪資產階級的權。所以這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決戰的關鍵階段，是主題，是正題。本來『一月風暴』以後，中央就一再著急大聯合問題，但未得奏效。後來發現這個主觀願望是不符合階級鬥爭客觀發展規律的。因爲各個階級、各個政治勢力都還要頑強地表現自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沒有任何阻力地泛濫出來了，因此破壞了大聯合。大聯合，捏是捏不成一個大聯合的，捏合了還是要分。所以中央現在的態度只是促，不再捏了……在這個問題上是有很多例子可以說明的。北京市的工代會、紅代會、農代會，除了農代會打得比較少一點外，工代會、紅代會彼此打得都熱鬧，看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也還得改組。

「這次文化大革命出了兩千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下次可能出四千。這次文化大革命代價是很大的，雖然解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問題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決的，但這次文化大革命後，起碼要鞏固它十年。一個世紀內至多搞上它兩三次，所以必須從挖修正主義根子著眼，以增強隨時防修、反修的能力。

「對待幹部必須首先建立一個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較好的信念，不能離開這個階級觀點！對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領導幹部，就要保，要理直氣壯的保，要從錯誤中把他們解放出來。就是走了資本主義道路，經過長期教育，改正了錯誤，還是允許他們革命的。真正的壞人並不多，在群眾中最多是百分之五，黨團內部是百分之一至二，頑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只是一小撮。但這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必須作爲主要對象打，因爲他們的影響及流毒是深遠巨大的。所以也是我們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要提高警惕，尤其在鬥爭的關鍵階段，更要防止壞人鑽空子。所以大聯合應有兩個前提：一是破私立公，一是必須經過鬥爭。不經過鬥爭的大聯合是不能奏效的。」

「難怪！」陳曉乾加重語氣說。

「你是說，難怪全國的武鬥越打越起勁嗎？」

「是的。既然毛主席認爲大聯合的主觀願望是不符合階級鬥爭的客觀發展規律，就算我們一派遷就對方搞大聯合，也是捏不成的，何況毛主席重申頑固的走資派只是一小撮，更提出對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領導幹部，就是要理直氣壯地保，那麼，雙方都可以說支持對方的幹部是頑固的走資派，支持自己一派的是革命領導幹部，又哪能聯合得起來呢？」

「不要說大聯合，就連武鬥也是有理由的呢！」高雲漢說。「毛主席提出大聯合有兩個前提：一是破私立公，一是必須經過鬥爭。並特別指出，不經過鬥爭的大聯合是不能奏效的。對方不是在高喊：武裝鬥爭是實現革命大聯合的必由之路嗎？」

陳曉乾沒有做聲，雖然他仍然覺得，黨中央和毛主席應該盡快表明哪些是走資派，哪些不是走資派，這樣就可以避免發生傷人、死人的事件，也可避免工農業生產受到破壞。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經歷，使人回想起來都寒心。但他又覺得，毛主席是想讓幹部們在群眾運動中受到更多的考驗，所謂「各個階級、各個政治勢力都還要頑強地表現自己」，可能就是這個意思。於是，他也只好暫時撇開一切顧慮，無可奈何地安心下來，去和戰友們一起繼續戰鬥了。

吃晚飯時，凌志雲對陳曉乾說：「現在我們有相當一部分同學去了支援其他單位，有

些還去了執行十分艱巨的秘密任務，所以我們這裡的防守力量就差了些。常委決定你們這些壯年教工也要守夜，可安排在上半夜。」

「我們教工可以守夜嗎？」

「不要害怕，可以和同學配搭嘛，而且每個守夜的人都發一支衝鋒槍。」

「我還不懂得打槍呢！」他感到有點害怕。

「明天開始，大家都去靶場練習射擊！」她說完就走了。

「我們哪裡來的槍呢？」陳曉乾問。

「對方拿走了學校武裝部全部槍支，包括兩挺輕機槍，來對付我們，我們怎能赤手空拳呢？」趙敏老師說。「聽說我們也從別的地方弄來了一些。」

陳曉乾的心沉了下來，他想：用石塊、木棒武鬥，雖然把人打到頭破血流，但還未聽說過打死人。現在用槍，後果就嚴重了。但他沒有說出來。

(四)

陳曉乾和一批教工到離開財經學院十多華里一個山崗的靶場練習射擊，由作戰部長吳洪斌帶隊和指揮。主要是練習衝鋒槍射擊。陳曉乾打了幾次，就基本上掌握了要領，竟打出個優秀來。其他教工的成績也不錯。

「以後還來練嗎？」收隊時，一位老師問吳洪斌。

「練習一次就夠了，」吳洪斌答道，「一來是子彈寶貴，二來是這種衝鋒槍後座力不大，容易掌握，必要時向對方亂掃一梭子彈過去，也能打中，不像步槍和手槍太重或太輕，不易瞄準。」

晚上十時，陳曉乾被安排守衛對住K大學南門的財經學院大門口一個暗哨。他分得一支衝鋒槍，除了槍上入滿了子彈之外，還配了一條子彈帶，裡面裝有一梭備用子彈。和他一起值班的是物理系學生劉才照。他是個樣貌敦厚農村出身的小伙子。

劉才照對陳曉乾說：「這是你第一次值班，首先不要緊張。現在你的衝鋒槍已扣上了保險蓋，有甚麼動靜需要開槍射擊時，一定要先揭開保險蓋，不然就打不響了。還要找個防禦的地方，遮掩自己的身體。你不必擔心，我會和你保持呼應的。」

「看見甚麼人走過來都要開槍嗎？」

「晚上這個時候，應該不會有人向我們這個校門走過來的，除非是敵對分子，那就當然要開槍了，格殺勿論！」

「也可能是自己人呢？」陳曉乾說。

「有可能，」他說，「但他一定知道暗語。噢，我差點兒忘記告訴你，我們今晚的暗語是問：『下定決心』，答：『爭取勝利』。」

陳曉乾知道，在校門外約十米處，已架上了粗大的鐵絲網，據說晚上十時開始上了生電。校門大閘已關上並上了鎖。

陳曉乾把守的碉堡是新修建的四乘六呎大小，高出校門圍牆兩呎左右，用水泥石屎砌成，十分堅固。靠頂上的正面和側面，有一長方形高一呎的炮眼。裡面空氣不流通，泥地上有點潮濕，散發出發霉的氣味來。最討厭的是那幾隻在耳邊不停地嗡嗡作響的餓蚊子。幸好吳洪斌預先告訴他穿長褲和長袖衫，否則就難於應付了。但這一來，就更加悶熱，汗流不止。

劉才照在西翼的碉堡，也是一樣的形式，離開陳曉乾的碉堡約一百多米。當然，據他所知，校內到處都設有碉堡，不過以東南西北各大門為重點，而對準K大學的北門及東門的大門由K大學的同學把守，其餘地方則由財經學院的學生把守。

到了十二時半，陳曉乾感到很睏，但他不敢稍有鬆懈，提起精神，監視著前方。

忽然看見鐵絲網之外一百多米凹凸不平的荒地上，有幾叢稠密的茅草，似乎有人在其中活動。他一陣緊張，立刻撥開衝鋒槍的保險蓋，提起槍，作準備射擊狀。不過，他的手已顫抖得非常厲害，手指也麻木起來。

但是，那幾叢茅草不動了，他緊張地監視了十多分鐘，看見再也沒有甚麼動靜，他才安心下來，但早已冒出一身冷汗。

好不容易才熬到兩點鐘，有兩個學生來接他們的班，他才和劉才照一起回宿舍去睡覺。

「你剛才有沒有發現甚麼動靜呢？」他問劉才照。

「一點多鐘的時候，他們派了一個小分隊偵察我們的情況。你沒有發現嗎？」

「我發現了，我還想開槍呢！」

「離開那麼遠，開槍也打不到。」劉才照說。「衝鋒槍的射程並不很遠，要在五十米的射程內才有作用。」

「如果壓不住他們，他們衝過來怎麼辦？」

「所以叫衝鋒槍！」

「是不是向吳洪斌報告這情況呢？」

「我剛才已向接我們班的同學交待了。待會我會向吳洪斌報告的。」

「他們偵察的目的是甚麼呢？」陳曉乾問。

「當然是要摸清情況，以便進攻我們。」

「我們真的要加倍小心了。」

「但我們不能那麼被動。」劉才照說。

「我們也要進攻他們嗎？」

「當然，我們要以攻爲守！」他說。「我向頭頭們提過這個意見，他們認爲我的意見很好，但力量仍不足，現正積聚力量。」

「怎麼積聚力量呢？」

「主要是多弄些槍械。」

「到哪裡去弄呢？」

劉才照立刻把聲音放得很低地說：「到解放軍那裡去搶！」

凌志雲曾對他說過類似的話，並囑咐他不要洩密。現在看來這不是絕密了。但他還是說：「年初全國有些地方要揪軍內一小撮，衝擊軍事機關，因此中央軍委在二月二十一日發出《通知》，宣佈中央軍委一月二十八日頒布的《八條命令》適用於地方，其中第五條規定，今後一律不許衝擊軍事機關。」

「你落後於形勢了！」劉才照說。「外地有些地方開始是一些組織向解放軍搶槍，解放軍也根據中央軍委的《八條命令》予以反擊，造成了流血事件。爲此，中央軍委又於四月六日發佈《十條命令》，指示軍隊，對於受蒙蔽前來衝擊軍事機關的群眾，不准開槍，不准隨意捕人，要採取說服教育的方式。聽說還實行三不主義。」

「甚麼是三不主義呢？」

「就是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等。」

「壞人不是有機可乘嗎？」

「所以，我們就要先下手爲強，不要給對方先搶了。」

「我相信對方會比我們更快行動。在造反方面，他們的確是不擇手段的啊！」陳曉乾擔心地說，「如果重型武器都落在他們手上，我們就沒有立足之地了。」

「你放心好了，」他笑了笑，「駐本地的解放軍多數是同我們一個觀點的，我們已通知他們把槍械藏好了。」

「總也有與他們同觀點的部隊啊！」

「當然也有一些，所以就不能不向解放軍搶槍械了。」

回到宿舍，陳曉乾久久不能入睡。若雙方都搶了解放軍的槍支大炮，武器對峙，將來死傷是不可避免的了。以後的局面又怎樣收拾呢？像他那樣成了對方痛恨的「黑師爺」，隨時都有可能被人用槍暗殺。

他睡到中午才起床。吃過午飯，中文系的余日中老師對他說：「你最好下午睡個夠，晚上可能有突擊行動。」

「突擊行動要我們教師參加嗎？」

「聽說是自願參加。」余老師說。

「甚麼突擊行動？」

「我也不確實知道……」他忽然把聲音放得很低，「聽說去搶槍！」

「到哪去搶？」

「頭頭們保密。這是應該的。」

「今晚誰去守夜呢？」

「今晚由年紀較大的教工去守夜。」

「不如由女同學去好些。」

「聽說女同學要全部出動去搶槍。」

「女同學能搶嗎？」

「人多一點總有好處，至少可以助助威嘛！」

到了晚上十二時，陳曉乾被高雲漢叫醒：「凌志雲叫你也到操場下面集合。」

「搶槍嗎？」

「是呀。」

「你去嗎？」

「我不想去。」

「那我也不去。」

「但是，凌志雲指定政宣部派兩個人去，其中一個就是你！」

陳曉乾只好無可奈何地穿好衣服到操場去。

作戰部長吳洪斌在操場宣佈任務：「我們的目標是十里亭的八三xx部隊。現在男同學三百五十人，女同學二百五十人，共六百人。另有政宣部的陳老師和余老師，他們不動手，只當觀察員。男同學由我指揮，分成七個突擊組，每組五十人。第一組和第七組由邱峰帶領，向特定地方突擊搶槍炮，並把搶得的武器彈藥運出公路，那裡有汽車接應。女同學則由凌志雲指揮，任務是死命纏住解放軍戰士。據說外地的一些群眾組織向解放軍衝擊時，用女同學打頭陣，甚至有意在混亂中解開自己的衣服，大哭、大鬧，轉移解放軍的注意力。我們不用那一套，但一定要死命纏住他們，使我們能勝利完成任務。」

陳曉乾這時才知道，他們早已佈置好，而且連藏槍械的地方也打聽了出來，看來解放軍內部有人通風報信。

吳洪斌宣佈行動開始，男同學分隊走在前面，女同學跟在後面。陳曉乾跟在凌志雲身後，走在隊伍的最後面。他們用小跑的步伐向前整齊跑去。除了腳步聲之外，就是一片沉靜。大約跑了一個小時，他們來到一座營房，就停了下來。

把隊伍集合好之後，凌志雲站在女同學隊伍面前，對她們說：「首先大家一起學習毛主席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大家齊聲朗讀完了以後，她繼續說：「這次行動，關係到我們『戰司』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也關係到我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命運的大事，也是階級鬥爭的需要。我們的一貫方針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是，我們若是手無寸鐵，而對方則用機關槍大炮武裝起來，我們能生存嗎？這樣我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將會毀於一旦。所以我們這次行動，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大家要施展渾身解數，把解放軍戰士緊緊纏住不放。他們不

過是一營人，幾百戰士，我們的人數超過他們。而他們是守，我們是攻，對我們有利，大家一定要努力！」然後她轉身對陳曉乾和余日中說：「你們從旁觀察好了。」

那邊廂，吳洪斌也已佈置完畢。

凌志雲用手掌抹了抹額上的汗水之後，就帶領女同學排著方塊進逼營房大門。營房門外哨崗前的解放軍喝道：「停止前進！」

「我們是 K 大學『戰司』的紅衛兵！」凌志雲報上了名。「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為了打退『革造聯』用槍炮圍剿我們，為了保衛毛主席、保衛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為了把本省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我們特來向你們借用一些槍支彈藥，待我們的任務勝利完成後，當如數奉還！」

「停止前進！」一個衛兵舉起了槍。

隊伍停了下來。陳曉乾回過頭來，只見邱峰帶領的兩個突擊隊和吳洪斌帶領的五個突擊隊已到達了營房的東西兩邊側門，離開約一百米遠的地方，按兵不動。

可能哨崗裡的哨兵已打電話向內報告，不久，有三四個軍官模樣三十出頭的人走了出來。其中一人手上捧著文件，向同學們高聲唸了起來：「最高指示：『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現在我向大家宣讀中央軍委《八條命令》的第五條：「對於軍事領導機關問題……今後則一律不准衝擊……」

前排的女同學，不等他唸完，就一窩蜂地衝進了營房，陳曉乾和余日中也跟著衝了進去。營房內響起了陣陣哨子聲，一下子就走出許多解放軍戰士來，攔住女同學們的去路。這正中了同學們的下懷，她們個個奮不顧身撲向解放軍身上。解放軍對女學生似乎頗有顧忌，只好步步後退，但女同學們則越幹越起勁，竟把解放軍重重包圍起來。忽然聽見西邊側門有人高聲呼叫：「不好了，他們衝進來搶槍炮了！」

在大院裡正在和女同學糾纏的士兵，急忙要擺脫她們，以便轉身去支援，但女同學此時更加兇狠，不顧一切地緊緊把士兵抱住，甚至兩個或三個抱住一個士兵。經過十多分鐘的猛烈掙扎，有一部分士兵成功掙脫了，匆忙往營房裡跑去，但女同學卻緊跟不捨，追了進去。陳曉乾也跟了進去，只見男同學們已成功地把一批批槍支彈藥源源運了出去。裡面為數不多的士兵似乎並不太積極攔阻。

那些掙脫女學生糾纏走進內營的士兵，倒是十分認真積極去搶回男同學手中的武器彈藥，但在隨尾而來的女學生阻擋下，成功率不高。

半個鐘頭後，搶槍行動全部結束。所搶得的槍支、大炮、彈藥無數，都裝上了早已停在十里亭公路旁的五輛大卡車上。

凌志雲帶領兩個女同學，在營房門口牆上貼了一張預先準備好的海報式的「感謝信」後，就離開了。但解放軍卻沒有追來。

五部帶篷卡車滿載槍支彈藥，在吳洪斌、邱峰和其他骨幹的押運下離開了十里亭。

陳曉乾跟著隊伍，於凌晨三時回到財經學院。在學院操場進行了檢查，發現有不少同學受了傷，尤其是女同學，不過多是些皮肉外傷。

陳曉乾又睡了一整天，到下午四時才起床。吃晚飯的時候，對方的喇叭忽然廣播一則嚴正聲明，指出「戰司」內的壞頭頭，國民黨殘渣餘孽、牛鬼蛇神，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搶奪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槍支彈藥和大炮，妄圖用來消滅革命造反派，以達到其保護走資派過關、扼殺本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罪惡目的。聲明表示：他們將會採取相應的行動，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嚴重後果，概由「戰司」的一小撮壞頭頭負責。

據說，第二天晚上，「紅聯」也搶了郊區駐軍另一個部隊的槍支彈藥。整個氣氛立即加倍緊張起來。

第六章 醉臥沙場

(一九六七年六月 — 一九六八年六月)

(一)

財經學院內變得十分繁忙。有些工人正在指導學生挖壕坑、修築防禦工事，還在四座五層大樓上修建炮台。陳曉乾覺得，最好的制高點應該是水塔頂樓，它和K大學的水塔遙遙相對。

陳曉乾看見在水塔腳有幾個學生，在吳洪斌的指揮下，正把一枚機關炮搬上水塔頂層。

「你們懂得打炮嗎？」陳曉乾問。

「我們已請了市人武部的一位同志教過我們了。」吳洪斌答道。

「你們已經打過炮了？」

「在靶場上打過一輪，也不難掌握。我們有相當一部分同學已學會了使用各種槍炮。」

「對方也有了槍炮啊！」

「是的。現在是誰能控制制高點的問題了。」

「他們的水塔和我們這個水塔的高度差不多，很難說誰更勝一籌。」陳曉乾說。

「以所我們必須搶先行動！」

「怎麼搶先行動？」

「把他們的水塔炸掉！」吳洪斌堅決地說。

「炸掉？」陳曉乾有點不相信，「機關炮能把水塔擊毀嗎？」

「當然不能夠，得想直接的辦法。」

「直接的辦法？」陳曉乾吃了一驚，「怎樣的直接辦法呢？」

吳洪斌沒有答他，只顧和同學們把分拆了的炮搬上水塔。看見他們搬得滿頭大汗，陳曉乾不好意思袖手旁觀，於是就回宿舍去了。

凌志雲這兩天沒有怎麼佈置陳曉乾寫文章，而對方自廣播過那篇嚴正聲明之後，也沒有再播甚麼稿子了。陳曉乾覺得這是一種不尋常的平靜，使人意料不到的事可能會發生。

高雲漢告訴陳曉乾，「戰司」的頭頭，這兩天正在動員在K大學內有家屬的教工，把他們的家屬撤出學校，安排他們到省委大院內暫住。

「這麼說，就要大打了？」陳曉乾憂心忡忡地問。

「那是不可避免的了。」高雲漢說。「全國也是這個形勢。」

「中央爲甚麼不制止呢？」

「怎麼不制止，」高雲漢說，「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就發表過《立即制止武鬥》的社論，呼籲群眾停止武鬥。」

「但自那以來，武鬥一直在升級。我認爲中央應出動軍隊收繳各派的武器。但目前的形勢是，解放軍的武器很容易就被群眾組織搶到手。」

「中央有它的難處，」高雲漢說，「三不主義也是從這個難處考慮的。如果解放軍不實行三不主義，壞人煽動群眾去搶解放軍的槍支彈藥，以此來造成大規模流血事件，這樣，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就會被轉移。」

「現在這樣，長此下去，也不是個辦法啊！」

「中央可能正在考慮對付的辦法呢？」高雲漢說。「我相信不久中央會有文件下達。」

下半夜二時左右，陳曉乾突然被一陣密集的機關炮聲驚醒。他立刻爬起床。高雲漢也醒了過來。

「怎麼回事？」陳曉乾問，「是不是他們向我們發動襲擊？」

又是一陣陣猛烈的機關炮聲。

「我們去看看。」高雲漢說。

他們來到操場，看見很多人已經聚集在那裡了。陳曉乾現在聽清楚了，除了不時有機關炮的響聲外，還夾雜著不停的輕重機關槍聲。大家互相詢問發生了甚麼事。

正在亂哄哄之際，凌志雲出現了。

「我們要把他們的制高點水塔炸掉！」她對大家說。「如果他們把搶得的大炮安放在水塔頂上，我們就會受到很大的威脅。」

「那不是很危險嗎？」有一個老師說，「他們的炮火是很厲害的啊！」

「毛主席說過，這次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大決鬥。我們要用解放戰爭時期解放軍炸國民黨碉堡的拼死精神上陣！現在我們的炮火正在掩護我們的突擊手進攻！」凌志雲說。

陳曉乾心情十分緊張，他擔心會死人。眼看大家都是自己的學生、同事，如今只是爲了不同的觀點，竟然要大動槍炮。他不能夠確切解釋爲甚麼會發展到如此地步。

這邊的炮火忽然停了下來。陳曉乾感到氣氛有點窒息。忽然從 K 大學校園裡響起了巨大的爆炸聲。大家立刻向發出響聲的方向看去，只見冒起一條直衝天空的火焰。跟著雙方又響起了密集的機關槍聲。十分鐘之後，只見有七八個學生喘著大氣從 K 大學那邊跑回來，其中有人背著兩個全身軟綿綿的人。

凌志雲立刻衝上前。吳洪斌當即叫道：「快叫汽車！」一瞬間，汽車就開到面前。他們把那兩個同學搬上了汽車後，由吳洪斌和另外兩個頭頭陪著上了車。凌志雲本想跟著去，但吳洪斌叫她堅守大本營，以防對方襲擊。

「怎麼回事呢？」凌志雲問回來的同學。

「我們順利地挖通坑道直達他們的塔腳，並裝上了五十公斤炸藥。我們撤退時，被他們守衛在水塔邊的人發現了，立即向我們開火。劉才照和朱祥貴兩同學沒留意，被他們掃來的一輪機關槍子彈擊中了。」

「擊中要害嗎？」凌志雲急忙問。

「他們身中多槍，看來已經死了！」其中一個同學哭著鼻子說。

「他媽的！」凌志雲憤怒得哭叫起來，「不報此仇，誓不爲人！」

「當我們把他們背到離開二百米距離的時候，操縱雷管的同學就按了掣，把他們的水塔炸了一個大窟窿，以後大概不能在上面安裝大炮了。」

「好！炸得好！」凌志雲用手掌拭著眼淚，然後轉身對陳曉乾說：「陳老師，立刻寫個簡短的廣播稿，聲討他們殺死我們兩位同學。要警告他們，一定要血債血還！」

陳曉乾的廣播稿播出後不久，對方也廣播了他們的嚴正聲明，說「戰司」的壞頭頭吳洪斌帶領十多名亡命之徒，用幾百公斤炸藥炸毀了學校的水塔，在事件中炸死了生物系學生王耀章，炸傷同學多名。他們表示，一定要化悲憤爲力量，以血還血！

陳曉乾感到十分痛心，果然鬧出了人命，而且都是青年學生。現在並不是戰時，沒有同甚麼國家打仗，也沒有當年那樣發生內戰，怎麼會有流血死亡事件發生的呢？這算是甚麼呢？內戰？但這樣的內戰，也和文化大革命本身一樣，是史無前例的了。他預料：今後一定會有更大規模的真槍實彈武鬥事件發生。

凌志雲和其他骨幹立刻召開緊急會議。十五分鐘後，他們進行了緊張的佈置，加強了守衛。水塔上的機關炮每隔十分鐘射擊一次。各制高點上的重機槍也不時響起來，向 K 大學校園射去。雙方的高音喇叭反覆播放剛才各自廣播過的稿子。

到了第二天中午，兩個被打死的同學的屍體，用汽車從醫院運回財經學院。

晚上八時，兩死者的父母從縣裡的鄉下趕來。他們看到自己兒子的屍體，都傷心欲絕。

凌志雲和其他同學多方勸慰他們。

同學們用木板釘了兩副棺材，把屍體裝了進去，釘好後，就埋在學院大操場東邊的土丘上，並舉行了簡單的儀式。凌志雲含著眼淚，宣佈「戰司」常委會決定封他們爲「烈士」。許多人都哭了。大家紛紛表示，一定要學習他們以鮮血和生命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和以毛主席爲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精神，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陳曉乾不禁也傷心地哭了起來。他曾和劉才照守過夜，他是個極關心人的學生。

後來進行募捐。陳曉乾把身上的一百元現金全部捐了出來，是捐得最多的一個。共捐得約一千元，兩家各分得五百元，算是一點經濟上的支持。

馬成寬回來參加兩位同學的葬禮，「聯司」總部也派來了兩名代表。馬成寬腰間佩著一支手槍，顯得有點像戰時裝束的樣子，他向大家作了一個簡短扼要的形勢報告。他說：「今年一、二月間中央軍委頒布了《八條命令》，所以我們本來是無意奪取解放軍的槍支彈藥的。但是對方先搶了解放軍許多槍炮，還嫁禍於人，說是我們幹的。他們還在鐵路線架起機槍，搶奪大批援越抗美的物資，其目的就是針對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因此，我們不得不採取自衛行動，這點解放軍對我們是理解的。現在大家都看得到，如果不是他們搶了槍支彈藥，就不會發生今天死人的事件。估計這僅僅是個開始。縣下面的城鎮，也分成了對立的兩大派，武鬥也逐漸蔓延到各地。下面的壞人，多數參加了『革造聯』，因他們是少數派，怕受到清算，都紛紛逃到大城市的同派組織來躲避。這是一批兇悍的亡命之徒，『革造聯』就利用他們在戰鬥中打頭陣。所以大家要認真注意。碰到這種人就格殺勿論。總之，我們必須作好充分的思想準備，作好最壞的打算。」

陳曉乾感到更加憂心忡忡。隨後的幾天，在市的範圍內，則到處槍聲卜卜，炮聲隆隆。陳曉乾和高雲漢他們也曾到過市上去看看，發現街上行人稀少，他們往往要繞過到處林立的據點匆匆而過。

一天，凌志雲對陳曉乾說，抓到兩個從縣裡來的壞人，已經把他們關了一個晚上，吳洪斌正在審問他們，她要他也參加審問，以便寫一篇有關的宣傳稿。

凌志雲把陳曉乾帶到一個小房間，那原是個密不通風的儲物室。那兩個人都三十五六歲年紀，看樣子不像兇悍武鬥的人，倒是有幾分斯文。他們已被反手縛著。

凌志雲問他們：「你們是甚麼人？從甚麼地方來？屬於哪一派？闖入我們的禁區有甚麼任務？」

其中一個驚慌地答道：「我叫楊德標，他叫蘇立文，都是C縣高中的教師，參加了『革造聯』，被『聯司』趕出了學校，無處棲身，所以到省城來躲避一下。」

吳洪斌喝道：「你撒謊！鬼鬼祟祟闖入我們禁區，必有內情，坦白交待，饒你們一條狗命！」

那個叫蘇立文的立刻用顫抖的聲音說道：「我們不知道是你們的禁區，其實沒有任何目的。」他的身體似乎十分虛弱。

「你們在這個時候出現，肯定有鬼！」一個學生說。「你們一定是奸細！」

「不，我們真的不是！」楊德標說。

「你說你們是到省城來躲避一下，但爲甚麼你們身上只有兩斤糧票、幾塊錢呢？」吳洪斌問。

他們答不出話來。

「你們住在甚麼地方？」陳曉乾問。

他們仍然沒有回答。

「我問你，你們住在甚麼地方？怎麼不回答呀？」凌志雲喝道，「你們不是要施刑才說吧！」

楊德標才結結巴巴地說:「我們被趕出學校時,甚麼都來不及帶。來省城的目的,其實是要找 K 大學的『紅聯』,因爲我有一個老同學在 K 大學化學系教書。我們想求他們暫時收容我們,等到局勢平靜後,我們才返回 C 縣,或者借點錢和糧票給我們,使我們能返回廣東老家暫避。」

「你們一定是奸細!」那學生說。「從實招來,是誰派你們來刺探情報的?」

「我們真的不是奸細。」楊德標說。「我們都是外地人,在這裡人生地不熟,怎會做奸細呢?如果不信,可以找 K 大學化學系的張遠帆老師問問。」

「至少你們在縣裡幹了壞事,才跑出來的!」吳洪斌說。「我們要把你們押回原單位去!」

聽了他的話,他們兩人突然面色大變,連忙哀求說:「請你們開開恩,千萬不要把我們送回去,否則我們就沒命的了。其實我們甚麼壞事都沒有幹過,就是不該參加『革造聯』!」

凌志雲把吳洪斌叫到外面,過了一會,再回來對那看守的學生說:「先把他們關起來,我們會處理他們的。」

陳曉乾跟著他們走出小屋。

有不少師生走過來問:「他們是不是奸細?」

「現在還未確定,似乎不大像。」凌志雲說。

「他們是從 C 縣來的,是 C 縣高中的教師,那一派的人,被趕了出來,到 K 大學來找舊同學,誤闖我們的禁區。」陳曉乾說。

「不要相信他們的鬼話!」有人說,「我們要把他們押到劉才照和朱祥貴的墳前,生鍘了他們,以祭奠劉朱兩同學在天之靈!」

「我們一定要弄清楚才好行動!」陳曉乾急忙說。

「管他們是不是奸細!他們既然可以打死我們的人,我們就是血債要用血來還!」許多人憤怒地高聲說,變得有點群情洶湧起來。

「你們放心,」凌志雲對大家說,「我們知道該怎樣處理的。」

人們很不願意地散去了。但陳曉乾隱約地聽到一些學生憤怒地低聲說:「不管那麼多了,今天晚上我們就去把他們幹掉,挖出他們的心肝去祭奠劉才照和朱祥貴兩同學!」

陳曉乾心中感到震驚。他決定去救他們。

晚上是陳曉乾和土木系的一位同學值班。到了十一時左右,他走去對那同學說:「我有點要事要回宿舍一下,一會就回來,請你關照一下我那邊的哨崗。」

他離開哨崗後就直奔那小屋。門倒是沒有上鎖,也沒有人把守。他走了進去,聽見有人喘氣聲。他把手電筒射在手帕上,不讓光線太暴露。只見那兩個人被捆縛得十分結實,從脖子捆到雙手、雙腳,嘴巴都塞上一團碎布。楊德標在掙扎著。

陳曉乾把他身上的縛鬆了,並拉出他口中的布碎。他正想說話,陳曉乾用手勢制止他。他又去解蘇立文的縛,但發現他全身冰冷。他立刻推了他兩下,他沒有任何反應,他又把手放在他的鼻子前面,發覺連一絲氣息都沒有了。他大吃一驚,於是就停止了鬆縛。

他低聲地催促楊德標說:「他已經死了!你自己快逃走吧!」

「死了?」楊德標上前把手放在蘇立文鼻子前好一會,忽然哭出聲來。

「快跟我走,否則你也會沒命的!」陳曉乾推了他一下。於是他就跟著陳曉乾跌跌撞撞地走出小屋。

陳曉乾把他送到北門。

守衛北門的財經學院學生向陳曉乾呼暗語:「紅燈高照!」陳曉乾立即答道:「後繼有人!」

就讓他們出了北門。

陳曉乾對楊德標說：「你往這條路走去，到達一棵大榕樹後，就向左轉入一條通往一個茅草棚的小路。在破草棚後面，你就找個隱蔽的地方躲起來，到了天亮，你會看到 K 大學的東門，就可以進去了。」

(二)

第二天天還未亮，陳曉乾被一陣嘈雜聲驚醒。他知道發生了甚麼事。他起了床，正想出去，高雲漢匆忙回來，喘著氣對他說：「昨天抓到的那兩個人，一個死了，一個跑了！」

「怎麼會死的呢？」

「估計是把他的脖子縛得太緊，而他又有病。」

「另一個怎麼能跑掉的呢？」

「那就不知道了，可能是綁得不牢，他自己掙脫了繩子跑了。」

「也可能是有人把他放走的呢？」陳曉乾一本正經地說。「說不定我們內部有奸細，否則我們守衛森嚴，他又不知道暗語，怎麼能跑得掉呢？」

「就算有人放走了他，也不算是內奸。我直覺地覺得他們不是壞人。外地人到縣裡工作已經很淒涼了，現在搞文化大革命，最初大家積極響應，誰都料不到會發展成對立的兩大派！」他忽然低聲地說：「我昨天晚上曾想去放走他們，但我不知道暗語，所以不敢輕舉妄動。」

「我同意你的說法。」陳曉乾說。「有些同學看見自己的同伴給打死了，就把憤怒發洩在那些無辜的人身上，如果那人不逃跑，也會給弄死的。」

「唉！」高雲漢嘆了一口氣，「有時候，我真不知道我們正在做著些甚麼，天天都那麼緊張，真的是為了保衛無產階級司令部嗎？」

「我們被捲進了鬥爭之中，已身不由己了，有時我倒羨慕那些逍遙派們。」陳曉乾說。

「但毛主席號召我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當逍遙派就是不關心國家大事，不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

「現在看來就很難說了，」陳曉乾說，「到底怎樣才算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誰能說得清楚呢？你能說得清楚嗎？」

高雲漢低頭不語。

六月中旬，全市各機關、廠礦企業已停工，準備大規模武鬥。「革造聯」在幾次較大的武鬥中，逐漸處於下風。他們終於被迫完全撤往河南的居民區。看來他們取得了河南區大多數居民的同情和支持。城市居民都有自己的觀點，但多數沒有參加群眾組織。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是小商販、手工業者、個體勞動者，情形和農民一樣，手停就口停。也許是這個原故，他們並不太積極參加。

「革造聯」佔據了河南區之後，就把區內的工廠、機關、企業、學校中「聯司」的人通通趕出了河南區，並把指揮部由市郵電局大樓遷往該區最高的省氣象大樓，在最高層設立了廣播站，周圍安裝了大型高音喇叭，尤其在對著河北政府機關區的方向，密密麻麻地安上幾重特大的高音喇叭。

一天，馬成寬從市上指揮部回來，向大家作形勢報告。他說：

形勢發展到今天，已經異常嚴峻了！他們已經集中到了河南區。據估計，他們的武鬥人員約有十萬人左右。我們方面，能動員的，也不過是這個數字。這是因為他們單身和青年人比較多，加上一部分從縣來的人。據情報顯示，他們在十天前已動員居民挖地道，現在可能已挖通了他們那個區了。這對我們來說，是個極大的潛在

隱憂。另有情報說，由於他們原來所搶解放軍的槍支比我們少，他們最近到鐵路線上攔截運武器支援越南的火車，搶走了大批精銳武器，其中有相當數量的榴彈炮，這武器對我們威脅很大。現在從武器的質量和數量上來看，他們都已經大大超過了我們。我們的總人數比他們多出一倍，但這一倍多是婦女和上了年紀的人，武鬥起來，反而成了負累。因此我們處於劣勢。這是總的形勢而言。就我們K大學的情況來看，「紅聯」霸佔了學校，成了在河北市區的唯一根據地，而這個根據地則是在我們的包圍之中。我們不少同學提出要打過去，踏平「紅聯」，爲被他們打死的同學報仇。指揮部研究過這個問題，認爲目前時機尚未成熟。這是因爲他們的實力不弱。上次搶槍時，他們的武器不比我們搶得少，加上原有學校武裝部的武器，略爲超過我們。現在他們已經在學校的圍牆上佈置了鐵絲網，放了電。如果我們要攻他們，可能很難攻得下。就算能攻下，也會傷亡慘重。有人提議用外面的力量，特別是工廠工人的力量。這樣做，當然能很快打進去，但據說外面幾次大規模的武鬥都有「紅聯」的人參加，而那幾次都有我們派的人被打死，外面的工人，對「紅聯」恨之入骨，一旦被他們打了進去，可能會打死很多一般受蒙蔽的群眾。同是一間學校的學生，原來就好像是兄弟姊妹，如今受壞人操縱，才對立得這麼嚴重。我們不想外界介入我們學校內部的事，況且外面正集中力量對付河南那邊。我認爲，可以通過嚴密封鎖，斷他們的糧，就能不攻自破，到時我們可讓受蒙蔽的群眾出來，只抓壞頭頭和有血債的人。

根據指揮部的決定，我們要抽調這裡的一些人到外面去加強實力。留在這裡的人，只起到牽制K大學「紅聯」的作用就可以了。人少了，當然要加強組織。重點是監視他們的南門和西門。北門和東門由水泥廠和罐頭廠我派工人對付。要把凌志雲調出去，她到指揮部去當副總指揮，主要負責政宣和後勤工作。我們的七個突擊隊要調出五個共二百人，剩下的一百人作骨幹駐守這裡的大本營。要調廣播員廖笑風和陳曼霞兩位同學到指揮部廣播站。指揮部的領導成員還指名要抽調陳曉乾老師出去加強宣傳實力。他們那邊近來宣傳攻勢很猛烈。吃完中午飯立即行動。凌志雲走了以後，這裡的工作由吳洪斌主持，其他幾個常委協助。

陳曉乾到了設在市中心百貨大樓的「聯司」指揮部後，就安排住在百貨大樓五樓的職工宿舍。那宿舍房間的牆已被打通，成了兩個大廳，每個大廳住二十人左右，不論男女，一律打地舖。裡面那個大廳主要是住指揮部的總指揮、副總指揮、常委等人，前面那個大廳主要是住工作人員，陳曉乾就住在那裡。

宣傳部還有來自各單位的人員，由凌志雲領導，主要是省委宣傳部的幾個人及省師範學院中文系的兩名教師。原來的兩個廣播員，一個叫張伊力，來自一中紅衛兵團，另一個叫杜春燕，是省廣播電台的廣播員。

凌志雲代替省委宣傳部的幹部李大爲主管宣傳部後，立即對工作人員進行了調整。首先由廖笑風和陳曼霞當A組廣播員，張伊力和杜春燕則退居二線，當B組廣播員。她把宣傳部的十名撰稿員分成四組，每組負責一個方面的專題，如揭露對方搞武鬥的、對方搶奪軍火的、對方的階級情況、對方的陰謀詭計、對方群眾反戈一擊的情況等等，還有寫重頭文章的。陳曉乾被安排負責寫重頭文章組的工作。另有出小報組，任務是把重要文章和文件油印成小報或傳單，向群眾散發。

陳曉乾來到指揮部的第二天早上，忽然碰見省醫院的護士黃映瑜。原來她調到指揮部負責救護工作。

看見她白嫩嬌滴滴的樣子，陳曉乾不禁問：「怎麼樣，習慣嗎？」

「習慣甚麼？」她瞪大她那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不明白地反問。

「你那麼纖巧斯文，受得住這戰時生活嗎？」

她嬌笑起來，顯然對陳曉乾的讚賞感到高興，說道：「你受得住，難道我就受不住？」

「我是男人呀！」他頓了頓，然後繼續說：「而且你來自天津大地方，過慣了舒適生活。」

「你來自香港，生活不是更舒服嗎？」她又淺笑起來。

「你怎麼知道的？」他很感意外。

「我問過凌志雲，是她告訴我的。」然後她略為有點調皮地說：「你不會怪我多事吧？」

「怎麼會呢？」他和氣地說。

「我要去籌備一些藥物。」她說。「我就住在三樓。回頭有空我們再聊。」她說完就匆匆地走了。

陳曉乾感到，在這場沒有政府和黨指揮的內戰中，人們似乎異乎尋常地團結。細想起來也不奇怪，現在沒有政府或黨作依靠，沒有任何權威力量作依靠，就只好一切都依靠自己了。他自己也有這樣的思想：與同一觀點的人，在組織上、思想上加強團結，才能求得生存。

連日來指揮部都在緊張地開會，到來開會的除了經常住在指揮部的幾個頭頭之外，還有各單位組織的頭頭。陳曉乾沒有參加，他這幾天的任務都集中寫揭露對方搶奪火車上援越抗美武器的罪行，以及他們搶奪這些武器的目的。

凌志雲每次參加指揮部開會回來後，都向宣傳部佈置工作。大家問她開會的內容，她總沒正面回答。

一天，只剩下陳曉乾和她時，陳曉乾問她：「指揮部這幾天緊張地開會，一定有重要的部署，可以透露些消息嗎？」

她想了想，說道：「我們的行動已基本結束，告訴你也無妨：我們也去搶援越抗美的物資和武器，現在武裝上和他們是勢均力敵了。」

「中央不是批評、制止嗎？並要求搶了的要交還！」

「但對方不交還，手上有那麼多先進武器，而相比之下，我們手上的武器裝備低劣，我們不能夠坐以待斃的啊！」

「那麼，中央會怎麼樣呢？」

「其實我們的目的也是配合中央的。」她說。「我們手上有了同樣的先進武器，等到中央要雙方交出來的時候，若我們交了，他們拒絕不交，那他們就理虧了。」

「這倒也是。」他說，但他更感不安。中央雖三令五申不許搶援越抗美的武器物資，但也沒有作出有力的措施加以阻止及收回。一場慘烈的大戰在所難免了。

第二天，指揮部要求各單位的婦孺疏散回鄉一段時間。目前全省各縣基本上為「聯司」所控制，有「聯司」開出證明可保通行無阻。

陳曉乾知道，大戰已經迫在眉睫了。

和去年的情況一樣，今年七月一日中國共產黨生日，沒有任何慶祝活動。雙方的廣播站都異乎尋常地靜了下來。

七月中旬的一個晚上，指揮部召開擴大會議，陳曉乾也參加了。這次會議由「聯司」副總指揮、作戰部部長、市人武部幹事高佔武主持。高佔武三十來歲，身材結實，行動敏捷，穿一套褪了色的舊軍服，一派軍人氣概，據說他是轉業軍人。到來開會的都是作戰部屬下各級指揮員，約有五十人。

首先他帶領大家朗讀毛主席語錄：「如同我們經常在估計國際國內階級鬥爭力量對比的形勢一樣，敵人也在經常估計這種形勢。但我們的敵人是落後的腐朽的反動派，他們

是注定要滅亡的，他們不懂得客觀世界的規律，他們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觀主義的形而上學的方法，因此他們的估計總是錯誤的。他們的階級本能引導他們老是在想：他們自己怎樣了不起，而革命勢力總是不行的。他們總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我們的力量。」

然後他說：

對方已在河南全區地下挖通了地道，各據點上都架上了大炮和重型機槍。在河邊較高的建築物上，部署了榴彈炮，描準我們的主要工事設施。大部分河南區的居民都支持他們，少部分不同觀點的，也採取了中立態度。市民們大多出身複雜，本能地支持和同情反對共產黨、反對政府的人。那些市民也作好了各種防禦措施。估計對方在這一兩天內就會行動，向我方襲擊。

我們方面，經過一個星期的努力，已有了足夠的武器彈藥，而且在制高點上架好了大炮和重型機槍。我們的據點可以居高臨下發炮轟擊，可以掩護進攻，但缺點也就在這裡。如果我們守而不攻，則制高點形同虛設，反而暴露在他們的火力網之下。爲了補救這一缺點，我們也把榴彈炮部署在河邊對準他們的據點，一發現他們的陣地，就立刻轟擊。此外，我們要先下手爲強，先發制人地摧毀他們的大炮據點，這樣我們就會處於主動的地位了。

經指揮部常委會決定，今晚十二時開始，猛烈炮轟對方的主要大炮據點。他們一定會還擊，這樣部署在河邊的榴彈炮就立即瞄準轟擊。另外，各單位的突擊隊，要在十二時半之前，到達兩條過江大橋河北這邊的橋頭堡及沿岸的要塞，準備對付萬一他們渡江襲擊我們的人。

一輪猛烈的炮轟之後，當然不能把他們的大炮陣地全部摧毀，因此他們一定會瘋狂發炮還擊，配上重機槍的火力。所以行動可能要延續到凌晨六時。我們總指揮、各副總指揮會親自到各重要據點指揮作戰，隨時作出指示。其他地方，則派通訊員隨時傳達命令。

後勤工作，主要是供應茶水食品，以及交通來往，其中包括救護。救護工作尤其重要，由省醫院的黃映瑜同志負責，她統一指揮由省市醫院組成的救護隊。還有在頂樓上的戰時廣播站，廣播要不停頓地進行，一定要在聲勢上壓倒他們。供稿方面由K大學的陳老師作統籌，四個廣播員輪番上陣。戰時廣播站很重要，不僅能瓦解對方的士氣，也可不時傳達指揮部的命令，所以廣播站的同志一定要沉著應戰，不怕犧牲。我們指揮部一定是他們的主攻目標，是比較危險的，但我們這裡的火力也不弱，相信是能壓得住對方的炮火的。

散會後，陳曉乾立刻登上六樓的廣播站，開始進行撰寫宣傳稿。

十二時正，按時向對方發炮轟擊，重機槍也密集地響了起來。五分鐘後，對方用重炮還擊。一時炮聲隆隆，震撼著整個城市。

歷時十分鐘的一輪炮轟過後，指揮部的戰時廣播站開始廣播陳曉乾預先寫好的聲明稿：

「最高指示：『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邏輯。』『K 省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司令部』嚴正聲明：『革造聯』在壞頭頭胡潤棠、作戰部長韓國才等人的策劃下，悍然向我指揮部及各據點展開全面的炮轟，妄圖一舉摧毀我武裝力量，進而進攻我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基地，把我們消滅在他們的刀槍之下。在敵人肆無忌憚地大規模進攻之下，我無產階級革命派忍無可忍，被迫還擊。『革造聯』壞頭頭這次發動的赤裸裸的嚴重挑釁，充分暴露了他們一小撮的反動面目。我們希望受蒙蔽的群眾，從這事件中，看清楚他們的嘴臉，反戈

一擊，回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

（三）

誰也沒有規定，大炮對轟，輕重機槍助威，都是晚上十二時正準時開始。雙方的高音喇叭廣播攻勢也是在開戰後全力進行。

爲了適應戰時工作需要，宣傳部的人都要通宵奮戰，白天睡覺。陳曉乾通常睡到下午二時起床，吃過午餐後，就到街上視察情況。

白天，人們照常在街上來往，但沒有平日那麼安閒了，人跡也顯得稀疏，也甚少看見婦女和小孩上街。

宣傳部出版的戰報，天天報道被對方打死打傷了多少人，多少民居和公共建築物被毀，對方到縣裡的勞改場強行釋放了多少勞改犯，帶到省城來搞武鬥，當先鋒。陳曉乾看到對方的戰報，內容大抵也是如此。

對攻的第五天，據傳對方讓勞改犯連夜游水渡江來到河北，殺人放火，強姦婦女。指揮部似乎也有點相信，下令各街道組織聯防自衛隊，發現沒有證明的人，一律扣留。

然而，到了第二天清早，炮火剛停止不久，黃映瑜氣急敗壞地從外面跑回指揮部，對馬成寬他們說：「街上好些電桿上吊著死屍！」

指揮部派人去調查。陳曉乾也跟著去。果然看見街道的一些街燈柱上掛著死屍，共有十多具，他們的衣衫頗爲襤褸。陳曉乾推測，他們是些逃避縣下面的武鬥、或被趕了出來的人，並不像甚麼勞改犯。

指揮部立刻召集各聯防自衛隊的負責人開會，嚴禁殺人。

陳曉乾看了那些無辜的死屍，心裡一直感到作悶，也無心睡覺了。他走到三樓黃映瑜住的集體宿舍。她正從裡面走出來。

「你不睡覺？」她問他。

「剛才看見那些死屍，我能睡得著嗎？」他悶悶不樂地說。「你能睡得著嗎？」

「我是護士，是見慣死人的啊！」她咧開紅唇笑了起來，「不過，那樣恐怖的情形我也是第一次見到。」

「你爲甚麼不睡覺呢？」陳曉乾知道她也是通宵值班。

「我想回醫院去。」她說。「我出來也有一段頗長的時間了，我想回去看看有沒有信，並打掃一下房間。」

「我想到街上去吃早餐。我們一起去吃，然後我陪你回醫院好嗎？」陳曉乾緊張了這一段日子，現在雖然仍然炮轟，但逐漸習慣了，反而覺得平常，因此就想到外面散散心，現在碰見這位文質彬彬的漂亮少女，頓時覺得心情輕鬆起來。

「好！」她高興地說。

街上的小食店仍然照常營業，顧客自然沒有平日那麼多，至少沒有從外省外縣來的過客，但仍有生意可做。

陳曉乾跟黃映瑜來到省醫院，到了她的房間。據她說，這房間是她和另一個護士同住的，因那護士是另一派的，所以自那次武鬥以後，就已搬了出去，只剩下她一個人。

他坐在一張椅子上，看著她把房間打掃收拾，又把衣服從箱子裡拿出去曬太陽。看來她是個勤快整潔的姑娘，不一會就把房間整理得乾淨舒適。

「坐下來休息休息，喝杯開水吧！」他建議。

「好！」她把另一張椅子拉近他，在他旁邊坐了下來。「但沒有開水招待你了。離開這裡那麼久，熱水瓶裡的開水早就不能喝了。」她笑了起來，從紅唇裡微露出潔白整齊的牙齒。

「看不出你這樣嬌柔的姑娘，幹起活來這麼俐落。」他由衷地說。

「你忘記了我的職業是甚麼的嗎？」她笑得更加迷人，「所以很多人都想討我們護士做妻子。只有一件不好，就是要值夜班。」

他的心被觸動了一下，沉思起來。

「你在想些甚麼呢？」她問道。

他定了定神，搖了搖頭，說：「沒想甚麼。」

「你大概累了吧？」她體貼地說。「昨天晚上戰鬥了一宵，今天早上又受了驚，一定是很睏了！」

「你真像個在細心照顧病人的護士。」

「我本來就是護士嘛！」但她忽然問：「陳老師，你有愛人了吧？」但沒等他回答，她就「噗哧」一聲笑了起來：「你當然還沒有愛人，否則就不會一個人來參戰了。」

「不一定吧？」他笑著說。「可能是分居兩地的呢？」

「不會的，我看得出來。」她睨視著他。

他想：你到底心細，果然給你看出來了。

他現在才有親身的體會：在艱苦緊張的戰鬥中，最容易產生感情，不管愛情還是友情。在這近一年的大動盪中，他親眼看見造就了不少有情人，但也有不少原來的情侶，甚至是夫婦，由於分屬兩派，竟至反目。更多的人在同派中，在共同戰鬥中迅速產生了感情。至於十六七歲的中學生，男男女女日夜駐守在據點裡，做出越軌的性愛遊戲來，那已是見怪不怪了。甚至有不少女學生懷了孕，還弄不清楚是誰經手的。他想，這也許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副產品吧？

「那麼，你看我是否有了女朋友呢？」

她一本正經地用柔和的眼光往他臉上注視了一會，眼神出現了一陣短暫的迷惘：「可能已經有了，又可能還沒有。」

「這不是等於沒回答嗎？」

「我是不善於觀察這方面的事的。」她說。「按道理，你早就該有了女朋友，但我又總直覺感到你不像有了女朋友的人。」

「怎麼一個直覺呢？」

「說不出來。如果你有了女朋友，你就不會……」

「就不會把你這樣年輕貌美的姑娘，送回她的閨房來是不是？」他笑了起來。

「似乎是，又似乎不是，所以我說是直覺。」她解釋說：「你是個從外面回來的青年，送女孩子回家是一種禮節，但你回來這麼久了，如果有了女朋友，又似乎不應那麼自由。」

「那你就隨便猜猜吧！」他挺有興趣地說。

「我猜你還沒有。」她在注視著他臉上的表情。

「你猜錯了。」他擺了擺手。

「真的？」她有點意外地說，「那我算是猜錯了。」

「也沒有完全錯。」他賣了個關子。

「這話怎麼說？」

「因爲我的女朋友目前遠在美國，」他憂愁地說，「恐怕我們沒有機會再見面了。」

她似乎感到更加意外。想了想，她說：「的確很難，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的。」

「可是，她爲了等我，已經浪費了整整十年的青春。我不忍心她無限期地等我。」

「她可能也不想你無限期地等她呢？」她說。「那麼，她另找新男朋友了嗎？」

「如果另找了男朋友，我剛才就不會說，我已經有了女朋友了。」

「也就是說，你們的問題還未解決，是嗎？」

「本來我決定在文化大革命後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可是現在看來，文化大革命

是個曠日持久的政治運動，我能否活到結束的那一天，也很難說啊！」

「為甚麼悲觀起來呢？」她溫柔地說，並伸出修長白嫩的手，在他肩膀上親熱地輕輕拍了兩下，「落地生根，就在這裡找個新女朋友吧！我們醫院有幾個各方面都挺不錯的小護士，如你不嫌棄我們這一行業，我給你介紹。」

他默然不語。

「我初來到這裡，也感到彷徨……」她頓住了，沒有往下說。

「你也有類似的經歷？」

「我在天津唸衛生學校時已經有了男朋友，但畢業分配時他留在天津，而我則被分配到這裡來。過了兩三年，他有了新女友，就和我分手了。六六年春節，他結了婚。」她嘆了一口氣。「你是個極有情義的人，十年了，還堅守諾言，真難得，也很值得同情。」

「那麼，你也過了幾年了，以你這麼好的條件，應該很容易找到新男友的啊！」

「還未碰到適合的。」

「你要求太高了吧？」

「我並不是個不現實的人，所以沒有特殊固定的要求。」她嬌俏地笑了起來。「我相信眼緣和人緣，大家相處得開心就好 — 也許，在這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環境中，人與人之間相處會有更多的內心思想交流，會擦出感情的火花來呢？」她猶豫了一下：「好比你和我，就挺合得來，無話不談。」

他感到一陣悵惘。世間上，許多男女的結合，並不是出於真正內心思想交流造成感情上的融合，而多半是出於現實利益的考慮。當然大多數仍能維繫一生，但也造成不少怨偶，未結婚的也往往因出現了利害衝突而分道揚鑣，好像她的男朋友。他想起了張冠英 — 這大半年來，他幾乎沒有想過她，也幾乎沒有想過丹芷。在這無時無刻處於動盪的環境中，他根本沒有時間和心情去想一想身外的事，即使是那些與他有著那麼密切和直接關係的事。要不是她現在提起，他肯定不會在這個時候想起她們。眼前的一切就是一切。

「你認為我說得對嗎？」沒有聽見他作出反應，她問道。

他從凝思中醒了過來，說道：「很對，比如我到你們醫院看病認識了你，到現在才幾個月的時間，我們就這麼熟落，可以談心了。要是在平日，我們見了面，頂多是點點頭就算了呢！」

彼此又感嘆一番，似乎有點看透人生的味道。

她到外面把衣服收回，重新放好之後，就對他說：「我們回指揮部去吧！」

陳曉乾吃過午飯，就在宿舍睡覺。他一覺醒來，已是吃晚飯的時候了。

他在食堂見到黃映瑜，便問道：「下午睡了嗎？」

「睡了。」然後她忽然提議：「我搬到你們宿舍一起住好嗎？」

「你不是要經常帶領你的救護隊出動的嗎？」

「這個不妨，不過是樓上樓下罷了。」她說。「總指揮和各副總指揮都住在你們宿舍，我搬來一起住，方便他們隨時直接指揮。」

「這倒也是。」他同意地說。

她忽然做了個鬼臉，低聲地在他耳邊說：「其實我主要是想和你在一起，有個伴好談心。現在沒事時，悶死人了。」

「你這小鬼！」他舉起手來，用手指輕輕戳了一下她的前額。他覺得她是個有點淘氣的小姑娘。

她捉住他的手，並把它輕輕放了下來，一邊說：「吃完晚飯我就搬來。」兩人變得更加無拘無束起來。

她說幹就幹，吃完晚飯，就把被舖、蚊帳搬了上來。陳曉乾在自己的床位旁邊，騰出

一個位置來給她。

(四)

一九六八年元旦，《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聯合發表題爲《迎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的社論。

陳曉乾注意到其中的一段話：「混在內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務，黨內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即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以及美帝、蘇修和他們的走狗，絕不會甘心於自己的滅亡，他們一定還會採取各種形式，造謠誣蔑，挑撥離間，繼續進行破壞和搗亂。大好形勢下，也會有某些陰暗的角落，掃帚不到，灰塵不走，需要繼續揭開階級鬥爭的蓋子。」

陳曉乾覺得，在目前全國劍拔弩張的大武鬥形勢下，這些話無疑是火上加油。

一天晚上，指揮部召開擴大會議，陳曉乾也參加了。

由馬成寬講話：

當前，全國的形勢非常嚴峻。元旦社論發表後，全國各地出現的武鬥，越演越烈，規模越來越大。「革造聯」的人現在正在北京搞反革命串聯。全國自稱革命造反派的組織，通過他們在北京的串聯，在北京和平里開黑會，在中央文革面前告我們的狀。我們有堅實的群眾基礎，得到大多數工農群眾的支持。我們堅持抓革命、促生產，是維持社會運作的主力。而他們得不到群眾的支持，內部混進了大量壞人，而且不單不抓革命、促生產，還破壞生產。如果沒有我們頂住，整個社會就要崩潰。所以我們腰桿子硬，不怕他們告狀。有些地方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組織，例如去年下半年，武漢的『百萬雄師』，被宣佈爲保守組織，這是中央文革中的一些人，受了他們上京告狀的一面之詞所蒙騙的結果。不過，可以肯定，把一些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工人階級的組織打成保守組織，必然會引起全國更大的動盪，武鬥必然會進一步升級。我們必須加以嚴重注意！

自從我們這些日子主動轟擊他們的據點以來，因雙方的大本營相距較遠，所以都沒有達到摧毀的目的。現在才知道，大炮也並不是那麼可怕的，但卻互相打傷了不少群眾。據初步統計，我方被打傷的共二十二人，其中三人傷勢較重，可能變成殘廢。對方受傷的人數可能比我們少些，因爲在晚上他們那邊據點的群眾都疏散到地道裡去了。另外，K 大學內也傷了幾個人，這是他們在自己的兵工廠內試製炸彈時受傷的，其中化學系一個教師被炸斷了手。

這幾個月來，雙方處於拉鋸戰狀態。但這種形勢很快就會被打破。這個月底到下個月初，他們很可能會來一次大進攻。他們的防禦工事已經基本建成，可以轉入進攻階段。根據情報，他們正加緊製造鋼盔，作衝鋒之用，並把一大批劏泥車改裝成裝甲車。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一向顧全大局，從來沒有真正主動進攻過他們。我們曾先向他們進行炮轟，其目的是要摧毀他們的攻擊性武器，以保護人民群眾抓革命、促生產的安全。從整個策略上來說，我們始終是防守性的。我們現在仍強調以防守爲主，進攻爲輔，進攻是爲了更好的防守。

爲了落實這一戰略目的，我們把河北整個地區分爲二區三線。第一區第一線沿江邊佈防，第二線爲中部的中山路和解放路各地的據點，第三線是指揮部向南一帶；第二區第二線向北後退三華里一帶，第一線爲連接北部郊區的觀音山腳一帶，第三線是指揮部向北一帶。我們將用照明彈作爲聯繫各條戰線的信號。當對方向我方推進時，第一區第一、二、三線的戰士按兵不動，讓他們長驅直入，直達我指揮部，

此時指揮部發出信號，一、二區第三線的戰士立刻反擊。如他們的人數不太多，當即殲滅之。不過估計入侵的人數不會少，這時可圍殲一部分，接著二區二線的戰士又圍殲一部分。北部第三線的戰士已經在對方入侵時急行軍到了南部二線的陣地，協助該處的戰士徹底消滅來犯之敵；南部第三線的作用是狙擊漏網的敵人，另一個作用是在必要時支援第二線的戰鬥。這樣我們就可以消滅他們的有生力量，到時機成熟時把防守轉爲進攻，最後消滅一切牛鬼蛇神、殘渣餘孽！

會上，武裝部長高佔武宣佈暫停晚上炮轟對方。凌志雲也宣佈廣播站暫停晚上廣播。

陳曉乾趁此空隙時間，爭取好好休息。他和黃映瑜同時上床休息。他們兩人的地舖是相連的，於是兩人就隔著蚊帳，把身子挪近，低聲地交談起來。

「你們 K 大學的馬成寬，這麼年輕就有那麼大的魄力，指揮那麼大的戰鬥，真了不起！」黃映瑜讚賞地說。

「這是指揮部的集體智慧，他不過是傳達命令罷了！」陳曉乾說。「指揮部的頭頭都是年輕人，最大的也不過是三十出頭，竟也成了軍事專家，也算是這場文化大革命的產物了。不過學到這些本領，將來也許永遠再用不上呢！」

「只苦了我們這些老百姓。」她說。「我們等呀等的，不知道要等到甚麼時候。」

「等甚麼呢？」

「我們正當盛年，如果老是在政治運動中生活，就是浪費青春。」她語氣憂鬱地說。「我們在等安定日子呀！」

他們睡得如此接近，已經是手臂碰到手臂了。雖然已經關了電燈，但借著外面反射進來的燈光，通過蚊帳仍然可以看見對方的情況。陳曉乾看見她上身沒有蓋上被，穿著內衣而臥，顯露出曲線優美的胴體。

他突然有一種異樣的感覺。這是在史無前例的情況下出現的一種異常現象：竟然同一位穿著內衣的美麗少女，在僅僅兩塊蚊帳布之隔，睡在一起，喁喁細語！

他覺得，她的確需要一個安定的環境，安定的氣氛，去追尋自己溫馨的幸福，而現在卻在這裡天天浪費青春！

談著、談著，他聽見她的聲音逐漸模糊，而他自己也感到十分眼累，不一會也悠然入睡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他忽然感到胸部有壓力。當他醒過來時，發現黃映瑜的手穿過蚊帳，竟伸了過來，搭在他的胸口上。

他輕輕拉開她的手，慢慢把它送回她的蚊帳裡。忽然聽見她含糊地說：「陳老師！伸出手來拉我一把，我害怕……」跟著是低沉的哭泣聲。

他感到一陣惆悵。聽見她還在斷斷續續地哭泣，他伸出手穿過蚊帳，摸到她的手臂。他輕輕地握住它，握了兩下，柔聲地說：「小黃，你怎麼啦？」

她突然穿過蚊帳滾了過來，把身體趴在他的身上，喘泣著。她那豐滿柔軟的上身，那兩隻結實而分明的少女乳房，壓在他的胸脯上，使他不禁衝動起來。他提起臂彎，把她抱個滿懷。他感到她的熱淚流在他的胸口上。是的，一個在異鄉客地艱險環境中的少女，是多麼需要人保護和呵護的啊！

她似乎醒了過來。但她把他依偎得更緊了，而他仍然把她抱在懷裡。他感到全身發熱。在這一百多天日夜緊張的日子所形成的神經緊張，現在一下子就毫無防範地、徹底地鬆弛下來了。他原來是個極能克制自己的人，但這回怎也克制不住了。她似乎也是經過長期以來的壓抑後，需要有一個發洩情緒的機會和對象。他倆摟得越來越緊。他感到她的身體在顫動。他斷定她也一定明顯地感覺到他不加控制的衝動。他們都沒有作任何的躲閃和掩飾。

她熾熱的嘴唇，不知道甚麼時候貼在他的臉頰上。他挪動了一下臉孔，兩人的嘴唇就接在一起 — 他們毫不掩飾地如痴如醉地熱吻起來。

忽然聽到有人起床的聲音，他一驚，輕輕把她放開。她變得很害羞，很快地退回到她的床位去睡了。

他一直到天亮都沒能再入睡。他沒有後悔剛才的行爲，因爲她的確需要有某種形式的慰藉，而他自己也有那種需要。

第二天他起床時，她也正在起床。兩人只是略爲羞澀地相對笑了笑，竟沒說些甚麼，也沒有感覺與平時有甚麼不同之處，好像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

農曆新年，雖然是戰情緊急，指揮部食堂晚餐時還是加了菜。

黃映瑜不知道從哪裡弄來一瓶白酒，約陳曉乾到一個僻靜處一起吃飯。

「你會喝酒嗎？」他問。

「這些單酒，酒精成分不高，誰都可以喝一點的。」她答道。

「在這個時候，你從哪裡弄來這瓶酒呢？」

「我們當醫生、護士的，認識人多，求我們的人也多，是走後門得來的！」她嬌俏地笑了笑，笑得十分天真爛漫。

他不覺想起那天晚上的事來，於是，他偷偷地往她身上瞟了一眼。

她看到了他的眼神，立刻「嗒」一聲把頭低了下來，下唇用力地壓著上唇。

他正想找些話來說，她卻突然抬起頭來，變得滿面笑容，親切而大方地說：「陳老師，你不會喝酒嗎？」

「唉！」他沒有正面答她，卻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爲甚麼唉聲嘆氣呢？」她仍然微笑著，往兩隻玻璃杯裡各斟了半杯酒，然後竟有幾分豪氣地說：「來，今朝有酒今朝醉！」

他苦笑了一下，舉起杯，和她一起，一飲而盡。

「陳老師！」她再爲兩人斟了酒，仍然帶幾分豪氣地說：「在我們這種環境下，要盡可能麻醉自己。我們現在就用酒來麻醉吧！」

她高高舉起了杯子。兩人又一飲而盡。

他在一陣酒氣帶動下，彷彿從沉睡中醒了過來，感慨萬千：他不知道自己正在走著一條怎麼樣的道路，但肯定不是他當年滿懷崇高理想回來升學時要走的那條路。現在的這條路，對一些人來說，已成了一種賭博，或輸或贏，要紅著眼睛賭下去才能知曉。如果輸了，自然會對自己的政治前途不利，如果贏了，則可以在政治上受重用，甚至可以升官，青雲直上。當然對絕大部分人來說，是始料不及的，當初人們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只是本能地響應黨中央的號召而已。然而，對他個人來說，即使是贏了，也不會有甚麼特別的好處，如果輸了，這可能是一條走向自取滅亡的道路。想到這些，身邊的美人如此款款多情，他也無心去應對了。

「我不是說過今朝有酒今朝醉嗎？」她紅光滿面、星眸斜視的微醉神態，十分吸引人。「我們應該忘記過去，也不要策劃將來，完全拋開一切，就只顧眼前吧！」她伸出纖纖玉手，搭在他的手背上，輕輕地撫摸著。

他苦笑地抬起頭來，忽然看見她雙眼閃出了淚光。他知道她的心十分寂寞。但他比她更爲苦悶。在這些日子來，丹芷也好，張冠英也好，甚麼親朋戚友也好，都離開自己越來越遠了，他們的印象變得越來越模糊不清了。最親切的是身邊實實在在存在的戰友、同伴了。

他用右手握住她的手，把它提起來，放到嘴唇上，輕輕地吻了吻。她挪近他，忽然倒在他的肩膀上，嚶嚶地哭泣起來。他緊緊地摟著她，一邊用手輕拍著她的背部。他用手

掌托起她的下巴，一個梨花帶雨楚楚可憐的美麗面孔，展現在他眼前。她微微閉著雙眼，似乎處於一種迷糊的境界。

他從來沒有像現在那麼衝動，他也沒有設法控制自己或躲閃。這樣互相無言地過了幾分鐘。她躊躇地把他推開。過了好一會，她拿出手帕來，輕輕拭乾淚水，忽然變得若無其事地說：「我們還沒有吃飯呢！」

他惘然了一會，然後點了點頭。於是兩人就低著頭默默地吃飯，再也沒有說話了。

晚飯後，陳曉乾獨自一個人到處走走。只見在據點內外的暗角處，有不少青年男女在打情罵俏，有些甚至旁若無人地在熱烈擁抱親吻。他們主要是些大中學生。他猜想，這可能是一種戰場生活鬆弛神經或麻醉自己最爲直截了當的方法，除此之外，在這種環境下，還有甚麼可以鬆弛神經或麻醉自己的方法呢？但是，這又是一種不正常的男女關係！他現在才進一步理解黃映瑜所說的忘記過去、不看將來、只顧眼前的含義。她這番話確切地反映了在特殊環境中的特殊心態。他自己就不能抗拒地存在著這種心態。

晚上十時半，陳曉乾就怏怏不樂地上床睡覺了。不一會，黃映瑜也從外面回來，慵慵地鑽進她的蚊帳裡去睡覺。

他對於晚飯時和她的一番纏綿經歷，並沒有一種刻骨銘心的感受，因此他並沒有爲此而思潮起伏。他只是在胸中有一種難以驅散的愁悶。也許這是酒後引起的餘愁吧？

隨後的好多天，陳曉乾晚上都難於安睡，他不斷地做著一連串雜亂無章的夢，直至天亮。

(五)

五月初天氣開始轉暖，因天氣寒冷而沉寂了近兩個月的武鬥，現在雙方經過一番休整，以及搶奪到更多武器彈藥以加強實力之後，又漸趨激烈起來了。

六月下旬的一天半夜，陳曉乾突然被一陣密集的槍炮聲驚醒。他聽見馬成寬通過廣播站低音喇叭說：

「同志們！戰友們！請大家注意：敵人正在向我方偷襲，先頭部隊已進入我第三線戰區！現在對方正打炮作爲掩護。我們已按擬定的作戰計劃採取行動！現在要求我指揮部內的戰士留在原地不動，不要聲張，不要亮燈。我們要把他們引至最接近時，才徹底把他們一舉殲滅！」

外面炮聲隆隆，輕重機槍聲卜卜。這顯然是歷來最猛烈的一次炮擊。但「聯司」卻沒有作出還擊。陳曉乾知道，在據點向南一個方圓幾百米的地區，早在備戰時已成爲無人地帶，估計對方的炮彈都落在那塊長形的空地上，能夠接近指揮部的炮彈不多。但是，由於這次炮火特別密集，而且連續不斷的時間長，因此造成了指揮部大樓的很大震撼，震耳欲聾的槍炮聲，把馬成寬的廣播聲也幾乎給掩蓋過了。

黃映瑜突然驚慌地從她的蚊帳裡鑽了出來，滾進了陳曉乾的帳子裡。她拼命地摟著他，嘴巴緊貼在他胸脯上，不住地打哆嗦。他感到她在這一陣驚恐中，似乎獲得了同伴式的支持，於是他也把她緊緊地抱在懷裡。她燙熱的嘴唇，從他的胸部慢慢地用力地移到他的臉部。他轉動一下去迎接她，他倆的嘴唇就熾熱地吻合起來了。

隨著外面的大炮聲、機槍聲越來越密集，他倆擁抱得越來越緊，吻得也越來越深。過了一會，他鬆開右手，慢慢伸進了她內衣裡，摸進了她的胸部，他發覺她正在解開自己的乳罩。他翻身壓在她身上，然後拉起她的內衣，低下頭來熱烈地吻她玲瓏浮凸的乳房。她身體不住地顫動著，她伸出雙手，不斷地撫摸著他的頭髮、他的脖子。

他把她的內褲褪了下來，但忽然像觸了電一樣，頓住了，喃喃地說：「不，我不能這樣，如果出了事就害了你了……」

「不，不會的！」她在下面含糊地說，「我……正在安全期……」她把他給她褪至膝蓋上的內褲完全脫掉。

陣陣槍炮聲響徹耳邊，他在這種氣氛中毫無顧忌地經歷了生平第一次迷幻般的、苦樂加交的過程。而她則在不斷地呻吟和喘氣，但卻拼命地用力緊抱他，把她高挺的乳房幾乎也給壓扁了。

喇叭突然響了起來：「各工作人員請注意，請立刻各就各位！我們就要開始全面還擊，圍殲來犯之敵！」

他們已經事畢，但仍然互相擁抱不放。聽了這廣播，他放開了她。她也趕快回到她的蚊帳裡。他穿好了衣服和涼鞋，直奔廣播站。

他到達廣播站時，整個指揮部大樓已燈火通明。凌志雲已在那裡，她手拿麥克風，用有力的語調朗讀毛主席語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她反複唸了十多遍，然後把麥克風遞給廣播員陳曼霞。陳曼霞接過麥克風之後，就開始用她平日那種富有感染力的語調，廣播手上拿著的文章：

「『革造聯』在一小撮壞人操縱下，爲了達到屠殺我無產階級革命派、奪取我省黨政軍大權、復辟資本主義的目的，竟然出動大批勞改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社會上的牛鬼蛇神，連夜滲進我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區域，包圍我方的重要據點，並在強烈的炮火掩護下，妄圖摧毀我指揮部，進而控制整個河北區！然而，我無產階級革命派早已作好充分準備，遵照毛主席『有理、有利、有節』的教導，堅決進行反擊，把這批武鬥分子徹底、乾淨、全部消滅在我地區之內，叫他們有來無回，死無葬身之地！現在我們已經把這批武鬥分子重重包圍起來，叫他們插翼難飛。警告你們：現在你們的唯一出路就是繳械投降，別無他途。受蒙蔽的群眾們：只要你們認識錯誤，反戈一擊，和我們共同戰鬥，我們保證對你們既往不究。」

凌志雲把陳曉乾拉到觀察口。只見指揮部各層樓的工事中，射出流星般的炮彈和機槍的子彈，它們的發光弧線，劃破了黑暗的夜空。而對方卻不知道甚麼時候停止了炮轟。

「看見了嗎？他們已被我們重重包圍住了！」凌志雲興奮地叫道。

陳曉乾仔細地向外面看去，只見下面一些地方人影幢幢，都是些手持衝鋒槍、頭戴鋼盔的人。

大炮驟然停止了轟擊，變爲輕重機槍向下掃射。下面的人立即躲了起來，不時槍聲卜卜地還擊。

三次槍聲高潮之後，市面逐漸恢復了平靜。黎明五時左右，陳曉乾看見一批人被「聯司」的武裝人員押著走過。他們有的受了傷，但並不嚴重，三批共五百多人被押走過後，就是一隊救護隊，約有二十多個擔架，抬著傷員走過，有些滿面鮮血，有些手腳打包，狀頗恐怖。陳曉乾發現，在旁邊指揮這個救護隊的正是黃映瑜。他才想起，昨天晚上他曾和她春風一度。他正想回味，凌志雲卻對他說：「你趕快寫一篇戰場目擊記的宣傳文章。」然後她轉身離去，一邊繼續說：「據報他們死了五人，我們犧牲了二人，一個是鋼鐵廠的工人，一個是市三中的紅衛兵。」

接著，「聯司」廣播站廣播戰地記者寫的第一號戰報，報道在激烈的戰鬥中，「聯司」一方採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終於把敵人重重包圍在一個廢棄了的據點內，有不少受蒙蔽的群眾倒戈投降。

六時許，廣播二號戰報，說已全部殲滅了來犯之敵，俘虜了六百五十人，俘獲輕機槍五挺，衝鋒槍三百餘支，七九步槍五十多支，手槍一百零七支，手榴彈三百二十二枚，彈藥無數，擊斃、擊傷來犯之敵數十人。戰報嚴正警告「革造聯」，若然再敢來犯，則更加徹底、乾淨、全部殲滅之！

「革造聯」的高音喇叭也廣播起來，說他們爲了緝拿「聯司」的壞頭頭，派出敢死隊

深入敵人腹部，重創對方的指揮部，打傷打死頑抗之敵多人，然後全部安全撤退，大長革命造反派的志氣，大滅階級敵人的威風。它呼籲受蒙蔽的群眾立即反戈一擊，與「聯司」的壞頭頭徹底劃清界線，回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

天大亮時，市面上回復原來的狀態，到處是死一般的沉寂。這時，陳曉乾的內心突然出現一陣莫名的惆悵。雙方到底幹了些甚麼呢？以後又會怎樣呢？他自己又在幹著些甚麼呢？以後又會怎麼樣呢？這些念頭一一在腦海閃過之後，再一次變成了一陣無可奈何的哀愁。

陳曉乾離開廣播室，一個人獨自走到樓下去。這時馬成寬和凌志雲等正在向停在門外馬路上的幾輛吉普車走去。

「你們到哪裡去？」他問凌志雲。

「我們去視察戰場。」她答道。

「我們犧牲的戰友，要給他們開個追悼會嗎？」他又問。

「在這個時候，不必了。以後我們會把他們封為烈士的。」她說完就上了一輛吉普車。

他隱約感覺到，頭頭們似乎隱瞞了戰果。對方被打死的一定不會是五人，「聯司」死亡的也不止是二人。當然，「革造聯」也在虛報戰績。誰有權封「烈士」呢？誰曉得！即使是封為「烈士」，與以前為國、為革命戰死沙場的烈士，有同等意義嗎？

他悶悶不樂地回到宿舍。只見黃映瑜還沒有收拾床舖。他把自己的蚊帳掛起來後，就幫她掛蚊帳，給她疊好睡衣和被單。他赫然發現，她枕頭下面一條三角內褲上，有斑斑血跡！他知道她昨天晚上「落紅」了，她把處女的貞操獻給了他！他把這內褲緊緊握在手裡，泫然欲淚，他內心產生了強烈的愛憐之心和感激之情。

他一直在等著。到了下午四時半，才看見黃映瑜拖著疲倦的步伐回來。

「辛苦你了！」他對她說。

「嗯！」她怏怏不樂地應了一聲，沒有抬起頭來看他。

「死了很多人嗎？」

她仍然沒有回答他。但是，當她看到她的床舖被整理得十分整齊時，她的臉上不期然展露出溫馨的表情。

「你一定很累了，好好休息吧！晚飯時我給你把飯打回來吃好嗎？」

她又懨懨地坐在地舖上，輕輕地點了點頭。

「那你就睡吧！」他打算離去。

「陳老師！」她忽然抬起頭來叫住他。

「甚麼事？」他轉過身來。

「死了幾十人，我們也死了十多個人，」她雙眼紅了起來，「有些人昨天晚上還是有說有笑的，今天就化成了灰。你說人生是多麼的難料！明天也許輪到你、我呢！」

「都拿到火葬場去焚化了嗎？」他問。

她點了點頭。「這是絕密，你不要對別人說。」

他答應了。

「所以，」她補充說，「我們不必為自己所做的任何事難過、後悔，只要不是損人利己就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他想了想，然後用力地點了點頭。

第七章 兵戎相見

(一九六八年七月 — 一九六八年八月)

(一)

今年七月一日黨的生日，黨報異乎尋常地沒有發表社論，也沒有報導任何慶祝活動。近來K省的兩大派正加緊備戰，全市戰雲密佈，更談不上慶祝了。

二日晚上八時，指揮部又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到十一時半開完會。

凌志雲對陳曉乾說：「陳老師，你今天晚上要開夜班。」

他跟著她到了廣播站。

她對他和值班廣播員陳曼霞說：「今晚我們準備報復，請你們候命配合。」

「甚麼時候開始？」陳曼霞問。

「隨時都有可能開始，」她說，「這是軍事秘密，不能洩露出去，所以只讓你們兩人值班。你們等著吧！」

陳曉乾在一張椅子上假睡，但心情則處於緊張狀態。他隱隱約約地預測：又不知道要死傷多少人了！

凌晨二時左右，馬成寬來找凌志雲，對她說：「我們決定取消這次行動。剛才接省軍區來電，說中央明天有重要佈告公佈。」

「有關甚麼內容的？」陳曉乾問。

「是有關禁止搶奪解放軍槍械彈藥和搞武鬥，和立即無條件上繳搶奪了的武器裝備的。」

「爲甚麼由省軍區通知呢？」陳曼霞問。

「可見其重要性。」馬成寬說。

第二天，「抓促指揮部」的工作人員，在全市當眾的地方，張貼了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義頒布的《七・三》佈告。佈告指出：近來南方有一些城市，連續發生破壞鐵路交通，搶劫援越物資，衝擊人民解放軍的機關、部隊，搶奪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殺傷人民解放軍指戰員的反革命事件。爲了迅速制止一小撮階級敵人的反革命罪行，佈告發出六條命令：立即停止武鬥，拆除工事、撤離據點，首先撤離鐵路交通線上的各據點；無條件地交回搶去的援越物資；無條件地交回搶去的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對於確有證據的反革命分子，必須依法嚴懲等。

根據中央的指示，收回援越物資和解放軍的武器裝備的工作，由當地軍區成立專責小組具體切實執行，違抗者用武裝收繳。

陳曉乾覺得，這是自去年「一月風暴」以來，中央頒布最強硬的一個佈告。但是否能如實執行，他有點懷疑。

吃完晚飯，凌志雲來找陳曉乾，對他說：「省軍區司令員陳大富和以他爲首剛成立的專責小組，曾約見兩派的代表，商量收繳武器彈藥問題。我們回來後，已開過常委會，決定交出武器彈藥和裝備。你就寫篇聲明，一、表示我們堅決執行中央的《七・三》佈告，在省軍區專責小組限定的十五天內全部交出手上的槍支彈藥；二、『革造聯』在壞頭頭和各種壞人的操縱下，一定會抗拒執行中央的指示，抗拒省軍區的命令，我們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性，並協助軍區對付他們一小撮。」

「聯司」廣播站在晚上播出了陳曉乾奉命執筆的聲明後不久，「革造聯」跟著也廣播了他們的聲明，內容與「聯司」的相類似。雙方把聲明反覆廣播到十時左右就停了下來。

之後，整個晚上就變得十分靜寂。

陳曉乾回到宿舍睡覺時，黃映瑜已經躺在床鋪上了。當陳曉乾放下蚊帳躺下來後，她忽然對他說：「陳老師，你認爲雙方會交出武器嗎？」

「凌志雲對我說，我方是會的，對方就不一定了。」

「這樣，我們不是很危險嗎？」

「所以，我認爲我們也不會認真執行的。」

「中央說的話都不算數了？」

「早就不算數了。」

「不過，這次勞動省軍區，似乎是下了決心。」

「但願如此！」他說。「如果真的收繳成功了，我們大概就可以回原單位，再過正常的生活了。」

「你是說回單位搞大聯合、三結合？」她問道。「我認爲也很難！雙方已結下了深仇大恨，誓不兩立，連一個家庭都搞得四分五裂，不少家庭裡，父子、母女、兄弟、姊妹分成對立的兩派，見了面都不瞅不睬，更有些恩愛夫妻，因爲加入了不同的派別，竟也弄到反目成仇，決定離婚。至於兄弟大打出手的，就更不勝枚舉了。其他一般人，就更難捏合得起來了。」

「幸虧我們在這裡都沒有兄弟、父母，」他用輕鬆的口吻說，「免了這個麻煩。」

「但我們上有領導、周圍有同事，將來也會有得鬥的了。」

「只是爲了對領導幹部有不同的看法，就鬥得死去活來，其實他們與我們有甚麼切身的利害關係呢？爲此死了這麼多人，值得嗎？」

「最初抱著滿腔熱情，響應毛主席、黨中央的號召，參加文化大革命，誰知捲進了派系之後，就身不由己了呢！」她感慨地說。「現在分析起來，對領導人的不同看法，只不過是一個導火線而已，根本的問題，是兩派群眾原來就是兩派人。」

「你是說，這是早已潛伏的矛盾，不過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條件下激化而已？」

「你年紀比我大，回來也十多年了，應該能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作出判斷。」

他細細思索起來，發覺她的話是十分精確的見解。這是自五五年批判胡風運動以來所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甚至是逍遙派，平時也是處於逍遙狀態。」她補充說。「當然另外有一部分人，他們是不好參加或不被接受參加的，例如脫帽右派，或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的人。」

「你爲甚麼又這麼積極參加呢？」

「我剛才不是說過是身不由己嗎？」

「我是指現在。」

「人的思想認識是逐漸深化的，」她嘆了一口氣，「前階段互相炮轟時，我就察覺到我們大家都走錯了路。」

「你是說，那些逍遙派走對了？」

「他們沒有走，就不存在對錯的問題了。」

「你今後就不積極了？」

「肯定不會那麼投入了，但也不會躺倒不幹。到底出生入死共同戰鬥了那麼久，都有了感情的嘛！況且我是個醫務工作者，『救死扶傷』是我們的天職。今後我會多做些促進大聯合的工作。」

「你真有見識！」他稱讚地說。

他伸出手來，摸進了她的蚊帳。她也把手伸過來，於是兩隻手緊緊地握著。

「小黃！」他用充滿柔情的聲音說，「不管今後怎麼樣，我這一輩子都忘不了你的！」

「我也會一輩子記住你的！」她用壓抑的聲音回應他。

過了一會，她放開他的手，然後把它輕輕地推回他的蚊帳裡。

隨後的幾天，陳曉乾看見馬成寬等頭頭到各據點去收集槍炮，然後用卡車運往省軍區。軍區有專人驗收、登記，並發給收條。由於眼下沒有特別的事情要做，陳曉乾曾跟凌志雲去交過兩次槍。

「我們交出了許多大炮。如果『革造聯』保留大炮，我們怎麼辦？」他問。

「經過這些日子來的實踐，在城裡架起大炮，作用不太大，要攻陷人家的據點，還是靠輕機槍、步槍、衝鋒槍和手榴彈之類。」凌志雲說。

「那麼，我們……」

「我們分批交。」

「如果對方不交呢？或只是做樣子交一些呢？」

「我們就要爭取軍區作出保證。如果我們通通交出，他們不交，就保證用武力去收繳他們的槍支彈藥。」

「軍區作出這樣的保證了嗎？」

「正在和他們協商。有了這樣的保證，我們就帶頭通通交出。」她說。

七月十日以後，氣氛又突然變得緊張起來。「革造聯」的廣播站開始連篇累牘地廣播稿件，指責「聯司」只交出少量槍炮，其餘大部分連夜運到郊區藏了起來。這樣擾攘了兩天之後，又指責省軍區司令員陳大富包庇「聯司」，沒有積極要「聯司」繳交槍炮，但對「革造聯」卻咄咄逼人，壓他們先交出來。

到了十五日，「革造聯」更引用江青同志去年九月提出的「文攻武衛」的口號，表示堅決不向省軍區交出任何武器。

這時，「聯司」召開緊急常委擴大會議，由作戰部長高佔武發言。他說：

這十多天來，我們已交出了百分之七十的武器，但對方只繳交了從各單位保衛科弄來的破舊槍械。他們從解放軍那裡搶得的大批武器彈藥完全沒有交出。在這種形勢之下，我們是否要交出餘下百分之三十的武器？經過常委們連日開會討論，認爲我們可以把餘下的通通交出，作爲交換省軍區用武力去收繳他們的武器的條件。省軍區已作出了保證，在十八日晚上十二時限期到時，如仍不交出，就要用武力收繳。甚麼叫「武力收繳」？軍區已作了明確的答覆，就是包圍起來收繳，如繼續反抗，則實行殲滅。據說這是毛主席的意見。當然我們也要積極準備後路，例如進一步動員老弱病殘婦孺疏散回鄉，只留下些精壯人員，如有甚麼不測，我們可以組織起來撤退到山區。不過我們相信省軍區是會信守諾言的，這點相信大家都有信心，因爲軍區上上下下，都是從思想上支持我們的。大家回去後，把我們常委會的意見傳達到群眾中去，並作好疏散的安排。至於武器方面，我們會另外開會作出安排的。

(二)

十八日晚上十二時正爲繳交武器的最後鐵定期限。十二時過後，「聯司」照原定計劃召開常委擴大會議。由馬成寬主持。馬成寬說：

「剛才接到省軍區司令員陳大富的電話，說我們『聯司』的主要軍火已經交出，剩下其他零星的槍支彈藥可在日後過細進行收繳。但『革造聯』卻基本上沒有繳交。軍區決定派出八三 xx 部隊於凌晨四時開抵河南，包圍『革造聯』各據點，以武力收繳武器。我們已表示支持，並提出派遣人員和他們共同作戰。陳司令員表示，在戰鬥方面，不必勞動我們，也不便勞動我們，只要求我們派一個救護隊到現場去救傷，主要是對方的傷員。

軍區估計五天就可結束。但我們認爲軍區太樂觀了，可能是對他們的情況了解不夠 — 他們到處挖了地道，而且那裡的確有一批殘渣餘孽和縣裡來的人員，那些人知道自己的處境不妙，會作垂死掙扎的。我們估計，不連包圍時間，僅全部攻破，也要十五天左右甚至更長的時間。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軍區不想出動軍隊進入 K 大學用武力解決問題，而是在 K 大學校門設下糾察線，不准外面的人進入，這是出於保護裡面的師生的目的。等到解決了外面的問題之後，解放軍會派軍隊進駐 K 大學，用勸導的方法去解決學校的問題。」

散會後，陳曉乾回到宿舍。他看見黃映瑜的床位空空如也。他知道，她已奉命返回省醫院，組織一支由市內幾家大醫院的人員組成的較大的救護隊，準備支援解放軍。他突然感到一陣不安。她要出入槍林彈雨之中，能安全回來嗎？她說得對，在亂世的情況下，人們只應該看到目前。

他迷迷糊糊地進入半睡眠狀態，不知道過了多久，他突然被樓下一片嘈雜聲驚醒。在外面燈光的反照下，他看見黃映瑜的床位仍然是空的。

他坐了起來，聽見河南那邊有零散的機槍聲和其他槍聲。下面又人聲鼎沸起來。他走到窗前往下看去，只見在指揮部門外周圍，集結了上千人，有些頭戴鋼盔或安全帽，手拿各種棍棒。他們一群群地分佈在周圍，相信是來自不同單位。他看了看手錶，是凌晨五時半。

他走下樓梯，來到了樓下。他發現已經完全沒有人站崗放哨了，人們都可以自由來往。他走出大門，只見作戰部長高佔武正在向人群講話：

「你們強烈要求去作戰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個權不操在我們手中，而操在省軍區手中。有同志提出，我們自己組織起來自己去打。這是行不通的，因爲我們沒有真正的武器。憑著鋼盔、安全帽、鐵支、木棒，能抵擋得住他們的機槍大炮嗎？」

有人插話說：「我們有炸藥，我們可以用炸藥炸掉他們的據點，協助解放軍消滅他們。」

「沒有密集的火力掩護，能爬進去放炸藥嗎？」

「能！我們可以請解放軍用火力掩護我們。」K 大學「戰司」作戰部長吳洪斌說。然後他不理會高佔武的勸止，忽然振臂一呼：「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戰士們！有種的跟我來！」

一支約二百多名小伙子的隊伍，排著隊跟他開走了。陳曉乾知道他們全是 K 大學的學生。

「陳老師，你想不想當個戰地記者呢？」凌志雲在他旁邊對他說。

「怎麼個當法呢？」

「跟我坐吉普車去巡視。」她說。

「現在嗎？」

「是的。」

「現在已經開始天亮了，解放軍會採取行動嗎？」

「現在去巡視，先有個印象，好在晚上知道來龍去脈。」

「你不怕嗎？」

「怕甚麼？以前我們同他們幹的時候，我也經常上前線，現在是解放軍打頭陣，更沒有甚麼可怕的了。」

「解放軍真的會把他們當敵人來攻擊嗎？」

「所以你就應該去看看，親自見證這一歷史時刻，將來若要寫回憶錄，就有第一手材料了。並不是很多人有這種機會的啊！」

他坐上了她的吉普車。由一個從省委機關請來的中年司機開車，沿著河北堤岸慢慢駛著。太陽已上升，但兩岸十分靜寂，除了間中有一兩輛汽車飛馳而過之外，幾乎看不到有人走動。一路上，凌志雲給他指點「革造聯」據點的位置。他都默記在心裡。又來到

西大橋的橋頭堡，都有解放軍在備戰。

他們到中午才返回指揮部。

陳曉乾凌晨二時起床，再跟凌志雲去巡視戰場。看見黃映瑜尚未回來，他估計她在解放軍解決問題之前，是不會回來了。他連跟她道別的機會也沒有，如果她在戰場上死了，的確是一件令人十分傷心和遺憾的事。

吉普車首先把他們載到東大橋橋頭。解放軍把這個橋頭堡作爲第一個前線指揮部。有一個四十歲左右身材魁梧的軍官，他似乎是那裡的總指揮。

見了凌志雲，那軍官立刻熱情地和她打招呼：「小凌，你好！」

「張師長，」她似乎跟他很熟落，「你是前線指揮官吧？」

他點了點頭。

「這是我們大學的陳老師，我們『聯司』的第一號筆桿子。」她向他介紹。

陳曉乾立刻有禮貌地叫了一聲：「張師長，您好！」

「陳老師，您好！」他上前和他握手，「拜讀過你的文章，真是文如其人哪！」

他說出這句話來，使陳曉乾感到他並不是一般的「武夫」。

「是不是下半夜開始行動？」凌志雲問。

「是的。」他答道。「我們先派兵去佔領通往河南的東西兩道橋的橋頭堡，打通這兩條運輸線，並架設廣播站，然後於天亮後向他們宣傳毛主席批示的《七・三》佈告，要他們盡快交出武器來。」

「如果他們仍然不聽呢？」

「那麼，我們就要從近至遠地把據點一個個拿下來。」

「他們還有不少暗堡，有些地道裡的槍眼，可以向外面打槍，你們有甚麼辦法對付呢？」

「我們先把明堡一個個解決掉，至於暗的，當然也要解決，但還沒有全盤計劃，到時再見機行事好了。」

「爲甚麼不全面渡江，然後把河南沿岸佔領，作爲前哨陣地呢？」她問。

「不必作這樣的部署，」張師長說，「因爲他們沿岸設有工事，這樣做一定會有較大的傷亡。現在我們用蠶食策略進攻，可以把傷亡減至最低。」

「不怕他們跑掉嗎？他們已公開宣稱，被迫到走投無路時，就到山上去打游擊。」她說。

「他們那是宣傳而已，他們知道，出了城上了山，我們就更容易消滅他們了，況且到時是敵我矛盾，我們就可以出動飛機坦克了。」他又補充說：「不過，我們也已作了一定的防範，在河南郊區的野戰軍，已奉命堵截任何武裝人員。」

「那就好！」她說，「如果有甚麼需要我們幫忙的，請隨時告知。我們穿便裝的人，比穿軍裝的到底要方便得多，活動上較爲靈活機動。」

「謝謝你們！」他看了看手錶：「還有半個小時就要行動了。」

「不打擾你了。」凌志雲說。然後她吩咐司機把車開往靠江邊他們的一個據點。據點已被一隊解放軍佔據了。守門的解放軍正在盤問他們時，裡面走出一個年輕的軍官，他一看到凌志雲，就似乎認出來了，忙說：「讓他們進來吧！」

那軍官把他們領進去之後，他們發現裡面有幾十個 K 大學的學生。

「我們的同學也負有進攻的任務嗎？」凌志雲問那軍官。

「不，他們只作配合，主要是對付那些頑固的據點。」他說。「上級指示我們不能用大炮，以免毀壞建築物和傷及平民。」

「我們分成輕騎兵小分隊，在夜色掩護下，潛進他們的碉堡放炸藥。」一個學生說道。

「你們要加倍小心才好。」陳曉乾說道。「他們那裡暗堡林立，他們在明，你們在暗，

容易被冷槍擊中。」

「爲了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我們不怕犧牲！」幾個學生異口同聲地說道，「犧牲了，就當一名烈士吧！」

陳曉乾相信這是他們現時的肺腑之言。

「我們會盡力保護他們的。」那軍官說。「還有你們指揮部的那幾個救護隊，也和我們一起戰鬥哩！」

聽見他這麼說，陳曉乾趕忙問：「救護隊現在在哪裡？」

「這裡沒有救護隊。他們將跟隨部隊從東西兩大橋過河，在進攻的士兵後面。」

「不是很危險嗎？」陳曉乾說。

「我們部隊也有救護人員。」他說。「他們在最前線。你們的救護隊主要是做現場的急救和運送傷員的工作。」

陳曉乾才放心下來。

正說間，一名士兵走來，立正敬禮之後說：「報告連長，上面來電，說作戰即將開始，叫連長作好準備！」

那軍官立即快步登上頂樓。

「你們不跟上去嗎？」凌志雲問學生們。

「李連長吩咐我們在這裡候命。」一名學生說。

「你們不是先頭部隊，恐怕沒機會參加戰鬥了。」陳曉乾說。

「沿江幾個主要據點，在戰鬥的第一階段，作監視河南堤岸敵情之用，主要防止他們渡江突擊。到第二階段時，解放軍攻佔了他們沿江的據點之後，這個連就會奔赴前線，替換第一批戰士，到時我們也隨他們一起上戰場。」一個學生興奮地說。

「陳老師，我們到頂樓去觀戰吧！」凌志雲說。

頂樓其實是一個碉堡。面江處加建了厚二呎的護牆，護牆上開了許多槍眼和炮眼。解放軍在這些槍炮眼前，安放了五挺重機槍。

陳曉乾站在凌志雲身旁，從一個槍眼向河上看去。天色仍是一片灰暗，在朦朧的月色下，沿江一帶死一般的沉寂。他又向東大橋望去。在夜色下，大橋變成一座巨大的黑色的東西，沒有任何生氣。

突然，對河最靠近東大橋的對方據點上，響起了一輪長達兩分鐘的重機槍聲。陳曉乾看見子彈的火光射向大橋，接著是陣陣大炮的轟鳴，也是對準大橋的。在炮火餘光的閃爍下，他看見橋上有人活動的影子。但橋上卻沒有還擊。

「爲甚麼不從這裡用重機槍壓住他們的火力呢？」陳曉乾問凌志雲。

「這條江至少有一公里闊，恐怕在射程以外，即使射到了，也沒有威懾力量了。」她說。

「你說該怎麼辦呢？」司機問。

「不必擔心，」陳曉乾笑了笑，「解放軍是專業軍人，對付持槍的老百姓不會太困難！」

「但他們中有不少復員、轉業軍人啊！」司機說。

「所以不能輕視這場戰鬥。」凌志雲說。「從他們的整個戰鬥部署來看，可見對方有不少人是當過兵的。」

對方的重機槍聲突然停住了。沉默了大約五分鐘左右，河南橋頭又響起了密集的輕機槍聲和步槍聲，混雜著手榴彈的爆炸聲。似乎雙方是在駁火。

陳曉乾忽然看見那邊突然駛出五隻汽艇，向河北方向飛馳而來。

「他們想佔領我們這邊的橋頭堡，然後前後夾攻在橋上的解放軍。」凌志雲說。

話尤未了，據點裡的那五挺重機槍，突然猛烈開火，射向那駛近的五隻汽艇。下面堤岸上的幾個掩體，這時也射出更爲密集的交叉火力。那五隻汽艇突然停了下來，似乎全

被擊中，不一會就無力地向下游漂流而去。

河南橋頭的炮火，再又猛烈地響了起來。而靠近橋頭那個對準橋頭堡的據點，更是發出一連串不停的重機槍聲，不停地射向橋頭堡附近。又過了五分鐘，橋頭堡的槍聲停止了，現在只有它附近的那個據點，更加瘋狂地不斷地向橋頭堡射擊。

「橋頭堡的敵人被殲滅了。」司機說。

「你怎麼知道？」陳曉乾問。

「這是常識嘛！」司機說，「雙方經過十多分鐘的激烈戰鬥後，橋頭堡的槍聲停止了，這就表示一方得勝。而他們的據點用加倍火力射向橋頭堡，這就表示勝利一方是我們。」

「你……」陳曉乾奇怪地看著他。

「他也是復員軍人！」凌志雲笑著告訴他。

橋頭堡那邊要採取攻勢了：一顆照明彈發射到那據點的上空，把它周圍照得一派通明，跟著是重機槍聲、迫擊炮聲響個不停。那據點的各防禦工事受到了毀滅性的攻擊。

據點上的槍聲一下子就沉寂下來。橋頭堡的火力也逐漸疏落，終於完全停了下來。而隨著照明彈的光照完全消失，那裡變得更加死一般的沉寂。

「佔領據點的攻堅戰就要開始了。」司機說。

凌志雲看了看手錶，說道：「現在是五時正。五時十五分就會進攻，五時半當會結束，天亮後解放軍就會完全控制那據點。」

「一個晚上才佔領一個據點，甚麼時候才能完成整個任務呢？」陳曉乾問。

「戰鬥也同時在西大橋那邊開展！」司機說。「最初取得立足點是要多費一點時間的。」

「不過，你別忘記，那據點是在岸邊，比較容易攻克，到了裡面的居民點，到處都是障礙物，加之暗堡林立，恐怕就更難了。」凌志雲說。「看來不如軍區所估計的那麼樂觀！」

「所以我們的同學就有用武之地了！」陳曉乾悶悶不樂地說，他知道這樣一來一定會有很多人死亡。他忽然想起黃映瑜來。她是否已跟隨解放軍過了江呢？他的腦海裡突然浮現出她的一顰一笑，那天晚上他和她纏綿的情景，使他難以忘懷。

天空忽然響起了兩聲「蓬蓬」的聲音，兩顆照明彈在空中升起，光耀奪目，把那據點照得如同白晝。在橋頭堡發射出的一輪猛烈的交叉火力，把那據點打得磚石橫飛。十分鐘過後，重機槍和榴彈炮聲隨著照明彈的慢慢黯淡下來而逐漸停止。那據點裡卻沒有任何反擊的槍炮聲。

陳曉乾看見在夜色中隱約有不少人從橋頭堡用手肘爬著身子，往據點的方向移動。過了一會，突然在那據點的各防禦工事響起了一連串手榴彈的爆炸聲，足足有三四十響。

「這是解放軍的攻堅戰！」司機說，「不過據我看，那據點已經沒有反抗力了。」

「你是說，他們的人都逃跑了？」陳曉乾問。

「是的。他們只受到來自一個方向的進攻。」司機說。「但是，他們失去了這個據點，就很被動了。」

「西邊的情況怎麼樣呢？」陳曉乾問。

「天快亮了。」凌志雲說。「天亮後我們開車過去看看那邊的情況。」

「好！」陳曉乾和司機異口同聲地說。

半個鐘頭後，天色開始蒙蒙亮。

「我們走吧！」凌志雲對司機說。

上了吉普車，凌志雲又吩咐：「我們先到西大橋去吧。」

吉普車在堤岸大馬路向西飛馳而去。馬路上人跡全無，也沒有任何汽車走動。二十分鐘後抵達西大橋。這時天已大亮。

有幾個解放軍守衛著橋頭。司機把車停了下來。

凌志雲下了車，從背袋裡拿出一張證明來。一個解放軍戰士接過證件仔細地看了，然

後說道：「是當『聯司』副總指揮的那個女英雄嗎？你們要到哪兒去呢？」

「我們想過橋去看看。」她說。

「請等等！」他走進橋頭堡的哨所，拿起手搖電話，講了幾句話。然後放下電話，再走出來，對她說：「你們去吧！到了那邊的橋頭堡，他們會告訴你們怎樣做的。」

吉普車到達那邊橋頭堡時，有一個軍官出來迎接他們。原來也是認識凌志雲的。

他把他們帶到靠近橋頭的一個五層高的據點。只見那據點彈痕累累，破壞嚴重。上到樓上，解放軍戰士們正忙著維修防禦工事。

「有抓到俘虜嗎？」凌志雲問。

「他們都跑了。」那軍官說。

「有傷亡嗎？」

「對方可能有些傷亡，因爲流下幾灘血。不過他們都把傷員帶走了。我們這邊有幾個戰士受了輕傷。」

後來他們又返回河北，再從堤岸大馬路駛往東大橋。情況大抵相同。

(三)

凌志雲和陳曉乾回到指揮部，吃過早餐，凌志雲就和別的常委去開會。

陳曉乾返回宿舍，看到黃映瑜的床舖原封不動，他感到十分難受。他悶悶不樂地和衣倒在床上，漸漸地入睡了。

到中午時，同宿舍的小劉把他叫醒：「吃午飯的時間快過了，再遲就沒得吃了。」

果然食堂正準備收工。陳曉乾打了飯回宿舍吃。

「小劉，你了解到外面一些情況嗎？」他一邊吃飯，一邊問。

「昨天晚上，解放軍佔領了東西大橋河南那邊的橋頭堡和附近的制高點。上午九時正，解放軍又在河南沿江堤岸展開全面進攻，到十一時，把沿江的十個據點全部攻佔。聽說現在正在休整，並把那十幾個據點的工事修好，還安裝高音喇叭，對那邊的群眾進行宣傳教育，宣傳《七・三》佈告的政策。你可有事做了。」

正談論間，廣播員廖笑凰和陳曼霞走了進來。陳曼霞對陳曉乾說：「陳老師，凌志雲剛才來電話，要你和我們立即去河南海關大樓報到，把行李也帶去。我們要在那裡建立一個高音喇叭廣播站。」

「寫作組就我一個人去嗎？」他問。他雖然有點害怕，但卻很想去。他惦掛著黃映瑜，他希望在那裡能見到她。

「是的，凌志雲說這是支輕騎兵小分隊。」

陳曉乾他們於下午三時左右到達河南海關大樓。河南沿江堤岸空無一人。在沿江堤岸的一些據點外，停著一些軍用卡車和吉普車。

海關大樓是位於沿江堤岸東西兩大橋之間的一座五層高大樓，相當結實。凌志雲已在那裡等候他們。她把他們帶上二摟。那裡原是「革造聯」針對河北的高音喇叭廣播站，對方撤退時，已破壞了設備，高音喇叭也從樓頂拆下來搬走了。有幾個電工正在忙碌地工作著。

「我們要盡快把它修理好，裝上高音喇叭，今天晚上就進行宣傳廣播。」凌志雲吩咐道。

「解放軍不是有了廣播嗎？」陳曉乾問。

「他們不是用高音喇叭廣播，而且只是針對某一個進攻的據點。」她說。「他們的宣傳重點也跟我們的不同。」

到了下午五時左右，一切都安裝妥當。凌志雲告訴陳曉乾，到樓下吃過晚飯就開始工

作。他在食堂看見有十多個解放軍在用膳。他和其中兩個聊起來，才知道他們是駐守頂樓的。

吃過晚飯，陳曉乾就按照凌志雲的意圖寫宣傳稿，主要是勸喻受蒙蔽的群眾當機立斷，反戈一擊，只要他們擺脫對方的控制，跑到解放軍這邊來，就可以受到保護，安全到達河北，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群眾對他們既往不究，希望他們不要充當敵人的炮灰。

陳曉乾剛寫完稿，就聽見對方從河南區市郵電局大樓進行廣播。廣播是針對解放軍戰士的，首先朗讀毛主席語錄：「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另一條是：「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問題不是介不介入的問題，而是站在哪一邊的問題」，然後說：「省軍區司令員陳大富是軍內一小撮走資派，他和我省最大的黨內走資派何海晏互相勾結，利用手中的權力，企圖血洗革命造反派，解放軍戰士千萬不要上當受騙！」並強硬表示：「如果陳大富之流一意孤行，圍剿革命造反派，我革命造反派則只有頑強抵抗，並實行全民皆兵，同軍內一小撮作浴血奮戰，以鮮血和生命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陳曉乾立即另寫了一篇擁護解放軍的宣傳稿，以作針鋒相對。他先引用毛主席的有關語錄：「積極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堅決地反對右派。」、「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撼山易，撼解放軍難。」表示：「革造聯」反對解放軍，自毀長城，決沒有好下場，無產階級革命派堅決站在英勇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一邊，與「革造聯」中一小撮壞人鬥爭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入夜，雙方的廣播進行了激烈交鋒。「聯司」的廖笑風和陳曼霞都是頂尖兒廣播員。陳曉乾知道，「革造聯」那邊的男廣播員郭立奇，是 K 大學外文系學生，其廣播的語調、情感和對句子速度的控制方面，都具有極爲煽動性的效果，比廖笑風略勝一籌。許多「聯司」的群眾對他恨得咬牙切齒，聲言抓到他一定會把他活活打死。至於那個女的，聽說是醫學院學生黃楚馨，聲音也極富煽動性，但比起陳曼霞來，卻稍有不如。總之雙方是勢均力敵。

十時左右，凌志雲從外面回來，一進門就對陳曉乾大加讚揚：「陳老師，你寫的宣傳稿，抓住了他們的弱點，打中了他們的要害，解放軍的領導聽了，都舉起大拇指稱讚呢！反觀他們的，除了咒罵之外，毫無內容。剛才播送的引用魯迅名句『辱罵決不是戰鬥』作標題的文章，更是層層剝開他們的皮，痛快之極！」

陳曉乾笑了笑。

「十二點我給你們弄好吃的東西，慰勞大家。」她說。

「解放軍甚麼時候發動攻勢呢？」陳曉乾問。

「據說也是在凌晨。」她說。「不過我覺得晚上戰鬥進度慢，我已建議他們日夜不停地進行武力收繳。」

「他們怕白天會傷及無辜。」陳曼霞說。

「當然也有道理。」她說。「河南的一般市民今天已收拾細軟，分兩個方向離開：一是從南面去郊區，一是通過東西大橋進入河北。」

「『革造聯』讓他們進入我們的區域嗎？」廖笑風問。

「最初被他們打傷過幾個人，後來解放軍先剿掉通道的據點，現在暢通無阻了。」

「你是說，現在留在河南的都是武鬥人員了？」陳曉乾問。

「一天的時間還不能疏散完那麼多的人，可能還要再過好幾天。」她說。「有些老弱病殘的，就只好和他們共存亡了。」

「疏散了以後又怎麼樣呢？」廖笑風問。

「解放軍已答應，當群眾基本上疏散完畢，如果對方還繼續頑抗，就會發動連續進攻。」

「這樣看來，戰鬥可能要延續一個月以上了。」陳曼霞說。

「我估計至少要一個月。」凌志雲說。「今天下午，有情報回來說，對方已不反對群眾疏散，還強令他們疏散呢！這並不表示他們關心群眾的安危，而是說明他們將會採取極端手段，與解放軍周旋到底。」

「甚麼極端手段呢？」廖笑風問。

「例如：火燒、水攻都有可能。」

陳曉乾問：「今天的戰鬥，解放軍和我方群眾有傷亡嗎？」

「今天的戰鬥不算激烈，所以解放軍和我們都沒有傷亡報告。有些解放軍戰士受了不同程度的輕傷則是可能的。最可惡的是，他們竟向我方的救護隊開槍，有兩個同志被打傷了。」

「黃映瑜沒事吧？」陳曉乾焦急地問。

「她平安無事。」凌志雲瞟了他一眼，嘴角露出一絲俏皮的笑意，問：「你很掛念她嗎？」

他用力地點了點頭。

「她的確是個極好的姑娘。」她竟然一本正經地說。「文化大革命可以造就你們天生一對。文化大革命也的確造就了無數有情人成為眷屬。」

「但也造成不少怨偶！」他感慨繫之地說。

「難道你們……」她有點意外地看著他。

「我和她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親密戰友！」他說。

「就是由於建立了共同戰鬥的深厚情誼，才使男女之間的真摯感情，得到迅速的發展。」

「你是指省醫院的那個小護士小黃同志嗎？」陳曼霞很有興趣地問。「她和陳老師倒是天生一對！但我卻沒有發現他們怎麼樣。」

「在一個宿舍裡，睡在隔壁床舖上，親密無間，還不夠接近嗎？難道要到公園裡談情說愛才算？」凌志雲談起這話題來，竟和普通女孩子一樣，完全沒有了那種颯爽英姿的樣子。

「你們不要拿我來窮開心了！」陳曉乾正色說，「難道你們不關心那麼一個好同志、好戰友嗎？」

「我會去打聽打聽的，」凌志雲也正色起來，「陳老師，你放心好了。」

雙方的廣播站互相罵戰不停，而陳曉乾也得不停地工作。

下半夜凌晨三時許，突然響起了槍聲。陳曉乾知道，戰鬥又開始了。凌志雲當即叫醒司機，叫他把她載到戰地去。

戰鬥於早上六時全部結束。

戰鬥結束後，對方廣播了一組稿子：「揭發解放軍戰士在一些軍官的驅使下，殘暴毆打被他們抓到的群眾，有些人甚至調戲女學生，搶劫財物」等等。陳曉乾立即寫稿駁斥他們惡意造謠中傷，蓄意往偉大的人民解放軍臉上抹黑，這完全是階級敵人的一派胡言亂語。對罵到上午十時才暫時休戰。

陳曉乾正準備睡覺，凌志雲回來了。

「戰果如何？」大家十分關心地問。

「比上一個晚上有進步，」她說，「但仍嫌太慢，只推進了兩三條街。」

「河南區有上百條街道，現在才推進了幾條街，甚麼時候才能大功告成？」陳曉乾說。

「這外圍是防禦力量比較薄弱的地方，尚且如此，如果深入到他們的心臟地帶，那就要更長的時間了。」廖笑風說。

「我和陳大富司令員討論過，他說寧肯花長一點時間，也不願痛痛快快猛攻一氣了事。」她說。「他認為這是一小撮壞頭頭的陰謀，他們就是希望軍區猛衝猛打，這樣他們

就會有機可乘。」

「省軍區有甚麼新的部署嗎？」陳曉乾問。

「他說準備打持久戰，爭取絕大部分人出來投降，最後才把真正的壞人、真正的頑固分子殲滅。」

「這應該是個好主意呀。」陳曉乾說。

「不過，這一來，我方就可能有犧牲了。」她說。

「我認爲我們的紅衛兵不要到前線去。既然解放軍要打持久戰，我們上前線去是多餘的。弄得不好，吃虧的是我們。」陳曉乾說。

「我也這麼想，我們只做些後勤工作算了，頂多是出動救護隊。」凌志雲說。「但我們一些同學很英勇，他們一定要上戰場，我們也不好阻擋。」她又補充說：「我在早上六時見過黃映瑜，當時她正在帶領一隊救護隊，到一個對方剛放棄了的據點去救傷。」

「不怕對方放冷槍嗎？」陳曉乾擔心地問。

「由解放軍打先鋒，確定安全之後，才讓他們去救傷員。」她說。「我對她說：陳老師在惦念著你。她很感動，要我轉告你，請你放心，她會照顧自己的。」

他默然不語。

「你們都是好樣的，」她有點激動地說，「都是爲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而日夜奮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不管是生是死，人們都不會忘記你們的！」

他更加默然。

第三天以後，武力收繳武器的進展更慢。但據凌志雲說，解放軍出動了上萬人，把對方的中心控制區形成一個包圍圈。對於群眾，只許出不許進。要用斷水、斷電、斷糧的方法，把那裡的人逼出來。

到了第十天，陸陸續續有十多萬人出來了，連先前疏散的二十多萬人，出來的人只佔河南區總人口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說，還有幾十萬人仍然在那裡負隅頑抗。

又過了五天，再有幾萬人走了出來。據那些人說，裡面的武裝人員限令他們離開。大家推測，可能他們要儲備多些糧食，以作長期鬥爭之用。據說他們希望時間拖長了，中央會出面干預，他們就可以轉敗爲勝了。

然而，整整十五天過去了，裡面留下不走的仍有十多萬人。在這段期間，雙方基本上再沒有大規模的槍戰了，主要是解放軍日夜不厭其煩地開展宣傳攻勢。而雙方的廣播站，則日夜二十四小時不停地罵戰。爲了應付這一情況，凌志雲從一些單位調來了四個撰稿員，六個廣播員。陳曉乾的工作這才大大減輕，也有了點時間到據點樓頂上觀察一下形勢。但對方的廣播站仍然是原來那兩個廣播員。

這十五天來，陳曉乾一直在記掛著黃映瑜。每當他想到她時，他就會心煩意亂。

(四)

對方的廣播站仍然力竭聲嘶地從早到晚罵街，始終是郭立奇和黃楚馨，他們十二小時輪班。然而，他們的聲音顯得越來越孤單了。在全河南區，他們現在就只剩下這個廣播站了。陳曉乾猜想，「革造聯」的頭頭及其他骨幹成員已在各據點、各暗堡裡日夜備戰，或指揮戰鬥，對於廣播站已無暇顧及，任由他們兩人自生自滅了。而他們能獨力支持到現在，的確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但陳曉乾暗自爲他們擔心。他們的據點終有被解放軍攻破之日，到時如果落在「聯司」群眾的手中，他們就必死無疑。

第十六天的早上，陳曉乾正在爲戰事毫無進展而感到悶悶不樂的時候，凌志雲匆匆回來，對他說：「省軍區已決定從今晚十二時正開始，向『革造聯』的中心地帶發動全面和連續的進攻，直至收繳全部槍支。」

廖笑風和陳曼霞立刻鼓掌稱好。

「他們裡面還有我們K大學二百多個學生，還有其他學校的學生啊！」陳曉乾擔心地說。

「經過近一個月來的勸喻，而且出來的人都既往不究，回到原單位照樣自由活動，我們已經做到仁至義盡了。」凌志雲說。「他們一意孤行，要充當他們壞頭頭的炮灰，我們也沒有辦法！」她又說：「但如果他們機靈的話，也不會有甚麼大問題的。到了危急關頭，只要放下武器，舉手投降，就會沒事。如若執迷不悟，頑抗到底，那就是你死我活的問題了。」

「他們的廣播員郭立奇和黃楚馨，不到最後一刻，他們會投降嗎？到了那個時候，恐怕爲時已晚了。」陳曼霞說。

「陳老師！」她說道，「你立刻寫篇文章，揭露這個事實：『革造聯』的主要頭頭們，包括他們的總指揮胡潤棨，半個月前已化裝潛出河南區，去了北京，名義上是搞串聯，與四川、遼寧、黑龍江、廣東的所謂革命造反派壞頭頭們在一起，住在北京的和平里，過著安樂的日子，留下受他們蒙蔽的群衆爲他們賣命，現在河南區指揮的人和骨幹分子，大部分是從各縣來的人員，他們多是些亡命之徒。毛主席已經表了態：『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堅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要包圍起來，還繼續抵抗，就要實行殲滅……給學生講清楚，如果堅持不改，就抓起來，這是輕的，重的實行圍剿。反革命嘛！』你把這條作最高指示處理也可以，總之要反覆宣傳，給他們以最後機會。也要告訴他們，他們的時日無多了，多則十二個小時，少則六個小時，要他們當機立斷。」她又吩咐大家：「骨幹文章由陳老師寫，其他同志各人寫一兩篇配合，大造革命輿論。」

陳曉乾花了兩個鐘頭的時間寫了兩篇文章。

廣播站立刻掀起了近期來最爲熱鬧的宣傳高潮，連續幾小時廣播的文章篇篇都是新的，還有一些逃出來的群衆繪影繪聲地揭露『革造聯』裡面的黑幕。但對方很快就發表聲明，說這些報道是別有用心的造謠中傷。可以聽得出，對方的廣播員不是照寫好的稿子廣播，而是自己想到甚麼，就說甚麼，因此語氣上遠遠比不上以前那麼氣定神閒了。

據說，經過一個上午廣播宣傳，中心地區陸續又出來了一千多人，多是些老弱病殘者。

黃昏時候，淩志雲帶了一隊學生，約五十人左右，到廣播站來吃晚飯。他們全是男同學，個個作戰鬥裝束。

「凌志雲也跟你們一起去嗎？」陳曉乾問他們。

「是的，她是領隊。」

「但她是個女孩子呀！」

「女孩子就不能上前線嗎？」凌志雲聽到了，走過來，問道。

「我不是這個意思，」陳曉乾說，「我只想說，他們全是男的，單你一個女的不方便。」

「哪會不方便呢？」她笑了起來，「你的黃映瑜也是女孩子嘛！況且大家都把我當作男孩子了。」

提起黃映瑜，陳曉乾又情思脈脈起來。自從解放軍開始收繳武器以來，他就再沒有見過她了。他本想去找她，但一直一個人作戰，離不開工作崗位。前些時雖調來了幾個人，但他是負責人，仍然抽身不開。

「你近來有沒有見到黃映瑜？」他囁嚅地問。

「沒有。」她答道。「他們的救護隊已撤回省醫院去了，這樣就可以更好地進行工作。」

「他們還有甚麼任務嗎？」

「他們一直在候命待發，而且雖然沒有發生真正大規模的戰鬥，但天天都有流血事件發生，他們也夠忙的了。」她忽然問：「怎麼，怪她不來看你？」

「哪裡會呢？」

「陳老師，我也知道太辛苦了你，」她好言相慰，「但這是革命的需要嘛！快了，估計三天就可以完全結束戰鬥，到時你們就可以……」她沒有把話說完，微笑地注視著他，那女人味和平常的女孩子一樣濃。

「那麼，你呢？」他存心也開她一個玩笑，「你又和誰……」

「哈哈！」她略為有點臉紅地說，「我這個樣子有人敢要嗎？」說完又笑了兩聲。

「我們又得言歸正傳。」他關心地說，「你要特別小心，對方很多人是認識你的啊！」

「革命前輩用鮮血和生命打下了社會主義江山，我們後輩應同樣以鮮血和生命去捍衛，如果我怕死，就不會當這個頭頭了。我會小心的！」她忽然又溫柔地笑了笑，說道：「我在戰場上碰見黃映瑜時，一定會轉告她你想她。」

「謝謝你。」看見她那結實而苗條的身材，穿著一套褪了色的軍裝，腰間束著一條闊皮帶，確是一個雄糾糾、氣昂昂的女兵模樣，內心不由得產生一絲崇敬之情。

吃過晚飯，凌志雲就帶領學生們，精神抖擻地離開了。

晚上十二時正，突然響起了連續不斷的輕重機槍聲。聽得出來，那是對方射出的。十五分鐘之後，變成了主要是重機槍和榴彈炮的響聲，雜有機關炮聲。據陳曉乾所知，對方早就不用大炮了，因為大炮對付不了已把他們團團包圍住的解放軍。所以他推測那是解放軍打的大炮。但他又奇怪，原來解放軍不是說不用大炮的嗎？

突然，有兩響震耳欲聾的大炮聲從他所在的據點上發出。

此時，雙方都已停止了廣播戰。陳曉乾和廣播員們立即登上頂樓。只見頂樓上的防禦工事中安放著一尊大炮，有幾個小伙子正在上炮彈。陳曉乾認得其中一個是 **K** 大學的學生，於是問他：「這大炮是解放軍部署的嗎？」

「不，」那學生說，「那是我們上次協助解放軍進攻沿江據點時俘獲的。我們知道今晚全面出擊，也來這裡發炮助威。」

「不怕對方說我們仍有武器沒有交出嗎？」

「怕甚麼！他們很快就要完蛋了！」

戰鬥一直持續到第二天中午。

陳曉乾從頂樓的炮眼外望，從炮火中察覺包圍圈已越來越收窄。對方的指揮部周圍一排高大的建築物，已處於解放軍射擊瞄準範圍之內。此時，槍聲逐漸疏落。看來解放軍正作小休整，準備下一輪大進攻。

使他感到吃驚的是，那邊的街道上仍有人往來走動，雖然不太多，但他們都若無其事地走著，或搬運著東西。解放軍也不理會他們。

突然，有些人從一個據點裡匆忙運出些受傷的人來，然後返回據點。解放軍立刻戒備，在他們的掩護下，一隊救護隊提著擔架急步上前，迅速把傷員抬走了。他似乎沒有看見黃映瑜在其中。

吃過晚飯，陳曉乾再次登上頂樓去觀察。

黑夜開始降臨，到處是死一般的沉寂。但他隱約地察覺到，街道周圍都有著忙碌的活動。他估計，下半夜將會開展一場更加激烈的攻擊。

突然，在對方的中心區外圍的南郊，冒起了一條火柱，直衝上空，跟著是濃煙滾滾。

「他們果然要出放火這一招！」廖笑風憤怒地說。

「看，那邊也起火了！」陳曼霞叫道。

陳曉乾舉目四望，只見周圍方圓一公里的區域外圍，到處冒起火頭。很快就火光熊熊，照亮了四周的樓房。

過了半個鐘頭，四處的火頭連成一片，更加火光衝天，估計百里以外都可以看到。陳曉乾看見在火光中有消防車在救火，但似乎並不太得力。再過半個鐘頭，火勢已達到不可控制的地步。隨著火勢越來越猛烈，響起了陣陣爆炸聲，有些是隆然巨響。

這時，凌志雲翩然回來。她到頂樓同陳曉乾他們打招呼：「你們還不快撤退！火勢這麼猛烈，會蔓延開來的，即使不被燒著，也會被濃煙焗死。壞人也會乘機搗亂。」

陳曉乾才意識到，整個火場離開他們並不太遠，火勢蔓延到這裡是有可能的。於是他和大伙一起，回到廣播室，匆忙收拾行李，就跟著凌志雲乘吉普車返回河北「聯司」指揮部。

在路上，凌志雲告訴他們：「果然不出我們所料，他們狗急跳牆，使用放火一招。他們點起了十多個火頭，又都淋上了大量煤油，估計很難撲滅了。」

「我看見有幾部消防車在救火呀！」廖笑風說。

「他們開槍射擊救火的人，有好幾個解放軍戰士和消防員犧牲了，」她憤怒地說，「這些人的確是土匪，反動派！」

「把他們自己控制的地方全都燒毀了，對他們有甚麼好處呢？」陳曼霞問。

「他們早已挖好了地道，並在裡面儲藏了大量糧食物資，用火把地面的樓房燒了以後，就在地道中的暗堡和解放軍周旋！」凌志雲說。

「但他們也不能長久堅持下去的呀！」陳曉乾說。

「這些人，有相當一部分是從外地來的，他們認為投降也死，不如作垂死掙扎。放火也可以嫁禍於解放軍和我們『聯司』，引起中央注意，這樣他們就有可能過關。你們一定要知道，兩派真槍實刀的大規模武鬥，並不是只有我省如此，是全國性的，否則中央就不會頒發《七・三》佈告了。全國各地還有許多聲稱是造反派的群眾組織聲援他們呢！」

「中央也會知道是他們殺人放火的。」陳曉乾說。

「現在由省軍區執行中央的命令，中央當然相信省軍區的報告了。」她說道，「另外，他們所燒的全是民房和一般的建築物，他們自己的據點，都預先作了防火措施，並沒有受火波及。這樣他們就可以毫無阻攔地襲擊進攻的解放軍。也就是說，他們就可以有效地拖住解放軍，直至中央出面解決問題。」

「他們真的不相信解放軍會對放下武器的人寬大嗎？」廖笑風問。

「他們的頭頭已孤注一擲了，」她說，「所以他們極力蒙騙和控制他們的骨幹武裝人員。而那些從外縣來的人，自己身上有屎，自然就死心塌地跟他們到底了。」

「這麼說，會有很多人傷亡的了？」陳曉乾問。

「誰也不知道後果如何，不過較大的傷亡是難免的了，當然也包括我們的人。幹革命嘛，就是這樣的了！我父母都是大工廠的工人，他們都明白這個道理，鼓勵我不要怕犧牲。」

回到宿舍，陳曉乾發現黃映瑜的床舖已搬走。他又感到惆悵起來。

第二天，陳曉乾在指揮部閒著，不時聽前線的人回來報告戰況。

槍聲是逐漸聽不到了，只有偶爾聽到一些爆炸聲。他知道，這並不是意味著戰鬥停止了，而是解放軍逐個據點進攻，因此疏落的槍聲傳不到這裡來。不過，據從前線回來的人說，解放軍戰鬥得相當艱苦，每攻佔一個據點，解放軍都有或傷或亡。不過，大局已定，解放軍只出動幾百人參加圍剿。

忽然下起傾盆大雨，竟兩天兩夜不停，河水暴漲。進攻暫時停止。

第三天，雨開始停了下來。

這幾天一直在外面的凌志雲返回，對大家說：「這場大雨幫了我們的忙，河水暴漲，上游江水形成了洪峰，急捲而下，湧進了他們的地道，他們有不少人從那些地道出口狼狽地逃出來，成了解放軍的俘虜，逃不出來的可能被淹死了。」

「現在問題解決了？」陳曉乾問。

「還有那七八個據點，都是地道的進出口。他們已經把人員集中起來，加強了火力。現在唯一快捷的辦法，就是把他們的據點炸掉。」

到了下午，天已放晴。

凌志雲對陳曉乾說：「今晚我們協助解放軍炸他們的據點，你敢不敢去當觀察員？這是最後一次機會了。」

「危險嗎？」

「應該是不危險的。」她說。「他們剩下那麼些據點，都被解放軍重重包圍住。你可以在我們控制的據點裡，找個安全的地方觀察。」

「好！」他也想碰碰黃映瑜。他曾去過兩趟省醫院，都說她在前線還沒有回來。

(五)

陳曉乾跟凌志雲於晚上八時半到達前線。

那是「革造聯」的指揮部，七層高的省氣象大樓外面築了紅磚砌的工事。周圍的平房已被焚毀，更顯得巍然屹立。在它的前面是一個頗為巨大的三叉路口。據點裡全黑了燈，沒有半點生氣。

凌志雲把陳曉乾帶到一座三層高的建築物，它是解放軍出擊的後勤基地，離開那據點正面二百公尺。它已被嚴重焚毀，但基本結構還在，經解放軍工兵搶修後，已經可以使用了。陳曉乾在二樓進行觀察。

解放軍正在忙著準備進攻。據說解放軍攻了這個據點大半天，但仍沒有攻下。

凌志雲帶領 K 大學的五名同學正在那裡備戰。

「這孤立無援的一座樓房，有甚麼難攻破的呢？」陳曉乾問她。

「這是個易守難攻的地方，」她說，「主樓後面那兩座互相呼應的側翼樓，能控制全樓周圍三分之二的地方，而前面的三叉路口，完全暴露在大樓正面各層的火力之下，他們的神槍手也都集中在那裡。今天上午進攻時，就有一個解放軍戰士被打死，五人受傷。」

「今晚有甚麼新的作戰方案嗎？」

「沒聽說有甚麼新方案，但我們同學卻有新方法。」

「新方法？」

「是的，」她說，「在解放軍的火力殺傷下，據點樓下前面的工事已被摧毀，二樓也受到相當的破壞。他們現在已集中在大樓三樓以上和兩翼側樓。我們準備了兩包五十公斤的烈性炸藥，打算在夜色掩護下安放在它的樓下，用以炸毀大樓，讓解放軍乘機衝進去，然後逐層圍剿。解放軍已切斷了他們的電源，而他們自備的發電機似乎壞了。」

「解放軍同意你們這樣做嗎？」

「他們的指揮官不同意，但這裡負責主攻的戰士暗中答應了，並表示會掩護我們去炸。」

「他們的指揮官為甚麼不同意呢？」

「因為上級有指示，不能用炸藥，以免造成生命和國家財產的巨大損失。不過，為了減少解放軍的傷亡，我們也不管那麼多了。」

「你親自上陣嗎？」

「背炸藥包我還是比不上男同學的。」她稚氣滿面地笑了笑，說道。「我當指揮員，到時候，你就有好戲看了。」

「還是換個男同學吧！」

「你真有點婆媽！」說完她就離開到樓下去了。

十時左右，陳曉乾看到凌志雲帶領五位同學出發。四個強壯的小伙子，各抱著一包二十五公斤的炸藥包，在夜色下從三叉路口兩旁迂迴伏地爬行前進。凌志雲和另一名男同學則在正面匍匐前進，以吸引對方的注意。解放軍則瞄準大樓，準備隨時射擊，以掩護

他們。

雖然天色放晴，但夜空仍然烏雲密佈，所以到處漆黑一片。這是夜襲的大好時機，但也是對方敢於到樓下佈防的一個條件。陳曉乾屏息著呼吸，看著他們迅速消失在夜色之中。

突然，從大樓五樓射出一道強烈的探射燈光，把大樓外面照得一片通明，跟著是密集的機關槍聲和各種槍械射擊的響聲。陳曉乾看見凌志雲和那男同學趴在十字路口的中央，一動不動。那四個抱著炸藥的學生卻不知道在何處。

解放軍立即還擊，以雙倍火力壓住對方的火力。突然，解放軍的一枚榴彈炮擊中了五樓，一陣巨大的爆炸聲響過之後，探射燈熄滅了。解放軍的火力更加猛烈地射向三樓的防禦工事。對方則繼續用交叉火力封鎖住十字路口。

在炮火光閃爍下，陳曉乾看見凌志雲和那同學仍然一動不動地躺在馬路上。

「他們被打死了！」他哭了起來。

「鎮定點！」旁邊一個學生對他說，「他們沒有被打死，但處境很危險。他們的作用是要引開對方的火力，讓那四個同學順利進入大樓放置炸藥。如果爆炸成功，就問題不大了。」

「到時解放軍會把他們救回來的。」另一個學生說。

大家都心情緊張地等著爆炸。正在等得不耐煩的時候，突然爆發一陣引起周圍強大震動的巨響，一道強烈的白光，從大樓樓下騰空而起，一隊約三十人的解放軍戰士，在巨響餘音未散時，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向三叉路口衝過去，然後跨過凌志雲和那男同學，撲進了大樓。

大樓似乎一下子完全癱瘓了。只聽見解放軍用喇叭高聲叫道：「繳槍不殺！繳槍不殺！」

在陳曉乾所在的據點上面，此時射出兩支探射燈，交叉照射住大樓。解放軍又增派了兩排人衝入正門。

陳曉乾看見凌志雲他們仍然一動不動地伏在馬路上。忽然走出一隊扛著擔架的救護人員，爲首的正是黃映瑜。他們走上前，凌志雲慢慢地站了起來，似乎沒有甚麼事，而那邊的男學生，則被扛上一副擔架抬走了。黃映瑜帶領他們迅速向大樓走來。

陳曉乾不顧別人的勸阻，衝了出馬路，迎頭正好碰著黃映瑜。

「小黃！」他深情地叫了一聲。

黃映瑜抬頭看見是他，便立即說：「陳老師，你站在這兒很危險，趕快回去據點！」她匆忙向前走去，「我要急救傷員，以後再談吧！」就走進了大樓。

他看著她那迅速消失在大樓內戴著白帽、穿著白袍的身影，內心感到一陣激動。醫務人員在任何情況下都救死扶傷，這種精神確令人景仰。不過他現在放心了，因爲這是最後一役，她肯定會平安無事的了。

凌志雲推了一下還怔怔地站著的陳曉乾，問道：「陳老師，你怎麼啦？」然後她拉著他的手臂，「回據點去吧！現在還在戰鬥啊！」

他剛回到據點，就聽見大樓內響起了陣陣衝鋒槍和步槍聲。

「那個同學傷得重嗎？」他問凌志雲。

她答道：「他並沒有受傷，只是太緊張，跌傷了膝蓋。」

「不知道那四個同學怎樣了？」

「既然成功引爆，自然沒問題了，」她忽然向外一指，「啵，他們回來了！」

那四個穿著深色背心和短褲的學生，滿頭大汗地但興高采烈地返回。

「祝賀你們完成這項歷史性任務！」凌志雲上前和他們一一握手，並吩咐說：「你們立刻回指揮部洗個澡，吃點夜宵，就好好休息。」

他們乘了一輛吉普車走了以後，凌志雲對陳曉乾說：「估計還要打一兩個鐘頭，你還是先回指揮部去休息吧！」

「不是把他們的大樓炸了嗎？」他問，「而且還進去了幾十名解放軍戰士，爲甚麼還要再打一兩個鐘頭呢？」

「你忘記了還有大樓後面的兩個翼樓嗎？雖然解放軍佔領了大樓取得了制高點，但對方還是會頑抗的。」然後她吩咐司機把陳曉乾載回指揮部。

他走到停在門口的吉普車時，看見解放軍正從大樓把一批舉起雙手的人押出大門，約有幾十人。

吉普車載了他，正要開走，他聽到據點的廣播站突然響了起來。黃楚馨通過廣播破口大罵：「你們幫保守派、右派圍剿我們革命造反派，罪該萬死……他們衝上來了，我寧死不屈……」接著，似乎是郭立奇接過麥克風，也力竭聲嘶地叫道：「保皇軍，你們受軍內一小撮陳大富的操縱，鎮壓造反派，一定沒有好下場！」然後他倆齊聲朗讀毛主席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然而，過了兩三分鐘，只聽見黃楚馨的聲音戛然而止。他聽到一陣掙扎聲。不久，聲音停止了。他知道解放軍已完全控制了主樓。

陳曉乾回到宿舍，久久不能入睡。「革造聯」已經被徹底打垮，今後應該好好地搞革命大聯合、三結合，過些安定的日子了。然而，這安定的日子，對他來說，可能意味著些甚麼呢？他不知道，不過有一點他是比較放心的：他積極參與的那一派獲勝，總會給他點好處，如果他參加了「革造聯」，以他「特嫌」的背景，恐怕會大禍臨頭了。

第二天，陳曉乾吃過早餐，在門口見到凌志雲和吳洪斌興衝衝地往外走。當凌志雲看到他時，對他說：「陳老師，想不想跟我們到戰場上去看看？正在打掃戰場，以後就再也沒有這個機會了。」

「好！反正我現在閒著。」他一邊說，一邊跳上吉普車。

汽車駛往東大橋。過了橋，來到河南區原來「革造聯」控制的中心地區。到處是經歷過戰火洗禮的明顯痕跡。中心區方圓上百條大街小巷都已付諸一炬，變成了一片焦土，一派頹垣斷壁的景象，而剩下來的十多間較高大的建築物，也彈痕累累，寂寞地、毫無生氣地矗立著。只見一隊隊解放軍正在清理戰場，軍用卡車忙碌地把破物運走。

吉普車來到通往中心區流到大河的小溝出口時，陳曉乾遠遠看見出口處有許多載浮載沉的物件。

「那是些甚麼東西？」他問道。

「是死屍！」吳洪斌說，「我們上前去看看。」

汽車在溝口停了下來。他們跳下了吉普車。

溝口不斷漂浮出一具具死屍，很多已漂到河上去了，至少有幾百具。陳曉乾看到有些屍體是被五花大綁綁著，有些臉向下，有些卻臉朝天。他發現他們有些露出牙齒，似乎是在笑。一陣惡臭隨風撲鼻而來。

「怎麼搞的，死了還作出個笑臉來！」陳曉乾用手帕捂著鼻子。

「不是笑，是魚把他們的嘴唇吃掉了，所以就露出牙齒來。」司機說。

「怎麼會有這麼多死屍的呢？」他又問。

「他們被困在地道裡，洪水來了，把地道淹了，他們就那樣被淹死了。現在洪水退了，就隨洪水流出來了。」吳洪斌說。

「爲甚麼有些被綁著的呢？」陳曉乾又問吳洪斌。

「可能是他們俘虜了我們的群眾，把他們綁起來放到地道中，這次一起遇難了。」他說。

凌志雲接著說：「這麼激烈的階級鬥爭，死人是不可避免的了。」

不管怎麼樣，凌志雲和吳洪斌還是以勝利者的姿態，把全戰場巡視了一番。

回到河北的指揮部，正是吃飯時間。陳曉乾無法下嚥，他胡亂用開水泡飯，勉強吃了一碗，就悶悶不樂地回宿舍上床睡覺。他想起早上在溝口看到那些在江上漂浮、露出牙齒的死屍，想起「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裡人」的詩句，不禁悲從中來，久久不能入睡。

晚上凌志雲來通知他和K大學來的人，指揮部明天就要撤銷，各工作人員要回原單位搞革命大聯合，吩咐他們先回財經學院，在那裡聽候通知返回K大學。

第二天吃過早餐，陳曉乾收拾簡單行李，和K大學來的人員一起，步行返回財經學院。

他發現財經學院變得很荒蕪，也沒有多少學生。也許在這一年多的戰亂中，學生都到城去參加各種活動。K大學的「紅聯」大概也不敢出來搗亂了。

又過了一天，馬成寬、凌志雲他們都返回了。他們告訴大家，省軍區已派了兩連解放軍從大門進入K大學，進駐了大學的最高建築物化工大樓。要求大家於下午二時集隊返回K大學。

當他們集隊從北門返回學校時，有兩排解放軍戰士列隊歡迎。他們在凌志雲的帶領下，一邊走，一邊高叫口號：「毛主席萬歲！」、「解放軍萬歲！」、「向解放軍學習！」

建築物的牆上貼了不少標語，多是些「歡迎『戰司』同志們返校搞革命大聯合」等等。至於是甚麼人寫的，因沒有署下款，所以就不大清楚了。

陳曉乾和高雲漢回到宿舍的房間，聞到一陣強烈的霉味。他倆用了整個下午進行清潔，然後才安頓下來。畢竟這是自己的家，陳曉乾有一種安頓的感覺。

第八章 分久必合

(一九六八年八月 — 一九六八年十月)

(一)

一九六八年八月，陳曉乾回到一別經年的學校，感覺彷彿是過了好多年。在這期間，他經歷了一個身不由己、炮火連天、朝不保夕、生生死死、漫長和可怕的夢魘，與一年多前相比，真有點彷如隔世。

校園裡到處雜草叢生，顯得一片荒涼。

在校園、在食堂、在教學樓，看見對方的人，互相都有尷尬之色。但對立的氣氛似乎沒有以前那麼嚴重了，雖然對方的人都表現出一種漠然的態度。

他來到系辦公室，也是人跡全無。他在自己的信箱裡發現有四封信，三封是張冠英寄來的，一封是謝自香寄來的。

回到宿舍，他怔怔地看著張冠英的三封信，不禁思潮起伏，感慨萬千。這一年多以來，特別是這幾個月以來，他處身在一種亢奮的特殊環境中，竟忘記了張冠英，忘記了丹芷，忘記了他爸爸，忘記了一切親朋戚友，彷彿他們不曾存在過。在這期間，他唯一關心的是身邊的人，身邊的事。現在，他似乎從一個異乎尋常的夢境中醒了過來。他急忙拆開張冠英的信。

張冠英的信，一封是三月中旬寫的，一封是六月中旬寫的，一封是七月下旬寫的。

他先看第一封信：

曉乾哥：

自前年十二月初和你一別後，一年多過去了。我們分別時，你曾對我說過：文化大革命後，我們會有更多的時間相處。因此，我一直在盼望文化大革命能早日結束。

我覺得，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以前的政治運動不同，在大城市更是轟轟烈烈。從報章上知道，上海有「一月風暴」奪權鬥爭，接著，報章又號召全國搞革命大聯合，成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也就是說，原來的黨政領導機關沒有作用了，另外選出革命委員會來代替。在「一月風暴」中，我們彩虹鎮也出現了兩派組織，一派是支持省委書記何海晏的，另一派是反對他的。我表哥早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就已經下了台。他是支持何海晏、反對省委副書記陸運中的，但韋副書記卻支持陸運中、反對何海晏。大部分參加兩派群眾組織的是一般公社幹部、大隊幹部、中小學教師、學生。至於我們農民，只有隊幹參加，但存在著不同的觀點。幹部幾乎都是省「聯司」一派的。屬於省「革造聯」組織的成員，主要是中小學教師、中學高年級學生和在過去政治運動中下台的幹部，包括在「社教」運動中的下台幹部。

我當然不會參加甚麼群眾組織，但這並不是說，我不關心國家大事，而是我覺得整天在亂哄哄地大吵大鬧，各不相讓，毫無意義，而且對生產極有影響。由於沒有生產隊和大隊作基礎，公社一級成立革命委員會的事，也暫時無法進行。依我看，兩派的劃分，表面上似乎是對省一級領導幹部的表態不同，其實是兩類人之間的宿怨造成的。這一點，在農村表現得十分明顯，他們極少認真領會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就作出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的決定。

哥：在這段漫長的時間裡，我曾經寫過一封又一封的信給你，但竟沒有收到你回給我片言隻語。我是不會怪你的，我知道你一定有你的苦衷。不過，如果可能的話，我仍然希望能收到你的回信，即使是一句話也好。

形勢越是緊張複雜，我就越是想你，也越想見到你。哥：你身邊沒有親人，希望

你自己保重。危險和搗亂的事，你千萬不要參與，這樣互相鬥來鬥去，對你個人不會有任何好處，只會有害處。盼望文化大革命能早日結束。望老天爺保佑你！我媽媽囑咐我向你問好。

他又看第二封信：

曉乾哥：

上次寫信給你，到現在又過了幾個月了。在這期間，我一直在盼呀盼的，盼望你的來信，但始終是石沉大海！原本想親自到省城一次，但媽媽不同意。現在傳說省城兩派武鬥得很厲害，還出動了機關槍和大炮。外地人進入是很危險的。我並不是怕危險。不過我聽別人說，你們K大學在省城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兩派鬥爭更爲激烈。我不知道你參加了哪一派。但我是肯定不能進入K大學的了。現在就連你能否收到這封信我也沒把握。我老是在等你的消息，老是爲你擔憂，感到日子十分難過。我有甚麼辦法可想呢？我寫這封信給你的目的，是希望它萬一落到你手上，你能給我回幾個字，報個平安，我和媽媽就可以放下心頭大石了。

近來我們縣發生了一些十分恐怖的事：旺州公社一個大隊，竟有人把大隊中十五戶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共五十多人連夜全部殺掉，並把他們的尸體拋進江中，還說這是「斬草除根」呢！聽說是縣「聯司」幾個骨幹幹的，原因是指他們有支持「革造聯」的思想傾向。這種慘絕人寰的暴行，就連他們自己派的群眾也加以譴責。其他大隊也曾有過迫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的行爲，甚至也有個別人被迫害致死的，但卻沒有擴大化，這也算群眾有覺悟了。在文化大革命開始破四舊時，也曾把四類分子當作打擊對象，例如給他們戴高帽、掛黑牌、遊街、剃陰陽頭，也有些壞人乘機調戲、強姦四類分子的女兒、媳婦的。後來就慢慢緩和了下來。我倒很擔心你在官橋公社搞「社教」時保護過的那個地主女兒謝自香，她很可能是凶多吉少了。世間爲甚麼會有那麼多悲慘的事呢？

面對這可怕的、無法無天的事，我更加爲你擔憂。真的，如果能夠的話，我甘願代你受難，即使是死，我也願意！

他再看第三封信：

曉乾哥：

六月中旬寄給你的信，終於沒有得到你的回音。消息傳來，說省城發生了極爲嚴重的武鬥。從七月下旬開始，解放軍對「革造聯」佔據的河南區進行了武裝圍剿。前天有從省城疏散回來的人說，圍剿的戰鬥十分慘烈，火燒了幾十條街，加上洪水淹浸，死傷慘重。我聽了差點兒暈了過去。

哥：我是不能沒有你的啊！我並不是要你怎樣，只要你能活著，要我怎樣受苦受難我都心甘情願，即使是要我死，我也絕無怨言，畢竟你是我看得比我自己生命還重要的哥哥！沒有了你，我也不會再活在這個世間上的了。據說圍剿已接近尾聲，可能會在一個星期內結束。我決定在稍爲平靜後，就到省城找你。你是生是死，我都要找出個水落石出！

他檢查這第三封信的郵戳，原來是剛寄到的。他決定立即回信給她，告訴她這一年多來的情況，讓她放心，也叫她暫時不要來，待局勢平靜下來後，他才再寫信告訴她。

第四封信是謝自香五月中旬寫來的：

陳老師：

您好！我不知道您是否會收到我這封信，也不知道這封信是否有任何作用。不

過，我還是要作絕望的一試。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進行了兩年，其過程，您當然比我更爲清楚，因此不用多說。對於外界的、特別是省城的文化大革命，我知之不多，雖然有種種傳說，但是能夠傳到我耳邊的，到底是極其有限。由於我對上面的文化大革命了解不多，所以寫這封信給您也許是多餘的。不過，您作爲幫助過我的朋友、師長，即使您最終救不了我，也當作是我在死亡前寫給您的一封告別信，也不枉我認識您一場的造化了。

前年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大破四舊時，我們已遭受了一次沒頭沒腦的衝擊，其嚴重程度比起土改時有過之而無不及。對於我們地富子女，土改時並沒有被鬥，但這次卻一起被鬥了。然而，那種戴高帽、掛黑牌、遊街和其他的種種刑罰，我們還是抵受過來了，後來也安靜了一陣子。然而，去年五月開始，林全貴這個強姦犯、「社教」運動下台的大隊幹部，成了造反派的頭頭，在走資派尹遠茂的操縱下，他糾集了一批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下台的幹部，以及一些投機倒把分子，還有一些公社幹部、教師、中學生，佔據了縣委大樓，同「聯司」一派作對。到了七月，雙方搶了縣武裝部的槍械，以及公社民兵的槍械，對攻起來。林全貴曾揚言，凡是在「社教」運動中搞過他的人，他都要一個不留地幹掉。他點名第一個要殺的就是我一家。這段時間，由於兩派勢均力敵，一直是相持對峙著。但最近他那一派逐漸佔了上風，他公開表示，在他一派鞏固陣地之後，他就會返回大隊找我算帳。現在我已經是大禍臨頭，很難逃得過他的魔掌了，我思前想後，都無計可施，只能寫信給您試試看：您能不能轉告李書記，讓他設法幫助我一家逃過大難。我並不是個貪生怕死的人，我只是不忍心我父母在年老時還要遭此橫禍。現在我也不知道周松的情況，他自前年中來過一封信之後，就再沒有來過信了。我也不知道李書記是否仍有權威。總之，您能做得到的，希能盡力而爲。如果您也無能爲力，就算我們一家命當該絕了，到時，全家滅門的當然不只我一家。貧協和隊幹他們當然不怕林某人的報復，爲了對付他和尹遠茂那批人，他們早就紛紛加入了「聯司」一派。而我們呢，誰敢保護？誰費神去保護？

陳老師！這可能是我給您的最後一封信了，這封信是我托彩鳳寄的。而它能否到達您手上，也是個未知之數。

衷心祝願您一切順利！

自香 六八年五月十六日

這是她兩三個月前寫的信。這兩三個月正是多事之秋，對她來說，甚麼事情都可能發生。說不定她已經離開了人世。她不知道李書記在當時或現在都自身難保。如果她能活到今天，也不必甚麼人去拯救她了。他感到很內疚。如果當年他在她村子裡搞「社教」時，不堅持爲她鳴冤叫屈，揪出大隊黨支書林全貴那個強姦犯來，她和被他強姦過的其他地富女兒、媳婦的家庭，就不會有今天那可怕的下場了，但誰能料得到呢！

他想起了周松。在撤出K大學前，他曾見過他一次。他也參加了「聯司」的組織。安定下來以後，他決定去找他了解一下謝自香的情況。

然而，當他動筆寫信給張冠英時，他的思想突然產生了十分激烈的鬥爭。他在她萬分記掛著他，並甘願代他受苦受難的時候，他卻同另一個女人發生了肉體關係，而且以後還一直對她戀戀不忘！他和丹芷、顏金鳳、張冠英都有過多年同甘共苦的感情，但他對她們始終沒有超越雷池半步。尤其對張冠英，更是嚴格地以禮相待，可以說在感情上對她頗爲吝惜。他感到很對不起她。他原本考慮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討她爲妻，現在他覺得自己不配。他也不明白，他當時爲甚麼不假思索地就那樣幹了，連自己有了未婚妻，有了一個感情十分深厚的紅顏知己都沒有想，彷彿一切都是當時那個不可抗拒的特殊環

境造成的，它使人處於一種完全失去控制力的麻醉狀態，他想起了「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的唐詩詩句來，可能就是那種狀態吧？他這樣想並不是想逃避責任。黃映瑜已向他獻出了處女貞操，如果她要求，他也願意負起責任來，和她結婚，雖然雙方還沒有產生真正的愛情。

思想鬥爭並沒有得出任何結論，一切問題只好留待以後解決了。

過了幾天，在進駐學校的解放軍幫助下，經兩派反複協商，終於成立了K大學革命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籌委會主任由馬成寬擔任，副主任四人，其中「戰司」二人，「紅聯」二人。「戰司」二人爲凌志雲和吳洪斌，「紅聯」二人爲小頭目，一個叫任仲田，機械系學生，另一個叫做何玉韻，數學系女學生。據說他們原是「紅聯」的常委，後因不同意把「戰司」的人趕出學校而失勢。另常委八人，主要來自各系和學校直屬機關，五人是「戰司」的成員，包括邱峰，三人是「紅聯」的成員。

各系也相繼成立了籌委會。外文系的籌委會主任是陳曼霞，副主任二人，由教工擔任，一是高雲漢，一是周麗蓮。原來是提名陳曉乾的，但受到以周麗蓮爲首的對方一派教工竭力反對，最後才換了高雲漢。成員六人，三個是「戰司」的成員，三個是「紅聯」的成員。

隨後，在各級籌委會領導之下，以班組和科室爲單位，學習有關中央文件和其他文件，以便統一思想，實現革命大聯合。學習班班長由群眾推舉。陳曉乾被推選爲第一學習班的班長。

學習文件主要是毛主席一系列關於革命大聯合的指示，關於擁軍愛民的指示，關於文化大革命鬥批改的指示。具體的文章有《紅旗》雜誌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第四期社論《必須正確地對待幹部》，《紅旗》雜誌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第五期社論《論革命的「三結合」》，《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社論《軍政訓練好》，《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社論《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力促進革命的大聯合》，《文匯報》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社論《論派性的反動性》，《人民日報》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刊登《以毛主席最新指示爲綱發動群眾圍剿派性》的編者按語，《人民日報》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刊登的文章《無政府主義是通向反革命的政治橋樑》、《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社論《革命委員會好》等等。

陳曉乾現已不再跟凌志雲了，消息自然不那麼靈通了。反倒是高雲漢的消息靈通起來。

高雲漢告訴他：在文化大革命武鬥中，K大學死了十五名學生，有五名是「紅聯」的，其中除了一名在「戰司」炸水塔時被炸死的之外，其餘四人均是在參加外單位武鬥時死亡的，他們的屍體都埋葬在大禮堂後面的花圃裡；另十個是「戰司」的成員，其中除兩人被「紅聯」打死的之外，其餘的都是在外面武鬥中死亡的。失蹤的學生五人。教工方面，有兩人殘廢，三人失縱。至於全市的死亡人數，正在統計中，估計不少於五千人。而從各縣來的人員中，死亡的人數可能就更多，也難於有準確的計算。至於全校各級領導幹部，由於一直被關在學校，倒是平安無事。

(二)

陳曉乾回信給張冠英之後，仍念念不忘一件事：去找黃映瑜。他不知道找她會有甚麼結果，但總是要有個結果的。如果她要求同他結婚又怎麼辦呢？她當然是個各方面都很不錯的女孩子，但他和她卻沒有像他和丹芷或張冠英那種理所當然的感情。如果他不得不和她結婚，他當然可以在往後的日子裡跟她培養出真正感情來，但是張冠英呢？

星期日上午，他專程到省醫院去找黃映瑜。他十分膽怯，並不像武鬥期間那麼溫情脈脈地去找她。

但辦公室值班員告訴他，她當了醫院籌委會副主任，工作很忙，到省裡開會去了。他又問及錢醫師，據說他當了主任，也去了開會。值班員問他是否要留口信，他說不必了，以後他會再來。

然而，他一連去了幾次都沒有碰上她。最近一次去找她時，值班員說她已回天津探親。

他正在爲此事感到悶悶不樂的時候，忽然接到黃映瑜的一封信。字跡雖然婉麗，卻也頗爲潦草。信是這樣寫的：

陳老師：

您好！知道您來過幾次，但每次都因有事未能見面，十分抱歉！也許，這意味著我們緣盡於此了。回想起來，我們早就緣盡了，否則爲甚麼我們經過一次互相毫無保留的接觸之後，就這麼徹底地分開呢？陳老師，我不知道您是怎麼想的，但我直覺地感到，您的心仍然牢牢地繫在您在太平洋彼岸的未婚妻身上，我們的一時越軌行爲，決然不能代替那種已經深入肺腑的感情。所以我清楚地知道，以我們這樣浮淺的交情，是不可能成爲夫妻的。人們往往說甚麼刻骨銘心，然而，對於我來說，我們那天晚上在炮聲隆隆之下所做的一切，其具體情形，早已逐漸淡忘，留下的只是一個概念。但我絕沒後悔之意，我爲認識您而感到高興。

陳老師，可能您會爲我擔心。然而，在現代社會裡，失去處女貞操並不是件十分可怕的事，何況我們只是春風一度，並沒有造成很大的後遺症。更有一件事我是應該告訴您的：我這次回天津，是去重拾舊歡。我以前的男朋友，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與他的妻子分屬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他參加的組織和我們的「聯司」是同一陣線的，他還當了個頭頭，而他的妻子則是相對立的組織的骨幹分子。爲此，他們最近離了婚。我跟他有過五年的感情，只是由於環境的變遷而分手。這次我們破鏡重圓之後，我就會申請調回天津。您開開心心地祝賀我吧！

看了她的信，他似乎放下了心頭一塊大石，他對她的內疚心逐漸消失了，但他對張冠英則仍然耿耿於懷。

他又想到自己的事來：他現在有一種失落感。「聯司」作爲一個群眾組織，現在勝利了，掌了權。它的骨幹分子，都瓜分了權力。而自己作爲它的第一號筆桿子，又怎樣呢？雖然，他從來沒有想當官的念頭，但他作爲該組織的上層骨幹分子，現在卻變得毫不重要了，還受到周麗蓮的公然敵視。而他的戰友都在爲自己的官務而忙碌，無暇顧及他了。他發現，「聯司」的勝利，並沒有給他帶來明顯的好處。他預感到，必要的時候，他可能會成爲一種政治交易的籌碼。如果他是逍遙派，也許命運會好些。

他忽然想起周松來，於是他騎了自行車到他工廠去找他。但一打聽，原來他在武鬥最激烈的時候失蹤了，現在仍然音訊全無。這又使他感到十分悲哀。所謂失蹤，幾乎可以肯定是死了。也許在河南區的溝口五花大綁的屍體中，有一個便是他。這樣看來，即使謝自香僥倖不死，她也永遠逃不出她那個鬼地方了。的確是紅顏薄命！

他回到宿舍，懨懨地睡了一個下午。五時醒來，高雲漢從外面回來。

「你下午到哪裡去了？」陳曉乾問他。

「我們『戰司』當了校、系籌委會的頭頭開了個會，傳達形勢問題。」

「有甚麼特別的內容嗎？」

「主要是毛主席去年七、八、九月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講話。」

「去年不是傳達過了嗎？」

「但在當時的情況下，根本就不可能執行。現在恐怕大家都忘記了。你還記得嗎？」

陳曉乾猶豫了一下，然後說：「真的是沒有甚麼印象了。」

「所以現在上面要求結合搞革命大聯合加強重新宣傳。」高雲漢說。「毛主席號令各

地革命群眾組織實現革命大聯合。毛主席說：『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毛主席又說：『革命的紅衛兵和革命的學生組織要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只要兩派都是革命的群眾組織，就要在革命的原則下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兩派要互相少講別人的缺點、錯誤，別人的缺點、錯誤，讓人家自己講，各自多作自我批評，求大同，存小異。這樣才有利於革命的大聯合』。」

「我一向都主張這樣，」陳曉乾打斷了他的話，「只是他們咄咄逼人，尤其是那個姓周的，好像只有她才是最革命的！」

「毛主席也提到這個問題，他在談到革命大聯合以誰為核心時說：『甚麼「以我為核心」，這個問題要解決。核心是在鬥爭實踐中群眾公認的，不是自封的。』現經過這場鬥爭之後，我們學校、我們省，核心已經形成，就是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而不是周麗蓮！」

「她不單不是核心，還應該說是不純潔分子！」

「毛主席說：『要正確對待受蒙蔽的群眾。對受蒙蔽的群眾，不能壓，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她大概勉強算得上是受蒙蔽的群眾吧！」

「不，應該說她是壞頭頭！」陳曉乾說，「她是『紅聯』外文系教工『換新天』的頭頭，不然，她又怎能結合進籌委會呢？」

「毛主席教導我們：『一個組織裡的壞頭頭，要靠那個組織自己發動群眾去處理。』根據中央的指示，我們在搞革命大聯合的過程中，先不去揭發壞頭頭，這個問題留待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之後才去處理。」

「我們省的革命委員會，甚麼時候才能成立呢？」

「上面要求各單位先成立革命委員會，有了這個基礎，省革命委員會的成立就可水到渠成了。為此，毛主席提出要正確對待幹部的問題。毛主席說：『犯了錯誤的幹部，包括犯了嚴重錯誤的幹部，只要不是堅持不改，屢教不改的，都要團結教育他們……在進行批判鬥爭時，要用文鬥，不要搞武鬥，也不要搞變相的武鬥……正確地對待幹部，是實行革命三結合，鞏固革命大聯合，搞好本單位鬥、批、改的關鍵問題，一定要解決好。』」

「也就是說，要先解決好幹部的問題。」

「是啊。不過，沒有真正的革命大聯合，也就不可能真正解決幹部的問題。所以可能要通過一段時間的學習討論，大家鬥私批修，才可能達到真正的革命大聯合。」

「在大武鬥之前，中央也提出過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但沒有成功。」

「毛主席說過，那時時機還不成熟，要把大聯合捏起來是不成的。現在成熟了。」

「成熟的標誌是甚麼呢？」陳曉乾問。

「對我們省來說。就是大亂之後，」高雲漢說，「另一個標誌是人心厭倦了亂。」

「那些溫吞水的省份就搞不起來了？」

「不過，那樣的省現在已經沒有了。你忘記了在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中，已經有二十六個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了嗎？」

「噢，是的，現在就只剩下我們省、新疆和西藏三個了。」歇了歇，他不禁感嘆地說：「要作出那麼大的犧牲才能實現革命的大聯合！」

「毛主席視察各地的過程中，高度讚揚了廣大工農群眾、人民解放軍指戰員、紅衛兵小將、革命幹部和革命知識分子，在一年多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勳。毛主席號召他們，要鬥私、批修，要擁軍愛民，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在目前的形勢下，重新廣泛宣傳毛主席的這一系列指示，一定能夠穩定局勢，加快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陳曉乾說。

「我認為，今後必須大力地、無限地加強毛主席的威信，才能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因爲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個人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在當前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社會風氣下，只有堅決不折不扣地執行毛主席的每一最新指示，才能成功。」

陳曉乾想了想，說道：「這倒也是！不過還是要以革命大聯合來促進的。」

「應該是互相促進。」高雲漢忽然轉了話題說：「我得到一個消息：尹遠茂、林全貴等人，在縣裡搞武鬥時，被人打死了。」

「真的？」陳曉乾感到有點意外，也有點高興，「不曉得謝自香有沒有被他們殺害？」

「這是各縣向省裡報上來的情況匯報，我偶然看到了。至於謝自香，則沒有提及。」

「我有機會時一定要去看看。」

「去看看又有甚麼用呢？」高雲漢說，「無能爲力的事，還是算了吧！」

「去了解她是生還是死呀！」陳曉乾激動地說。「因爲我與她的事有關。若然當初我沒有爲她申冤，處分了尹某人和林某人，她也不會有難的。」

高雲漢聽了他的話，默然不語。

「周麗蓮是否知道她的姦夫被打死了呢？」陳曉乾又問。

「知不知道對她都一樣！」高雲漢說，「難道她跟尹某人是講真情的嗎？」

晚上七時半，學校籌委會忽然廣播通知全校師生員工，說晚上八時正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國各地聯播節目中，將傳達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求大家於七時五十分集中到大禮堂及其周圍收聽，聽完之後立即敲鑼打鼓到市中央廣場，參加全市人民堅決執行、勇敢捍衛最新最高指示大會。

陳曉乾和高雲漢於七時四十五分來到大禮堂。大禮堂已佈置一新，講台上掛著貼上金色剪字的「熱烈歡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發表」的紅布橫額，牆上還貼了許多標語。主席台上已莊嚴地坐著解放軍的領導人、籌委會正、副主任等人。

七時五十五分，凌志雲站起來宣佈：「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我們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指路明燈，大家一定要懷著無限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深厚無產階級感情，深入學習，堅決貫徹執行！聽完廣播之後，大家要在原地不動，有要事宣佈。」

八時正，廣播節目開始。原來是廣播《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將於第二天發表的社論《團結起來，共同對敵》中所傳達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認真搞好鬥、批、改。」

聯播節目廣播了社論和毛主席這個最新指示後便結束了，大禮堂立即響起了鑼鼓聲和鞭炮聲。過了一會，凌志雲要求大家靜下來。

她走到講台前說：「待會我們在大禮堂門前按各系各機關單位排好隊，各系各單位由他們的主任整隊、領隊，然後由吳洪斌同學統一指揮，向市中央廣場進發。另外，本來有事要明天宣佈，現在趁這個機會向全校師生員工宣佈兩件事：一是馬成寬同學已上調到省，免去K大學籌委會主任之職，由我暫代；第二是省軍區遵照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今天向我們大學派駐『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簡稱『軍宣隊』，共十五人。原駐守的兩連解放軍已於今天下午撤走。現在我給大家介紹我校軍宣隊隊長關耀年同志！」

一個四十來歲中等身材、古銅色皮膚的軍人站了出來，微笑地向大家揮手致意。群眾報以熱烈的掌聲，又響起了一陣鑼鼓聲。

凌志雲又介紹軍宣隊副隊長杜力威，他是個三十六七歲、身材魁梧的英偉軍官。

介紹完畢，大家立即整隊，隨即出發。每隊排在前列的學生都手持毛主席像。大家一邊踏著整齊的步伐，一邊高叫口號。最前列的不斷敲鑼打鼓。當隊伍還有五華里就要到達中央廣場時，各條街道都已塞滿了排成一隊隊來自各單位的群眾，正在等待輪候入場。這情況與陳曉乾當年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檢閱時的情形十分相似。

人流疏導得很慢，每走一百公尺左右，又要停下來等十多分鐘。最後他們進入廣場找到位置坐下來時，已經是凌晨五時了。會場內外擠滿了人，足有一百萬人之眾。

大會在六時半開始，由省軍區司令員陳大富、兩大派群眾組織的頭頭，主要是以馬成寬爲首的「聯司」的頭頭主持。陳大富反複朗讀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多次，然後由各條戰線的代表在大會上表決心，表示要滿懷無限忠於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的深厚無產階級感情，努力學習、忠實執行、熱情宣傳、勇敢捍衛最新最高指示，搞好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八時開會完畢，群眾列隊先後散去。凌志雲走在K大學隊伍的最後面，她傳話給各單位的領導，說上午休息，下午分班組學習討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在回學校的路上，陳曉乾對高雲漢說：「你分析對了，果然是這樣！」

「現在才剛剛開始。」高雲漢說。「在非常時期，人是需要有一個絕對權威的。」

「尤其在無政府主義嚴重泛濫的情況下。」陳曉乾附和說。

下午到系辦公室開學習討論會時，陳曉乾發現來了一個解放軍同志，經陳曼霞向全系師生介紹，知道他叫張光甫，是個參謀，年約二十七八歲，白面無鬚，身材瘦削，穿起軍裝來仍顯得有點文弱。他是駐外文系的軍宣隊員。

陳曼霞請他向大家講幾句話，他謙遜地推辭了一下後，就從口袋裡拿出毛主席語錄本來，但他卻沒有打開語錄本，便對大家說：「讓我們大家一起學習最高指示，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軍隊應分期分批對大學、中學和小學高年級實行軍訓，並參預關於開學、整頓組織、建立三結合領導機關和實行鬥、批、改的工作。』偉大領袖毛主席又教導我們：『要鬥私、批修。』」

在解放軍帶領下朗讀毛主席語錄，大家似乎特別起勁。當大家語調整齊地朗誦完毛主席語錄後，張參謀繼續說：

「我們軍宣隊，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指示，到學校來和大家一起鬧革命。當前是要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必須認真搞好鬥、批、改，在革命的原則下，按系統，按行業，按班級，實行革命的大聯合。我是K大學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派來外文系的聯絡員，主要任務是努力宣傳毛澤東思想，落實毛主席的各項指示，把外文系辦成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今後我在工作中，如有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地方，大家一定要嚴肅幫助，以便共同進步。」

(三)

爲了落實毛主席關於「認真搞好鬥、批、改」的指示，必須盡快實現革命大聯合、革命三結合，領導佈置群眾每天上午、下午都分班組學習，並結合自己的思想認識進行討論。每當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晚上八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國聯播節目時間播出後，就立即敲鑼打鼓連夜集會、遊行、慶祝。

經過軍宣隊無時無刻、隨時隨地宣傳毛澤東思想，兩派的群眾逐漸融洽起來了。

八月中下旬以來，各系、各校直屬機關單位的籌委會對本系、本單位原來第一、二把手領導幹部，進行分類排隊，同時對學校一級領導幹部進行分類排隊。

經過反複討論，經過軍宣隊做了大量解釋工作，最後把原學校黨委書記李亦林定爲二類幹部，原校黨委副書記高展圖定爲三類幹部。先安排李亦林向全校師生員工公開檢討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八年，在K大學所執行的修正主義路線的錯誤。然後發動師生員工作專題批判。在此基礎上，再由他作第二次更加深刻的檢討。之後，在軍宣隊的引導下，各系、各機關單位的籌委會成員帶頭表態，同意解放他，並決定把他結合到三結合的領導班子中。其他原校黨委副書記、委員，爭取在以後的兩個月內，先後給予解放。但仍有三名原校黨委領導成員，特別是原校黨委副書記高展圖，都還未能獲得群眾的諒解，主要是未能獲得「戰司」群眾的諒解，他們要繼續接受審查和批判，解放無期。

跟著，各系、各單位先後解放了一批幹部，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外文系的革委會成員基本上是籌委會的成員，由陳曼霞任第一副主任，讓周麗蓮當了副主任。沈萬鈞因遭到以周麗蓮爲首的那派教工反對，雖然經過連番批判，仍未能獲得解放。所以主任一職暫時留空，由陳曼霞暫代。

在各系、各單位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基礎上，K大學革命委員會成立，主任爲軍宣隊隊長關耀年，副主任爲李亦林和軍宣隊副隊長杜力威、凌志雲以及任仲田，常委八人，分別來自各系、各單位革委會的第一把手。

到了八月底，省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由原省委第一書記何海晏擔任革委會主任，馬成寬、「革造聯」的一名常委醫學院的學生覃靜波、省軍區司令員陳大富、「聯司」的副總指揮兼作戰部長高佔武以及原省委副書記張放東等人，擔任副主任。還有常委多人。凌志雲也是省革委會常委之一。原省委副書記陸逼中和另外一些在武鬥期間支持「革造聯」觀點的原省委領導人，因未能獲得群衆的諒解而還未解放。

陳曉乾雖然沒有察覺出廣大群衆有興高采烈的情緒，但也似乎心滿意足了。近年來的亂哄哄以至戰火紛飛的緊張生活，的確是一場可怕的惡夢。

然而，對陳曉乾來說，又有著一種難以名狀的空虛。在硝煙彌漫的日子裡，他總是戰鬥在最前線。現在他那一派勝利了，許多骨幹當上了官，甚至當上了大官，那些即使是沒有當官的，也仍然是骨幹。而他卻越來越被冷落。但戰敗一方的周麗蓮，竟也當上了系革委會副主任，這使他的地位更顯衰落。他知道，周麗蓮是不會放過他的，她完全可以向掌了權的學生加油添醋地渲染他的所謂歷史問題，這就足以把他打入冷宮甚至驅入絕境。當然他並不想當官，但他恐怕將來會有甚麼不測。以前他略爲得罪了寇蓮娜，就被流放到山區幾年，吃盡了苦頭。如今他和周麗蓮幾乎處於勢不兩立的狀態，而她與寇蓮娜又是同一類的女人，他會有好結果嗎？他對自己的前途甚感悲觀。

他也傷心地發現，經過這兩年多的文化大革命，他的個人感情發生了一些可怕的變化。他曾與黃映瑜在一種罕有的特殊環境中，在完全沒有真正愛情交流的情況下，發生了他平日絕對不會做出的肉體關係，他一向不恥於寇蓮娜和周麗蓮的，就是這種亂搞男女關係，雖然寇蓮娜以有夫之婦，企圖用威逼色誘去達到滿足個人私慾的目的，而周麗蓮則向有婦之夫投懷送抱，以出賣肉體來換取逃避艱苦的生活，是屬於一種不道德的行爲。但他認爲，他和她們的情況，在性質上是一樣的。現在他不配也不可能與丹芷結婚了。他沒有覺得怎樣對不起丹芷，因爲在發生這件事之前很久，他就知道他不可能和她結婚了。他感到很對不起張冠英。十年來，這個純情的女子，對他沒有任何要求，卻把他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對他何等關懷，何等體貼！但他在感情上卻對她處處防範，而對於一個萍水相逢的女子，竟不惜毫不猶豫地拋棄自己一向堅持的道德觀念，與她發生赤裸裸的肉體關係！他負疚之心如此嚴重，使他變得更加意氣消沉。他也無心當學習班的班長了。他向高雲漢提了出來，希望另選別人。

由於高雲漢在系革委會裡提出這個問題，周麗蓮竟找他到辦公室談話。

「在文化大革命中，你不是挺積極的嗎？在全省出了名的嘛！」她用諷刺的語氣說，「現在不想當班長，是不是嫌官太小了？」

「我從來沒有想當甚麼官！」他覺得不必對她低聲下氣，這類女人，如果她要整你，你怎樣奉承遷就她也沒用，「更何況學習班班長，根本不是甚麼官！」

「不想當官，當初那麼積極，爲了甚麼呢？」她擺出個領導的架勢來。

「爲了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他也不客氣，「難道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是另有目的的嗎？」

她一時說不出話來。

「我不想當班長，是因爲我沒這方面的能力。」他補充說：「如果叫我搞些抄抄寫寫

的工作，我是會樂意去做的，即如前階段那樣。」

「前階段是抄抄寫寫嗎？」她用銳利的眼光瞪著他，「你在省醫院住了十多天，到底幹了些甚麼不可告人的壞事呢？」

「你這是甚麼意思？」

「我以組織的名義，要你坦白交待！」

「那你就叫凌志雲副主任來審查我吧！你沒有這個資格！」

此時，陳曼霞走進來，大概聽到他們的對話，她就板起臉孔對周麗蓮說：「周老師，你既是一派教工的頭頭，也明知毛主席有教導：『兩派要互相少講別人的缺點、錯誤，別人的缺點、錯誤，讓人家自己講。』陳老師不過是一個普通的群眾罷了。即使是壞頭頭，毛主席也教導要靠那個組織自己發動群眾去處理。你這樣做，是不利於革命大聯合的！」

她聽了她這番話，覺得沒趣，就瞪了陳曉乾兩眼，悻悻地走了。

「陳老師，」陳曼霞說，「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怎能讓權的呢？」

「我這個學習班班長，給誰當也不算讓權，給周麗蓮這樣的人當副主任，才是讓權呢！」他忿忿不平地說。

「這不能怪上級，因為有規定，兩派都要有對等的人參加各級革委會，他們那一派要推她出來，沒有理由不給她當的。你也知道，從省革委會到我們學校、我們系，我們『聯司』佔了明顯的優勢。」她說。

他沒有做聲。

「你為甚麼不想當學習班長呢？真的如她所說的，你嫌這個官太小嗎？」

「我在歷史上有些問題沒有弄清楚，」他說，「當然我認為自己是清白的，所以我才敢於那麼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但周麗蓮這個人本來就是靠整人起家的，現在她當了副主任，自然是不會放過我，我為甚麼要受她鉗制呢？」

「上次本來是提你當籌委會副主任的，就是因為她提出你的歷史問題加以反對，才沒有通過，」她說，「如果你沒有那個問題，也許你是省一級的了。不過你放心，我們會為你主持公道的。」

「有甚麼用呢？」他說，「她一定會死纏爛打的。剛才的情況，你也看到的啊！」

她沉默了一會，然後說：「好吧，我和張參謀、高老師商量商量後再說吧！」

第二天高雲漢告訴他，系革委會同意他辭去學習班長之職，另委任他為系宣傳組組長。

九月五日，全國最後兩個省 — 西藏、新疆革命委員會成立。《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在九月七日的祝賀社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萬歲》中，把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都成立譽為「全國山河一片紅」。陳曉乾預料，至此，經過二十個月社會大動亂的幾次反覆，中國社會從此將進入一個相對穩定時期。

省革委會根據《人民日報》八月二十六日社論《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中所傳達的、毛主席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任務「鬥、批、改」的最新指示：「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工廠裡的鬥、批、改，大體經歷這麼幾個階段」，一步步佈置新的任務。毛主席的這個指示，是文化大革命奪權鬥爭在全國全面勝利以後，繼續深入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具體任務。學校革委會遵照毛主席的新指示，讓大家學習、討論毛主席的一系列有關革命委員會的指示，和實行一元化的領導，打破重疊的行政機構，精兵簡政的指示，要求人人動腦筋，提建議，以便依靠群眾，組織起革命化的聯繫群眾的各級領導班子。

另一方面，又要落實毛主席關於落實幹部政策的指示，加速對剩下四分之一未解放的幹部進行內查外調、批判幫助，對於第三類幹部，還要進行適當的鬥爭。當然，這種鬥爭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鬥爭不同，已不鼓勵動手動腳了，只止於喝問和大罵，以及叫喊

一些政策性的口號。

沈萬鈞要到十月底才獲得解放，但解放後卻沒有立刻結合到系革命委員會中去。從揭發的材料來看，他並沒有犯甚麼嚴重錯誤，主要是說他對資產階級教授、權威推行投降主義路線。他在歷史上也沒有甚麼問題。陳曉乾知道，這是周麗蓮多方刁難的結果。

陳曉乾聽說，在北京早就進行清理階級隊伍的試點工作，包括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他還不太清楚清理階級隊伍的具體內容是甚麼。不過，既然是清理階級隊伍，當然是要弄清楚每個人的歷史情況。對此，他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者，他要趁這個機會把自己的問題徹底搞清楚，求得一個政治結論；懼者，周麗蓮一定會乘機報復，到時他可能會比當年寇蓮娜陷害他時更慘。然而，他自覺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唯有抱著這種患得患失的心情等待清隊的到來。

十月三十日，學校廣播通知全校師生員工，於晚上八時前在大禮堂和各食堂集中，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國各地聯播節目廣播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

八時正，電台廣播員以非常嚴肅的語調，廣播當天全會通過的公報。

該公報說：「兩年多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貫串著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鬥爭的中心，是政權問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問題，是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或修正主義者手裡的問題。」並且說：「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在以毛主席爲首、林副主席爲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下，經過兩年來的極其複雜、極其尖銳的階級鬥爭，空前廣泛、深入地發動了億萬人民群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支持下，經歷了反覆的階級較量，終於摧毀了以劉少奇爲代表的妄圖篡黨、篡政、篡軍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奪回了被他們篡奪的那部分權力。」

公報引用了毛主席的話：「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公報又說：「全會批准中央專案審查小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這個報告以充分的證據查明：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全會認爲，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黨和革命群眾把劉少奇的反革命面貌揭露出來，這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偉大勝利，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偉大勝利。全會對於劉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極大的革命義憤，一致通過決議：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

陳曉乾靜靜地聽著，一個可怕的念頭突然從腦子裡升起：一個國家主席，一個黨內排行第二的黨副主席，一個爲黨的事業出生入死了幾十年的老革命，怎麼一下子變成了叛徒、內奸、工賊呢？共產黨的組織是非常嚴密的，劉少奇能達到一人之下，億萬人之上的地位，是經過黨內的層層嚴格審查的。怎麼會讓叛徒、內奸、工賊混進來幾十年，還讓他當上了國家主席和黨的副主席這樣大的官呢？是不是他的路線和毛主席的路線不同，爲了徹底打倒他，就給他羅織了這些駭人聽聞的罪名呢？他作了肯定的推測。聯繫到自己的問題，他不禁更加憂心忡忡起來。他當然沒有參加過美蔣特務組織，但爲了要把他整死，寇蓮娜已給他羅織了不少罪名，今後周麗蓮一定會給他捏造更多更可怕的罪名。高雲漢常常叫他相信黨，相信組織，相信群眾。這些抽象的說話有甚麼用呢？劉少奇是黨內的第二號人物，他也自身難保，他能相信誰呢？他開始對自己的前途完全失去了信心。周麗蓮這種人，是甚麼事情都可以幹得出來的！

第九章 萬壽無疆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 — 一九六九年八月)

六八年十一月初，軍宣隊副隊長、學校革委會副主任杜力威從北京回來，他向全校師生員工作了一個別開生面的報告。

他在報告中說：「我這次到北京開會，在旅途上所見所聞，大受啓發，上了一堂生動的毛澤東思想教育課。首先在北京，在鐵路沿線的省份，人們在襟上戴上金光閃閃的各種各樣的毛主席像章，使人們的革命精神大爲振奮！」

講到這裡，他向他自己襟上指了指，說道：「我在開會期間，也領到一個。」

大家的目光向他襟上看去，原來是一個約四厘米大的圓形毛主席像章，紅邊金底，在燈光下閃閃生光。

接著，他又從口袋裡拿出四個不同形狀的毛主席像章，舉起來給大家看了看，然後繼續說：「我在北京其他單位弄了幾個回來，多是紀念他們單位革命委員會成立的紀念章。我們學校也可以參照這些樣子，製造一批作爲我校成立革命委員會的紀念章。」

大家立即熱烈鼓掌。

「還有一個新現象，就是廣大群眾爲了表示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無限忠誠，自發地向毛主席『早請示、晚匯報』。『早請示』的基本做法是：每天早晨在工作或學習前，集體立正站在毛主席畫像前，手執《毛主席語錄》貼胸，仰望畫像，由一人帶領大家齊聲高呼：『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邊喊邊高舉和來回揮動《毛主席語錄》，之後由領頭人代表大家向毛主席畫像報告：『敬愛的毛主席，今天我們要遵照您的……教導，決心……』最後宣佈解散，開始『天天讀』，即每天抽一段時間來集中學習毛主席著作，然後才開始工作；『晚匯報』的形式和『早請示』差不多，時間則在一天工作結束之後，匯報內容主要是各人向毛主席像自述當天所幹的事情，如活學活用了多少條毛主席語錄，有甚麼心得體會，思想上有何收獲，還有甚麼差距，今後怎樣努力等等。如果是假日或出差，則要自覺地自己單獨對著毛主席像進行同樣格式的『早請示』，『晚匯報』，早上用毛主席的教導指導自己一天的工作，晚上就寢前向毛主席匯報一天的工作。還有早操時間改跳『忠字舞』或叫『表忠舞』，即不論老少，圍成一個象徵『忠心』的圓圈，一邊唱歌頌毛主席的歌曲，一邊反復轉圈，同時做出與歌詞相彷的舞步、手勢、表情等動作。我途經一些火車站，看見乘客在火車站進口處的毛主席像前跳『忠字舞』，舞畢才入站。」

大家在鴉雀無聲地聽著。

「爲了把這些先進經驗帶回來，我也把忠字舞學了，把跳忠字舞時伴唱的歌曲也抄了回來。」說著他站了起來，一邊唱著歌，一邊跳起忠字舞來。陳曉乾覺得所選的歌曲悠揚婉轉，充分表達了人民群眾對毛主席恩情的無限感激之情，而那舞蹈也十分優美。不過他想，年紀較大的人可能跳不來，或跳起來不好看。

跳完忠字舞之後，他又回到講台，繼續說：「我離開北京時，北京市正掀起一個人人製忠品，個個向毛主席『獻忠心』的群眾運動。工廠的車間，機關的科室，學校的班組，利用業餘時間，個人或集體製作忠品，例如製作毛主席像，包括刺繡、繪畫、雕塑、木刻、鑄造等等，或用各種材料、形式拼出一個『忠』字來，把車間、辦公室、教室、宿舍、房間裝飾得既整齊漂亮，又充滿了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無限熱愛和無限忠誠的氣氛。還有一點很流行，就是每當開完群眾大會後，都舉起『紅寶書』，高呼『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

他看了看下面滿面激情的群眾，停頓了一下之後，就提高了聲音說：「學校革委會決

定，從現在起，我校立即掀起一個『三忠於』、『四無限』的活動高潮，把政治氣氛搞得濃濃的。『三忠於』即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四無限』即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要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無限忠誠。其實『三忠於』、『四無限』今年三月三日《解放軍報》在其社論《忠於毛主席，必須學用一致》中已經提了出來，只是由於當時的環境，所以沒有很好注意和認真執行。在這方面，我們不能落後，這次我們到北京開會，代表來自全國各地，他們回到本地區之後，一定會大力宣傳，並落實在行動上。就是我們省，也有不少人到北京開各種會議，他們也會把這些喜訊帶回來，變成行動。所以我們必須十分重視。首先由工科各有關系成立製作毛主席像章小組，立刻進行製造。明天早上，成立學校舞蹈隊，由淩志雲同學負責組織，成員集中到大禮堂門前學習跳忠字舞，這些人學會以後，於後天到各系、各單位去教。明天上午，各系、各單位革委會主任，到學校政宣組開會，落實製忠品、忠品展覽、忠品競賽等活動。也可抽出一定的政治學習時間進行這些活動。」

從此，大家都積極參與「三忠於」活動。陳曉乾發現大家都十分投入，可能是因爲長期以來都沒有試過這種輕鬆的活動了。不過，大家對於假日個人的早請示、晚匯報，初時並不太自覺，後經各級領導經常在大會小會上提醒，就自覺了些，但也並不是經常記得的。

陳曉乾收過張冠英的幾封信，都說希望他同意讓她到省城來探望他。但他怕見到她，所以叫她不要來。他告訴她放暑假時，他會到彩虹看她，以此作爲緩兵之計。

六九年的清明節過後，他又接到張冠英的信，這是一封長信。

曉乾哥：

我不知道出了甚麼事？你的每次回信，都是這麼簡短。我覺得我們之間越來越疏遠了。我猜測，你一定發生了甚麼事。我十分擔心。如果不是政治問題，而是別的問題，例如感情問題，那我就放心了。

哥：我們相識十一年了，我的青春隨著這不安定的十一年完結了，但我卻沒有甚麼好後悔的，畢竟我有了你這個使我終生感到滿足的哥哥。

我一向是個不知憂愁的女子。除了在大躍進時曾經憂慮過媽媽的病痛之外，我內心一直有著一個快樂的源泉，那個源泉就是你，還有我們之間深厚的、親密無間的感情。然而，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中，卻時時有一種痛苦的情緒纏擾著我，使我經常不能入睡。現在我已經完全失去了少女的天真、歡愉的情懷，變成了一個終日愁思脈脈的女子。幾個月之間，我彷彿老了十年。我真不想你看到我現在這憔悴的樣子。

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出現了反常現象，這改變了我對人生一貫美好的看法。在大躍進中，許多像金鳳爸爸那樣過早死亡的現象，當然也是人間悲劇，但那是好心辦錯事加上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造成的。即使金鳳投江自盡，也還是她個人對生活的看法的結果。然而，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學生爲甚麼要把教師們鬥得死去活來，使出了那種種戴高帽、掛黑牌、遊街、跪碎玻璃等等刑罰。老師們即使有錯，但肯定不是殺人放火的江洋大盜，而該死的江洋大盜，也不致於受盡那些折磨的啊！結果，彩虹中學的李如白副校長被打斷了一條腿。在武鬥階段，更有不少老師被打死打傷或失蹤了。聽說你的好朋友，後來調到縣城中學的甘培基老師，也慘被打死。我表哥平日和韋副書記是很要好的，但文化大革命中他們分屬兩派，在去年的大武鬥中，韋副書記的一派，在韋炳全的帶領下，抄了我表哥的家，並把他擄走，在彩虹橋上把他槍殺了，然後把他推入彩虹河裡，連屍體

也找不到。後來我表哥那一派到縣城去請了救兵，把韋炳全他們的據點踏平。韋副書記逃脫了，韋炳全則給抓了，當堂被亂棍打死，並把他的屍體掛在鎮西公路的一棵木棉樹上幾天。韋炳全是個壞人，死不足惜。但爲甚麼好像一切都沒有了人性？沒有了王法呢？媽媽受了刺激，經常作惡夢，身體就一直不太好了。近來她的頭髮已有一半變白了，連我也有幾根白頭髮呢！這些事，我在前幾封簡短的信中沒有提及，因爲我想見面時詳細告訴你。

哥：你曾經和我討論過世外桃源的問題，現在我才真正體會到你的心情，如今我也渴望有這樣的一個社會，我們若然能夠一起在那樣的社會過完下半生，該有多好！

哥：我向來是個不強求的人，現在就更加是這樣了。對於你，其實我也從來沒有要求過甚麼，如果有的話，那就是要求你能幸福快樂，最大的願望是希望你能早日和丹芷姐姐有情人終成眷屬。這本來不算強求，但隨著時間的過去，卻越來越變成是強求不得的事了。就是說，你幸福快樂的源泉已經被切斷了。你在這一年多的時間中，如果結識一個如意的女朋友，也許能補償一些，但來信卻沒有片言隻語提及，字裡行間似乎又不像有些微的感情寄托。我想，如果你真的找到一個合適而你又深愛的姑娘，你是不會不告訴我的，畢竟你一向對我好比是你親生的妹妹。也許，你內心有甚麼疑慮？但你知道這是不必要的。你的確有自己的難處，這點我是充分明白和理解的。

你上次來信叫我不要在農閒去找你，並保證今年如果有暑假，你一定到彩虹來。我知道，自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學校已有三年沒有放暑假了。如今，雖說省、縣革委會已經成立，但從我們這裡的情況來看，局勢仍然沒有真正穩定下來，學校也還沒有復課。今年是否有暑假，就很難說了。本來，我想違背一次你的意願，在清明節過後的農閒時間，到 K 大學去探望你。但媽媽卻極想見到你，她說她已經有幾年沒見過你了，她希望你終於會來，而不是我去。我就遷就了她。

你問及我們的生活情況，這點你大可放心，文化大革命對農業生產可以說影響極微，自留地還大大增產了。媽媽留了些好吃的東西給你呢！

哥：我寫這封信給你，是想你落實一下，你是否真的要來。如果你真的不能來，我也不強求了，我也好告訴媽媽。

前天趁著農閒，我到十萬大山去採蘑菇。我按照我上次留下的記號，再次探索那個世外桃源。果然是一個遠離人世、可以住人的好地方。不過，我剛才提到希望我們能到那個地方度過餘生的想法，不過是一時感觸之言。我們還得面對一個複雜的社會，一個冷冰冰的現實。

讀了張冠英這封信，陳曉乾不禁感慨萬千。這個無憂無慮、思想極之單純的少女，經過兩三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人生的看法，產生了這麼大的轉變，他自己又何嘗不是劇變了呢？他和黃映瑜的那一段霧水情緣，就是個明證。她提到她的十一年青春已逝，提到她頭上長出了幾根白髮，提到世外桃源……他感到是他害了她。雖然他從來沒有答應過她甚麼，也明白無誤地讓她知道自己有了一個感情深厚的未婚妻，但是，他是在客觀上使她不願嫁人。她並沒有自覺地希望將來有朝一日能嫁給他，但他知道，在她的潛意識裡，他始終是她夢寐以求的、沒有人可以代替的理想丈夫。他決定在暑假時，無論如何都要到彩虹一趟，向她交待他和黃映瑜的問題。

他突然想起丹芷來。他很久很久沒有怎麼想她了。她變得越來越遙遠，越來越印象模糊了。在過去近三年的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的日子裡，太平洋彼岸在他的思想上已不自覺地成了個禁區。他差不多天天在寫文章中大量引用毛、馬、恩、列、斯的話，他腦子裡已塞滿了這些政治術語，而使他對身在資本主義國家的丹芷(包括他爸爸)在感情上完全

麻木起來。她現在怎樣了？

由於「三忠於」活動在全市、全國範圍內如火如荼地展開，而陳曉乾作爲系宣傳組組長，也深深地捲入了這個活動之中。他除了搞好個人的忠品外，還組織全系的忠品展覽、評比，忙得不亦樂乎。他很快就把個人的事忘記得一乾二淨，他實在也沒有多少時間和精力，去靜靜地思考個人的感情問題。

這樣，日子過得很快，轉眼間不覺春去夏來。經過幾個月來的學習、批判、解放幹部、「三忠於」活動，大聯合基本上已經鞏固。學校革委會計劃於八月初召開一次全校性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大會。據說，開完會之後，可能會放暑假兩周。

評選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的過程，是先由各班組開「講用會」，由每一個人進行講用，講述自己如何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然後評選出班組的積極分子若干人，並從中推舉一、二個突出的參加系一級「講用會」，再由系革委會從中挑選出一定名額出席全校性的積極分子大會。

陳曉乾因一貫大量運用毛主席著作來寫文章，所以在講用會上佔盡了優勢，被推舉出席系一級的積極分子大會，後來又出席全校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大會。

出席全校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大會的師生有五百人左右，約佔全校總人數的十二分之一。開幕當天，在大禮堂會場前面的告示牌上，貼上大紅紙寫的光榮榜。陳曉乾的名字在全系名列第一，而且他還被安排在大會上作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講用報告。他和其他代表都在襟頭上戴著大紅花，佩上閃閃生光的毛主席像章。外文系的代表由他帶隊進入會場。

大會共開三天。由軍宣隊副隊長、校革委會副主任杜力威主持。先由軍宣隊隊長、校革委會主任關耀年作 K 大學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群眾運動的報告，然後由各代表作講用發言，共十五人，最後通過大會向全校師生員工提出關於進一步掀起深化學習毛澤東思想新高潮的倡議書。會上由主席團挑選出全校四十名師生參加全省高教戰線的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大會。

陳曉乾竟成爲其中一名代表。雖然他沒有被安排在高教戰線大會上發言，但這恐怕是他一九五四年從香港回來升學以來，十五年中最爲榮耀的日子了。

陳曉乾開完大會回到學校，當天晚上夜闌人靜時，他突然從榮耀感中坍塌下來。他知道，他這種榮耀感是建築在暫時的、極不牢靠的基礎之上的。當清理階級隊伍開始後，也許他就會從這個高峰跌入一個深谷。這幾天的榮耀，說不定會成爲他終生的諷刺呢！不過，他仍然盼望著有幾天的假期，讓他能夠到彩虹去了卻自己的心願。

第十章 走投無路

(一九六九年八月 —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

(一)

陳曉乾開完大會回來後的第三天，學校革委會主任關耀年向全校傳達了中央和省革委會關於進行「清理階級隊伍」的通知，並決定大學不放暑假。在高教戰線而言，運動分爲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各高等學校自己搞，此爲重點；第二階段爲全省高等學校集中在一處搞，是爲落實政策階段。爲此，各系成立了專案小組，抽調黨員和政治歷史可靠的積極分子脫產搞專案工作。

關主任的動員報告十分簡短。動員完畢，他就向大會介紹坐在主席台上的幾個人：「這是駐 **K** 大學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隊長吳燦輝，副隊長岑旭倫。」他等他們站起來向大家致意以後，便繼續說：「『工宣隊』一共十五人，是來幫助我們搞好鬥批改的，眼下是搞好『清隊』工作。」

陳曉乾回到系裡，系革委會再作動員。在動員前，由軍宣隊張參謀宣讀校革委會關於委任沈萬鈞爲外文系革委會主任的通知，由他具體領導全系的清隊工作。然後由沈萬鈞作動員報告。

沈萬鈞顯然早就接到委任他擔任系革委會主任的通知，因爲他剛理了髮，把鬍子刮乾淨，穿一件新的淺藍色的確涼夏威夷恤，精神奕奕，容光煥發。

他站在講台上，打開預先寫好的一疊講稿，最初似乎有些不習慣，略爲緊張，說話並不太自然。但過了不久，就逐漸變得自然起來。

他說：「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導我們說：『進行無產階級教育革命，要依靠學校中廣大革命的學生，革命的教員，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們中間的積極分子，即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根據毛主席去年八月二十六日關於要進行清理階級隊伍的指示和黨中央決定的精神，全國學校，工礦企業都要進行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北京在去年中已在一些單位進行試點，其中六廠二校是中央親自抓的，即北京針織總廠、北京新華印刷廠、北京化工三廠、南口機車車輛機械廠、北郊木材廠、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我們有他們的經驗報告。當然我們要重點學習清華和北大的經驗。

「清理階級隊伍的時間多長，沒有一個限期，總之要把我們黨內外的階級隊伍清理好。在文化大革命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在一些農村和城市的工礦企業中，曾經揪出一批國民黨的殘渣餘孽。但那時是搞得不徹底的，也還沒有鋪開到全國。這次文化大革命，把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加上那些牛鬼蛇神在文化大革命中以爲時機到來，頑強地表現自己，露出了尾巴，正好給了我們極好的機會把他們清查出來。因此，清理階級隊伍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鬥、批、改』任務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內容，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我們一定要把清隊工作搞深搞透搞好！」

然後他把坐在第一排穿工人服年約四十歲的男子介紹給大家：「這是進駐我們系的工宣隊員藍偉傑同志。藍師傅以後加入我們系革命委員會，一起領導我們系的鬥、批、改工作。在清隊期間，學生和一部分教師要到農村和貧下中農三同，爲期三個月，由解放軍帶隊拉練下去。我們系由張參謀領隊。教師中誰去誰不去，稍後就會宣佈。學生中也留一少部分參加專案工作和其他清隊工作。」

沈萬鈞講完話之後，就讓工宣隊藍師傅講話。一眼就看得出，藍師傅是個老實人，他站起來講了幾句客氣話之後，就再坐下來。

之後，由陳曼霞宣佈留校學生名單，並要其餘學生到第一教室集中，張參謀有事宣佈。

散會後，教工各自回到自己的學習班開會，由班長宣讀一些六廠二校的清隊經驗介紹材料，然後討論學習。暫定上下午學習文件，必要時也可使用晚上時間。

大半年搞「三忠於」的輕鬆氣氛頓時一掃而光，變成了一派非常嚴肅緊張的氣氛。

晚上，陳曉乾和高雲漢談了起來。

「在這次清理階級隊伍中，我想我不能再當系宣傳組長了，」陳曉乾說，「說不定我是對象哩！」

「嚴格說起來，每個人都是對象。」高雲漢說。「當然，組織會按照重點進行。對一些有一般問題尚未弄清楚的人，可能會通過另一種方式處理。至於你，就我個人的看法，應該不屬於有嚴重問題的人，否則你也不可能當上省一級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了。」

「我的問題可大可小，」他擔心地說，「事實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但是，人們可以不這樣看待我的問題，因爲『特嫌』本身就有兩個可能性：肯定或否定。否定就是人民內部的問題，肯定就是敵人了。」

「組織對你會有一個總的估計的。」高雲漢說。「現在沈萬鈞同志解放了，清隊由他來抓，對你是有利的。」

「不過，他初解放，可能還受周麗蓮的控制，」陳曉乾說，「如果由陳曼霞來抓，她就不會買她的帳。」

高雲漢想了想，然後點了點頭，但他又補充說：「清理階級隊伍的事，當然不能由學生來領導，何況她不是黨員，許多黨內文件和教工的個人資料，她就不能看。不過，你倒不必太過擔心，周麗蓮一個人的作用是不會太大的。」

「我倒預感到她有頗大的能耐，」陳曉乾說，「因爲她是失敗的一派推舉出來的代表，軍宣隊和我們當了大官的頭頭，爲了強調團結，也會遷就她的。犧牲我一個微不足道的人，去換取團結的美名，又何樂而不爲呢？」

「你別多心了！」之後，高雲漢不再說甚麼了。

他連夜寫了一封信給張冠英，說學校要搞清理階級隊伍，沒有假期，因此他不能到彩虹去探望她和她媽媽了，這件事以後再說好了。

(二)

上午班組開學習會時，沈萬鈞召集全體教工積極分子和留校學生開會。陳曉乾參加了。

沈萬鈞說：「我們的教工要一分爲二。一半教工留下來搞清隊，他們分三部分人，即專案人員、積極分子；審查對象；一些老弱病殘的教工或有嬰孩要帶的女教工。另半數下鄉和貧下中農三同、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是省革委會根據毛主席去年九月十四日的指示作出的措施。毛主席的指示說：『從舊學校培養的學生，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同工農兵結合的，有些人並有所發明、創造，不過要在正確路線領導之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徹底改變舊思想。這樣的知識分子，工農兵是歡迎的。』

「在這裡宣佈審查對象的初步名單，他們是：黎世亮、陳定球、周授昌、張敦毅、李翰書、鄭飛、歐仁、林玉山、李寶山、林坤年、朱建同、吳存作、甘學林。這些人白天勞動，晚上寫思想檢查，交待自己反動的思想，以及歷史和現行反革命的問題。」

陳曉乾心中暗想：系裡的全部教授、副教授、講師都被列爲審查對象了，黎世亮、陳定球、張敦毅、周授昌是教授，李翰書、鄭飛、歐仁、林玉山是副教授，李寶山、林坤年、朱建同是講師，還有吳存作、甘學林是脫帽右派。

沈萬鈞繼續說：「這批審查對象的勞動隊由張文超同學管理。以後各學習班班長可與張文超同學加強聯繫，共同搞好監督工作。散會後，各學習班分別宣佈自己班的審查對

象，然後叫他們到系教學大樓前面的操場集中，由工宣隊藍師傅向他們交待政策，然後由張文超同學分配勞動任務。」

沈萬鈞最後還說：「陳曉乾老師提出不擔任系宣傳組長職務，經系革委會研究，同意他的請求，由高雲漢老師兼任系宣傳組長之職。陳老師仍然爲系宣傳組的成員，希望他在清隊中爲人民立新功。」

陳曉乾看見周麗蓮狠狠地瞪了他兩眼，臉上同時露出陰險的冷笑。他直覺感到這是一種不祥的笑意，結合系革委會此時當眾宣布同意他不當系宣傳組長之職，他內心突然產生一陣顫抖的寒流。

在學習班開會前，班長宣佈了本班的審查對象，並立刻命令他們到教學大樓前面的操場集中。這時，陳曉乾內心有一陣強烈的恐懼感。這批人中的大多數，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曾被揪出來，被編入牛鬼蛇神勞動隊，被大批大鬥。他當時沒有半點擔心，因爲他知道自己不是反動學術權威、黨內走資派、右派分子。但這次清隊，審查的對象擴大了，增加了兩個中年講師。大概他們的歷史有點問題吧？他意識到自己是邊緣人物，隨時都有可能被編入那個隊伍。

下午下班時，沈萬鈞叫陳曉乾到辦公室談話。

沈萬鈞說：「你從香港回來整整十五年了。綜觀你這十五年的一貫表現，我們認爲是極好的。在鄉下那四年不用說了，就是調來我們學校以後，一直都表現得很出色，尤其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你的表現是有目共睹的，你被評爲省一級的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就是最好的證明。但是，你自己可能也知道，你有一個歷史問題還沒有弄清楚。希望你趁這次機會，主動協助組織把這個問題弄清楚，以便放下包袱，更好地幹革命。因此，我們首先要求你對清隊運動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同時要積極提供線索，提供證明人，使組織能盡早有效地弄清你的問題。」

「我是百分之百擁護清隊的，因爲只有這樣，組織才會集中全力弄清我的問題。」他說，但他忽然又遲疑了一下，說道：「我希望不會有人乘機報復就好！」

「你要相信組織，相信群眾，」沈萬鈞說，「中央有明確的政策嘛！」

陳曉乾沒有做聲。

「你的問題，就是你從香港回來參加高考時，在廣州的金星台發生的。」

「我早已向組織交待了。」陳曉乾說。「那是一九五四年七月的事。我和幾個同學從香港回來報考大學，高考完畢，曾到過其中一位同學的表弟家作客。他的表弟叫袁奕滔，是個文學青年，英文底子也不錯。他譯了幾篇美國作家歐亨利的短篇小說，要寄到出版社，爲了附上原文，他從市郵電局的一個朋友那裡借來一部打字機打字。當時我們大家還教他打字呢！可能打字的聲音被鄰居聽見了，誤認爲是發報機的聲音吧？我大學二年級時，廣州市公安局一個叫趙彪的人找過我調查此事，我已向他寫了材料。」

「還有其他同學，爲甚麼就懷疑你一個呢？」

「不幸的是，其他同學都沒考上大學，只有我一個人考上了。他們不久都返回香港了。」

「嗯，」沈萬鈞思索了一下，「S大學那邊在你畢業時也曾作過調查，不過，那袁奕滔卻於一九五五年偷渡去了澳門。如果不是他偷渡走了，這件事就不會拖到現在這麼久了。」

「那是無妄之災！」

「但畢竟是事出有因呀。」他說。「在這個問題上你要沉得住氣，千萬不要有怨氣才好，否則別人也很難幫助你了。」

「那麼，要我怎麼辦呢？」

「你再寫一個詳細的材料，關鍵是你能提出袁奕滔在市郵電局那個朋友的姓名。」

「那就很難了，」他的心沉了下來，「我連袁奕滔也不熟，他是甚麼個樣子也完全沒印象了，又怎會知道當時他向郵電局哪一個人借打字機的呢？」

「你一定要苦思苦想，」沈萬鈞說，「因爲這關乎你終生政治前途的大事，自己不能提供有效的線索，就沒有人能幫助你了。」

「但是，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是我發的報，」他哭喪著臉說，「而且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我有發報機。」

「問題是先有街坊群衆檢舉揭發你們，而後來又只剩下你一個人。」

「那我就只有永世不得翻身了！」

「也不是完全沒有線索可追尋的，」沈萬鈞說，「既然袁奕滔的表哥是你的同學，你就可以寫信給他，而他一定和他的表弟有聯繫，通過他就可以知道袁奕滔當年是向市郵電局甚麼人借的打字機了。」

陳曉乾想了想，覺得頗有道理，不覺點了點頭。但過了一會，他又變得毫無把握起來，說道：「這是十五年前的事了，我一直沒有和他聯繫，而我爸爸和姑姑又已移居美國，恐怕找不到他了。我當時還不知道這問題如此嚴重，要不，一九五五年我是可以找到他的。」

「所以你就要千方百計尋找線索，」他說，「你千萬不要在思想上抱放棄態度。」

「在香港那茫茫人海中，我到哪裡去找他呢？」

「你可以寫信給香港的同學，總有幾十個吧？你甚至可寫信去你當年的母校追查！」

「人家會給我追查嗎？」

「你不試試又怎麼知道沒有可能呢？你的態度不端正啊，老陳同志！」沈萬鈞嚴肅地說，「你別以爲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了大功，上面就會有人保你！這是不牢靠的，因爲這不是一般的問題。總的一句話，你要相信組織，相信群衆。有了這個觀念，你就會千方百計想辦法協助組織把自己的問題弄清楚。我剛才舉的例子，只不過是要啓發你的思路罷了。你甚至要相信，你提供你在香港學校的地址、你那同學是第幾屆畢業生，組織也有可能會給你找到他的下落。怎麼能輕易放棄而誤了自己的一生大好前程呢！」

聽了他這番話，陳曉乾才冷靜下來，說道：「我當盡力而爲！」

陳曉乾雖然天天參加學習班，學習和討論，但他已經失去了往日的信心，在班上再也聽不到他引用毛主席、馬、恩、列、斯著作滔滔瀚瀚的發言了。

他不斷寫材料，但專案小組曾三番五次通過高雲漢轉告他，說他的材料不具體，沒有實質性的內容，不斷要他補充。但是，他能補充些甚麼呢？

清隊工作開展一段時間之後，領導就發動大家寫大字報，揭發某人的歷史問題、現行反革命活動等等，而背景材料都是專案組提供的，這樣就形成了每個受審查對象的一個專欄，群衆圍繞那個專欄，加油添醋加以揭發補充。在這個過程中，安排受審查對象抽一定的時間回來看大字報，以便回去更加深入全面交待自己的問題。這一陣大字報高潮，比起文化大革命初期由學生給每一個教師寫一個專欄大字報，要集中得多，深入得多。至少那些人的重大歷史問題和現行問題，在大字報的字裡行間呼之欲出。

然而，陳曉乾知道，這仍然是一般的揭發，仍處於廣泛發動群衆、造聲勢的階段。

果然，清隊開始後第二十天，由專案組組長王健威，成員盧大龍和秦自然聯名寫的《三問李寶山》的大字報，似乎揭開了敵我鬥爭的序幕。

大字報揭露：李寶山在抗日戰爭後期，以美軍翻譯官的身份進入西南聯大外文系。當時他仍穿著美軍軍服，在校園裡招搖過市，趾高氣揚。一天他的同房同學余炬半夜裡失蹤。余炬是地下共產黨員。大字報一問李寶山，他在余炬被捕中扮演了甚麼角色？大字報又揭露：李寶山在抗日戰爭結束後，轉到北京Q大學外文系。當時李寶山爲該系系主任王隱庵的私人助手兼打字員，與王的關係十分密切，而王隱庵則是國民黨中統特務頭子。解放前夕，王要逃往美國。本來李寶山也要同行，但在王離開前兩天，他才決定留下來。有人看見他同王隱庵密談到深夜。大字報二問李寶山，他到底接受了王隱庵甚麼

特別任務？大字報最後揭發：解放軍解放北平後，Q 大學一些學生隨軍南下，李寶山也在其中。但他隨軍到了半途，忽然失蹤，他失蹤後一個月，又忽然在北京出現。大字報三問李寶山，他在失蹤期間，到底在幹了些甚麼？

大字報並不長，只用了兩張紙。但一貼出來就引起了轟動。陳曉乾覺得，轟動的原因，首先是寫該大字報的三個人的身份。應該說，在這些方面，他們是最具權威性的。在清隊開展以來，專案組人員一直處於居高臨下的地位，對教工的情況總是諱莫如深，而且他們沒有寫過其他人的大字報。這肯定是一枚打開缺口的重型炮彈。其次是大字報提出的三個問題，都是重大的政治歷史問題，只要一條罪名成立，即可戴上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如查出有血債，則要法辦。

轟動之後，便是萬箭齊發，千百張大字報集中火力揭發李寶山的問題，甚至分析他不結婚，也是爲了方便進行不可告人的秘密活動，包括對他平時一言一行的推理分析，從而得出他是暗藏特務的結論。系宣傳組也大動起來，寫了一批針對李寶山的文章，在系廣播站廣播，也選一些到校廣播站去廣播。

一場對敵鬥爭的風暴，突然從外文系升起，帶動了全校。

但陳曉乾連一篇廣播稿也寫不出來。他意識到，他當系宣傳組組員也不合格了。而每當周麗蓮碰見他時，她總是鄙夷地冷笑，隱藏著比寇蓮娜更爲陰險的圖謀。

一天下午，在民兵訓練時，周麗蓮竟公開免去陳曉乾教工民兵副連長的職務，並補充宣佈，他以後不必再參加民兵活動了。

吃過晚飯回到宿舍，高雲漢對陳曉乾說：「組織要我轉告你，從明天開始，你不用參加學習班了。白天跟李寶山他們一起勞動，晚上回來寫交待。」

「這麼說，要我停職反省了？」陳曉乾大吃一驚。他雖然已有了思想準備，但沒有想過自己真的會被編入勞動隊。

「是的，不過你跟他們有點不同，你不用同他們一起集中住。」

「這又有多少區別呢？」

「你千萬要冷靜，這是考驗你是否沉得住氣的時候。」高雲漢說。「我費了多少唇舌，才說服大家同意由我負責處理你的專案。周麗蓮一直反對，堅持要由她負責。」

「她明明是要借機報復嘛！」陳曉乾有點絕望地說，「你們這麼多人，而且沈萬鈞同志是主管，爲甚麼還頂不住她一個人？」

「你也知道沈萬鈞同志仍然怕她。」他說。「在武鬥期間，沈萬鈞同志留在學校，周麗蓮曾糾集一批學生把他打得死去活來，有一根肋骨給打斷了。你也知道，他之所以這麼晚才獲得解放，是周麗蓮諸多阻撓的結果。他現在雖然當回第一把手，但仍有私心雜念，不敢頂撞她，怕上級批評他不能團結不同意見的人。」

「我又不是李寶山那種人，我只是受到懷疑罷了。」

「如果僅僅是打字機一件事，我們還可以勉強頂得住，」高雲漢搖了搖頭，嘆了一口氣說，「不幸的是，S 大學外文系革委會主任寇蓮娜，給周麗蓮寫來了一份揭發你的材料，我們就無能爲力了！」

「寇蓮娜？」他暗暗吃了一驚。想不到那人那麼記仇，十一年了，還伺機陷害他，一定要把他趕入絕境才肯罷休。「他揭發我些甚麼材料呢？」

「周麗蓮沒有告訴我。」他有點猶豫地說，顯然是不願意告訴他。

「那麼，我應該怎麼辦呢？」

「盡量交待吧！」他說。「你和你未婚妻的關係也要交待，從政治上交待，例如她對反右的看法，對三面紅旗的看法，你對她的看法是否有共鳴？等等。」

「這與清隊有何關係呢？」

「如果是其他人，則問題不大，但你是『特嫌』，就放在一起來審查了。」他說。「還有，聽說你在反右後的一九五八年暑假，曾用不正當的手段，把一個有嚴重政治問題的同班女同學弄到香港去。」

「一定是寇蓮娜說的！」

「不要管是誰說的了，」他說，「人家可以說這是裡通外國，所以這些問題都要搞清楚。還有其他的，你自己好好回憶吧！」他變得嚴肅起來。

(三)

陳曉乾睡在床上，想到第二天到東大操場向張文超報到的場面。

那將是一個十分難堪的場面。一個在文化大革命中勝利了的派別裡的大紅人，一個在不久前出席三級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的人，在政治上何等威風，如今卻一夜之間變成了「牛鬼蛇神」，這肯定會轟動全校，以至整個省高教戰線。然而，他首先要面對的，是如何去勞動隊報到的問題。那隊「牛鬼蛇神」會怎樣看他呢？還有那個張文超，他雖是個學生，但卻是個看風使舵的政治打手。文革初期他就曾經背叛了馬成寬他們，反戈一擊。後來看見「紅聯」在K大學內部勢力大，又依靠了它，現在緊跟當了系革委會副主任的周麗蓮，成了管理和監督受審查對象勞動的「勇敢分子」。李寶山、林坤年和朱建同三名講師，雖然一直處於逍遙狀態，但還算是「紅聯」屬下的成員，張文超對他們至少會手下留情，對於那批教授、副教授和脫帽右派，在武鬥期間，他們一直呆在學校，自然不會與他們對抗，所以沒有派性存在。而他就不同了，他這個「聯司」的第一號筆桿子，可是他唯一報復、虐待的對象啊！

他經歷過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包括反右鬥爭，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前階段。在反右中，他在寇蓮娜的庇護下，不單平安無事，而且也分得一些政治上的好處；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他當工作隊員，雖然初期在與當地幹部的鬥爭中吃過虧，但後來竟以英雄式的勝利收場；至於文化大革命前期，他又彷彿鬼使神差地被推上了最前線，大紅大紫起來，竟至獲得許多人夢寐以求的省級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的榮銜。總之，他雖背有「特嫌」的黑鍋，但由於自己的努力加上有點運氣，這十多年來從未當過政治運動的對象。可是，如今一夜之間，他從天上高高地跌落深淵裡。單單這種見不得人的感受，就可以致人於死地了。那批「牛鬼蛇神」就不同，他們是歷次運動的審查、批鬥對象，早已習慣了。人們對他們也見怪不怪，除了在開鬥爭會、批判會上疾言厲色，甚至動手動腳對待外，平日對他們倒沒有甚麼特別之處，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互不相干就是了。可是他呢？那些「牛鬼蛇神」，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曾經有過新夥伴，就是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那些新夥伴又一個個地先後回去官復原職了。而他這個新夥伴則是太特殊了，他們會怎樣看他呢？他們可能會說：「活該，自己身上有屎，還裝著是紅五類的樣子去衝衝打打，雖然騙了一陣子群眾，也榮耀了好長一段時間，終至原形畢露，原來和我們是一路貨色！」雖然他們知道，在批鬥他們的會上，他從來沒有動手動腳打過他們，但寫起批判他們的文章來，其氣焰比起動手動腳更使人難受。他在他們中間肯定是孤立的。

他的確是沒有面目見人。眼淚簌簌地流濕了枕頭。他感到自己多麼孤單，多麼無依無靠啊！那些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對象至少還有一個家，一個也許能安慰、或者在思想上能開導他們的家。而他呢？形單影隻！

第二天，他懷著十分沉重和絕望的心情，來到東大操場。這操場可能許久沒有人使用了，所以到處雜草叢生，有些茅草高過人膝。似乎全校各系、各單位的「牛鬼蛇神」都集中到這裡來除草。

在一些人奇異的眼光下，他感到一陣心慌。也許他們以爲他是來訓話的？他停了腳步。

「陳曉乾！」他看見正在指揮外文系勞動隊的張文超，臉孔朝著他，惡狠狠地喝叫道，「你還慢吞吞的，快列隊等候點名！」

陳曉乾低下了頭，快步上前，走到隊伍的末尾。站好了以後，雖然眼睛仍不敢抬起來，卻也鎮定了些。畢竟他已邁出了亮相的第一步，他覺得不那麼無地自容了。

何卓漢低聲對張文超說：「沈萬鈞同志不是說他不用參加勞動的嗎？怎麼又來了呢？」

「是周老師親自佈置的！」張文超不以爲然地答道。然後他轉身面對隊伍，用嘶喝的聲音說：「現在點名！」

點名完畢，他又說：「現在你們向偉大領袖毛主席請罪！」

他舉著毛主席像，十多個「牛鬼蛇神」就一起向毛主席請罪。他們俯首對著毛主席像，口中唸唸有詞。陳曉乾聽見旁邊的鄭飛在說：「我犯了罪，對不起毛主席、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

「陳曉乾，你爲甚麼不向毛主席請罪？」張文超咆哮起來。

陳曉乾的第一個本能反應是自己暗自問自己：我有罪嗎？我有甚麼罪呢？然而他還來不及作出回答，張文超已經站到他跟前，喝道：「你單獨大聲向毛主席請罪！」

「怎麼請罪法呢？」他的確不知道。

「你馬列主義、毛主席著作不是倒背如流的嗎？用在別人身上不是挺順遂的嗎？爲甚麼不會用在自己身上呢？」他忽然陰森地笑了一下，說道：「你不是省級活學活用毛著積極分子嗎？以前我聽過廣播你的一篇文章，引用了毛主席《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按語中的一段話，說胡風反革命集團是一個暗藏在革命隊伍的反革命派別。你就朗誦出來，作爲你及你這類人的寫照吧！」

陳曉乾猶豫了一下。

「怎麼，裝著記不起來了？這是抗拒改造的表現，罪加一等！」張文超哼了一聲。

何卓漢用平常的語氣說：「你就唸出來吧，不一定是一字不漏的。」

於是他就用沙啞的聲音唸道：「過去說是一批單純的文化人，不對了，他們的人鑽進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部門裡。過去說他們好像是一批明火執仗的革命黨，不對了，他們的人大都是有嚴重問題的。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由這些人做骨幹組成了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的獨立王國。」

「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張文超篾視地說。「要根據這條語錄的精神，好好地坦白交待問題！」然後他眉毛一揚，對大家說：「開始勞動！從這個角落開始！」

大家隨即戴起草帽，拿起鋤頭，往一個大雜草叢走去。

「陳曉乾！」何卓漢說，「你回宿舍去拿草帽，然後到工具房借一把鋤頭就回來勞動，收工時把鋤頭還給工具房。」又對脫帽右派分子甘學林說：「待會他借鋤頭回來，你就告訴他怎樣做吧！」然後他靜靜地對陳曉乾說了一句：「記得帶水壺。」

陳曉乾在來回的路上，看見人們用奇怪的眼光看著他。現在他當階下囚已經成爲事實。他經過張文超當著全體「牛鬼蛇神」面前一輪毫不留情的奚落後，已經不自覺地把自己劃爲專政對象了，所以他也低著頭走著，好像其他「牛鬼蛇神」那樣。

他回到操場，大伙都在埋頭勞動了，而張文超和何卓漢已經不在場了。雖然如此，大家也沒有互相說話。他奇怪，原來是張文超一個人管勞動隊的，怎麼又多了個何卓漢呢？這也好，何卓漢是自己的同派，至少不會太過分吧？

在勞動中，由甘學林進行互相協調。上午中間休息半小時，下午中間也休息半小時。

五時半響起了一陣長哨子聲。吹哨子的總指揮是原「紅聯」的常委雷振東。陳曉乾想：可能絕大部分「牛鬼蛇神」都是「紅聯」的同情者，所以由他們的人出面監督。

甘學林對大家說：「現在收工，大家排好隊！」然後他把毛主席像牌放在一棵樹幹下，吩咐說：「大家向毛主席匯報今天勞動的情況，積極不積極？有沒有結合思想改造？」

在去工具房還鋤頭的路上，陳曉乾低聲問甘學林：「為甚麼張文超和何卓漢不來呢？」

甘學林用一種捉摸不定的眼光看了他一眼，用一種捉摸不定的語氣反問：「你有甚麼事要向他們匯報嗎？」

陳曉乾不敢再說甚麼。

甘學林又說：「他們不在，我們要同樣自覺，你慢慢就會習慣的。」

從工具房走出來時，他碰見林小春。

「林小春！」他好像是他鄉遇故知，激動得眼眶泛紅起來。

林小春沉靜地用同情的眼光看了他一眼，又和往常一樣用溫文的語氣對他說：「我一直希望你不要淪落到我們的隊伍來，並不是因為這是可悲的，而是怕你吃不消。」她又補充說：「如果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你就編進來，就會好些，這樣你就不會那麼得罪人了！」

他想起了她曾經對他講過的話，內心不禁感慨起來。他猶疑了一下，問道：「我們這些人是不是不能互相交談的？」

「我就不怕，」她說，「對於最要好而又頂得住攻心戰的人，就甚麼都可以談。其實他們也沒有明文規定我們之間不准交談。」

「你是說，我們這些人中間，可能有告密者？」

「人心難測！在我國的政治氣氛下，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是那麼堅定的。」

走到十字路口分別時，她說：「以後有機會碰在一起時，我會跟你詳細談談，你是需要我給你好好開導的，否則你就很難支持下去了。」

「你說我會自殺？」

「那就要看周麗蓮對你的迫害達到甚麼程度了。」

他沒有做聲。

「你首先要做的，是在勞動中埋頭苦幹，並盡力幫助那些教授們和老弱病殘的人，這樣等於你在精神上有了些寄托，也許會好過些。」

他點了點頭。

晚上回到宿舍，高雲漢對他說：「今天周麗蓮對我說，她看過你寫的所有材料，表示很不滿意，說你完全沒有交待實質性的問題，避重就輕，企圖蒙混過關。她要我轉告你，黨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今天晚上好好認真交待問題，把自己一貫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罪行一一交待出來。」

陳曉乾苦著臉說：「你也知道我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啊！」

「但是，周麗蓮認為你是三反分子，並說她手上有證據，」高雲漢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她還要我告訴你：從現在起，不准你寄信到香港或外國，寄到國內的信，也要經過專案組或她看過，批准了才能寄出。」

「你都不為我爭取一下？」

「因為是事出有因，在現在這種環境中，誰有能耐為你爭取些甚麼呢？我至多只能在第一天，叫何卓漢到大操場去關照你一下。」

「我不是要你們擔保我清白，我只是要求你們為我爭取好一些的待遇，例如不去參加勞動隊的勞動。」

他搖了搖頭，說道：「你就算是受受教育吧！」

他決定去找凌志雲。

第二天早上吃過早餐，趁還有一個鐘頭才到勞動時間，陳曉乾到校革委會門前等凌志雲。差不多八時，才看見她姍姍而來。

沒等他開口，她就問：「找我嗎？」態度比平日嚴肅了些，但並不嚴厲。

「是的，」他有點焦急地說，「不過，還有半個鐘頭就是勞動時間了，我怕……」

「不要緊，我叫黃工友去通知他們，說我找你談話。」

黃工友去了以後，她領他進了她的辦公室，並叫他坐下來。

「你知道我一夜之間變成了另一種人嗎？」他眼淚奪眶而出。

「全校的人都知道了，」她用略爲感嘆的語氣說，「一個紅透高教界的人，一個在文化大革命中馳名全省的人，一夜之間竟變成了重點審查對象，怎麼不轟動呢？」

「你相信我是那種人嗎？」

「你不要問這樣的問題。」她變得嚴肅起來。「在政治問題上是不能有保證這回事的，一切都以最後的事實爲依據。」

「我同意，」他說道，「在還沒有任何事實證明我是特務之前，是不應該把我辦罪的。既然只是嫌疑，爲甚麼當是真的呢？」

「我國和資本主義社會不同之處，就是要廣泛發動群眾，通過批判鬥爭，把問題弄清楚，目的是爲了挽救當事人。」

「如果他是無辜的呢？」

「那也無妨，當是受點教育 — 既然受到懷疑，到底是有原因的啊！」

「按照毛主席和黨的政策，好像沒有勞動隊的規定，監督勞動是定案以後的事。」

「你學了許多毛主席、馬恩列斯的著作，但卻沒有正確地運用在自己的問題上，這恐怕對你不利 — 你搞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知道黨的政策裡，有一條叫不要向群眾潑冷水。群眾要這麼做，上級只能耐心引導，不能阻止的啊！我勸你還是隨大流吧！」

「但是，勞動隊是系革委會主任和副主任周麗蓮宣佈成立的。」

「在中央的眼中，他們也算是群眾。」

他感到一陣絕望，雙眼又紅了起來。

「我不是不想幫你一把，」她的語氣柔和了些，「我們曾經出生入死這麼長時間，我對你是有點了解的。就我個人來說，我是不相信你是那種人。但我是不能插手的，我還是個非黨員學生，加上你我是同一派的，更不好說話了。你們系有不少人也因此之故，而不敢太過和周麗蓮頂撞。她就是利用這種形勢向你大力進行報復的。你那時寫的那份大字報，揭發她和他們組織中有這種那種問題的人，他們是恨得你咬牙切齒的！我勸你還是相信組織、相信群眾。文化大革命初期被鬥得死去活來的領導幹部，現在不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獲得解放了嗎？前天才解放了省委的陸運中，我們學校的高展圖也快解放了。」

他點了點頭，有點感激地說：「聽了你這麼說，我也有點安慰了！」

回到勞動隊，張文超一見到他就罵了起來：「陳曉乾，你還是老老實實的好，找上層人物也救不了你，對你反而沒有半點好處！」一直罵了他幾分鐘。他哪裡敢哼一聲？

(四)

陳曉乾每天晚上回到宿舍，高雲漢都轉告他，周麗蓮對他的交待越來越不滿意。

他發現他已經寫不出甚麼東西來了，於是就專門寫自我思想批判。

過了兩個星期，在勞動隊裡他已開始習慣了。在這段時間，李寶山和鄭飛分別被押回系接受批判鬥爭。被隔離審查的「牛鬼蛇神」也要回去陪鬥。陳曉乾尙未隔離審查，所以還不必回去。

陳曉乾發現，李寶山和鄭飛被批鬥後回來勞動，和被批鬥前判若兩人。李寶山四十六七歲，身體還算結實，但被批鬥後，似乎腳部受了傷，走起路來，一拐一拐的，最大的變化是面色變得好像老了二十年，背脊微彎，行動起來有了龍鍾之態。而鄭飛呢，六十

歲了，被批鬥後，整個人似乎縮小了許多，面部卻沒有甚麼表情，四肢僵硬，是個活死人的模樣。

一天，在分配工作時，張文超粗聲地對鄭飛說：「鄭飛，昨天你勞動不出力，效率很差，這是對抗運動的表現，我們會記錄下來的。現在分配你和陳曉乾到學生第三宿舍大樓樓下通溝渠。你要提起精神來，不得怠工，否則罪加一等！」又對陳曉乾說：「你勞動也不怎麼樣，也要加把勁，今天一定要完成任務，不能拖到明天。明天早上，向我匯報工作，要匯報鄭飛的勞動態度，不得有任何隱瞞，否則也罪加一等！」

陳曉乾沒有做聲。張文超天天說甚麼「罪加一等」，他很反感。他有甚麼罪呢？他領著鄭飛來到勞動現場，發現學生第三宿舍樓下周圍的流動暗渠，十分骯髒，臭氣撲鼻，靠近通往校外一條小河的出口處，已被極稠的臭污泥淤塞了，必須用長勺把污泥掏出來，挑到河邊。

鄭飛見了，把眉頭皺了起來，低聲地說了幾句話，陳曉乾聽不太清楚他說些甚麼。

「你說甚麼？」

鄭飛似乎立即警惕起來，連忙說：「我沒說甚麼！」

「你怕我匯報嗎？」

「不！不！」他連連搖頭，「你若匯報也是應該的！」

「我和你同是天涯淪落人啊！怎麼會彙報你呢？」

他立刻奇怪地看著他好一會，但沒有說甚麼。

「你說不是嗎？」

他仍然不置可否，但已收回了眼光，望向那已經揭開了水泥板的暗渠。

「我絕不會報告你甚麼的。六十歲的老先生了，怎能幹這些又臭又髒的重活呢？我會一個人完成任務的。」

他似乎沒有聽見他這番表示友好的話，卻催促他說：「我們快去工具房借工具吧，否則完成不了任務就不好交待了，那是對毛主席不忠啊！」

陳曉乾感到一陣莫名的悲哀。他已經對任何人都不相信了。他知道他不必再說甚麼，他只能用行動來和他溝通。

陳曉乾曾在彩虹鍛煉過四年，又到官橋搞過半年「社教」運動，對於幹重活，雖然還稱不上是能手，卻也算是比較在行的。所以在他的努力之下，到下午五時左右，就把周圍的渠通了。

鄭飛一直爭著要幹活，但他實在是力不從心，掏淤泥時，多出點力就喘大氣，挑污泥到校外小河邊去倒，就根本沒有這個能耐了。因此，陳曉乾只讓他扛扛勺子和做拉水喉管沖洗溝渠的工作。即使這樣，幹了一個上午，到下午時分，他就幾乎動彈不得了。

歸還工具時，陳曉乾對他說：「你先收工回去吧，我一個人還工具就可以了。」

「不，我不能不堅持到底。」其實，他的面色已變得十分難看，口角冒出白沫，走路已不那麼俐落了。

「好，我們一起去好了。」陳曉乾只好讓他拿著那柄長勺子。

歸還工具之後，鄭飛說：「今天的勞動，我是從頭到尾都參加了的，挑污泥我也爭取做，你爭著做沒給我機會就是了。」

「是我們共同勞動的啊！」他正色說，「總之是一起完成任務的。」

他才放心地走了。

陳曉乾回到宿舍，又聽到高雲漢轉來周麗蓮的恐嚇。

他感到難以應付。近來晚晚不能入睡，白天變得精神彷彿。他忍不住對高雲漢說：「不如早點開批鬥會，把我定爲特務分子好了！該槍斃、該勞改的，就由法院判決吧！」

「你不要說這些牢騷話。」高雲漢耐心地說。「我們黨是十分注重證據的，正是由於

這樣，每次運動後都有平反，就是要防止逼供信造成的假案和冤案！」

「爲甚麼不在運動中就防止呢？」

「這是由我國的政治制度決定的。」高雲漢說。「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要發動廣大群眾實行專政的，而群眾運動往往是偏左的。這點你是應該明白的啊！」

「但要我爲了過關而承認自己是特務，我是絕對不會做的。」陳曉乾不平地說。

「你是個聰明人，又主持過『社教』運動，是應該比那些老教授和上了年紀的人理解黨的政策的！」他忽然低聲地說：「我們學校已經有三個教授自殺了。如果他們能了解我們政治運動的規律，就不會自尋短見了。你應該和他們不同。」

「也許他們是出於絕望呢？」陳曉乾尖銳地說。

「但是你不應絕望嘛！」他用稍爲責備的口吻說，「你這才是第一次受委屈！」

陳曉乾不再做聲，心裡卻嘀咕著：「難道一個人要受很多次委屈才會絕望的嗎？」

早上陳曉乾到大操場報到，張文超劈頭便對他說：「現在就回系看揭發你的大字報！」

他知道終於輪到自己了，但沒想到來得這麼快。全系勞改隊成員有十四人，隔離審查的有八人，而已被批鬥的只有李寶山和鄭飛。他現在突然「冒升」到第三號人物。可見周麗蓮的能耐有多大。

「看完大字報還要回來幹活嗎？」他問。

「那就由周老師安排了。」張文超說。

陳曉乾回到系辦公室，老遠就看見在辦公室大樓門外的大字報棚前，已站了許多人在看大字報。他知道那一定是寫他的大字報，於是就走了過去。那些教工看見他來看大字報，一個個立即避開，彷彿是要避開瘟疫似的。

只見那大字報共有五張紙，題目是《陳曉乾到底是甚麼貨色？》，揭發了五點，結論是：他是從香港派遣進來的美蔣特務。下款的署名是周麗蓮。

第一點揭發他一九五四年在廣州金星台向美蔣特務機關發電報，傳遞所收集到我政治、軍事、經濟方面的情報；第二點是在 S 大學期間，更加全面收集情報，乘寒暑假回港探親之便，把情報直接交給美蔣特務機關；第三點是在一九五六年間，與一批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混在一起，組成了 S 大學戲劇社，實質上是資產階級裴多菲俱樂部，與東歐匈牙利的反革命分子遙相呼應，瘋狂地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罪惡活動，反右鬥爭時，五名社長、副社長中，除他之外，全部被劃爲右派分子，而他則蒙混過了關；第四點是他假裝與大右派的女兒談戀愛，而把她弄去了香港，爲他的特務組織效力；第五點是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他以積極參與作爲僞裝，混進群眾組織，竊取了宣傳工作的領導權，利用廣播器材，爲美蔣特務機關提供文化大革命的情報。大字報認爲，陳曉乾是埋藏在革命隊伍中的一顆定時炸彈。

陳曉乾已作好了思想準備，所以不覺得意外。不過，周麗蓮把任何一點揭發都與美蔣特務這個主題緊緊掛上鉤，使他毫無招架之力，要把他置之死地而後快，那是他沒有完全料到的。

他看完大字報正想離開，一名學生走過來對他說：「周老師叫你到系辦公室。」

他來到辦公室，看見周麗蓮已神氣十足地坐在辦公桌前。一看到他，她就冷笑一聲，說道：「明天早上八時正，召開全系大會批鬥你，你回去要準備老老實實徹底交待。我再次向你交待黨的政策：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我警告你：黨和群眾給你坦白自首的時間不多了。你在這段時間的表現十分惡劣。如果在明天的鬥爭會上，能坦白自首，尚有一線生機，否則就是自絕於人民！」

他看見旁邊有一張椅子，就彎身要坐下來。

「站著！」她喝道，「誰讓你坐的？你現在是受審查、批鬥對象，沒有資格坐！」

他滿腔怒火，本想和她幹起來，但在這一段時間和勞動隊的人在一起勞動，他慢慢地

學會了忍耐和沉默。他挺著腰站著。

「不准你挺著胸膛站著！」她咆哮起來，「你以爲你還是威風凜凜的黑秀才嗎？你的好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永遠不復返了！這就叫做自尋死路！」

他仍然面無表情地站著。她忽然有點奇怪地瞪了他一眼，問道：「難道你就完全不打算向你的對手求情嗎？」

他才把緊閉著的嘴巴嗡動了一下，不太熱心地說：「有用嗎？」

她得意地笑了一下：「反對我，反對黨的人，遲早都會有這樣的下場的！」

「況且你知道我不會！」他不亢不卑地補充一句。

「好！」她罵了一聲，「你那麼頑固不化，就等著瞧吧！」

第二天上午八時前，陳曉乾來到系教學樓第一教室。只見周圍貼滿了「把美蔣特務陳曉乾揪出來示眾！」、「揪出長期潛伏的美蔣特務陳曉乾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抗到底，死路一條！」等標語。

他並不過分害怕。他所經歷的各次運動，大抵都是這樣批鬥運動的對象的。推推打打，受點皮肉之苦，他相信自己能夠頂得住。

然而，使他感到完全絕望的是，他不可能討張冠英爲妻了，因爲以他今後的身份，她是不可能把戶口遷來 **K** 大學的，他更不用指望能夠離開中國，到美國去同丹芷及父親團聚了，他突然萌生這樣的念頭：「生無可戀，死不足惜！」當他這樣想的時候，就覺得對甚麼都不在乎了。

大會由周麗蓮主持。

她先唸幾條毛主席語錄，然後宣讀陳曉乾的簡歷，並重複一遍她在大字報揭發的材料。

「陳曉乾參加美蔣特務組織，接受美蔣特務機關的特務訓練，於一九五四年以升學爲掩護，回到廣州大肆進行特務活動，十多年來向美蔣特務機關提供了我大量政治、軍事、經濟情報，罪惡累累，鐵證如山。但在他停職反省以來，他一直避重就輕，拒不交待。不過，我們已掌握了他的大量確鑿證據，不用他交待都可以給他定罪，判處重刑。爲了貫徹黨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我們現在還給他一個最後機會，如仍頑固抵賴，就是自絕於人民了。」

她的話音剛落，系革委會成員、原「紅聯」外文系的頭目雷振東就從第一排跳上了講台，用力將陳曉乾推了推，喝道：「立刻逐條交待！」

陳曉乾低下頭來，沒有答他。

「說呀！」下面許多人同聲叫道。但他仍然木然地站著。

「我問你，你承認不承認你在一九五四年七月間，在廣州金星台向美蔣特務機關發過情報？」周麗蓮聲色俱厲地問。

「我從來沒有見過發報機，更不懂得發報。」他回答說。

「你這是詭辯！」她大聲地說。「我再問你，你發報的內容是甚麼？」

「那是當時我同學的表弟袁奕滔打字的聲音，卻硬說是我發報的聲音。當時我從香港回來才十多天，有甚麼報可發的呢？」

「你還抵賴！」雷振東一隻手掌按住他的頭頂，然後用力把它按下去，與此同時，張文超也跳上了台，用手拉著他的雙手往後，成噴氣式飛機形狀。

「講，快坦白交待發過甚麼情報！」下面的人群響起了陣陣憤怒的喝叫聲。

「我爲甚麼要通過發報機發報呢？」他的頭雖然被壓在下面，但他仍能清楚地說：「幾天以後，我還要回香港去拿行李，直接遞交情報不是更好嗎？」

他的最後一句話，立刻使下面的群眾靜了下來。

沈萬鈞示意雷振東和張文超放開他。

他衣衫不整，頭髮凌亂地把腳步站穩。

周麗蓮似乎沒有了主意。因爲，明顯地，如果他發報的罪名不成立，其餘的問題就不那麼重要了。但她很快又喝道：「你害怕帶情報會被海關查獲！」

「海關是不檢查出境的人的。況且所謂情報，大可以記在腦子裡呀！」

這使周麗蓮再次啞口無言。但她立即舉起右手，帶頭呼口號：「陳曉乾不坦白交待，就死路一條！」、「打倒美蔣特務陳曉乾！」但跟她叫口號的人明顯地減少了。

「繼續交待！」她揚起了眉毛，威嚴地命令。

「交待你在反右中的罪行！」雷振東叫道。

「在反右中，我是積極分子，在當時全校範圍內的第一張反擊右派的大字報，是我和同班同學寇蓮娜聯合寫的，這是有案可查的。」在「死不足惜」的精神狀態下，他已在第一個回合戰勝了周麗蓮，所以就毫不慌張地乘勝追擊。

這下子又使群衆沉默下來。

「你在武鬥期間，到省醫院去挑動和指揮武鬥，血債累累！」雷振東不等周麗蓮說話，又跳上了講台，卡著陳曉乾的脖子，叫道。

「我是去看病的，可以到省醫院去查病歷的呀！」他低著頭，大聲地說。他知道，他們提到這個問題就好辦了。

「他媽的，還想抵賴！」雷振東右腳向陳曉乾雙腳一掃，他就「噯唷」一聲應聲倒地。

張文超指著陳曉乾，冷笑了一聲，說道：「他裝死！」

「我可以作證！」有人在人群中高聲叫道，「他裝病到我們醫院，挑動武鬥！」一個三十來歲的男人走出來，一邊說：「我叫李崇文，是省醫院的內科主治醫師。」

「承認不承認？」雷振東和張文超左右夾攻，向剛站了起來的陳曉乾推推打打，然後雷振東提起一隻腳，往陳曉乾臀部一踩，陳曉乾再次倒在地上。「你挑動武鬥，把人家打得頭破血流，今天就給你嚐嚐這種滋味！」

陳曉乾慢慢地、狼狽地站了起來，嘴角和眼角都慢慢地流出鮮血來。但他仍然用堅定的聲音說：「我沒有挑動武鬥。」

「我親眼看見你們 K 大學的學生，還有你們那個凌志雲！」那醫生說。

陳曼霞立即在第一排坐位上站了起來，向著群衆高聲說：「同志們，我們這個是批鬥會，而不是用來搞派性的，搞派性就不符合革命大聯合的原則！」

話尤未了，又有一個人在人群之中站了起來講話：「我是省醫院的錢磊明醫師，現爲省醫院的革委會主任。我可以證明陳曉乾六七年五月來省醫院求醫，是經我檢查決定他入院留醫的。李崇文剛才說他挑動武鬥，根本就沒有這回事，他是別有用心！」

下面發出一陣陣議論聲。

「你是甚麼人？膽敢混進會場來搗亂？」周麗蓮指著錢醫師叫道，「快給我滾！」

邱峰和幾個原「戰司」的同學立刻衝上講台，嚴厲地對周麗蓮、雷振東等人說：「你們這是甚麼意思？把矛頭指向學校革委會副主任凌志雲同志，破壞革命大聯合，你們要負全責！我們知道你們到省醫院去活動，所以我們也請錢醫師來作證，以示公道！」

會場隨即一片混亂。沈萬鈞連忙宣佈散會。

群衆散去後，周麗蓮盛氣凌人地說：「陳曉乾，從今天起，要單獨隔離審查，隔離在圖書館的隔離室，不得亂動！」

「單獨隔離審查是要經校革委會批准的。」陳曼霞說。

「這個專案是我立的，我負責好了！」周麗蓮蠻不講理地說。

「你這是公報私仇！」高雲漢冷然地說了一句。

「把他押走！」周麗蓮裝著沒聽見，命令張文超。於是張文超把陳曉乾帶走了。

第十一章 世外桃源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底 — 一九七零年六月)

周麗蓮把陳曉乾關押在學校圖書館裡，要他繼續交待他的所謂「特嫌」問題。最初，她帶同雷振東和張文超晚上來隔離室，對陳曉乾進行連番恐嚇和逼供。但陳曉乾知道她已引起他那派群眾的極大不滿，所以不太害怕，也只胡亂交待些已經交待過的材料。後來到了第五個晚上，她就不來了。

兩個星期後的一個清早，出乎陳曉乾意料之外，高雲漢來告訴他，經凌志雲多方交涉，周麗蓮已同意他回宿舍住，但白天仍要參加勞動隊，晚上自我反省，寫交待材料。

高雲漢再囑咐他：「一定要相信組織，相信群眾，周麗蓮一個人是不能隻手遮天的。」

他苦笑了一下。這些話他已經聽不入耳了。

高雲漢還告訴他，爲了工作方便，他已搬到系專案組去暫住。

陳曉乾把簡單的行李搬回宿舍後，就到操場去勞動。勞動隊的人正在校園外的一個土坡上割青草，拿去校內的魚塘餵魚。中間休息時，他一個人悶悶不樂地坐在一棵松樹下小休。

「怎麼樣，被隔離審查了十多天嗎？」

他抬起頭來，原來是林小春。她在他身邊坐了下來。

「你似乎很輕鬆？」他問，「他們沒有批鬥過你嗎？」

「我記得我曾經對你說過：我們右派分子是死老虎，只是做陪襯罷了。」

「其實我是完全無辜的！」

「這是共產黨內部宗派鬥爭的結果。」

「我又不是共產黨員。」

「毛主席說過：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歷來如此。你還不明白？」

他知道她的話往往具有深意，所以聽著、思考著。他點了點頭。

「你今後有甚麼打算呢？」她關心地問。

「能有甚麼打算嗎？」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最好是被劃爲右派，和你們一樣，就可以不牽涉到任何鬥爭中去了。」

「不要說這些洩氣話了！」她說，「你是永遠不會變成我這個樣子的。我當年沒有得罪我周圍的任何人，我是得罪了黨中央、得罪了毛主席！但你卻屢屢得罪你身邊當權的人。中國有句俗語：不怕官，只怕管。」

「若然將來把問題弄清楚了，周麗蓮還能繼續害我嗎？」

「你的問題是永遠查不清楚的。如果由有頭腦而又敢於負責的領導人來處理，根本就不用去弄清楚甚麼，因爲一眼就可以看得出，那是毫無根據的，況且還有你這十多年的表現可作反證。所以我說你的問題是一些人憑空假想出來的。」

「李亦林書記都沒有頭腦嗎？」

「他也許會有頭腦。但你作爲一個普通教師，他是不會親自處理你的問題的，所以就交由那些專門吃政治飯、寧『左』勿右的下級來處理了。所以一拖就拖了十多年。」

「你剛才說我的問題是永遠搞不清楚的，是甚麼意思呢？」

「我是說，即使這次組織認爲已把你的問題搞清楚了，沒問題了，但仍然未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如果你們的沈萬鈞走了以後，來了新的領導人，那個新的領導人可能會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待你的問題，他完全有權推翻他前任所作出的結論。」

「那我就只能把這個黑鍋背到死的那一天了？」

「如果周麗蓮當了第一把手，就不是背黑鍋那麼簡單了，而她終有一天會爭到第一把

手來當的！」

他點了點頭。

「還有一件事對你很不利。」她想了一下，然後繼續往下說：「當前這兩派的大聯合是很不牢靠的。雙方的骨幹分子積怨甚深，中央目前還是用捏的方法，所以對各派做了壞事的頭頭暫時採取寬容的態度。到將來形勢穩定下來之後，就可能會在全國範圍內來一次清理壞頭頭的行動，即使現在當了省革委會副主任、常委的，也會抓起來辦罪的。」

「據我所知，馬成寬和凌志雲他們並沒有做過甚麼壞事。」他說。

「組織和指揮武鬥，組織和指揮搶奪解放軍的槍支彈藥，那就是幹壞事。武鬥死了那麼多的人，這筆帳當然要算到頭頭的身上去。」

「我不是頭頭呀。」

「你不是頭頭，但你是骨幹中的骨幹，對方對你咬牙切齒的程度，比一般的頭頭還厲害呢！」

「你是說，我終究逃不過大難！」

她嘆了一口氣：「你當初聽我的勸告不要積極參加就好了！」

「我還有希望嗎？」

「一勞永逸的做法是離開中國！」她低聲地說。「當然如果有堅毅不拔的忍耐力，經過長期的、甚至一輩子的時間，也許有重見天日之時。但在個人方面，難免犧牲慘重了。」

「你主張我走哪一條路呢？」

「離開中國那條路是不通了，就只剩下後一條路了。」她說道。「當然還有第三條路，就是自暴自棄地度過餘生。」

「我多半是走第三條路的了，或者還有……」但他沒有往下說。

「從長遠來看，你應該對中國的前途有信心，」她勸說他，「事物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嘛！相信這次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不久的將來，說不定會出現巨變，到時人們就很可能有較好的環境為振興中華而獻身呢！」

「文化大革命的結果不是和你所說的恰恰相反嗎？」

「我有強烈的預感，文化大革命將從反面成為中國人民深刻反思的啓蒙運動。」然後她轉了話題說：「你下定決心和張冠英結婚吧！她或許會把你帶上第二條路，同時她也是你愛情上唯一的選擇了。」

「但以我今後的身份，她是不可能把戶口遷來K大學的啊！」他無奈地說。

她還來不及答他，開工哨子就響了起來，他們就各自去繼續勞動了。

吃過晚飯，陳曉乾回到宿舍。他沒有亮燈就和衣躺在床上，當他想起林小春一番意味深長的話，尤其提到他的問題是永遠查不清楚的，他對於自己將來如何定案，就變得越來越不在乎了，他打算拒絕繼續寫坦白交待和自我批判材料。

他又回憶回來後十多年來的種種遭遇，以及這些日子來所受的種種屈辱，思潮在腦子裡不禁翻騰起伏起來。

今天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算起來他從香港回來已經有十五年多的時間了，在這期間，雖不能說完全沒有風光的日子，但那樣的日子轉瞬即逝，絕大部分是使他身心受創的歲月。如今他三十四歲了，最後竟成了受盡羞辱的囚犯，而今後的前途又十分不妙。林小春給他列出了三條路，除了離開中國這條路不通之外，其餘兩條路其實是一回事，只是所持的精神狀態不同而已。

他想起了林小春的最後一句話：「張冠英是你愛情上唯一的選擇了。」他開始想到一九五八年他第一次見到張冠英的情景，想到每次和她見面的情景。他忽然有一種想見到她的強烈衝動。然而，他甚麼時候才能見到她呢？他還能見到她嗎？

忽然有人輕輕地敲了兩下門。他立即起床，亮了燈。在這個時候上門來找他的，不是專案人員，就是領導。

當他小心翼翼地把門打開的一刹那，他頓覺眼前一亮，差點兒驚叫起來。

「冠英！」他激動得流出了眼淚來，他壓低聲音說：「我不是做夢吧？」

「不，是真的！」張冠英走了進來，順手把房門輕輕關上。

「你怎麼會來到這裡的？」他立即把窗簾拉上。

她坐下來後，說道：「你不是答應放暑假來探我們的嗎？但你卻沒有來。後來我寫過幾封信給你，都沒有得到你的回信。」

「八月清隊開始時，我寫過一封信給你。我們的信一定都給人截了。」

「我和我媽媽猜你出了事。秋收後我就決定來找你。」她淚盈於睫。「我來了四天了。」

「你怎麼知道我今天回宿舍來的？」

「我第一天黃昏進來找你，剛好在校門口碰到林小春老師，她告訴我你已被隔離審查。她問我住在市裡哪間客棧，並叫我在那裡等著，她一有消息就會在黃昏時出去通知我。她今天黃昏去告訴我你回宿舍來了。還說你的同房高老師不在。」

「謝天謝地！」他喃喃地說。他忽然問：「你媽媽好嗎？」

聽了他這麼問，她忽然哭了起來，斷斷續續地說：「她在九月二十一日過了身！」

「怎麼，過了身？」他也哭了起來，「甚麼病呢？」

「醫生說是傷風菌入了腦。」她把臉孔伏在桌面上，繼續哭著。「現在只剩下我孤伶伶一個人了！」

他走過去，輕輕扶住她聳動著的雙肩，哽咽著說：「冠英，還有我呢！」

她抬起頭來，用盈滿了淚水的眼睛注視著他：「哥，我知道你受了很大的委屈！我可憐的哥哥！」眼淚連珠般地從臉上滾了下來。

他看見她眼尾有幾條頗深的魚尾紋，前額有一條隱約可見的橫紋，她的臉部露出了明顯的風霜痕跡。

他一把摟住她，哭著說：「冠英，我可憐的小妹妹，難爲你了！」

兩人摟作一團，哭著。哭了一會，他拉著她的手走到床邊，兩人在床沿並排坐了下來。

「你的事，林老師已經告訴我一些了。」她拭乾了淚水。「我知道你不宜再在這裡呆下去了，跟我走吧！」

「走？」他茫然地問道，「走到哪裡去啊？我身上只有幾十元。我銀行的存款，都被他們凍結了。」

「跟我回彩虹，住在我家，」她斬釘截鐵地說，「我養你一輩子！這也是我媽媽臨終時吩咐我要做的第一件事。」

「你媽媽對我真是恩重如山！」他喃喃地說，又哭了起來。哭了一會，他停住了，說道：「那不行，他們會追查的。況且彩虹也不會隨便收容一個沒戶籍的人！」

「我可以把你藏在家裡，不讓人家知道。」

「那還是不行的，怎能一輩子躲在你家中呢？」

「那麼，我們就沒有辦法了？」她又哭了起來。

他沒有做聲。兩人戚然相對了一會，張冠英忽然欲言又止。

「你有甚麼話要說的嗎？」他用鼓勵的口吻問。

「林老師對我講過，你今後一輩子都沒機會同丹芷姐姐結婚的了，因此她建議……」她頓住了，低著頭，不勝其情的樣子。

「她建議你和我結婚是不是？」

她偷偷看了他一眼，十分低聲地說：「這是她的建議罷了，我知道我不配。」

「冠英！」他捉住她的左手，嘆了一口氣，「我配不起你才是真！」

「哥，你不要這麼說。」她伸出右手來，緊緊握住他的左手。他發覺她的手一片冰冷，並且有點發抖。

「我是講真心話。」

「患難見真情，難道我會嫌棄你嗎？即使你勞改十年、二十年後放出來，我也不會嫌棄你的！」

他本想告訴她，他之所以不配，是因爲他曾經同黃映瑜發生過肉體關係。但他決定不說出來。如果他今後打算和她一輩子相依爲命，爲甚麼要講出來呢？

看見他默然不語，正在思考些甚麼，她又說：「林老師告訴我，她認爲我是你在愛情上的唯一選擇了。我聽了感到心疼。我早就準備服侍你一輩子了，不管你對我是否有愛情，我都願意跟你一生一世同甘共苦！」

「冠英！」他吻她的手背，「只要你不嫌棄我一輩子落泊，我願意討你爲妻。」但他忽然神經質地搖了搖頭：「不，我這輩子注定是倒霉的，爲甚麼要你也跟我一起倒霉呢？」

「正因爲你倒霉，才需要我呀！」她理所當然地說，「難道你一切順遂，可以到美國去和丹芷姐姐團聚，還需要我在你身邊嗎？」

他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我們今天晚上就正式結婚吧！」她決然地說，神情十分凝重。

他長久地凝視著她。她羞得滿面通紅，輕輕地把手縮了回去。「你不願意嗎？」

「我願意！」他想起了香港教堂舉行結婚儀式的情景，「我陳曉乾願意娶張梅娘爲我合法妻子！」

可能聽見他叫她的乳名，她激動得眼淚奪眶而出。「我張梅娘也願意嫁給陳曉乾！」

他輕輕地拍著她的背部，深情地說：「梅娘，等到現在才讓你有機會再使用你的乳名，我浪費了你漫長的青春歲月，我對不起你啊！」

她開始變得鎮定起來。「哥，我一直都覺得我配不上你，即使你不願意跟我結婚，我也決定恢復我的乳名，長在你身邊服侍你，從此不嫁人！你對我張家的恩惠，我幾輩子也還不完啊！」

他倆手牽手站了起來，默然相對了一會，然後他憂愁地說：「但是，以我現在的身分，你是不能夠從彩虹遷來這裡同我一起住的啊！」

她忽然眼睛閃亮起來，興奮地說：「哥，我先帶你回彩虹，然後我們一起到那個世外桃源去！在那裡我會努力勞動，我有信心一定能夠好好養活你！」

「世外桃源？」他的眼睛也閃亮起來，「好，咱們就遠離這塵世間的恩恩怨怨、你爭我鬥，在那裡恩恩愛愛地過完下半生！」

「明天清早五時就離開這裡。」她說。

他倆緊緊地擁抱，然後他熱烈地長久地吻她。

他鬆開她，去把電燈關了，然後把她抱上了床。

「哥，」她用激動得有點含混的聲音說，「我感到幸福……我媽媽在九泉之下也可以安息了。」

他發覺她臉上熱淚縱橫。他摸到她縮小了的、有點癟了下去的乳房，觸及她瘦削的肩膀，不禁悲從中來，聲音哽塞地說：「梅娘，今生今世我都補償不了你對我的恩情！」

半年以後，當K大學軍宣隊長學校革委會主任關耀年向全校師生員工作清隊總結報告時，他提及在清隊中有四名教師自殺，三名教師失蹤，兩名是教授，另一名就是陳曉乾。

沒有人知道陳曉乾去了哪裡。周麗蓮說他一定是偷渡回香港去了。有人推測他投江自盡。但誰都沒有得出肯定的結論。

第十二章 春曉女士

(一九七二年底)

一九七二年底，英籍華裔女作家春曉女士到 K 大學來訪問。

陪同春曉女士到 K 大學參觀的有 K 省革委會文教組組長余家銘和外事辦公室主任郭任炎。學校黨委書記兼革委會主任關耀年、副書記兼副主任李亦林和副書記兼副主任何廣泰在校革委會辦公室會見了春曉女士。

春曉女士三十五六歲年紀，身材豐滿，面目清秀，雍容高雅，頗有中國才女的風範。

先由外事辦公室主任郭任炎介紹說：「春曉女士是國際知名華裔女作家，已出版長篇小說十多部，大部分是描寫海外華人的奮鬥史，均享譽國際文壇，尤以《凝眸處》一書，出版後，轟動歐美，已譯成十八種文字出版。《凝眸處》中譯本最近已在北京出版。這次春曉女士應中國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的邀請，回國觀光訪問。春曉女士專程從北京到我省訪問，並特別指定要訪問 K 大學，這是我們的榮幸。」

關耀年他們立即表示歡迎。

何廣泰副主任說：「我本人孤陋寡聞，但也有幸拜讀過春曉女士的《凝眸處》，深感春曉女士海外赤子之心，時刻縈迴祖國。今次親臨敝校，希能多多賜教，以推動我校的教育革命。」

春曉女士問道：「我從中央科教組那裡得知，中國在全國範圍內的各重點大學，包括貴校，於今年秋季招收工農兵學員。我注意到，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已提出『大中小學都要復課鬧革命』，為甚麼要四年以後才能實現呢？」

「關於這個問題，」關主任說，「我們已遵照毛主席的這個指示，於六八年底實現了復課鬧革命了。當然學生是文化大革命前招的，他們已於七零年全部畢業分配了工作，離開了學校。」

「也就是說，中間有兩年學校是沒有學生的？」她問。

「不完全是這樣，」何副主任說，「我們在去年秋季已經試點招收了一些理工科學生。」

「我還注意到，」她說道，「毛主席一九六八年七月就提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但為甚麼你們試點招收工農兵學員，要推遲到七一年呢？」

「這需要有一個準備的過程，」關主任說，「因為這是一個前無古人的創舉。就我們 K 大學來說，由於我們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要到七零年中才結束，所以到七一年才招收部分學生。」

她莞爾一笑，說道：「據我所知，蘇聯教育制度也強調從有實踐經驗的人中間招收高等學校學生，但他們不排除應屆高中畢業生進大學，而且比例大於前者。用中國的話來說，就是兩條腿走路。如果中國實行清一色招收工農兵學員的制度，那的確是前無古人的創舉了。」

「這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是反修防修的需要！」李亦林說。

「工農兵學員，有沒有年齡限制的呢？」她又問。

「原則上是沒有的。從理論上說，工齡越長，實踐經驗就越多，也就越有利於與理論相結合。」李亦林說。「不過，由於年紀較大的工人、農民，都已經有了家室，有一定的家庭負擔，他們通常不怎麼願意上大學。所以還是以二十多歲的青年人為主。」

「我們收了一些年過五十的學員。」省文教組長余家銘說。「今後我們要想辦法保證

這些人無後顧之憂。一批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工農分子上大學，是工農兵佔領高等學校這個重要陣地、結束知識分子一統天下的一個關鍵。」

「招收工農兵學員的程序是怎樣的呢？」春曉女士問，「是否需要某種形式的考試或考核呢？」

「既是有實踐經驗，又何必考試呢？」關主任說。「毛主席早就批判那種以學生爲敵的考試制度了。」

「我們把政治放在首位，」何副主任說，「程序是，由工農兵推薦、領導批准和學校復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具有兩年以上實踐經驗的優秀工農兵入學。」

「應該說，這是一個極其大膽的試驗。」她略爲笑了笑說。

「這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省文教組長余家銘說。「我們在這方面還剛剛開始，以後會不斷總結經驗，在毛主席已經指出的大方向的大前提下，摸索出一條多快好省地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途徑。」

座談了兩個鐘頭以後，春曉女士突然提議到外文系參觀。

「但是，外文系還沒有招生。」李亦林副主任說。

「爲甚麼呢？」

「因爲我們還沒有把握，是否有工農兵願意來唸外文。」李亦林說。

「對於一些專業，例如外語、音樂、藝術、體育等，我們還要進一步摸底，所以今年還暫不招生。」余家銘說。

「那麼教師沒事做了？」

「不，他們還是挺忙的，」李亦林說，「他們在忙著準備教材。」

「我可以和外文系英語專業的老師座談嗎？」她問。

「當然可以。」關主任連忙答應。「吃過午飯，請春曉女士到學校招待所休息，下午二時半到外文系好了。」

下午的座談會由外文系黨總支書記兼系革委會主任沈萬鈞和系黨總支副書記兼革委會副主任周麗蓮主持，而周麗蓮則出盡了風頭。她坐在春曉女士身邊，以革命知識分子的面貌出現，一方面站在革命的立場上發表議論，另一方面又站在專業知識方面講話。她似乎力圖在這位國際知名的女作家面前，把沈萬鈞這個領導幹部比下去。

她甚至輕聲對春曉女士說：「春曉教授，我真羨慕您，您大概也是我這個年紀吧？就已經譽滿全球了，如果我有您那樣的機會，也許不至於像現在這樣寂寂無名了！」

春曉顯然感到意外，她笑了笑，問道：「您是系革委會副主任，當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湧現出來的先進分子了，怎麼會羨慕起一個遠離祖國懷抱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呢？」

她有點尷尬地笑了一下，說道：「您不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算是愛國知識分子吧！」

外文系的全體英語教師都出席了座談會。座談的內容主要是圍繞教育革命的問題。但發言的老師並不踴躍，可能是外文系還未招生，沒有甚麼經驗可談吧？

春曉女士環顧一下全體與會者之後忽然問：「你們英語教師都來齊了嗎？」

周麗蓮答道：「都來齊了。」

「我想認識一下，哪位是陳曉乾老師？」她突然出乎意料地問。

全場立即感到愕然。

過了難堪的一刻，周麗蓮結結巴巴地反問：「您怎麼認識他的？」

「我就是不認識他，才問你們的呀！」她正色說。

「您找他有甚麼事嗎？」沈書記問。

「上個月我到美國哈佛大學講學時，認識了那裡的一位經濟學教授，她叫杜丹芷。她知道我即將來中國訪問，就托我尋找她的未婚夫陳曉乾先生。她說陳先生在你們K大學

外文系教書，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就再也沒有他的消息了。我這次專程到這兒訪問，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爲杜教授打聽她未婚夫的消息。」

「她爲甚麼不親自回來尋找呢？」周麗蓮問。

春曉女士不太高興地說：「我只是想知道，你們這裡哪一位是陳曉乾先生？」

「他在一九六九年底失蹤了。」周麗蓮若無其事地說。

「怎麼，失蹤了？」她顯得十分驚愕。「是武鬥期間失蹤的嗎？」

「不，是在清理級階隊伍期間失蹤的。」沈書記答道。

「怎麼會失蹤的呢？」她似乎雙眼濕潤了，聲音變得尖銳起來，「是受到壓力失蹤的嗎？」

「甚麼壓力都沒有，」周麗蓮面不改容地說，「武鬥時他是積極分子，可能曾經和人家結怨呢？」

「武鬥積極分子？」春曉女士冷笑了一聲，「聽杜教授說，陳先生是個膽小怕事的斯文人，怎麼會一下子成了武鬥積極分子呢？」

周麗蓮正想再說些甚麼，高雲漢搶先說了：「陳曉乾老師的確是個膽小怕事的斯文人，絕對不是甚麼武鬥積極分子。至於他失蹤的事，因爲情況很複雜，您不如問學校領導吧！」

春曉女士顯得極不高興，似乎也情緒不高了，於是草草結束了座談會，有點拂袖而去的樣子。

黃昏，春曉女士在K大學招待所前面的花圃散步。她似乎在沉思著些甚麼，忽然迎面走來一個身材苗條、步履輕盈的女子。她定睛細看，連忙走上前，問道：「你不是林小春嗎？」

「噢！」林小春停住了腳步，注視她良久，然後有點遲疑地問道：「你不是陳曉乾的同班同學唐尤麗嗎？」

「是的。」

「一九五七年反右後，陳曉乾不是幫助把你弄到香港去了嗎？」

「是的。後來我到了英國攻讀碩士、博士，後來又以『春曉』的筆名寫了十多部小說，有了點名氣。爲此之故，中國對外文委邀請我回國參觀訪問。但我沒有透露我當年的身份和姓名。」

「原來大名鼎鼎的『春曉』就是你！」林小春既驚且喜，「祝賀你！」

唐尤麗卻憂鬱地說：「有甚麼值得祝賀的呢？故人已逝，能不令人傷感嗎！」

「你是說陳曉乾？」

「是的。你調來K大學多久了？知道一些有關陳曉乾的情況吧？」

「我是六二年調到本校生物系的。」她答道。「至於陳曉乾，我一直和他都有聯繫，他是在六九年十一月底清隊時失蹤的。」

「當時他受到很大的委屈嗎？」

「該系一個寇蓮娜式的當權人物周麗蓮，羅織種種罪名，把他逼向絕境。他在無法忍受下潛逃了。」

於是，她把周麗蓮怎樣迫害陳曉乾的經過，大略告訴了她。

「在中國這樣的國家，能夠潛逃嗎？」

「我也認爲不可能，但是他真的是潛逃了，是和一個叫張冠英的農村姑娘一起逃走的。」

「你似乎知道有關他失蹤的一些來龍去脈？」

「是的，我略爲知曉一些。」林小春說。「他在離開本市時，曾寄了一封十分簡單的信給我，說他決定和張冠英去一個與世無爭、與世隔絕的世外桃源去生活。」

「他沒有說具體的地方嗎？」

「沒有。不過我聽他提過，十萬大山有那麼一個世外桃源。我在清隊結束重獲自由後，曾去過張冠英的家鄉彩虹鎮。據她家鄉的人說，張冠英曾帶陳曉乾到她家住過幾天，後來兩人就不知所蹤了，可能就是去了十萬大山的那個世外桃源。」

「噢！一個大好青年，無端端落得這樣的下場，實在令人痛心！」

「你怎麼知道陳曉乾是在這兒教書的？」林小春問。

「文化大革命前，我和蘇厚永一直都有書信聯繫，是他告訴我的。我也曾寫過兩封信給陳曉乾，但他始終沒有回信給我。」

「他一直不如意。」

「下午我到外文系去找陳曉乾。我撒了個謊，說是杜丹芷委托我來找他的。那個周麗蓮還油嘴滑舌的，極力要把真相掩蓋起來。我一眼就看出來，她和寇蓮娜是一路貨色！但我想不到寇蓮娜這麼狠毒，十多年了，還一次又一次地陷害陳曉乾！」她忽然又問：「聽說黎世亮教授是在這兒教書，但下午我卻沒有見到他。」

「你是說外文系系主任黎教授嗎？他還沒有『解放』呢！經過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折磨，他的神經有點毛病，恐怕以後不能教書了。」

「其他的老先生呢？」

「副教授以上的，大多數還未『解放』，只是他們不用再參加勞動隊，不用再天天寫交待了。」

「但下午的座談會，他們似乎都出席了。」

「那是做戲給你看的。」

「這麼說，現在還未回復正常？」

「毛主席最近說：文化大革命還有些事沒做，例如鬥批改。所謂改，對學校來說，就是改革舊的教育制度，進行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這個教育革命剛剛開始，是否和清隊一樣激烈，就不清楚了。」

「也就是說，我去找陳曉乾是不可能了？」

「不可能了，經過了三年，已經沒有希望了。」

「我明天就要走了，」唐尤麗說，「以後有陳曉乾的消息，請寫信告訴我吧！」她給了林小春一張名片。

「好的。」林小春說。「以後抽空經常回祖國觀光吧！」

唐尤麗低頭不語。

「我相信祖國終有光明的一天，」林小春說，「陳曉乾不會白白犧牲的，他在祖國十多年的經歷，說不定將來是給人們反思的一份極好材料。」

「陳曉乾若然不是爲了帶我去香港，他就不致於自已脫不了身，也就不會落得如此下場了，」唐尤麗悲痛地說，「以後我不太可能再回來了，我怕觸景傷情。」

林小春默然，於是兩人悵然而別。

第四部《肆虐狂飆》完

你是否想深入認識已經逐漸被世人所遺忘的毛澤東

毛澤東創造的那個近三十年的社會主義王國，是人類歷史上最爲奇異獨特的社會，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紅的回憶》五部曲是一部一百多萬字的超長篇小說，它生動、形象、忠實而詳盡地反映了毛澤東統治的整個歷史，用一幅幅鮮活的畫面，砌成一長卷毛澤東時代的全景圖。每一本小說以一個重大政治運動的全過程爲背景，中間穿插著一個個扣人心弦、賺人熱淚的悲劇故事。中國改革開放取得輝煌成就的今天，與毛澤東時代進行對比，會具有深遠的反思意義。

著名學者及作家對《紅的回憶》五部曲的評論

「我要向你致敬。當然，有許多人曾經在你所經歷過的那個動盪的時代生活過，但卻很少有人像你那樣，對此寫得那麼多，而且寫得那麼規模宏大和那麼全面……毫無疑問，你的作品值得翻譯成英文和其他文字。」**——美國著名漢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

「《紅的回憶》(英文稿 一 作者按)是一組使人讀後印象難忘的作品，我希望有一天我的成就能與之相提並論。」**——美國作家、上海英文《星報》編輯馬克・西格斯**(Mark Seghers)

「《紅的回憶》是爲悲劇性歷史見證的大氣魄作品，具有史詩般的結構。無論其得失如何，它的存在價值已是無容置疑的了……它的文學價值必然可與歷史同存。」**——國內外著名作家東瑞先生的評論**，載於大陸著名文學評論刊物《文學自由談》1992年第2期

「我相信，《紅的回憶》系列一定會在海內外引起巨大的影響，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佔有一定地位。」**——國內外著名作家、香港作家聯會永遠榮譽會長曾敏之先生的評論**，載於《華僑日報》1992年12月

溫紹賢的《紅的回憶》「路線系列小說，以形象性的小說形式來反映歷史的大悲劇，更加震撼人心，發人反思。」**——本港資深記者、作家羅漢先生的評論**，載於《星島日報》「細數才華」版1989年1月10日

「《紅的回憶》(《紅的回憶》電影版 一 作者按)也許是最快速認識中國現代史的方法，花了一百五十八分鐘，穿梭二十多年的歷史。」**——鄭維音先生的評論**，載於《明報》「文化資訊」版2000年2月21日

六十年來最震撼人心的政經歷史超長篇巨製！
它100%是一本小說，又100%是一部當代史！

ISBN 978-962-86873-4-3



9 789628 687343

© 2008 溫紹賢 (Wan Siu Yin)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HK $100